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 下冊

印光法師



目录

-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 卷三](#)
- [书三](#)
- [复杨佩文居士书](#)
- [复开生、宁生昆季书（二通）](#)
- [复吴敬仁居士书](#)
- [复振鹤居士书（二通）](#)
- [复念佛会诸居士书](#)
- [复乔恂如居士书](#)
- [复白静修居士书](#)
- [复节慧竹居士书](#)
- [复骆季和居士书（四通）](#)
- [复庞契诚居士书](#)
- [复柏龄居士书](#)
- [复慧华居士书](#)
- [复陈伯达居士书（二通）](#)
- [复周文珊居士书（二通）](#)
- [复马宗道居士书（三通）](#)
- [复温光熹居士书（十二通）](#)
- [复温嵇德正居士书](#)
- [复江易园居士书（七通）](#)
- [复陈慧诚居士书](#)
- [复王智卓居士书](#)
- [复何慧昭居士书](#)
- [复慧淑、慧庆两女居士书](#)
- [复徐蔚如居士书](#)
- [复李圆净居士书（五通）](#)
- [复同影居士书](#)
- [复观心居士书](#)
- [复李吉人居士书](#)
- [复林赞华居士书（十通）](#)
- [复缪智修居士书](#)
- [复王砚生居士书（二通）](#)
- [复傅法霖居士书](#)

[复黄德炜居士书](#)
[复程筱鹏居士书](#)
[复周陈慧净居士书](#)
[复荣柏云居士书](#)
[复某居士书](#)
[复念佛居士书](#)
[复智正居士书（三通）](#)
[复智正居士之母书](#)
[复徐紫焜居士书](#)
[复唯佛居士书](#)
[复江有传居士书](#)
[复福州佛学社书](#)
[复尤雪行居士书](#)
[复某某居士书](#)
[复郑慧还居士书（三通）](#)
[复郑慧洪居士书（五通）](#)
[复江德懋居士书](#)
[复章道生居士书（四通）](#)
[复施宗导居士书](#)
[复济惠居士书](#)
[复宗义居士书](#)
[复汤锦中居士书](#)
[复慧海居士书（八通）](#)
[复李少垣居士书（二通）](#)
[复净善居士书（四通）](#)
[复典蕴居士书](#)
[复李慧基居士书](#)
[复邓慧周居士书](#)
[复某居士书](#)
[复王尊莲居士书](#)
[复郑子平居士书](#)
[复朱石僧居士书（二通）](#)
[复费范九居士书](#)
[复陈薪儒居士书](#)
[复康寄遥居士书（五通）](#)
[复徐平轩居士书](#)
[复唐大圆居士书（三通）](#)

[复秦铭光居士书](#)
[复袁德常居士书（四通）](#)
[复张仁本居士书](#)
[复王雨夕、王雪夕居士书](#)
[致张增纯律师书](#)
[复薛英慧、刘一鹤二居士书](#)
[复某居士书](#)
[复郭汉儒居士书](#)
[复杨振仁居士书](#)
[复张汝钊居士书](#)
[复蔡吉堂居士书](#)
[致心净和尚书](#)
[复葛启文居士书](#)
[复李颢丹居士书](#)
[复康寄遥居士书（四通）](#)
[复刘观善居士书（三通）](#)
[法幢和尚传略](#)
[复方家范居士书](#)
[复圆拙大师书](#)
[与陈燮和居士书](#)
[与罗铨端、陈士牧二居士书](#)
[复智牧居士书](#)
[复丁福保居士书（二十一通）](#)
[复周群铮居士书](#)
[复李颢丹居士书（九通）](#)
[复李宗本居士书](#)
[与妙真和尚书](#)
[复崔益荣居士书（八通）](#)
[复卓智立居士书（七通）](#)
[复蔡契诚居士书（二通）](#)
[复康寄遥居士书](#)
[复刘观善居士书（二通）](#)
[复汝愚和尚书](#)
[复李济华居士书](#)
[复项子清居士书](#)
[复德元居士书](#)
[致卓宏荣居士书](#)

[复白慧导女士书](#)
[复慧衷居士书](#)
[致杨慧通居士书](#)
[复王守善居士书](#)
[复兆镛居士书](#)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 卷四](#)
[杂著](#)
[名山游访记序](#)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重刻序](#)
[广长舌序](#)
[思归集发刊序](#)
[敬书华严大经以尽孝思序](#)
[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流通序](#)
[憨山大师年谱疏序](#)
[劝戒杀放生文序](#)
[丹阳金台寺募结同生西方万人缘序](#)
[佛教净业社流通部序](#)
[无锡佛教净业社第二期年刊序](#)
[宏化日记序](#)
[家庭宝鉴序](#)
[大乘百法明门论讲义题辞并序](#)
[佛说四十二章经新疏序](#)
[净土生无生论讲义发刊序](#)
[李凤岐先生夫妇寿序](#)
[文钞摘要序](#)
[般若融心论重刻序](#)
[普劝学佛谭序](#)
[因果实证序](#)
[朝暮课诵白话解释序](#)
[巢县鱼山圆觉禅院传戒序](#)
[苏州弘化社第六届出纳报告清册弁言](#)
[杭州云居山常寂光兰若七七念佛缘起](#)
[福州海门莲社缘起](#)
[乐清佛教净业社缘起](#)
[南通佛教居士林唐阡分林缘起](#)
[南京佛教净业社缘起](#)
[沪西念佛社缘起](#)

[淮安观音庵普济莲社缘起](#)
[靖江佛教居士林缘起](#)
[皋东佛学莲社缘起](#)
[南通余东袁家庙佛教净业社缘起](#)
[宜兴佛教净业社缘起](#)
[慧济居阅经室缘起](#)
[彻悟禅师念佛伽陀教义百偈小序](#)
[画佛两利小引](#)
[如皋募建荐孤弭灾佛七道场小引](#)
[如皋佛学会小引](#)
[宁波宝庆寺念佛堂置田碑记](#)
[济南净居寺恭请大藏功德碑记](#)
[新昌石城寺重建智者大师衣钵塔记](#)
[闽侯罗梓生居士生西记](#)
[江母汪太夫人往生记](#)
[善女人何王氏圣缘生西记](#)
[乐慧静优婆夷生西记](#)
[杨佩文居士得舍利记](#)
[阿育王佛舍利塔记实](#)
[南通金沙区佛教居士林成立宣言](#)
[题吴江费陂龙灵岩藏经图偈](#)
[普为施资流通历史感应统纪及展转传布看读诸善信回向偈](#)
[敬为施资流通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及展转传布看读诸善信回向偈](#)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展转流通各佛经者回向偈](#)
[普为施资流通及见闻受持展转传布（学佛人可否吃肉的研究）诸善信回向偈](#)
[苏州报国寺关房题壁偈](#)
[礼念观音菩萨回向偈](#)
[题玉崧大师心迹颂](#)
[华严经感应颂](#)
[焦山吉堂上人往生颂](#)
[赠佛光社诸善人颂](#)
[赠佛光社社友大会颂词](#)
[宝山居士林开幕颂](#)
[王母程太夫人懿德颂](#)
[先德比丘尼像赞](#)
[高鹤年居士像赞](#)

[饬终津梁提要](#)
[灵岩山寺念诵仪规题辞](#)
[阿弥陀经白话解释题辞](#)
[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题辞](#)
[安士全书题辞](#)
[学佛人可否吃肉的研究题辞](#)
[印光法师嘉言录题辞一](#)
[印光法师嘉言录题辞二](#)
[感应篇直讲题辞](#)
[阴鹭文图证题辞](#)
[江慎修先生放生杀生现报录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合编题辞](#)
[寿康宝鉴题辞一](#)
[寿康宝鉴题辞二](#)
[罗两峰居士正信录题辞](#)
[阳复斋诗偈续集题辞](#)
[甘肃定西县郭子固暨德配冯孺人事略题辞](#)
[尘空法师创办莲社纪念题词](#)
[莫王智睿女居士哀挽录题辞](#)
[题高杭生居士所藏无量寿佛扇面](#)
[念佛随笔](#)
[净土法门说要](#)
[江浙战后开示法语](#)
[开示五则](#)
[净业社开示法语](#)
[南京素食同缘社开示法语](#)
[世界佛教居士林开示法语](#)
[世界佛教居士林释尊成道纪念日开示法语](#)
[世界佛教居士林释尊圣诞日开示法语](#)
[上海法藏寺念佛开示](#)
[赎迁西湖放生鱼募缘疏](#)
[赣州寿量寺重兴缘起疏](#)
[绍兴偏门外娄江村兴教禅寺（即小云栖）募修大殿疏](#)
[湖州道场山万寿寺募化长年斋米疏](#)
[杭州南天竺演福寺募修大殿并各堂寮疏](#)
[普陀山息来禅院募修大殿疏](#)
[香光庄严匾额跋语](#)
[净土五经跋](#)

[摩利支天陀罗尼跋](#)
[净土法会课仪跋](#)
[饬终津梁跋](#)
[三余德堂名说跋](#)
[一切念佛人往生及不往生之证据](#)
[张蕙炳往生西方决疑论](#)
[谢绝函件启事](#)
[普劝全球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启事](#)
[答善熏师问（问词略）](#)
[答慕西和尚问](#)
[答念佛居士问](#)
[答卓智立居士问](#)
[答崔树萍居士问](#)
[答幻修学人问](#)
[答周文珊居士问](#)
[答俞大锡居士问](#)
[答缘净居士问](#)
[批念佛居士书](#)
[修持偈](#)
[百丈清规序辨讹](#)
[示灵岩打七规矩](#)
[题佛舍利偈](#)
[灵岩新建弥勒殿奠基祝愿赞](#)
[张母王太夫人西归颂](#)
[敬恕堂匾跋](#)
[相医要义](#)
[免难轶闻](#)
[名贤题咏册小引](#)
[诗人张永夫后身](#)
[答丁福保居士代友人问一则](#)
[植福祈嗣佛七文疏](#)
[荐亡生西佛七文疏](#)
[植福延龄佛七文疏](#)
[忏悔发愿佛七文疏](#)
[植福延龄普佛文疏](#)
[植福延龄佛七文疏](#)
[普利水陆请牒文疏](#)

[礼拜大方广佛华严经文疏](#)

[楹联](#)

[三门](#)

[弥勒阁](#)

[大雄宝殿](#)

[地藏殿](#)

[观音（二首）](#)

[念佛堂（二首）](#)

[赠法空大师](#)

[赠郭介梅居士](#)

[赠戴涤尘居士（二首）](#)

[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

[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

[德育启蒙](#)

[孝亲](#)

[友爱](#)

[敬师](#)

[择友](#)

[布衣](#)

[蔬食](#)

[惜字](#)

[惜谷](#)

[惜阴](#)

[仗义](#)

[清廉](#)

[知耻](#)

[尽忠](#)

[守信](#)

[仁慈](#)

[不杀生](#)

[不偷窃](#)

[不邪淫](#)

[不说谎](#)

[不吸烟](#)

[不饮酒](#)

[不赌博](#)

[不奢侈](#)

[不傲慢](#)

[不嫉妒](#)

[不偏见](#)

[不迁怒](#)

[不耻问](#)

[跋一](#)

[跋二](#)

[跋三](#)

[附录](#)

[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

[弘一法师复王心湛居士书](#)

[制作信息](#)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 下册

印光法师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 卷三

书三

复杨佩文居士书

舍利未至原处，更为神变无方矣。此殆佛菩萨欲令汝与一切见闻者，深植善根，特为示现耳。梵语舍利，亦云设利罗（此名现绝不用），此云身骨。此约佛涅槃后，焚身化作八斛四斗舍利而说，乃约多分而言。亦有非身骨之舍利，如宋人刻龙舒净土文板，得三颗舍利于木中，三颗系三处得。又善女人绣经，针下有碍，视之得舍利者。又有念佛口中，得舍利者。有高僧洗浴令其徒揩背，听铮然有物落下，视之乃得舍利者。雪岩钦禅师剃头，其发变成一串舍利。宋长庆闲禅师圆寂，焚化日大风旋吹，烟至四十里外。烟所到处，屋上树上草上均有舍利，收之有四石多。外道不知舍利，乃戒定慧力所致，谓为精气神之所炼成者。此系窃佛教之名，而绝不知佛教之义，便妄造谣言也。多分属迁化而得，如刻板绣经，及念佛口中得者，并汝灯花上得者，乃因精诚之极，佛慈加被，为之示现者。又佛舍利，更为神变无方。如隋文帝未作皇帝时，一梵僧赠舍利数粒。及登极后视之，则有许多粒（数百）。因修五十多座宝塔。阿育王寺之舍利塔，可捧而观。人各异见，或一人一时，有大小高下转变，及颜色转变，及不转变之不同。是不可以凡情测度者。世人以凡情测佛法，故只得其损，不受其益也。汝欲皈依，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潜。谓其心与佛智慧，潜相符契也。即古人所谓愚夫愚妇颛蒙念佛，即能潜通佛智，暗合道妙之谓也。现在大劫将临，无论家属外人，同须劝彼志诚念佛，并念观音，以为预防之计。否则祸患一至，了无所恃。且勿谓念佛必无丧身殒命之者。即丧身殒命，而灵魂所趋，各不相同。固不得以不能免劫，以为念之无益也。今为汝寄书一包，又有一函遍复一张，则若繁若简，均可依行。不得又复来信，以自扰扰人也。

复开生、宁生昆季书（二通）

【其一】昨接汝书，知汝父病极沉重。不可作世间痴心妄想，当依佛法为之助念南无阿弥陀佛。祈其寿已尽，则速蒙佛慈接引往生西方。寿未尽，则速得痊愈。汝父年已七十多，当此危险世代，固宜全家一心念佛，求佛接引往生西方。若其世寿未尽，亦可以助念功德，令得速愈。但不可只求病愈，不求往生，如其寿尽，便失大事。当为汝父一心助念。彼能念，即随之念。不能念，则一心听汝等念。凡要紧事，当先问问。不要紧事，概不可提。若有志诚恳切之居士，宜请几位，同你们分班相续不断的助念。一直念到断气之后，还是一样的念去。如此接连再念三点钟，方好停念。又切不可未死以前，及才断气，就揩身换衣哭泣。此等行为，皆是拉他下海。世间人以此为孝，其破坏正念，不能往生，反令堕落，罪同杀亲，要紧之极。灵岩今日即请十僧打一佛七，佛七资一百圆。又为立一木牌位，永远供到念佛堂内，长年念佛，利益甚大，须五十圆。此一百五十圆，当由邮局直汇木渎灵岩山寺妙真大师。佛七亦是求佛接引。若世寿未尽，亦必能速愈。汝等欲减己寿而增父寿，光不以为然。何以故？当此高年，又经乱世，后来之事，不知如何。固宜祈亲速生西方，以免后来或不如现在，则更难助念矣。今附大悲香灰少许，冲水澄清服之。纵死服之，亦能神识清明，正念往生。若不至死，则可速愈。至于死后，切勿瞎张罗，开吊会亲友。即至亲厚友来，必须用素，永断酒肉。丧葬，敬神，待客，通通用素。万不可用酒肉。丧中不用酒肉，儒家古礼如是，不独佛教为然。皇太子居丧，偷著吃酒，史官必书其事，以传后世。现在礼废，居丧作乐杀生，当做体面，汝等切勿学此极恶之派。又将亡人行状印出，请名人题赞，遍送亲友，此事亦极无礼。将亲之像，印于其上，人一收到，看过便丢于废纸中，不知如何褻渎。汝等必欲荣亲，当念念省察自己，居心动念行事，不敢有一念对不住

佛菩萨天地鬼神。果能终身如是，方为大孝尊亲。否则所行不善，人必谓汝父损德，故有此不肖之子。所以人不可不自重也。

【其二】手书备悉。世间为儿女者，于亲临终，多是落井下石。汝兄弟肯听我言，致汝父往生西方，是为真孝。汝须知无论老幼男女，临终均宜如是助念。均宜气断以后，至少须三小时，不动彼体，不停佛声，不行哭泣，愈久愈好（恐不洞事的人，久则不能依，故止云三小时）。神识不清，吃大悲水后，神识便清。可知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众生心力亦不可思议（即汝等诚心）。吴泽南之母临终，舌硬不动。泽南以大悲水点于舌上，顷刻舌软而能念佛。一向声极小，此时连念三大声佛而去。汝父临终之象，果非虚饰，决定往生。平常人死，热气一无，身体便硬。念佛人数日不硬，乃是常事。回煞一事，乃世人俗见。凡寺庙中死人，均无回煞之事。吾乡名为出殃。念佛人往生西方，不可依俗人瞎安顿而行。今为汝等立一儒释两兼之办法。当回煞时，全家至诚念佛，或一小时，或二小时即已。切不可照俗人回煞之办法，则于亡人及存者，均有大利益。至于开吊宴客，实在失礼之极。宜以此费作赈灾费，以此功德，回向西方，是为最善。即不能无一客来，决不可用酒肉，即敬神亦用素。光于汝前来信时，朝暮课诵，已为汝父回向往生。今当再为回向三七，以尽师生之谊。至于请名人作赞作诔，皆虚场面，并与亡人了无所益。当此国破民困之时，当以勿行此等虚华之事为是。汝等当知为人子，当以不辱其亲，为终身之孝。若实行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事。人以汝等所作所为，通通皆好。虽口不说汝父母之德，心中已仰慕钦羨汝父母之德。此为荣亲之大者。若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纵将父母之德，说得再多。人心中必谓汝父母必有损德之事，不然何得生此种不肖之子。其辱亲也大矣。光以汝父之故，为汝等说此。汝肯依与否，我不能强。汝试深思而详审之，此语为可依与否。

复吴敬仁居士书

手书备悉。欲国民富庶，当从提倡因果报应起。人能知因果，自不作越理犯分之事。亦不肯务求华美，以耗费有用之金钱，为玩物丧志之弃掷。数十年来，以人民之脂膏，买自杀之器械，一年不知输于外国几千万万，此吾国互相戕贼之本也。此权虽不操在无位之人，何妨与一切人说说，俾勿随此流也。汝既求皈依，今为汝取法名敦本。敬为德本，敬则必能惩忿窒欲，诸恶莫作。仁为道本，仁则必能仁民爱物，众善奉行。再加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劝一切人勿造杀因，免受杀报。往生西方，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由家而乡而邑，不惜心力而为奉劝。则是艺也而进乎道矣。至于修持之要，文钞具有，祈详阅之，自可悉知。其要在于实行与至诚。否则不是敦本，乃是戕本。今寄一函遍复及药方，以期普利同仁。

复振鹤居士书（二通）

【其一】汝既发心皈依，今为汝取法名为慧迈。谓依佛智慧所说之净土法门而修，即可超出三界生死之外，故名慧迈。汝既有文钞等书，但依之修持，即可得真实利益。光目力不给，不能详书。既皈依三宝，必须要戒杀护生，吃净素。即一时不能即吃净素，亦须持十斋或六斋。尤须深知食肉之过，即非吃素之日，亦须极力减少食肉。更须一心念佛。如有佛像，朝暮在佛前烧香礼念。除此之外，行住坐卧都好念。即吃荤之日，亦要念。要日日时时常念。又要教家中一切人，及外面一切人都念。又要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方为真佛弟子，方有往生西方之资格了。余详文钞及一函遍复。

【其二】去腊之信，未收到。今为汝妻书一法名，又寄书二包。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以后永勿来信，亦勿介绍人皈依，以无目力工夫应酬也。即向弘化社请书，亦不用信内附与光之信。附亦决定不复。此二包书系送汝，亦勿寄钱来，以免彼此烦神。女人以相夫教子为天职，文钞嘉言录中屡说之，一函遍复亦略说之，肯依之而行，一生受用不尽。

复念佛会诸居士书

白慧修来，持手书，令订助念团章程。此有饬终津梁所订章程，可斟酌用之。光老矣，精神目力均不给，已于去冬力拒一切信札差事。凡来信，均嘱以后勿再来信，来决不复，亦不许介绍人皈依，庶不至因过劳而丧明及殒命也。所有十一法名，悉开出。香敬六圆，并白慧修白福劲之二圆，共八圆，悉为贵会寄初机所看之书，并净业日课。以后若再来信，则定规不复。祈各各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庶可不愧为佛弟子，现生便可超凡入圣，了生脱死矣。祈与诸位说之为幸。一函遍复，关系甚大，一切人均当依之而行，则利益大矣。

复乔恂如居士书

去冬接手书，知在太平代真老著书，卓有成绩，不胜欣慰。凡事无论大小，既属于我，当尽心力而为。所谓狮子搏兔，亦用全力。人生世间，一瞬即过，幸在世间，当认真为。否则年时已过，欲为而不能。光已八十，一事无成，只会穿衣吃饭。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汝年志方强，当龟勉从事，庶无徒伤悲之遗憾也。

复白静修居士书

手书备悉。天热事冗，不暇多叙。今为汝取法名为慧修。谓依佛智慧而修净土，自利利他。余照一函遍复所说而行，则世出世法，两皆具足无欠也。恐汝见闻未广，今为汝寄净土十要一部。末世之人，不依此修，则虽是修行，亦可怜也。以不知仗佛力，而偏欲仗自力，则恐永无出生死之日矣。佛学救劫编一部，安士全书一部，饬终津梁一本。有此诸书，为前途导师，自不至或随聪明自负者所误也。

复节慧竹居士书

世间愚人，每好自立门庭，窃取三教之语言，立一秘密不许为人说之道。由其秘也，人莫知其内容，故皆如苍蝇之逐臭而投之。由其未授道前发咒也，故致愚人死也不敢违背。世间一切外道，仗此二法，遍布天下，莫之能灭。使彼等无此二法，则无一外道能存立于世间也。汝等幸出邪途，归于正道。当敦伦尽分，恪遵佛法。武左二人法名，另纸书之。为彼二人各寄书四包，以作开示。祈与彼等说之。年内当有二次书若干寄来。（八月十三日）

复骆季和居士书（四通）

【其一】接手书，不胜感愧。光幼失问学，老无所知。人皆以讹传讹，妄谓光为知识。迫不得已，只好以土语凑集塞责。不意阁下亦以万人传实者为实，而不察其实为一人传虚也。心经序，不加罪，已为分外，况复过誉，愧何有极。贵刊改作月刊，甚为有益。至谓光之芜稿，何堪占此好地步。而况冗务多端，代劳无人。纵有一二差堪入目者，亦无暇钞寄也。至谓出家专修之说，光绝不以为然。以阁下才智足以宏法，率其家人同修净业，是为两得其益。若一出家，家人困苦，必起谤法之心。是未能自利，先害家人，忍为之乎。佛法无一人不堪修，亦无一人不能修。但能念念知不修净业生西方，则长劫轮回，莫之能出。以兹自愍愍他，自伤伤他，大声疾呼。俾近而家人，远而世人，同修此道。其利益，较之唯求自了者，何止天地悬隔也。当今之世，坏乱至极。欲挽世道人心，尤须以因果报应之事理，为第一著。知因果报应，自可勉为良善。倘唯说玄妙，不注重于因果，或致成口口说空，步步行有之派。其益亦不过作未来之种子耳。若注重因果，则便存改过迁善之心，此现在宏法之所宜急讲也。

【其二】廿四接手书，不胜感愧。光之文，殆同聚叶。而阁下与李契源踵讹袭谬，以为可以令人生信，光亦只好将错就错。奈近数日人事偏多，直无暇晷，以故延至于今，不胜歉仄。佛法要论，本欲看两遍，以无工夫，只看一遍。以原标凡破体字皆标，光亦效之。其中有可以商酌者数字亦标之，祈为裁度。序文凑六百数十字，支离络索，殊无可观。不过藉以塞责。若弁之书首，亦只是弁髦之设，于本书绝无发明处。廿六日方远凡以阁下之始终心要钞，寄二本来，祈为一校。随即看两遍，次日即寄去。以排时校者尚有遗漏，恐彼或印勘误表，故不敢久延耳。廿八莲航居士亦寄一本，想阁下已经阅过。其

讹字亦已备知，故不寄来。唯十九页十七行，及二十页二行，似有脱文，祈详察之。如果有脱讹，祈标示改法，寄于上海闸北青云路恒裕里七十四号交方远凡居士。彼寓其姨丈家耳。李契源之函，随函寄回。

【其三】接手书，及所改之文，甚好。此书文义俱好，唯此处似有欠缺。以故光乞阁下补之，以备再版时添入耳。此外悉无欠缺。所有错字廿余，皆抄者粗心所致。光拟为再版计，故于错字并俗字，及圈之多者缺者，一一标之，以寄方远凡。今将所标之本寄来，祈一览。此系校对微事，何可谓鉴订。有谛公序，足可发人景仰，何须光序。况光冗事繁多，不久要往申料理观音本迹颂事。又另排文钞，拟每页加二行，每行加二三字，添三万言之文，尚可不加纸面，亦省费之一法。又以青年不知节欲，并房事忌讳，由兹死者无算，成残疾者亦无算。因发心排印不可录，增上万言，改名寿康宝鉴。一居士出一千六百元印送，可印近三万本。此次往申料理付排。秋后文钞寿康宝鉴俱可出书。由是之故，颇形忙碌。大约五月半间，或可回山。心经浅说，未见寄来，此不须虑。纵有一二错字，亦无大关系。通文义者，自能知之。

【其四】十一日一函，谅已收到。昨接手书，不胜感愧。彼此心交，何须格外谦虚。心经浅解，无甚错讹。以见阁下凡破体字，时或标出。故光按例详标。间有一二改者，祈详察之。庶不致剜肉做疮也。大士颂，以去年打仗，所订之纸不敢发（中华二千多件）。至后水涸，不能出山。今正尚未来，因权用毛太，印一万，以备众览。当于此月内可发送。阁下用可否惠赐几部，何视光之小也。光拟募印数十万，遍布中外。虽未能如愿，然已有六万部。虽全归任者自送，而亦有万余部，祈光送者。阁下问已出版则可，言可否惠赐，则过为谦虚，反成小视印光也。光冗事实繁，无暇作文。于廿一二当往申料理观音颂事，并将文钞令中华另排。又以不可录增订付排，大约年内俱

可出书。不可录以一居士蒙三宝加被，不药而愈数月之痼疾（因其妾以终身吃素祷，即日病回机，不药而愈）。以久病尚未复元，即犯房事，遂致殒命。光念世人未知忌讳，故致死亡者，不知几何。遂发心印此，以拯青年于无形之中，致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使此居士知此，断不至得此结果。其人尚诚实好义，非下流派。惜不知其忌讳，以致送命。而以至诚祷夫病愈之贤妾，竟成杀夫之恶妇。皆其平日昧于夫妇房室之道，有以致之。阁下行医，益宜以其忌讳为嘱。俾一切人不至误送性命，其功德比用药治病之功，当更广大。此后无要事，勿来信。以出门事繁，无暇答复。大约五月半间，可以回山。以有去年三月，本寺退居所托鉴订普陀山志（系一儒生修）。一年之久，尚未暇看。回山当先了此事，俾其流通也。（三月十四日）

复庞契诚居士书

所附之戒烟方，好极。光于安士书文钞木刻铅印二板皆附之。又遍寄与各处知友，祈其流布。其依此戒好者，十居八九。其不好者，大半其人先有色癖，一戒即出别种毛病。此非药之不灵，乃属彼之底虚。是特别性质，非通途常法。恐或有一二不灵，谓其方不善，故为叙其所以。噫，吾国之人，一迷至此，以鸩毒作补养，安见其不家败国穷人民颓废也。呜呼哀哉。

复柏龄居士书

今之学堂，直是一个陷人坑。不陷于邪说中，便陷于自由恋爱，任意冶游。须知人只四五尺一动物耳，而与天地并称三才，则人之名，尊无与等。名既尊贵，必有尊贵之实，方可名之为人。否则便是衣冠禽兽，以其无有人之气分故也。才者，能也。天能生物。地能载物。人能继往圣，开来学，补天地之化育不及。故与天地并称之为三才也。若只知饮食男女，不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则较禽兽为恶劣。是人也，空得一世人身，绝无一点人气。则一气不来，当堕地狱。经百千劫，了无出期。欲为禽兽，尚不可得，况又得为人乎哉。汝最初不知此义，闻恶友之诱即冶游。及恶毒已受，疼痛不堪，好后又行又发又犯。亦太不知好歹，太无志节矣。须知男子冶游，与女子偷人，了无高下。世人每以女子偷人为贱，而于男子冶游，则不以为怪。此皆不知人之名义，所以有此恶劣知见也。幸汝以屡次受苦，始知回头，亦是宿世善根所使。而光又详说所以者，恐汝此心未死，后来或复蹈此覆辙。故欲使知人名尊贵，而不致自暴自弃。并以此劝谕一切青年男女，同凛人之尊贵名称。实行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于世善。又复发菩提心，普利自他，同皆生信发愿，念佛圣号，求生西方，以修出世之善。是则可名为人。虽不能继往开来，参赞天地之化育，如古圣贤。然亦有少分继往开来参赞之功德，则人之名，方有实际，不成空谈。今为汝取法名为宗诚。宗，主也，本也。谓以真实至诚，自行化他。不使有一丝毫虚假，及恶劣念头，以至辜负人之一字也。五戒且先自持，既能真持，久之则受，又有何难。倘心仍犹豫，是则名为儿戏。不但汝自罪过，光亦同得罪过。

（六月八日）

复慧华居士书

数日前接汝书，不禁令人心痛。吾国各省天灾人祸，重重降作，民不聊生，诚可痛息。推求其故，远因程朱破因果轮回。近因当权弃古圣人之法，行西人之道。以致举国若狂，人心愈坏，天灾常临也。汝家既近江岸，不但房屋已无，且恐田地亦坏。顾目前计，将老母家眷搬到省中。有汝之薪金，尚好维持。若心想过奢，欲恢复旧有之房屋田地，恐无此力。若强为之，或有不得不随现在人之行为者。则是犹嫌灾小，更造大灾之因，实为痴人之计虑。果能通身放下，只顾现状。大灾之后，决不敢又造灾因，则后来当有不期然而自然之好现象。君子素其位而行（现在也）。此乃素患难，行乎患难之良法也。至于设法救济，光实无此大力。今年零碎赈济及公益，用千多圆。又以他人所施印书款，令彼拨赈陕灾有二千多圆。况光一向不肯向人募款，不过彼既发心，令其转移而已。所当致力者，要极力提倡旧道德因果报应。目下排印八德须知，待出当寄数包，以为提倡之根据。光现忙极，一切应酬通谢绝。以去春起，修正清凉峨眉九华三山志，请许止净标其大致。修理安顿，悉归于光。一年多来，未了一部。今清凉志已排，若不拒绝一切，则实难求如法。大约明年此时，或可俱了。若有所出，亦当为寄。祈勿来信，即书收到，只简略说其收到而已。

复陈伯达居士书（二通）

【其一】接手书，知令严所有灵感甚多，不胜钦佩。若约受法时，大士与天龙八部皆现。尚有密宗禁戒，不许宣传之妙境。此岂为素奉基督曲为示现乎。若依此义判，必定有所证。若无所证，圣决不率尔虚应。至谓起信之见应身，乃念佛人临终之相。以未破无明，所见皆应身。报法之身，非彼善根所能见者。至于普陀梵音洞之见，乃曲令众生增长信心。人人得而见之，不可引以为例。若引，则便致一切人，皆依此以造谣言矣。五台之文殊，古人见者颇多。然皆有大因缘，或有深工夫。见则必有悟解证入。光，光绪十二年朝五台。先在北京琉璃厂遍求清凉山志，只得一部，日常看之。以天冷，至三月初，方到山。住山四十余日，见来朝山者，多说见文殊菩萨，实少真行持者。固知朝山者说见，皆附和古人之迹以自夸耳。使其果见，其人必与随流打混者金鍮各别。否则文殊便不自重，而轻以现身，所为何事。理即佛，即一切众生是，非指背尘合觉而言。若背尘合觉，则便属名字矣。某君之入定则同毗卢遮那，出定仍是凡夫，乃不知惭愧，大言欺人耳。使果同毗卢遮那，断不至仍是凡夫。彼盖欲以密宗压人。不知光纵不知密宗，岂不知是非，而即可笼络乎哉。汝父一生灵感甚多，即在千百里外者闻之，亦当发生信心。况汝母去时，金台现瑞。又复回报汝兄弟及诸妇。尚不生信，亦可谓强项之极矣。汝父母现生歿后，皆有事迹超凡入圣。不于此大利益处生感激，而乃于家道贫富上计较。谓奉耶而富，奉佛而贫，因兹不生信心，是与见摩尼宝珠，随人心意而为雨宝，仍复轻视此珠，而宝贵鱼目，以为至宝者，了无有异。丧心病狂，一至于此。致劳汝母又为现身，始稍止谤语。真可谓妇有长舌，唯厉之阶，孤负佛恩，孤负母恩矣。逆境苦况虽恶，然欲成就道业，尚赖此以警觉。否则日奔驰于声色货利之场，何暇顾及自己本有佛性，而汲汲然欲得亲证，以得其受用也。众生之

生死不了，皆因有我。使其无我，则贪瞋痴，杀盗淫，从何而起。由妄认此四大假合之我，遂将常乐我净四德之真我，全体埋没。此所以世道人心，日趋日下。杀人盈野盈城，而不生悯恤，皆由为我之故耳。光系直心肠人，不能不为汝实说。（乙丑十月二十六日）

【其二】汝说自利须出家，利他须不出家。不知修戒定慧者，唯出家为易。若修净土法门，则在家更为得力也。倘谓在家决难修行，则出家亦不能修行。何以故？以在家不著力，出家能认真乎。此可预决其不能之势耳。汝家有妻子，无所依靠，何可作此妄想。此系因循推托之情。使汝真出家，汝仍是懒惰懈怠，无所成就。光见之多多矣。至于受戒一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乃三世诸佛之总戒。谁不许汝自己发心受。即五戒，谁不许汝向佛前自誓受，何须要到普陀，方能受乎。普陀千万勿来，以来须用若干川费，经若干日，亦不过但授以五戒之名相而已。即必欲从师受，常熟亦有清修僧人，岂不能授。而必欲从光受乎。学佛之人，先以知因果慎独上下手。既能慎独，则邪念自清，何至有所不如法处。若有，则当力令断灭，方为真实行履。否则学在一边，行在一边，知见愈高，行履愈下，此今学佛自称通家者之贴骨大疮。倘能以不贰过是期，则学得一分，便得一分之实益矣。现今之世，乃一患难世。光前请许止净所著之观音本迹感应颂，已令付排。今寄说明一纸，有欲利人者，不妨令其任印流布。现已任及五六万部矣。光拟印数十万遍布中外，恐不易到。上十万部，当可做到。（乙丑十一月初七）

复周文珊居士书（二通）

【其一】末世众生，欲于现生了生脱死。若不念佛，求生西方，决定做不到。何以故？以无力断惑故。念佛求生西方，仗佛慈力，未断惑者，亦可往生。既往生已，惑业苦三，悉皆消灭。喻如片雪当于大冶洪炉之上，未至而化。以西方乃佛菩萨境界，凡夫到此，凡念不期断而自断。汝若欲了生死，当请印光法师文钞（上海佛学书局有），过细看，自然了知所以。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以后切勿来信。来亦不复。以文钞即是一部开示，何得又要一篇乎。又况旦夕将死，不能应酬乎。（八月十二）

【其二】十四接手书，备悉。以冗繁未即复。五元当为文钞续编排印之资。光本不欲再印，故从民十五年中华书局增广文钞排好，所有应酬文字，概不留稿。而报国当家明道师，令人私钞。廿四年去世，彼所钞之稿，归灵岩当家。彼又搜罗于半月刊等书中，只好随他的意。现派人钞作真体，免得排时错讹。汝决定要求生西方，当向本埠佛学书局，请印光法师增广文钞及嘉言录看。如其有暇，则请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此二皆光所排印者）、净土五经（此系书册本，亦光所排印）看，则净土法门之大致，便可悉知矣。既欲生西方，必须三业清净。当戒杀吃素，亦劝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均吃素念佛，求生西方。生西方，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何忍令生我之人，及同气连枝之人，不得此殊胜之利益乎。旁人世人尚须劝其修持，何况自己父母眷属乎。须知念佛求生西方，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多有参禅讲经者，不以此法提倡，宜立定主宰，无论他如何说，汝总不依他的话，另修别法。何以故？以念佛是仗佛力了生死。有真信切愿，志诚恳切念，个个人都好了。其余法门，皆须断尽烦恼（即三界内见思二惑），方能了。其难易相去天渊。（八月十七）

复马宗道居士书（三通）

【其一】接手书，知道念日纯，不胜欣慰。今年之乱，千古未闻。此皆吾人往昔劫中恶业所感。故虽未实受害，而其惊慌惨凄，何可名言。阁下既知气愤为害，何不当发气愤之时，作我已死想。死则任人所为，绝不相争矣。若常时作将死想，则道念自切，情念自息矣。今人好发起新章程，彼废伦免耻等，尚可公然提倡，欲推行全国。吾人遵佛教诫，戒杀吃素，又何惧同教中之异议。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尚祈以身作则，引彼拘于教者，入大乘法门。以期不孤佛恩，不负己灵，方为救世之道。

老年人固宜一心念佛。看大乘经论，不过明理性，种善根而已。若必欲现生了脱，请如到临命终，如堕大水火以求救而念佛。则必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否则难保定矣。祈熟读文钞自知。

世人每以教界相拘，致毕世不闻大法，尚自以能遵守本教为功。若果本教之圣贤，只许人依本教之理教。他教之理，纵有胜于本教者，亦不许入，即入亦不赞许。如是直与市井小儿知见无异，是尚得谓之为圣贤乎。是知以教自拘者，皆悖本教圣贤之心也。汝本回教，能信奉佛法，皈依三宝，可谓豪杰之士。然须力敦伦常，恪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复以此化他，自可决定即生出此五浊恶世，生彼清净莲邦。不致上负佛恩，下负己灵也已。今为汝取法名为宗道。汝妻为宗德。文庆为慧畅。文裕为慧丰。文智为慧纯。文馨为慧馥。俾彼等同皆吃素念佛。如不能净素，切勿恣意令食。一则保存慈心，一则卫护身体。汝教食牛，固宜切戒。以牛于人有功，食之更加罪过。湖南人吃饭，不吃尽，此风甚劣。食为民天，何敢暴殄。宜与儿女及婢仆等说其所以。虽一粒半粒，亦不宜弃。人若抛撒五谷，必定来生无饭吃。今生亦有即得饥饿

之报者。人若糟践字纸，必定来生无目及愚痴无知。宜令儿女等同读阴鹭文、感应篇，为彼讲说。俾知为人之道，及三世因果之理，则来自不至流为暴恶。彼杀父杀母废伦免耻者，皆由最初不知为人之道，及因果报应。一闻邪说，遂极力依此，以逞其肆无忌惮之心，为可哀也。今寄弥陀经白话及心经注、学佛浅说、感应篇汇编，共一包，以为汝教训儿女等立身修德之据。

汝盖未悉心详阅文钞。纵阅，亦只泛泛然过目而已。（一）所言先从十念进行，不知十念一法，乃为极忙之人所设。以终日无暇，但只晨朝十念。若有工夫人，岂可以十念了之乎。如先念十念，再按自己之身分，所立之功课做，则可。若但十念即已，则不可。况此患难世道，祸机四伏，若不专志念佛及念观音，一旦祸患临头，又有何法可得安乐。况汝家道向有丰裕之名。现虽不比以前，然一班痴人，固常欲夺而有之。汝不知净土法门即已。既已知之，何可泛泛然修持乎。即谓世缘或难无碍，但宜有事时从减。无事时，何亦可作有事时之预备，免间断之咎而不修乎。（二）按理宜净素。虽势难即净，但宜少食。即食，亦当存一怜悯度脱之心。非吃荤人念不得佛也。

（三）念佛岂有定章，但取适宜。清醒时，金刚念，默念。昏沉时，小声念，大声念。（四）礼佛一拜，罪灭河沙。当量自己工夫，勿只取其安逸。（五）礼佛唯取志诚恭敬，固不在世仪出世仪也。（六）弥陀经，宜朝暮作功课。若有暇，清晨洗漱毕，或先用十念法，后再礼三拜佛，念弥陀经一遍，往生咒三遍，念赞佛偈，念佛五百或一千声，再念观音势至清净大海众各三声，再念回向文，三皈依。照文钞及弥陀经白话注后附之修行法。余金刚经等，当另一时念。随自己工夫定。（七）佛号，弥陀经，均无甚别音字。饭食读反寺，仍是世音，四书五经皆是如此。以人多忽略，认为特别音。汝试查查字典。然饭食读本音，亦可。读本音，饭即是饭，食即是吃。读别音，饭（反）即是吃，食（寺）即是饭，固两皆可通也。唯佛号上之南无二字，必须要作纳莫之音读。其义，白话注后详说之，不可读本音。

（八）念佛宜量自己之房屋，地步宽窄。如其能绕（绕行），固宜先绕。或于屋外绕，亦可。绕时亦可舒畅气息（绕佛乃表示随顺佛意），不徒表示随顺而已。自己修持，但取诚敬。跪，立，坐，绕，各随其便。若欲如法，诵弥陀经宜跪，立诵亦可。至念佛时，则先绕。绕念一半，则坐念。坐念将毕，则跪念十声。再念观音势至清净大海众各十声，或各三声。庶身心调适，不过劳，不过逸，气畅身适，有益无损。所言令慈在堂，固宜以此理奉劝，令其生信念佛，以期出生死海，何可谓为过傲。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彼若知其有益，岂有不肯赞许之理。彼若不知其益，尤宜多方启迪。俾生我者，得佛法之实益，是之谓孝。如彼固执己见，不肯生信，但当代为忏悔罪业。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况母子天性相关。汝果真诚为亲忏悔，亲必有蒙三宝加被，转生信心之日。又当令宗德慧畅等，皆如是行。则一门骨肉之亲，同作莲邦诸上善人，何幸如之。

世事日非，宜勤念佛及念观音。真达师朝九华去。光于七月廿五即到太平寺，以印书事，恐须十月间回山。杨棣棠之儒释一贯，尚未出书。此书迟出，则所择必精。然今日之要务，唯在认真念佛而已。凡事须按时节因缘，及己之能力而论。譬如遇难之人，欲远逃避，虽金珠满屋，皆不敢携。所必不可不携者，唯糗粮也。以一日无粮，则不可以生。金珠若携，或至招杀生之祸。汝于此时世欲得利益，有净土诸书，已可以无憾矣。若不专心致志，纵博极群书，或致反等闲视净土矣。

早晚宜诵弥陀经，不宜但十念。释迦当于最初时，先礼三拜。愿文随意。必须按文发心，方为愿。倪夫人若按所说之景象，则决定可往生。其先见白须老人，不见佛及莲华者。盖以功行尚浅，故所见较劣也。所言品位，当在中品中生下生之间。然西方九品，乃大概而论。实则一品，俱有无量百千万亿品。但得往生，即已超凡入圣，了生脱死。虽在下品下生，已高超生天百千万倍矣。近又印感应篇直讲

二万，尚未钉出。出时当寄一包，令儿女等同皆读诵受持。则长大决不至随潮流，以行废伦免耻等事也。欲儿女皆成贤善，非从此著手，则无由矣。闺范，去年由魏梅荪提倡，印一千部。光亦任五十部，今年光自提倡印三千部。此系石印，无板，别无卖者，今与汝寄一包来。又浅说一包，感应直讲一包，此书当令儿女同念，则不至随恶潮流转矣。汝且详阅净土经典，及诸著述。及与法华楞严等大乘经，若一味研究，或将净土法门，反忽略视之。则所研求者，非所倚仗。所倚仗者，以不专研求，或至反不能倚仗。则茫茫苦海，何由而出。岂非求升反坠，弄巧成拙乎。

娑婆世界，凡圣同居。圣若降临，亦复示作凡夫。彼必于伦常躬行，加人一等，令人可钦可佩。后或示其从迷得悟，极力修持。或终身不示修持佛道之相，而于死后示现异迹，发人深省。儒道耶回四教，皆有圣贤。然其所发明之理性，但只佛教中人乘天乘而已。于自心本性，皆未能究竟发明。有不知此义者，以为皆是圣人，便谓悉皆平等，无有高下。或者以所说未臻道源，谓非圣人者。以在彼当教，堪为圣人故，皆为未彻之论。世之讲道论德者多矣。求其将真妄源本，生死原由，与心性之极致，生佛之同异，发挥尽致，了无隐遗者，舍佛教则无有也。菩萨度脱众生之誓愿，无穷无尽。随类逐形，种种方便而为感化。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云说法，亦不专指口说。或以身说，或以死后异迹说。马玉高之媳，与昔之乞妇毕生之躬行，直可以镇坤维而立闺范。此举见闻之迹所言也。至其死后所现之相，非儒道耶回经中所有，乃佛教得于现生证果之相。惜世之知道者少，无能发明其事。但作一种奇异事迹以传，为可惜也。菩萨欲化外道以入佛道，若不现外道之迹，则彼外道无由而生信仰，以起修持也。所示之迹，非言说所能穷其方便。普门品所说，不过举其大概而已。现今世道坏至其极，而信奉佛教念佛念观音之灵感，甚多甚多。光以冗忙，精神不给，以故皆不记录。若录，当成巨帙。

汝颇有家资，值此时世，当竭诚尽敬，与宗德慧畅等念佛及观音圣号，以作恃怙。至于研究教义及密宗各义，亦不过开发智识而已。若欲资之以了生死，则断断不能。何以故？以彼各宗，皆须自力修到业尽情空，方有了生死分，否则纵令悟处深，功夫高，功德大，皆莫能了。唯净土一法，不断惑业，可以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此之法門，非一切法門所能比拟。若无真善根，断难彻底信。所言观经，即观无量寿佛经。文钞中引，或节三二句，下即发挥义致耳。汝既未指页数，亦不便查。佛告阿难及韦提希，系观经之文。观经二字，乃经之题，而约略书耳。

各教在不分门庭一语，亦不可僮侗。若混然不分，则大小邪正，何由而辨。若究竟归本，则不归佛教，将何所归。譬如大江大河，已自宽广渊深矣，然若不归于海，则从来未有也。海则从有天地以来，日日如是，纳了不见其增益。大江，秋雨发时，便浩瀚汪洋矣。汝所言死归一辙，亦非至当。唯死是一，而生六道与证四圣，其苦乐盖天渊相悬。何得云一辙乎。各教随所修而得罪福，天堂地狱固无二。至以为一，各教不应皆有真义，此语汝尚未知各教之真，亦不能一一平等。在彼教则为真，若在佛教则皆真之少分，不能完全皆真，了无差殊。既完全皆真，又何必用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乎。张纯一者，乃耶教之头首。因其学问渊博，后方知佛。五六年前，与其妻同皈依光。彼法名证理，其妻名证慈。杨棣棠与纯一书，盖以纯一先信基督，后入佛教。汝混以现身为实义，不体现身为俯垂接引，同登觉路。足见汝于道理，尚未认明。故其所说，混而无所拣别。若执以为是，则自误误人不浅矣。且祈认真改过迁善，念佛名号，久之当自发一笑。古人释如来，不舍穿针之福，曰如八十翁翁作舞，为教儿孙故，现身说法，亦犹是也。汝即以现彼身为得究竟道，则与菩萨现身之义，完全相悖矣。若如汝说，各教皆有得道者，何须菩萨又俯现彼教之身，而弘扬彼教耶。不知菩萨之现，乃权巧方便，示与同事而引彼入于佛乘耳。汝并文皆不明白，况义乎。而自以为已知已悉，

故有此种言论。若非光点破，恐别位知识碍于情面，含糊分疏，则汝之洞子，且难钻出矣。光老矣，无能为也。上十年来，应酬极繁。今则应酬日多，精神日减。长此以往，势必累死。则于人无益，于己有损矣。以故定于二月下旬下山，往上海陈家浜太平寺，料理印书事，至六月仍回山，以上海过热。七月下山，则不归矣。八九月了印书事，则纸板存留处，随人印刷，向书局交涉。各事安顿妥贴后，即长隐灭踪矣。以后永不与一切人，相往还交涉矣。汝但依文钞嘉言录以修，决不至不得了脱。如妄欲作大通家，将净土法门视作等闲，随各宗善知识学宗教密等法门，大通家或可做到一二程，而欲靠此一知半解，想了生死，则梦也梦不著。此光末后为汝之语，不知汝以为然与否耶。

念佛一事，所求皆得。为现在椿萱求福寿，为过去祖祢求超升，均无不可。然须至诚之极，方有感应。若泛泛悠悠，则其利益，亦是泛泛悠悠。回向之文，宜于正回向后，自己依所求之意，作数句，但表其心，不必铺排。汝既知净土法门，尚宜与一切人说其利益，令彼修持，况生我之父母乎。为父母回向，固为至理。而不劝父母，自己修持，便失真实孝亲之义。若父母天性与佛相反，当至诚代父母持念回向，消除宿业。久而久之，自会生信修持。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况父子天性相关，而有不能转移之理乎。儿女等，当认真教以因果报应之理，及为人之道，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各各自尽其分。汝果能依我所说，则生入圣贤之域，歿归极乐之邦，乃决定无疑之事也。

现今之世，危险万分。宜率家人长时念佛及念观音圣号，当必有不思议之感应。至于吃素一事，实为至易。但以未深体察，故觉其甚难耳。吾人既惧兵灾，当念一切生物自受屠割烹炮，以供吾人口腹之欲，彼岂愿死而乐供人服食乎。圣人以忠恕为教，谓为违道不远，以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为发挥其义。试思我与彼同赋此心，同知贪生怕死，同知趋吉避凶，同知感恩怀恨，何得犹日日食彼等之

肉。既能忍心食彼之肉，则与土匪劫贼同一心行。何得于土匪等之劫掠杀伤，则不欲得。于水陆生命之杀戮烹炮服食，则心安而意乐也。其故皆由于不肯反省，故致违道悬远也。净土法门，但恐信不及。若信得及，一切人皆得往生。有佛大慈悲力，何须光为。近来之人，多多见异思迁。有信心者，每每不知净土之所以，或学禅学教学密等法。若欲作大通家善知识则可。若欲即生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则或致因所学者多，藐视净土。由是既不能断惑证真，以自力了。又无信愿念佛，以仗佛力了。则将来三途六道之苦，当比此时之苦，胜百千万倍矣。

现在人民，无不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一班有势力者，各欲为己子孙得永久之富贵尊荣，不惜人民贫困死亡。此种祸根，皆程朱理学破斥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之所酿成。使彼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则后世儒者，皆不敢以为无有。彼纵欲行损人利己，伤天害理之事，以有恶报，恐后受苦难堪，因兹不敢耳。因程朱以为无有此事，则彼恶劣残忍之人，敢于为恶，无所忌惮矣。又加欧风一吹，则废经废伦杀父奸母之事，通皆极力提倡，而期其实行也。其祸之原，殆由理学所基。可不哀哉。是宜认真生信发愿，以求生西方也。

金刚经饭食读反寺，亦非佛家之义，乃儒书之义，人自不察耳。其字句之不同者，如即与则，诸本互用，此无关紧要。经是即，即读即。是则，即读则。以则即义，无甚差异故也。有杜撰者，谓高丽国王讳稷，故改即为则，此不知事务之盲论也。又有忍辱波罗蜜等，有作两句，有作三句者。须知作两句，义亦完全是三句。非两句，即无三句之义。但照本念两句三句，均无所碍。经本作三句，即念三句。作两句，即念两句。愿乐欲闻，是乐阿兰那行者。乐字读去声，作要字音。行字经中凡是说所行之行者，儒家读兴去声，皆读限音，实行之变音耳。大悲咒等，彼此稍有不同，不妨照本读之。以咒系梵语，人莫能知。但志心念，则有大益。不须在字体上讲究也。湖南所流通

之本，亦未见，不能指其是非。但志诚持诵，自获不思議功德。万不可以或有差错而怀疑，则必能得其利益矣。经题理当念。净土约事，则实有至极庄严之境象。约理，则唯心所现。良以心清淨故，致使此诸境界悉清淨。理与事固不能分张。不过约所重之义，分事分理耳。汝但详看宗教不宜混濫论中，真俗二谛之文理，及约境所喻之义，自可了知矣。汝见地如此，只好学老实头一心念佛。若以好高务胜之心，妄生臆见，恐未得其益，先受其损也。当此天灾人祸弥漫之际，固宜率其家人认真念佛与观音圣号。其余一切不能了明之义，且勿理会。待其业消智朗时，自可一目了然。否则纵令明白文理，亦只是口头活计。灾难临头，生死到来，决定用不著。事理二法，两不相离。由有淨心，方有淨境。若无淨境，何显淨心。心淨则佛土淨，是名心具。若非心具，则因不感果矣。汝意谓，事则但是事相庄严，理则但是心性理体，理在事外，事在理外，何名理事乎。譬如筑室，栋梁椽柱墙壁，事也。屋空，理也。唯其有栋梁椽柱之有，方能得其屋空。由其有此空，方可施其栋梁椽柱。理事互相为用，亦如空有互相为用耳。何得死执偏见，谓有则无空，空则无有耶。此种义理，若不明白，当勤持诵，勿妄猜度。久而久之，业消智朗，自可一笑而喻。古人最初，皆在认真用工上著力，不在卜度思量处用心。故古人一举一动，皆非今人所能及也。

【其二】前函收到，以无关紧要，故不复。所询某某之为人，盖宿有因缘，而因循不振者。彼系金坛冯梦华弟子，与魏梅菴为同门。前数年曾见过光，去岁以某事颇感光，遂与梅菴说，欲皈依。曾托梅菴求光，为雷峰塔经，题数句作纪念。然以因循，故未即行。至云亲族骇怪，乃借此以饰懒惰懈怠，不肯修持之迹耳。汝亦借此以为疑义。夫学佛法者，曷尝弃舍本宗。但于本宗外，加以佛教之修持耳。世之人作种种恶事，不惧亲族之骇怪。今也学如来之大法，反惧亲族之骇怪。是尚得谓之为真心学道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吾行吾志，谁能御我，令不为圣贤之徒。况学出世之大道乎。光

之灭踪，并非为他人所障碍。以年时已过，精神日衰，应酬日多，力不能支耳。若作他会，则成误点。念佛一事，固贵纯一无间。所以一切时，一切处，均宜念。诵经则不能如念佛之常不间断，又何必于污秽处诵也。持名若至其极，则不作观，而净境亦可具现。倘工夫不纯，妄欲见圣境者，或有著魔之虞。所以古德多多皆主持名，以下手易而成功高故也。净土法门，若果信得及，守得定，随己所乐，诸大乘经论，皆当读诵。倘此道尚未究明，一涉博览，或恐舍此取彼。则欲了生死，难之难矣。有谓光禁人读大乘经者，此乃不知利害，妄充通家之所说耳。彼有谓依彼法，修一百日或四十八日，即可成佛者。汝且让人成。汝若欲同成，或成佛，或成魔，则非光所知。临终一著，最为要紧。汝纵不能化及别人，当与妻子熟说所以。俾彼悉皆信得及，守得定。如汝母临终，为之开示念佛，及为助念，必有大益。此法无论男女老幼，均宜助念。即平素不念佛人，亦有巨益。当照嘉言录生死事大之临终切要所说而行。即不生西，亦种大善根，此实最要之义。至谓彼教所拘，乃汝自拘之，教岂拘汝哉。若曰世有超远吾教之道，亦不许学，则是世间小人之心行，岂立教之人所宜有者。若有此意，尚得为教主哉。是奴投主兵投帅之法耳。汝于学佛尚怀疑畏，是学佛之心，不如彼造业之心之刚勇决裂也。岂真信佛之人乎。宗德已生也未，今为取名为慧懿。懿，美德也。唯有智慧，所行均为嘉美。以此命名，并不须又为另取余名也。凡念佛人，于一切时，一切处，俱宜将一句佛号，默持于心。若衣冠整齐，地方洁净，则声默均可。若未能如是，则只可心中默持。至于女人生儿子时，则须出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决定可以无有产难等苦。有谓此时裸露不净，念则获罪，此系不知经常达变之道。此时有性命相关之忧，不能不裸露污秽，非有意褻渎者比。而且菩萨以度苦为心。譬如儿女堕于水火，呼父母以求救援。断不至父母以身体不洁净，衣冠不整齐，而不肯垂救也。以后凡有生产者，皆令彼预念。及至产时，正须认真念。不但易生，且种大善根。当详与宗德说，并与汝女等说。此系预救性命及

免苦厄之无上妙法也。友人托光为彼排达生编，附有治慢惊风法，当印八万本。二万归光，或结缘，或备别人请取。待出当寄一包，序中亦说念观音话。光本拟九月底即灭踪，现因排历史感应统纪，只好迟一月耳。此书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乃许止净于二十四史中采其感应事迹，加以评论，洵为劝善最有力之书。以其事皆属正史中事，彼邪见人不敢谓为虚构故也。此次排成，即印二万部。又排一四号字报纸本，其价便宜，庶青年子弟，亦可购阅耳。人生世间，须尽人道。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若存，方可谓人。否则形虽是人，心是禽兽。当极力教慧畅等，令知做人之道，及知因果报应。则汝之家风，当不至渐坠矣。慧丰之丰，何可作礼。此系礼音，亦属礼意，非光所取，当为改正。慧丰者，智慧丰裕，无微不照之义。

【其三】两接手书，知生一嘉儿，而且了无他患。是知佛菩萨之慈悲加被，有不可得而思议者。所最宜注意者，当善为教训。俾彼诸儿女，通皆为贤人善人。则于汝家庭于国家，均有莫大利益矣。光常谓教子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而教女为尤要者。以人之成器与否，多半在于其母钧陶化育于初开知识，以至成人之时故也。道义德行，为为人之根本。自幼时即令彼步趋法效，则大时自无悖逆忤犯，及种种恶劣行为矣。宗德之梦，系菩萨默示，令知贼来之兆。否则所失大矣。所梦之菩萨要慈梅子，系他人要。此语颇有深意，殊难思索。今且以臆见测之，虽非菩萨之本意，亦不至与菩萨之本意相反。此殆菩萨悯念汝教中人，不识大道，欲汝与宗德随机训诲，令于佛法生信心种善根耳。梅字一半从木，一半从每。每为悔之一半，木为根之一半。汝等一家既沐佛化，尚有此种感应。以理以事，均可自信。何可默而不宣，不令有缘者，同沐此莫大之利益乎。凡事最初，均由一二人而为发起，以后渐至扩充。既多人集汝家，令求现相。足知幽显感应，决难形容。汝夫妇果能发菩提心，为彼拘墟者指示无量无边之天，彼自可出彼之墟，以得见天日，及与大海也。汝但一心念佛，何问光之生辰。知光之生辰，究有何益。当以此种利益，先婉劝于汝

母。次婉劝于亲朋之明理者。明理而知感应之事，则便可生信矣。又汝已儿女有五个，而宗德已生八胎，气血两虚，宜从此断欲，专修净业，庶不至累得宗德更加虚损。男女居室，原为上继祖宗父母之香烟。已有几个儿女，便可不致有后嗣之虑。若犹不肯息淫欲，则便为不自爱，并不爱其妻之忍人矣。况汝与宗德皆欲修净业，生西方。若男女情欲不能断，则净念便被欲念夹杂，不易得益矣。汝且勿谓光为僧人，尚论人夫妇房室事。须知世间有作为人，皆须节欲，况学佛之人乎。况宗德生已损伤，不堪再生之人乎。

复温光熹居士书（十二通）

【其一】妄想起时，只一个不理，便不会妄上生妄。譬如小人撒赖，若主人不理，彼即无势可乘。若用刚法抵制，彼亦以刚法从事。若以柔法安慰，彼必谓主人怕他，又必益加决烈。二者皆损多而益少。只置之不见不闻，彼既无势可乘，只得逡巡而去。汝尚不能自利，何得便筹度利人之事乎。君子思不出乎其位。须知此心虽好，亦是学道之障。古人云，只怕不成佛，勿愁佛不会说法。汝但自行有得，如神龙一滴水，即可遍洒全国。若非神龙，纵得全江之水，亦无所济矣。

作恶有因缘。自心，因也。外境，缘也。若深信因果，知小恶必受大苦。纵遇极大之缘，亦不能作恶。古今作恶者，皆是信因果心微弱之所致也。否则外缘再刚烈，亦无如我何。

念佛知有妄，是念佛之好处。若不念佛，汝何由知如是之多妄乎。

密宗实为不可思议之法门，实有现身成佛之事。彼宏密宗者，皆非其人。有几个真上根，皆自命为上根耳。妄借此事，以诱彼好高务胜，贡高我慢之流，便成自误误人，害岂有极也。余不须提。□□及□□气焰甚盛，自命固已超诸上根之上。其骂孔孟，更甚于市井小儿骂人。不知骂孔子，即是骂尧舜禹汤文武，即是灭世间伦常正理。吾不知彼所学之密宗，欲何所用，为尽传于废经废伦废孝免耻杀父杀母之人乎。为复传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人乎。若为传于废经杀父之人，彼说尚能强立。若传于孝弟忠信之人，彼已欲打倒废灭，铲除孔子所禀承之二帝三王之道，复取以为善而教之密，则彼亦莫能自解。若□□及□□者，真可谓败坏佛法之魁首矣。此人现身亦好成佛，不

妨到阿鼻地狱，受毗卢遮那之自受用三昧于刀山剑树镬汤炉炭中也。又显荫之根性，约时人论之，亦可云上根矣。自己发心出家，未几年台教要旨，亦颇悉知。往东洋学密宗，东洋人极佩服崇重。死后尚为修塔于高野山，谓得密宗之正传。亦不能说彼不能现身成佛。及至临死，佛也不能念，咒也不能念，比愚夫妇之念佛安坐而逝者，退半多多矣。此又上根人得密宗正传之结果矣。其余又何足论。现身成佛，与宗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之语大同。仍须断惑，方能证真，方可了生脱死。若谓现生即已三惑净尽，二死永亡，安住寂光，了无事事，则为邪说，为魔话。彼嫌净土偏小迟钝，让彼修圆大直捷之法，现身成佛去。吾人但依净土言教以修，彼此各不相妨。何必引往生咒阿弥陀佛，以为即彼密宗乎。须知佛随众生之机，说各种教，其语言虽有不同，其精神悉皆融通。譬如大地分与一切人民，虽有此疆彼界，不能彼此截然斩断，绝不许人到我界上来。以若斩断，则彼亦无生路可走矣。彼以往生咒等即密，何得又谓念佛不如修密乎。今简直说，文殊普贤马鸣龙树等，则名上根，则可现身真实成佛。若不及者，且勿以上根自误误人。以蹈显荫之邪见，及显荫之糊涂而死之结果，令愚夫愚妇见诮也。

汝继祖母柴老太夫人事，已忘记。汝果真发孝心，即柴老太夫人堕于恶道，汝能以至诚心为彼念佛，亦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况未必堕恶道乎。是在汝之诚否。不宜以柴老太夫人之去时景相为断也。起法名，亦是场面上事。世俗为亡人说幽冥戒，则起法名。然必以竭诚尽敬，为彼念佛，为最上之策。切勿只取世俗场面上事，以了结其孝思，则于汝有大利益。非为柴老太夫人念，汝便不得其益。当知汝以孝心报恩心，为柴老太夫人念，比专为己念功德更大。是以要人普为四恩三有法界众生回向。况受大恩之老太夫人乎。汝能随类以推，则亦可随机导引矣。

【其二】汝稟备悉。汝之穷妄想，打得很光明宏大。而不知其皆是向下走，不是向上走也。当此时世，你有何神通道力，欲做惊天动地之事。即在政界中做事，孰不是齷齪运动而入。既以齷齪运动而得，能正立不媚上峰乎。文官不爱钱，若不剥民脂膏，则运动之本钱，尚不能得。况供献上峰乎。供献上峰还在次。上峰之用人，都要按时按节送礼。以企于上峰前说好话，不说坏话。若是真为百姓，不但无钱可得，或恐性命难保。你做这种大梦，真是志大言大，而不知自己是甚么材料，及在甚么时候。汝只会说大话，不知大话要从实行中出，方有益。学问须从实践中出，方能自利利人。否则学问愈大，愈易坏事。故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若自己正见未开，妄学外道魔学，鲜不随之而化。某某之坏，汝尚不知。某子之坏，非由无学问，由不知自谅，妄充大通家。汝正分事尚未得，何得发此种心。欲入虎穴，则身葬虎腹，断可必矣。汝前于无钱财势力时，慕彼有势者之荣贵，拟以之夸耀于乡里，谓为光宗耀祖。祖先若有灵，则眼当哭枯矣。恐汝一得意，则完全丧其先志，而或至比彼等更甚。何也？以热衷于不义之富贵，故一得富贵，便随富贵所转也。可不哀哉。汝完全是一无正知见之人。久事念佛，会疑念佛召鬼而生怖畏。具此知见，岂能不随富贵官势，而不造恶业乎。某生与某某，皆通唯识者。若以唯识卖钱，则何敢说追玄奘之后尘（因汝前言玄奘三藏后尘）。汝欲见人就说因果，而令一切人悉信受奉行，而又可以卖钱，无论甚么大老官，苦恼子，男男女女，都好与彼谈论，使彼皆生欢喜者，唯有看相一法，最为有益。果真艺精，则随便甚么刚强难化之人，一经指示其前因后果，当必服从。此事为江湖中最易行之事。若再能看八字，则更为广廓矣。清咸同间，一人学看相而不得，请达摩相亦莫明其妙。后遂竭诚礼拜，久则放光。遂并家中人之前生事，均可知之。一日早遇数兵，持符往火药局取药，因问取几桶。曰六桶。曰六桶不够，当取七桶。彼云军令何敢违。但说我教汝取，明日当知，否则我受罚。遂取七桶。其夜适贼偷营，六桶药用完，尚不

去。及开七桶，则贼退矣。此看相者，乃一心求三宝加被之化。故能知前生后世之事也。汝宜留心相学，而又专志于礼拜大悲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訶萨。虽未能如此人之高明，当可超出现今之相者。兼因果罪福之理事，而为评论。则钱财名誉功德，皆可得之矣。此现今最稳妥之事。操此术以行，无往不通矣。列答如次。（一）阳明乃儒者，按儒者之义而发挥，与佛法道理相近。若如汝所说，则能令儒者通皆依行乎。古人发挥道妙，多借喻以赤子之心，浑然无分别。仿佛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无分别。汝便执赤子之心，与真如本性相较。岂可谓善教人以入道者乎。举扇喻月，动树训风。汝便于扇上求光明，于树上求披拂。则完全不知教人之方便法。纵说得有理，却非利初心之法。况儒者绝不知真如佛性。不于此提持之，则无由而入。（二）儒者说话，要顾本宗。若说佛心，则是阐扬佛法矣。彼固学佛有得，其所说仍依儒之范围。不过意义与佛相近。汝知之乎。（三）阳明书，初未阅过。四年前，因请一部阳明全集，略一翻阅，岂有暇学彼。前年欲隐香港，遂寄邵阳图书馆矣。（四）汝于今日，念念以成名建祠，为显亲之事。其志之污浊下劣，已辱汝继祖母柴老太君于九泉。况实能达柴老太夫人之目的。则恐令汝祖父母父母同到阿鼻最下一层去矣。哀哉。（五）袁子才乃狂士，初何尝信佛。信佛何又辟佛。晚年阅历深，知佛法不可思议。故于感应各事悉记之。然绝未亲近知识，及多读大乘经论。故所说者，多不如法。戒律之不伤一草，则不许吃菜。以吃菜为杀生，此种话，皆是阻人吃素，劝人吃肉之矫妄话。何不曰，我亦肉也，请先吃我。此话纵杀彼身，亦不肯说。则以吃菜为杀生，与吃肉相同之邪说，不攻自破矣。人生世间，谁能不呼吸。以呼吸伤微生虫为食肉杀生，而劝人日杀大生而食肉。此种邪说，与愚人见人以粪肥地，则五谷颗粒饱满，菜蔬嫩肥鲜香。谓粪为至美之物，当专食此物，更加美妙不异矣。此种不按道理之邪说，世人多据之以破人素食，奖人杀生。昔年有以此问者，我为一喻以复之。吾人生天地间，谁能不呼吸。因呼吸而伤微生虫，谓吃素为不合

理者，小人阻人为善之恶劣心也。譬如有人生长于圜厕之中，每念圜厕之饮食，实为最胜最美。而彼处有大富长者，恐其人未曾享过此之美味，因折柬相邀入彼厕中赴宴。长者骂曰，汝真不知羞耻之人。汝通身在粪坑里，日以粪为衣食，何敢邀我入汝住处。粪坑中人闻之，生大瞋恚，而骂曰，汝这粪坑子，何敢骂我日食粪秽乎。汝肚子里边，屎尿充满，背到这粪桶，还要讲清静。蚊蚋蚤虱在汝头上身上屎屎尿尿，汝完全是一个粪坑子，何敢骂人。又汝所食之米及水，皆有虫屎屎尿其中。汝不是吃屎吃尿的人，何敢骂我为吃屎吃尿乎。此长者虽洁净，然粪坑中人所责备者，均皆不免。为且依做得到者，讲干净。为依粪坑中人说，而往彼赴宴乎。此既只能按做得到者而做，何得又以做不到者而责人乎。必欲令人食肉，何不请食我肉乎。此说亦可为彼邪见之一明镜耳。汝所著之劝修行戒杀吃素文一书，其书将来再版时，汝宜将此意引入，以示天下后世之无知见人。（六）汝作此说，颇有理。然汝破阳明，汝此处与阳明竟有何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空谈则易，实行则难。汝温光熹，且莫想发财做官。果温光熹发财做官，决不能超出流辈，立大功业。以汝未在富贵，暂寓嵇家，先已失守。后来何能有守乎。（七）以佛之金口诚言，为寓言，则此即邪见，谤佛谤法，还说甚么因果感化人。重庆富家女子愿当娼，亦是以圣人所制夫妇之伦为虚设。彼意中亦为岂夫妇定有不可混杂之理哉。（八）科学家如此说，亦非无理由。其不知唯心所感，唯心所现之义。故成邪说诬民，毁谤佛法，阻人进修矣。（九）汝作此说，则汝之心肝，完全显露出来。则所说学道，不是学道，乃学艺耳。（十）感应篇，其原出抱朴子。然以其言，于世有益。故尊之以为太上君子，不以人废言。能知五千言者，可有几人。知五千言之平人，则不如知感应篇之平人，为得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益多多也。汝论甚入正史不入正史，但取其有益于吾身吾国而已耳。（十一）定慧二法，举佛道而包括之。若只认一静字，则其小焉者耳。陈白沙，朱晦庵，谓落入空渺，乃是认顽空为佛家之静。若非巧谤，便是不识

佛家真静之义。敬之一事，乃入道之门。若违心论理，便是逆天，为大不敬。理学先生皆主于小敬，而通通犯大不敬。以所论心性至理，皆是逆天悖理。故曰犯大不敬，汝宜知之。（十二）朱子教人勿诵经，是谤佛法。我教人勿诵经，乃慎重其事。以父母恩深，宜认真请有道心之僧念佛。不宜请赶经忏之僧诵经拜忏做水陆，以徒张虚文也。汝何不看上下文，割中间一句，而妄说是非也。是知汝心粗气浮，凡事草率也。汝以后再勿来信，来则不复。若复则无此精神，汝知也否。愿汝夫妇儿女勤勤念佛，祈慧察。

【其三】汝自发露在重庆电影院起淫念信，已收到。人情如水，礼法如堤。男女授受不亲，圣人预防人之因授受而或起染念也。欲握手，未握已有几分淫念。彼跳舞者女人，著如罗如纱之衣，男女相抱十余分钟。及第三次则暗其灯，若不见其人者。此种情事，完全是禽兽行为。而通都大邑，大张旗帜，立跳舞学校，跳舞场。政府及教育家，皆不过问。其世道人心，尚可想及良善耶。宜努力斩断此种不如法之情念。所谓去一分习染，得一分利益也。念佛所见之境，恶境不可怖畏，但摄心正念，其境即消。善境不可欢喜，但摄心正念，必有所得。谓业消智朗，然有浅有深，不可即生满足想。摄心正念，善境或愈显，或即泯，切勿以为念。但使念不离佛，佛不离念即已。见善境，心地清凉，了无躁妄取著之心，亦不必定是入定。此是了知唯心所现，不是对境无心。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谓此如子忆母之念，即是最上方便，不假借其余之方便。汝误将不取著，认为扫荡，故有此与建立相反。如子忆母，何可谓之扫荡。圣境若现，知属唯心，取著则非唯心矣。以初心一见圣境，多多不知唯心，故生取著。一生取著，则不是得少为足，便是著魔发狂。故经云，不作圣心，谓己已证，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著魔发狂。汝是一不洞事之痴汉，何可将平日用功，与临终地狱相现之著力哀恳相比喻。如孝子平日思亲，虽极恳切，断不可如亲已死之哀痛，不顾身命也。汝且按事相，志诚恳切修。若说理而心实不通，则无益而有损矣。境现而勘，

汝谓是分别。汝既能见境，勘又何碍。勘者非特起别种法，乃摄心于佛，不令起二念耳。由汝不识勘之事，意谓另有勘之一法，反成分别。念佛人并不是一儻侗，无分晓。乃于一切境，如镜照相。相来即现，相去即无。汝所说者，通是未著魔而欲著魔之话，非防著魔之话。以汝躁妄心，急欲得此境，故反成障碍也。当此大劫，好不志心念佛，而妄想纷飞，论说空话乎。密宗之危险，殊非笔墨所能宣。祈死守净土修持，让他人通通成佛去。祈慧察。

【其四】初二寄重庆一函，谅已收到。凡修行人，只可息心净念，不可起越分之希望。即如闭目见白光，心不以为有所得，固是好消息。若以为得，则轻则退惰，重则发狂。病人一心念佛待死，寿若未尽，则当速愈。寿若已尽，则决定往生。倘于病时，急于求好，绝无求往生之念。即或寿未尽，以急于求好，不肯一心念佛。纵念佛，以求好之妄念过重，反致与佛不相应矣。决难速愈。若寿已尽，以求病愈之心切，决无往生之事。则成求堕三途六道，永不出离耳。今之人多是越分打妄想，想得神通而学密宗（真修密宗者，在例外）。如傅某之魔死北平，某诸弟子有欲发大财者，反致亏一二百万。有欲得权利者，反致数十人关闭牢狱。有欲即成佛者，反致著魔发狂。某奉某喇嘛为师，其师有神通，能知过去未来。彼必问及独立之事，则当日独立，当日送命。某喇嘛及某之神通，致许多极崇奉之弟子倒楣。可知师与弟子，皆是不安本分。无神通，何可充有神通。学佛法，何可作瞎捣乱，谋发大财，得大权乎。因地不真，果招纡曲。汝且守分，一任人皆成佛。汝纵无大得，幸有此许多佛，必不能不相度也。

【其五】接成都令内竹虚书，备悉利生深心，不胜感佩。至谓印光真能以佛知见为知见，光何人斯，敢当此过誉乎。不过直心直口，说我所见而已。若或当不当，一任阅者判断，光决不计乎此也。从前诸祖宏法，均按时机，导利后学。不得谓为偏执，须谅当时苦心。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语本无病。病在学人不解圆义，死执一边，便同

徐六担板耳。宗家未得之人，只执唯心净土，自性弥陀。谓净土弥陀，皆非实有。此种人本不知宗，何况净土。净土诸古德所说之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乃谓西方净土，不出唯心，阿弥陀佛，不出自性。性相，理事，因果，悉于此中圆彰。阁下病其偏执，不能普摄。谓学者根钝，难以领会则可。谓古德此语有病，则不可。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与生则实不生，去则决定去。均理事并明之法言，何必过为计虑。不过今人多是事理俱未了解，则宁可按事说，不宜按理说。免致误会，以成豁达空耳。光惭愧之极，理性亦未大明。若学鹦鹉学人语，亦非全不会说。唯自既不以通家自居，彼亦不以不通为嫌，即不妨以不通告之。故不主张说理性与玄妙也。阁下妙年入道，学识渊博，利生心切，但以未深体随机施教、因时制宜之道，遂致谓古德为谬，此亦是涵养未到之征兆。至于佛菩萨之行愿，一摄一切。后人之发挥，各从所见，何得以此短古德。若执此义以行，即释迦本师，弥陀世尊，亦各难免。光之先入关，实恐误人，非欲自利。愿平其心，和其气，真实行去，则自可为当世导师。否则恐温光熹之是非，与王耕心不同，而温光熹之自负，与王耕心无异也。以阁下道人，光亦道人，故直言无隐。

【其六】观汝所说，足知汝虽看文钞嘉言录，依旧绝不注意于禅净之区别处。汝若于禅净界限之说，信得及，何必行经七省，以求人抉择乎。赵州八十犹行脚，乃宗门中抉择见地中事。念佛之人，但能依佛所说之净土三经，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固用不著又复展转求人开示也。古人立言，各有所为。对机不同，故所说亦不同。当自量自己是甚么资格，则方可于古人对机之说，不致或失本意。今人绝无古人之办道之缘。自己色力单薄，心量狭小，或复狂悖。而所有知识，欲得如古人之具眼者，实千万中难得其一二。有此仗佛力了生死之法门，犹然视作等闲。尚欲向仗自力法门知识中，讨了生死捷径，已经是不知利害。况所见者，或有是大权所示之行于非道之人乎。汝若死得下痴心妄想，决定会现生往生西方。若未修而即欲见好相，则后来

之著魔发狂，大有日在。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垢未去净，何得有好相现。汝谓现今未能一心，临终恐难得力。亦是只知检取古人所说，不自量自己所行而为议论。汝才发心，但期无一切无谓之杂念，已是很不容易。何得便于此时，即欲观见好相。譬如初生女子，即欲生儿，有是理乎。汝若是宿根已熟之大根性人，固无甚难。否则必至因急发狂，永断善根矣。欲报祖妣柴老太夫人及父母之恩，不于念佛一法注意，岂非舍大利益求小利益乎。念佛一法，重在佛慈加被。虽属具足惑业之凡夫，亦可承佛慈力，带业往生。余一切法，则绝无此义。汝云五六年来，自出校后，病骨支离，已同半死。得非燕朋相聚，共看小说。以致真精遗失，手淫相继，因兹有此现相乎。此现在学生中十有八九之通病也。以父母师友均不肯道及，故病者日见其多，而莫之能止也。光以此事排印寿康宝鉴印八万本，凡后生见光，必明与彼说其利害，令其保身勿犯也。纵手淫邪淫，均能守正不犯。而夫妇居室，亦须有节，兼知忌讳。庶可不致误送性命也。当与彼说节欲纵欲之利害，则于理于情，均可相顾矣。否则极好之人，或因此死。群归于命，而不知其自送性命也。汝年甚轻，且有病，当常看此书。亦令德正常看。彼此互相警策，庶所生子女君巽等，通皆庞厚成立，性情贤善。汝夫妇齐眉偕老，同生西方也。所言大官大教授大资格，若其能移风易俗，跻斯民于仁寿圣贤之域，固为荣幸。若只能助废经废孝废伦等，则其资格愈大，其罪业愈深，其辱为何如也。汝尚以此冷笑为苦，则汝便成一不识好歹之人矣。汝欲谋事，为求名乎，为行道乎。行道则当谋，求名则勿谋。以汝尚有饭吃，祖父兴全公阴德不少，何得为此空名，屈居人下。虽欲不作业，有不可得者。汝且息此心，庶不至后来有噬脐不及之悔。德正幸贤慧，宜令彼熟阅嘉言录、闺范、历史统纪，俾成一女流师范。而所生子女，当皆成贤人善人，则何幸如之。汝家计颇丰，宜将历史统纪印若干部，分送川地。俾后起之俊秀，同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亦善民淑世之要务也。若欲印者，当与某接洽。光于四川，数年来所寄之各种书甚多。一以川

地过远，又以吾师乃峨眉出家者。惺惺，乃省悟明了之谓，汝作何用。而所说者，乃糊涂话，又自谓方寸惺惺极矣。用字当留心。总之汝既皈依佛法，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又须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此自行，复以化他。是为真佛弟子，可谓无忝所生矣。愿汝与德正共勉之，则幸甚。

【其七】汝之性情，直同小孩子一样。前与汝一长信，恐汝好名入军政界，已极陈利害。何得不以此种言论，为前途导师。又恨闭关不通示，又叹茫然无所从。汝若听我说，何茫然无所从。汝不听我说，则茫然无所从之日，尚在闭目之后。汝家计幸不缺，理宜于此时加力修持，以祈免祸。而且欲刺头于祸窟中，得此不值一叹之虚名，而不计生生世世之永堕恶道之极祸。汝之狂，真可谓极狂矣。嘉言录、文钞，不是开示，前书及书笺等等，不是开示。若如汝之意，纵牛载之驴驮之，也不适汝意。汝真所谓可怜悯者。祈一心持大悲咒及观音名号，庶可不至罹诸祸患矣。近苏省有数善人，令人念摩利支天咒，以保身家，而祈太平。印十万张，本地见家送一张。外埠于各机关善举处，则寄若干，以祈分散，并为重印。其跋系光代为修饰，彼必欲光署名，而欲人见信，故随彼意而署之。彼又请二十穷无所食之善人，令到彼办善举之会中，念此咒一百日。每日供其饮食，并给咒资，以为养家之据。可谓一举而数善备矣。当此茫茫大劫，不发一番利人利物之心，则到玉石俱焚之时，岂不徒叹前失乎。今为寄三张，祈兼念之，当必有不可思议之感格矣。汝之信，屡言汝忙，忙得做什么，真忙得无谓。数千里远来，以见光为名，及见一宿，并不肯住。光与汝极一生之大致，俱示之于汝。所求之外，即长信，汝如未见一字，亦不提及。又屡屡叹其欠缘，真是可笑之极。果能死心塌地，依我所说，则此去当有无穷之乐。不然，则如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说矣。祈慧察。此光末后之付嘱也。

【其八】汝妄想纷飞，尚欲急得一心不乱，此心即是著魔之本。故光谓净土法门，重在信愿。信愿若真切，虽未得一心，亦可往生。若无信愿，纵得一心，亦不能仗自力以了生脱死。故不令汝汲汲于求一心也。以汝之妄想纷飞，一求一心，定规著魔。汝不察光意，遂谓一任随便。眼前随便者，决非信愿真切之人。使信愿真切，决不至泛泛然随便，而均不得往生也。理本无障，因汝以无理为理，而自生障碍，又复尤谁。观音大士，乃过去古佛。考证家以如豆之眼光，乱说道理。汝何不一读法华第七卷普门品，楞严第六卷观音圆通章乎。读此二经，则各家考证者，俱可付之一笑。本迹颂，非不详言。特汝心粗气浮，绝未将前后文意语气理清，故茫无所从也。妙庄王三女，系讹传，不可依从。高王经是伪经，诵之仍复功德不少，以佛名号甚多故。此经于六朝时已流布，真通佛法人不提倡。然欲俗人种善根，亦不力为阻止也。汝真可谓第一狂人，世荣心，如海波汹涌。而又欲立刻风平浪静，澄湛不动。其急欲求不动之心，正是群动之本。又如釜沸，极力加火，以求不沸，其可得乎。光与汝所说者，乃息风抽薪之事。汝不详察，尚谓是扬波益沸。岂不大可哀哉。汝且详阅文钞嘉言录，当不至有负于汝。否则勿以我为师，另拜高明，光亦不汝是问也。

【其九】长信已接到，以汝有即行之言，拟寄重庆德正，故且迟复。昨日接汝书，知尚不回川，故略说之。今之杀劫，可谓亘古未有。当此世道人心，陷溺已到至极之时。作百姓固然是苦，作长官之苦，比百姓尚有深恒河沙倍者。汝父桓君翁，与汝之眼光近，均未照到。今之军人，总以胜敌为事，其所以胜敌之法，则从朝至暮而思慕之。汝欲即得一心，即见好相，而尚有此种妄想。幸光与汝说破，否则决定著魔。约汝身分而论，且守定至诚恭敬礼念即已，勿汲汲于求相应，则有益无损。否则其险甚于临深履薄矣。汝谓作军官，则人不敢欺，试思鬼敢欺否。既作军官，便不能不以杀敌为事。若杀得好，尚不至于显受天罚。否则如贵省之鲍超，湖南之郭子美，不大可怜乎

哉。宋初曹彬为帅，不妄杀一人，而数代尊荣。曹翰乃彬之副帅，以江州久不肯降，遂屠其城。不多年身死，子孙灭绝，而且屡屡变猪（明万历年间，托梦于刘玉绶），受人宰割。今之被人作食料者，多多皆是此等大人物所转。何得以一时喧赫为慕哉。若主帅有曹彬之仁，自己既知佛法因果，从军政便可除暴安良，庶可于己于民有功。若今之视人命如草芥，而且兵无纪律，到处掳掠奸淫。汝既受人所制，能不尽职乎。尽职又不能依己心想，则完全依人所命。如是虽能令乡民敬畏，窃恐鬼神不敬畏，而将欲降之以祸，以至于己无益于亲有损也。汝父虽是一善人，然好体面心颇大，故当此乱世，尚急欲建祠堂。试思穷人家无祠堂，亦可做人。何必于乱世得一官职，即建祠堂乎。汝从与否光不阻汝，但不得不与汝说其利害耳。汝若知此，于军政两界，亦甚有益，非无用之闲言语也。汝太不洞事，光喝斥汝，乃是因汝不明而教导之。其言不切，则不能动汝之心。汝便以为怒而用两个万死，用三个万望勿介意。汝直以我为瞋毒无状，凶不可触之粗恶鄙夫看。何其不知事务，一至于此。无事不得再来信。

【其十】汝何不知事务，一至于此。光何人斯，何可以与莲池大师并论乎。汝作此说，以为恭维光，不知其为毁谤光也。以后不得如此以凡滥圣的恭维吾。吾见此语，如打如嘲，愧不能支。（一）心清月现，何可死执以论。须知凡夫有凡夫之清现，声闻有声闻之清现，菩萨有菩萨之清现，唯成佛方为究竟清现也。若如法说，其余一切皆非清现，唯佛方是清现。莲池大师所说，便成错谬。不知自己完全未开正眼，故有此种盲论也。何苦如此。凡夫之清现，乃观行之清现。声闻断见思，乃相似之清现。菩萨在内凡位，从初信至七信，亦与声闻同。八九十信破尘沙，证法空，何可云破法空乎。初住即破无明，证法身，此分证位之初位。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等觉，乃分证位之后位。分证位，凡佛所证者，皆证之，但未圆满究竟证耳）四十一位，乃分证之清现。唯佛方为究竟清现。且即一位中，尚有无量无边浅深之不同。譬如外国人到中国，一到中国界上，即可云已到中

国。而从兹尚有数千里之途程，方可到中国京都。在汝意既云到，即无所谓途程。既未得道，说清现便成错谬。且于仗佛力带业往生之事相违。其咎在汝好充通家，非莲池大师所说有不恰当也。以后认真念佛，少张罗所说。要是如此以凡滥圣的恭维光，即是教天下后人唾骂光。何苦作此种有损无益之事。（二）莲池大师乃圆融无碍之说。根机若深，依之修持，则有大益。根机若浅，或有执理废事之弊。只宜按事相志诚持名，方为稳妥。理一心之说，做不到者，说之无益。但不提倡即已。排斥二字，何下之无谓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若不作佛，说是心是佛，即可排斥。若念佛说是心是佛，正是劝人之根本，何可混言排斥。若排斥，则成邪见，其罪极重。凡作观持名，通名为作佛。（三）莲池大师此语，对专志作观者说。汝将汝之散心所想者引例，则成不知身分之话。凡夫心如猿猴，刻不能定，何能想某相即见某相乎。若深心作观，观此见彼，即不相应。故名曰邪，言不相应也。汝又作魔，则过矣。然不相应不觉察，久则或有魔事。

（四）汝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糊涂虫，竟敢引善导大师舍身为例。善导念佛口出光明，乃大神通圣人。临终登柳树说偈，即跳下立化。汝认做从树上跌死了，汝真罪过，瞎著眼专好瞎说。汝要舍身，则是枉死鬼。想生西方，梦也梦不著了。善导大师传中，或有文笔未能显此妙义，故致汝认做舍身而死。汝曾见金刚经感应朱进士事否。彼以听金刚经四句偈，生欢喜心。不久梦随五人，坐车至一家。五人皆饮汤，彼欲饮，其领彼之人不许饮即醒。心甚异之，访至其家，云生六狗，有一死者。以此专持金刚经。至八十九岁登树说偈，乃跳下立化。此人现生变狗，由数十年持金刚经，尚能由高至下而化。况善导大师之大圣人，神妙不测者。汝认做舍身，可怜可怜。此与愚人以佛涅槃为佛死，同一知见。（五）汝穷妄想，比海中波浪，还要沸腾得很些。但谅己身分而行，何怕人讥诮。若回成都家去，固当将彼心相，说与汝父桓君翁稍微放松些，庶可两将就。汝果精诚念佛，眷属亦会有转机。汝祖父兴全翁尚遗有家业，尚谓苦得不能忍受。倘汝本

是一个穷汉，汝将不要做人乎。今极力的要撑空架子，而自己又完全起此种不按道理之妄想。汝这个妄想，是耀祖光宗，尽子职，报答继祖妣柴老太夫人，尽佛教徒之责任否也。既知感人引进之恩，何得自己又作普负亲恩佛恩之事乎。汝此后但看文钞，切勿再来信。我实在没有精神应酬汝这些魔话。

【其十一】手书及汇票收到。观汝此书，知汝境遇之穷，知汝不安本分。汝无余钱，何得于光分上，尚硬撑架子。君子素其位而行，穷则不以钱财为礼。况自己认以为如父如母之师乎。是知汝一向都是此种情见，因架子撑不起来，便要寻死。不知汝此种心行，死了更比此架子撑不起来，当难受无量无边恒河沙恒河沙倍矣。汝前谓重庆佛学社颇尚密宗，汝欲另设一专修净土之机关。此亦是不安本分之话。凡建立机关，第一要人皆信服。第二要有钱贴垫。虽募众人，亦须自己先能调动。汝二者一皆无有，何得起此种分外之计虑乎。家中既有饭吃，不须又要发财巨万。今之军政两界，汝若不顾来生头面，则非不可入。若犹顾及来生头面，则以莫入为最上上策。当详告德正嵇氏，放下富贵骄奢之习气，作乡间田妇之服饰。与彼回成都家庭，恪守祖父之业，乃为究竟妥当办法。余皆先已说过，用不著再说。

【其十二】观汝书，不胜欢喜。彼七日即可往生，即可成佛，则遍世间人均可成佛。我们业力凡夫，当有无量无边之佛度脱，何幸如之。且守我们本分，让彼成佛度我们，岂不更为稳妥。彼等若有危险，我此法门，绝无危险。若闻彼说得好听，不禁心热起来，成之则为幸，败则便成魔眷，实令人寒心。某之神通，已完全失败。某及某之言论，直是诬蔑圣贤。彼等既已成佛，何得有此种现象。是知完全与市井小儿，了无有异。说甚有得佛心乎哉。余不多及。

复温嵇德正居士书

汝夫德中温光熹言，汝发心供养我。我当以此印书利人。汝幸嫁富家，绝不知人世诸苦。若再无人劝导开示，则虚度一生。以后之轮回六道，将何能免。幸汝夫光熹，稍知佛法。汝虽未能即信，然渐摩渐染，久则当有善根发现之一日。汝于梦中见怪像，即生恐怖，求我为汝说救护之法。不知此之苦相，比之轮回三途六道之相，小得不可为喻。轮回之苦如大地，此苦如微尘。众生心量小，故见小而不见大。汝于小苦生恐怖，求说救苦之法。何于生死大苦，绝不介意乎。我今为汝说一统救大苦小苦之法。汝若能依我所说，汝必定现在无此小惊怖，将来必定常安乐。其法维何，即是志诚恳切念佛及观音菩萨名号耳。其念的法则，当问光熹。切不可止知安逸，虚度光阴。又须恪尽己分。所谓孝顺父母翁姑，和睦兄弟姊妹妯娌，夫妻相敬如宾，劝善规过，善教儿女，宽待下人。能如是即是贤人。再能戒杀护生，念佛名号，求生西方。即生死大恐怖，当可全皆消灭。况梦寐中之小小恐怖，有不立止乎哉。我是凡夫，我此话能令一切人超凡入圣。汝当志心信受，则利益大矣。闺范已无。待有人到上海去，当令请女子二十四孝、女四书、烈女传等寄来，送通文理知伦常之女人。又达生篇，亦当寄一二包。此书于未生、将生、生后各事，皆详言之。而光之一序，发明临产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必定无产难。而且母子两全，种大善根。汝能以念佛念观世音化诸相识女辈，俾各展转劝导，则于汝自己于相识者，均有大益。但不可长存骄傲懒惰，好作无益之事，如赌钱游观，则自不至不获巨益矣。君巽君静锦渝两女之病，亦以念观世音菩萨医之。观世音菩萨求无不应，但恐人不志心耳。祈汝夫妇二人善体我心，则幸甚。

复江易园居士书（七通）

【其一】接手书，知阁下提倡净土之利益，屡屡而见，欣慰之至。当寄上海净业社，令载月刊中，俾阅者同生信心。至所言气体甚亏，似宜以哀恻心，移之于为亲念佛。则存歿咸得利益矣。又何必拘拘以哀毁为孝也。三月二十五，光至上海太平寺，二十六南通即将二百元款汇来。初以事繁，致失通知书局。后令寄若干，不知曾寄到否。今且由普陀寄一包来，祈为一阅。待二次三次印出，当即寄来。一百元可得三百部。即阁下不寄钱，光亦须寄若干部，以祈大士慈恩，人各共晓耳。现已任及七万部。以去年战事，纸未出山。今年又旱，致稽迟至四月耳。佛光社，得阁下提倡，有何所欠，何须光再饶舌。但修净业人，著不得一点巧。倘或好奇厌常，必致弄巧成拙。此所以通宗通教之人，每每不如愚夫愚妇老实念佛者，为有实益。若肯守此平淡朴实家风，则极乐之生，定可预断。否则不生极乐，亦可预断矣。祈切实令社友如是信，如是行，则利益大矣。

【其二】久未通信，歉甚。前接油印之佛光一周纪念特刊，见周孟由之印光赞，直令人惭愧欲死。孟由无知妄作，阁下何得录此，以深印光之罪。祈以后凡带此派者，皆为删削，免致阅者议论。兹接手书，并吴君蜨卿之款，及佛光社刊，备悉。吴太夫人福寿两全，所欠者不知净土法门耳。今令嗣蜨卿诚心追荐，当必承佛慈力，得以往生。其洋二百，以一百打佛七，念佛僧十六位。现在炎热非常，光拟每人格外奉嚶一元，共十六元。余八十四元，待新排文钞，及寿康宝鉴（即增广校订不可录，拟印数万，以拯青年于未得病之前），明年印出，尽数寄吴宅，以期结缘。观音颂，二次印十余日。七月初二，工人全体罢工。此次以要求非理，中华书局势难应许，恐一时不能了决。致若印若排，皆悉稽迟也。社刊甚好。但字过小，老眼颇难看。

纸厚邮费须多若干。冯不疾书，光无有稿。今既登社刊，光令录之附入文钞。余皆无大关系。唯慎修先生造天地日月不运行，得婢阴气方运行一段，颇有关系。附入文钞，亦可破除邪见，令知正法。但其中所录多脱文，余俱不要紧，唯第二段一阴一阳之谓道，上层六行，混入诚即明德，明即明明德之明诚明，十三字，其中亦有讹字，然无大关系。余略一阅，尚无多讹。唯此一篇颇多耳。光目力心力俱欠，而冗务繁重，致于社中不能效笔墨之力，歉甚。阁下既极力提倡，故群贤毕集，实为人生一大乐事，亦为贵地一大幸福也。吴宅念佛收据，随函寄来，并祈以余百元之用告之。真达师拟助百元经典于社中，令光开一普通多看者之经书，待月底到上海，当请以寄来，勿念。光于明年新印增广文钞及增广之寿康宝鉴出，亦拟寄社若干，以结净缘。阁下与友人书赞誉不慧，有以凡滥圣之愆。祈以后万勿用此一派，则彼此各适其适矣。

【其三】接手书，不胜感叹。令师啬庵，以实业为事，未能认真修持净土法门。然阁下以志诚心为之追荐，当必蒙佛慈力，接引往生矣。光以大士颂延迟日久，因于本月初一下山。初三至申，与书局接洽。初四至宁，商酌法云大殿事（明年方建）。初七至申，令侄知源之函，并汇款俱到。太平寺现有佛七，不能并行。因至净业社，与关纲之商，彼颇欢喜，定于初十日起七。彼处念佛僧只数人，居士则甚多。光谓居士来者，须必供其饭食，恐人多或致贴补。彼云贴少许亦何妨，借此令大家种善根，何幸如之。施省之黄涵之等，日间或有事，夜有空，当亦去念。初十夜祈光为开示。此之佛七，较单请十余僧念，其利益当多多矣。此亦阁下诚心所感，及令师宿因之所致也。真达师为佛光社请百另七元之经，候有顺人回婺，当为带来，勿念。阁下之书，初八由普陀转来，备悉。光不久仍返普陀，待明年三四月，当复来申，以料理大士颂等之账目耳。

【其四】前复一函，谅已收到。昨晚五时至净业社，问关綱之有几僧人，言有九位。居士男女，则有百余。昨晚由彼等通知，来者倍多。光略叙缘由，并念佛利益，为时一句五分钟。今日将前所请经，请至太平寺，共二十五小包，外用蒲包捆作四大包，其发票共四张，随函带来，以便查收。真达师祈阁下令人将所请经书，一一写其名于书根，若安士全书等，则不致错乱难寻矣。内中有一二三四五部者。若以余者提出，另行结缘，则不须分别。若同留社中，须每一部一样写法。庶不致彼此参差不齐，致不雅观。其书待有回婺顺人，当令带来。今先将发票随函寄来，书到即可按查。

【其五】前接手书，知令慈念佛往生，不胜为令慈庆，为阁下悲。虽然，令慈既已超凡入圣，固不宜效世俗人徒作无益之悲伤也。阁下提倡净土，初则令夫人往生，今则令慈往生。足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道在人宏，倡必有和。但以光冗繁之极，不能即为撰述，殊觉歉仄之至。三字镜，略为笔削。前日雪惺来持去，彼拟录之，即代为寄。令慈之传，殊多疏漏。今将原稿随函寄回，祈为添补改削，俾归完备。再令有朋抄几份，分寄各佛报。以光近来冗务颇多，不能详悉斟酌耳。前所寄之八捆书，收到，慰甚。光定于九月底灭踪长隐。以应酬日多，精神日减，若不长隐，则将穷年终日，为他人忙，了无止期。所有近印之书板，通交居士林。彼拟开佛学书局，以广流通。不过彼带有营业性质，比光之只算成本者，当贵近一半耳。

【其六】七人法名，另纸书之。时局危险，须令各各吃素念佛，及念观音，以期佛菩萨加被，令战事早息，庶国家均得安乐矣。所最要者，要知因果。吾国乱至如此之极，皆前人唱高调，辟因果，以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之学说，以酿成之也。若尚不肯说破，则欲太平恐无日矣。

【其七】久未通函，念念。前月令侄守先，以续诗寄来。光冗忙之极，历半月之久，方得彻头彻底一阅。觉续编比正编更为关系深大。因寄去，想彼已函告矣。阁下之著作，其益宏大。诗文足可引无信者生信矣。愿宜葆养色力，修持净业。

复陈慧诚居士书

手书备悉。光明年春秋间，尚有许多须料理事，一处皆无暇去。唯冬则欲往温暖处避寒。此后则行踪不定，到处是家。不三五月，又复他往，以免信札应酬，以致自误。念佛偈内中，有上下文义不关切者，或韵有不协，或词有未善，稍为改正。至末后一偈，及后之五言偈，语意过傲，故为改之。凡人不可自高自大，自大则人不重，不可不知。龙舒文未寄，盖已送完无有矣。此文贵极，每本三角，故无力多印也。王朱氏等，既欲皈依，今为取法名，王朱氏法名慧淑。马袁氏法名慧懿。袁三姐法名慧贞。祈令彼等均依文钞嘉言录，以自行复以化他，则可不愧为佛弟子矣。冗事多端，不暇详述。（十二月十日灯下）

复王智卓居士书

末世众生，欲了生死，非仗佛力，决难如愿。至于各宗法门，俱应研究。而智识浅鲜，世务纷繁之人，何能兼顾。欲学余宗，必须净土已得大通，了无疑惑，方可。若净宗不通，一学余宗，稍有所得，便将净土置之度外。将来所得之益，只可作未来得度之因，决不能即生便出生死也。汝于净土，尚未知门径，何得便欲学唯识。今之学佛者，多半皆属好高务胜，欲于大众前作通家，并非为了生死以学佛也。汝欲学佛，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能如是者，乃真佛弟子。若所作所为，与佛相反，则纵能精修，亦难感格于佛，以心行与佛相背故也。今为汝取法名为智卓，谓以智慧卓然自立，则自可得其实益。教小儿常以阴鹭文、感应篇，为入德之门。俾幼时即知为人之道，与因果之理，则后来决定不敢作越理犯分之事。否则被彼邪见所诱，则其行或至如今之废孝废伦免耻者，以现今此种邪说甚多故也。今为汝寄书一包，祈详阅之。光极忙迫，切勿来函。

复何慧昭居士书

接手书，不胜慨叹。慧镜志心弘法，忽尔殒命。恐于生西，尚难实得。生死之险，诚可畏惧而预防也。但彼虽由其母坟旁，他家又葬，以致冲犯。当知此之冲犯，亦是宿业所招。若有大德，或有不期然而为之补助者。此事只可归之于命，不必归咎于人。若归咎于人，或致彼此更结怨业。祈与其家详言之。人各有所主之地，不能主于人家之地。自家葬过自家地中，可不令他家葬。他家地，何能不令他葬乎。知此理者，虽实冲犯，亦不敢怨人。况未必是的确因冲犯而死者乎。此所以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也。汝之清磬摇空，乃静极所现。后知齿舌相击，并非外境所现。有此一知，方不至或生一种稀奇玄妙之想。由兹起自矜心，则便非得益之处矣。所言耳根发音，诸净典不甚提倡者。以净土法门，其要在于信愿行等。此等境界，乃用功人自得之各别境界。善知识何可预先发表。若发表则得益者少，受损者多。如自知录然，专门表示境界。实则此之境界，尚是理想。彼盖欲借此以张大门庭，故特做出此不思议境界。使光不阻止，则不知印几多万，以引人入魔乎。汝净功虽好，于机于教，尚欠阅历，故作此说。若有阅历，即大有所得，亦不疑古人为敛默也。江公望之所示，乃反闻之法。善用之，固能得益。不善用之，或有归禅家专仗自力一门。凡修行人宜存正念。除佛号外，所有诸念，皆不令生，是谓一心。故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汝但一心念佛即已，何得妄欲高攀大士耳根圆通。汝须知大士之反闻，并不闻音声，乃闻闻性。故曰，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有声音无声音皆闻。若如汝说，必有音方能闻。吾人念佛，随闻此佛音声，固亦反闻之气分。切勿以圆通自居。专一以往生自期，则有益无损矣。否则必有从此反令其心分张于分别法门胜劣一派。而无量无边之真益，断送于此多知多论中矣。所作四章，声韵清畅。光向不作诗，故不为和。现今忙得了无有暇。以

急欲灭踪，又有关世道人心之历史感应统纪，未得排成，或致日夜均须料理。现三号字书册本已排完，印出一万部，二十后当可出书，寄来几包。第二万已经刷印。又排四号字报纸本，只排一半。此若排完，印一万部，或二万，便可长往。大约在十二月半后，往香港去。以免终日应酬信札忙，致误己大事也。

复慧淑、慧庆两女居士书

人生世间，必须各尽自己之职分。能尽自己之职分，方可不负天地覆载，日月照临，父母生育，师长教诲之恩。否则名虽为人，实与禽兽不相违远，便成虚生浪死之伦。则将来沉沦恶道，了无出期，可不哀哉。所言尽职分，在女人分上，实有最大之关系，而且了无形迹。世之治乱，家之兴衰，悉由女人能尽职分与否耳。言女人职分，即孝翁姑，和妯娌，相夫教子等。以能孝友温恭，则宜家。能辅助丈夫，令其德业日进，过愆日减，则宜室。能宜家宜室，则儿女相观而化，均成贤善。儿女既成贤善，则从此以往，世世子孙皆成贤善。故光常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又谓教子为治国平天下之本，而教女为尤要者，此也。否则不但不能相之教之以成善士，或反相之教之以成恶人，以致今日无法无天于世道也。汝等皆宿有善根，得与慧融为夫妇。虽生在佛法泯灭之时，幸而得闻如来普度众生之净土法门，但肯生真信，发切愿，称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决定可以现生消除惑业，增长善根，临命终时，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实为千生万劫所不易遇之无上大法也。汝等既是夫妻姊妹，必须互相爱敬，互相勉励。不可同未闻道之无知女人，日以争吵嫉妒交相谤黷为事。如是，则心地日暗，福寿日促，一气不来，难免堕落于三恶道中。其为苦也，莫能名焉。汝等既同皈依，即是同门，同修净业。将来同生净土，同见弥陀，同闻佛法，同证无上道，皆于此时大家同心戮力修持中来。可不勉哉。以慧融欲令汝二人同沐佛化，祈为赐名及与开示，因为说此一上络索。诚恐汝自顾藐小，不知众生与佛，一念心性，了无二致，而迷悟不同，遂成天渊悬殊也。今为略示所以，余详文钞嘉言录，祈慧融与汝等说之，则可悉知矣。

复徐蔚如居士书

昨接手书，知令叔之来去，颇为奇异。阁下所言伽蓝神者，殆属实情。是小伽蓝，非大伽蓝也。其吃素诵经，皆其宿根所致。惜未遇净土法门之知识，以致仍归护法神通。此人殆与平常人知见相等，于大士境界皆未得见。使向能以智力知大士境界，断不至糊里糊涂过一生，而仍归彼护法神通中去也。令弟不于此极力为彼培植归西之事，犹欲令彼位次增进。其心固嘉。若按实理为令叔计，当令其子于净土法门，极诚栽培，为之回向，以祈谢神道之旧职，入极乐之佛国。所言培植功德，当以开人智识者为第一。现今增广文钞已经排完，尚未结收。以候寿康宝鉴排毕，即止续入付印耳。现已有四百二十页，尚未能定其实数。大字每部须八角上下，以前年大士颂尚三角四，只有二百十页，此多一倍。而近来战事纷纭，纸价愈涨。令弟若肯任若干自己施送，俾一切阅者，知往生净土之所以然。以此功德，为其父作往生之券。加以至诚，必可如愿。是为最有利益真实功德。虽与普陀似乎不涉，然亦非不涉。以人皆曰普陀印光法师文钞故也。其次则普陀山志，将欲鉴订。鉴订过，即刻板。明年春夏间，即可出书。若肯任刻资，以之回向，亦比别种功德为殊胜而悠久耳。

复李圆净居士书（五通）

【其一】接手书，不胜感愧。所言大著编撰体裁，足见虚心不恃己见，钦佩钦佩。今之弘法者，每欲引人入佛法。自己先从人行事，则大体已失，何以令人重法。阁下初以仿新法，今尚欲令大众皆不蹈轻法之弊。可谓真得宏法之体统矣。至于印光文钞，文实朴陋不堪。然于初机非无小益。以故数年以来，排印五次，刻板一次板存扬州。徐蔚如在京排两次，上海排一次，光先排一次，今又排一次。四月当可出书，印出者有数万。此次所排，比先多一百二十页，名增广印光文钞。常有寄函要者，知初机发心者，多分不以朴陋见弃也。阁下再为提其要者，分门类为之流布，则较彼全书用费少而利益多，实为不可思议功德。光初出家，见诸知识教人修持，了不提因果伦常等事，致有修持颇好者，或于伦常不能恪尽己分。因是或令不知佛法真理者，多起谤心。光久蓄矫此流弊之心，故于一切笔墨中屡言之。阁下倘不以所言者为赘，似宜即录以作挽回世道人心之助。阁下年未三十，已现衰相。固当舍博守约，专修净业。净业大成，再宏余法，庶得自利利他之实。否则虽能利人，亦非究竟现生获出生死之道。而自己本分事，既不能断尽烦惑，以了生死。又以素未专志净业，或致因通途教义，疑特别法门，则又无从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虽种善根，倘以坯器未火，或被再生之雨为之消灭，则可惜耳。显荫具大慈悲，特恐青年聪明有慧根人失大利益，特为现一可作警策之相。未始非深劝阁下力修净业之真实开示也。

【其二】接手书，不胜感愧。阁下此一编辑，则眉目清醒，利人多矣。窃谓此录皆取材书中，即论疏序跋等中，亦可节取。非书中可节，余皆不可节也。且此录原属节录，固不宜恐涉断章取义之嫌。而今之时势，尤当以注重因果诚敬伦常，为救国救民弘法利生之要务。

凡涉此义，似宜多采。所立十科，颇为通畅。略有字句不均，及不甚畅亮之处，因另开于旁。一赞净土超胜。二诚信愿真切。三示修持方法。四论生死事大。五勉居心诚敬。六劝注重因果。七分禅净界限。八释普通疑惑。九谕在家善信。十标应读典籍。祈为裁度。

【其三】光常谓家庭教育，为治安之本。因果报应，为制心之法。家庭母教为要。果有贤母，又于儿女幼时常为讲谈因果。其儿女长大，决定不至作伤天损德等事。惜在家出家之倡导者皆不致意于此，可叹也。昨信已封，邮差来又接手书，因勉作题词四十韵。但以向不作诗，诸多牵强，祈为改正。临终舟楫要语，传之已久，多有错讹。而且其中有意义不圆之处，遂僭为补足。后之论偈，光曾见者皆有，不知何意删去，致语成无根。但原文亦未将本论之名标出，为一憾事。祈为裁度。又此偈恐是宗瑜伽论而作。临终舟楫，只低一字。要语二字，似宜去之。仍用同样字，以过小则老人看时，多有吃力。当于题上加附录二字，则正附清楚矣。现因战事，纸不能来。安士书、文钞，皆一时不能即印。祈缓编，勿著急。则人既省力，事且从容。光所排书，皆打四付纸板。此书排成，亦宜多打纸板，庶可一劳永逸。

【其四】嘉言录，昨阅过一半，今日当可阅完。尚须详看，并为设法以期醒目。其中错字，当标一本寄来，以作再版改正之据。光校之本，则为详标，以作排版稿本。将来校对之事，光当自任。陈太太既任排工，纸板及千部之资，则便省力多矣。当令文钞万部印完时，先印此书。仍恐在十一二月间，方可出书。光在此候孙厚载居士，待其来后，方可返沪。

【其五】昨接汝书，心甚欣慰。前闻上海开仗，想三宝加被，当不至有所危险。今知于无可逃时，而圆明竟敢以汽车来接，而日兵又不以凶恶相加，菩萨救苦救难，真有非思议所及者。祈劝一切人同念

观音。以祈菩萨加被日军首领，息灭恶心毒心，则战事自可止息。切不可恶心咒诅，则与菩萨平等大悲不相符契矣。（壬申正月初九日）

复同影居士书

九月接汝兄书，言汝有病，心志不定。或急于求医，若不暇待者，或医来开方不肯服药，或并请二医等，直同小孩子性情一样。如此求医治病，适足添病，何可愈病。以心念烦躁，是自己添病。杂药乱投，是令医生添病。汝发心要出家修行，了生死大事。即此富贵骄态，一毫不能去，出家有病，当致急死。汝有此种骄性，尚能甘受澹薄，视此身若附赘乎。又学道之人，凡遇种种不如意事，只可向道上会。逆来顺受，则纵遇危险等事，当时也不至吓得丧志失措。已过，则事过情迁，便如昨梦，何得常存在心，致成怔忡之病。汝既欲修行，当知一切境缘，悉由宿业所感。又须知至诚念佛，则可转业。吾人不做伤天损德事，怕甚么东西。念佛之人，善神护佑，恶鬼远离，怕甚么东西。汝若常怕，则著怕魔，便有无量劫来之怨家，乘汝之怕心，来恐吓汝。令汝丧心病狂，用报宿怨。且勿谓我尚念佛，恐彼不至如此。不知汝全体正念，归于怕中。其气分与佛相隔，与魔相通。非佛不灵，由汝已失正念，故致念佛不得全分利益耳。祈见光字，痛洗先心。当思我兄一夫一妻，有何可虑。即使宿业现前，怕之岂能消灭。惟其不怕，故正念存而举措得当，真神定而邪鬼莫侵。否则以邪招邪，宿怨咸至。遇事无主，举措全失。可不哀哉。今为汝计，宜放开怀抱，一切事可以计虑，不可以担忧。只怕躬行有玷，不怕祸患鬼神。汝若在家好修行，则与汝兄及汝妻等，互相辅助以修净业。如其不然，则当往上海寄居于佛教净业社。日常得闻讲说，兼日常随众念佛。现在净业社移于简家南园，有十二三亩田地基，是一最大道场。明年谛法师在彼讲涅槃经疏。彼处房屋多，不比爱文义路之促逼。汝若去，每月贴若干饭食钱，定可如愿。过几月回家看一回，与汝兄谈家事，与汝妻叙契阔。不几日又去，实为第一稀有之办道方法。光谓

汝能如此，比出家利益，胜无量倍。但当把小孩子及市井之无知之见识丢开。则无边利益，即可亲得矣。

当此危险世道，宜放开心胸眼界，努力修持净业。所有吉凶祸福，悉不计虑，随缘应变。纵大祸临头，亦当想及同罹此祸之人，不知有几千万亿。于无可如何中，尚有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可以恃怙，有何可畏。以念佛念观世音，作为无畏之据，放开心量，勿预恐吓。则病自痊愈，身自安乐矣。若不知此义，则是未遇危境，自己先陷于危中，虽佛菩萨亦莫能救。所以君子素患难行乎患难，故能无入而不自得焉。

复观心居士书

数日前由山转来手书，知慕道心切，修持唯谨，不胜欣羨。但以冗繁未能即复。昨因事来杭，略有暇晷，遂书大概。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汝能孝亲，能俭朴，则必不至取非义之财。其行其心，颇与佛合。若再加以信愿求生西方，必可如愿。然既为人子人父，当思所以究竟令我亲我儿女，得究竟安隐之道。可不力劝吾亲与吾儿女，令其同修净业乎。此且约亲而论。而一切众生皆是佛子，我既知之，忍不令我弟兄姊妹亲戚乡党，一切相接之人，一一咸知乎。汝欲皈依以期往生，可不发弘誓以预行随分随力度人之道乎。今为汝取名为慧宏。谓以大智慧，行自利利人之道。即为一切人说敦笃伦常，恪尽己分，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文钞中屡说之，今复为说者，恐或不注意以致错过，以故不妨再说也。又今日世道之乱，为开辟所未有。究其根原，总由家庭失善教，及不讲因果报应之所致也。天下不治，匹夫匹妇与有其责。能注重家庭教育及因果报应，则贤才自然蔚起，而天下渐可太平矣。祈与一切人皆以此说恳切告之。亦居尘学道，自未得度，即行度人之一大要事也。祈慧察是幸。余详文钞，此不备书。

复李吉人居士书

十五日接手书，以冗事无暇，故迟至今。皈依若能亲来面受，固为正理。如其不能亲来，但以至诚恳切心如亲受一样，则固无所同异也。即面受而不以受皈依为事，仍然心行作为同旧，则是名为皈依三宝，实是魔王眷属。佛法利益，岂能以虚名而即得乎哉。念佛必须摄心，使杂念无由而起。若欲摄心，则当谛听。若能字字句句听得清楚，自然心不至于大散，虽不作观，亦同作观。若心不能摄，观境不清，理性不明，妄欲得生上品，任己意以作观，则著魔发狂者多多矣。往生上品，岂作观方能哉。念至一心，并有六度心，又复自行化他，广行六度，谁不能登上品。而以作观为上品之因，亦一往之说也。摄心念，为上中下共修之道。其得益则随人而分大小。作观，则不知所以然者，断断不可盲修，以其或致著魔也。汝果能一心念，岂不许汝生上品哉。大悲咒，但依现时所教之师念，即有无边利益。固宜日日常念，何须十斋。又吃肉一法，其害无穷。汝夫妇既发心生上品，何不常时吃素，而只十斋耶。不独自己吃素，尚宜令家人儿女通吃素。细看文钞，自知（南浔放生池疏发挥颇详）食肉之过，不食肉之利。此固宜努力，不得狃于习俗，且以十斋了之也。洋烟一事，其害甚深。文钞后附有戒烟神方，灵极，许多人皆戒好。有戒不好者，皆彼身体另有痼疾。汝且依之，作双倍日期缓戒，则可断此祸根矣。至于往生，固不在戒与不戒也。即有此毛病，能生真信，发切愿，一心念佛，无一不往生者。现在世道人心，坏至极点。欲令国家渐复元气，非以家庭培植不可。坏乱世道之人，皆赋有异质。而家庭失教，遂将此辈异人之姿质，作狂妄纵任邪辟之用。使此种人有善教，则穷则独善，达则兼善矣。以故光极力提倡教子教女，以期天下太平，人民安乐也。其要在令其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常途教法，其益肤浅

极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此千佛万佛普度众生，令其近出生死，远成佛道之一大法门。详看文钞，自可备知。

复林赞华居士书（十通）

【其一】前接手书，以冗忙未能即复。古语云，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汝所问，念佛为主，阅教为助。随缘化人，回向安养。何须更问可否。至于智静读诵楞严，何须用禁。念佛诵经，理无二致。但宜潜心持诵，不宜唯以研究文义为事。如是则尚可以得佛意，况文义乎。李卓吾虽有过人知见，然其行为，多所悖谬。即其过人知见，亦未免有偏僻。何得概指诋者为顽固耶。蕩益所引之语，盖不以人废言。汝将谓蕩益既引，则其言皆足为法乎。卓吾之书，绝未见过。见居士传中卓吾之传，并前人指摘卓吾之悖谬处，亦可知其为人。盖其天姿高而涉于狂悖。未能从圣贤诚意正心克己复礼以力修，为可惜也。破科学哲学之迷执，固当以唯心唯识为主。然须提倡因果报应，则唯心唯识之义，方得完满。为现今计，宜极力提倡敦伦尽分，明因识果，以及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尤须注重因果报应。今之世乱日极，民不聊生，皆由不讲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之所致也。知好歹者，当不以吾言为谬妄也。光相何如佛像。宜常礼佛瞻敬，勿以光相为念。

【其二】通俗教育演讲，既不许说佛法，当以儒书中伦常道理为主。并引儒书中说因果报应事理，如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令彼等知因果之理，儒教固有此理此事。既知因果，则便不敢为非作奸矣。格致诚正修齐治平，须从忠恕做起。忠即不欺自心，恕则推己及人。能忠恕，则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悉皆能行矣。汝既为汝父母求法名，并名亦不书，可谓粗心。今为取法名为德深、德渊。祈劝以决定求生西方，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若来生得人天福报，则福报即成祸本。福报愈大，则造业愈大。造业愈大，则受苦愈大。能一心念佛，求生西

方，即可谓德深德渊矣。否则便是业深业渊，从劫至劫，莫能出离。可不哀哉。宣讲大全，未知此书，当为询之。今年九月，当灭踪长隐。八月即不可来信，免致失误。

【其三】三友欲皈依，今为各取法名。余详文钞及长信，此不具书。祈大家各务实行，切勿徒取虚名，则无真利益可得矣。所存之函，随汝安顿，光不过问。临产念观音一法若大行，则天下便无难产，及因产殒命，与产后血崩各危险，并儿女生后急慢惊风各危险。宜各恭抄一本，以为永远传家之备。此系佛说，而前人未加提倡。今人杀业情欲俱重，故产难甚多，不得不为表示也。

【其四】当今之世，举国若狂。俗固可恶，僧亦堪悲。彼此违法，致成此象。各处佛教会，皆系虚演故事，暂御外侮。久而久之，当必溃决，无法可设矣。普陀佛学院，名目而已。欲学教，不往宁波观宗寺，而欲往普陀乎。某某近几年颇受新潮之影响。今夏大病，始知惭愧。云欲十年用功，方始宏法也。现今之世，除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纵佛菩萨圣贤同出于世，亦末如之何矣。祈详读文钞，当自知之。果能审察，自无疑不释矣。

【其五】外道邪说，皆无可虑。所可虑者，僧多不知法。及一班狂僧之妄谓为宏法，而实为灭法。然彼势力甚大，非神通圣人，无可如何。光乃粥饭庸僧，既无道德，兼无声望。何能转彼内外魔眷，令其心存正念，不受彼邪说所惑乎。勿道不作论，即作亦无所益。倘彼诸僧俗悉能依佛之言，行佛之行。即彼意欲灭佛之人，观其道行，亦当钦敬不已，加意护持。况其更深远之行为者乎。现在欲护持佛法，莫急于躬行实践，敦行伦常仁义之道，及信愿念佛之法耳。恐汝妄冀光为作文，故特示及无可救药之状耳。惟洞察之。

【其六】此之大劫，系多年酿成，今始发现。如生疮然，愚人不予平时摄养，其疮发现，则便难即愈矣。纵不可不尽人事，然亦难必

其定能挽回也。了此，则不至空生懊恼，怨天尤人。聂云台现因用心过度养病，与人不通往来。□□□闻往湖北去。此人已受某某之熏染，其知见唯以唯识为是。余诸行门，悉皆藐视。今夏大病，方痛悔误。不知近来究竟何如。祈勿与此等人相往还，免随彼转。现今所有之现象，正是催人专修净业，以求往生。于此时犹泛泛然欲做大通家，则既不能自利，又不能利人，其失计也甚矣。

【其七】讲经，岂必年讲一经，不可重复乎。然则日日吃饭，何不厌其重复耶。心经义理渊深，初机何由得益。纵有所得，亦只解路。何如净土法门之即闻即可实行乎。即行愿品，亦不必定要讲多日。佛以六百卷大般若之蕴奥，以二百六十字发挥无遗。岂必要钩枝延蔓，只取广多以逞口辩乎。道绰禅师乃出格高僧，专弘净土。寿七十余岁，一生讲净土三经近二百遍。即二十岁讲，五十多年，年须二三次方可。彻悟语录与一居士书云，一夏两终楞严。何畏行愿文长，而非七日所了乎。七日过促，或作十日。讲经岂定规要任讲者尽量东拉西扯，不在肯綮处指点乎。汝之知见，是知涉博而不知守约。欲以博益初机，则是门庭建设中事。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愈病不在驴驼药，皆守约之古训也。然现今战事发生，后来之事，不可逆料。当令一切老幼男女，同念阿弥陀佛，并念观世音菩萨。以祈生免灾祸，死归乐邦。讲经尚非当务之急。所急宣布告一切老幼男女，同念观世音菩萨。至于平定后讲经，尤当以初机净土之正信为先。倪商勤，施立谦，既知皈依，各为各起法名。倪商勤法名宗勤。念佛求生西方，自行化他，须以勤为本。若懒惰懈怠，则难克有成矣。施立谦法名宗谦。谦则不自满足，如海纳百川，空含万象。种种罪业，由谦而消。种种功德，由谦而成。今为汝与彼二人寄净土十要一包，祈为分与。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以后不许常来信。但按十要所说而修，又何所欠，而欲常问乎。若不以净土专修为事，欲遍通教义，亦非一函二函之所能得其目的也。祈慧察。十要一书，为净宗至要之

书。且勿作好高务胜之计画，便可得至高至胜之利益。一函遍复，亦人人当务之急。

【其八】为人子者荣亲之道，在于励行修德。俾一切人均以敬己而追念于所生，方为最要之方法。每见世人亲死之后，广发讣文，谬述事实，到处求有名有位之人，为之题赞作传作铭表。而不在己躬下龟勉修德行仁，以期贻亲令名为事。吾常谓世人多好名而恶实，特欲以一时作场面，不思以躬身为纪念也。汝父母既信受佛法，汝亦已知心具心造心作心是之义。将来亲死以后，凡丧葬祭祀待客等事，均当依佛制不用荤酒。戒杀行善，以为一乡倡。吴智馨等，亦当早以此等道理吩咐其子孙。至要。净业社缘起记，已为撰就，今寄去。竖碑不如悬榜之利益大。碑字不能大，以大石费钱故。又谁肯立以看之，肯看百之一二耳。榜用坚固木做，或刻或裱而贴之，挂于座隅，则看者必多。写时必须用正体楷书。须勿过细，勿令错讹遗赘。光忙极，已拒绝一切。此系格外，以后不得又以笔墨事见差。如再来，决不复信。疏文前数行，颇有词意不大顺畅之处。后文虽顺畅，而只期语句华美，于事实殊欠发挥。文人作文，多半是笔到意不到。说到华丽之极，事实上但能影响，已算确切矣。今寄净土五经一包，祈自存外，余用结缘。光以五台峨眉九华灵岩四志，迫不及待，故拒绝一切，以祈早了此事耳。缘起记宜抄一分，以寄孟由。

【其九】学医一事，大须详慎。中医未学好，何可又学针灸（音久，时人每讹作灸。即时行之医书亦然，何可不知其字）。苏州针灸传习所，未知其事，即有亦非寒家所能学。太乙神针，非秘传，但须心细，按穴以灸。北京同仁堂有卖现成药针。药方亦可开，随人可做。方中有麝有全蝎，此二亦可不用。若念佛人以大悲咒观音圣号加持，当更有效。唯后所附之各法（书名忘记），似乎不合时宜。其他书籍，光悉不知。陈竟非前云，欲住山修行，光已说其不可。汝欲光

痛下棒喝，而以时时作非非之想说，何不说明其事，何其不知事务如此。光目已成盲，精神大减，不能应酬，以后来信，决定不复。

【其十】汝以教员兼弘佛法，宜随分随力。何可强求各界人士之信仰。以身率物，是为根本。若于其中或有侵蚀，人便不生信心矣。外学纵高，真行无有，汝欲兼通，亦徒然耳。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此自利利人已立立人之铁章程也。庄严佛像，金当以色为定，岂崖板东西。谁家常好，谁家常坏，若自己亲身买则可，若托人则或致作弊，此非光所能代询者。凡事要依章程。画像中有当机跪前，则可作摩顶式。无当机在前，则不可改旧章而妄更变。垂手接引，甚好。莲社中人敢在佛前骂人，罪该万死。夜梦神责罚，登报固可警人，但于社规，有令人藐视之失。社规严肃，自无此种鄙态耳。吃烟亦然。无志鄙夫，若不肯改，令其退職。今寄书一包，内系五台山志二部，憨山年谱疏十本，治疯狗咬方若干张。

复缪智修居士书

自皈依后，老实念佛，不稍懈惰，欣慰之至。朱蓉棠居士代父充军，孝思可嘉。既知人生多苦，是以笃修净业。如此之人，方为真佛弟子。彼已七十三岁，与光同庚生。今欲皈依，不必远来。但依嘉言录、饬终津梁所示，自己修持。并教家中儿孙，以期临终能助念，不至破坏净业，仍在轮回六道中受生死轮回之苦也。今为彼取法名为德荫。谓能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必能承佛慈荫，接引往生。然于平日以此自利，复以化他，则便可令一切人均蒙佛慈荫，故名德荫也。祈与彼说之。随于何日，在佛前顶礼，自誓皈依，即可。

复王砚生居士书（二通）

【其一】手书备悉。光一粥饭僧，何可如是过誉。乱坛一事，光向不阐扬。以其中所说，多皆冒名，非一一皆真仙降临，况佛乎。此次观音所说之文，亦属冒名。忆此文当是旧文而录示之，否则何以文词每有词不达意之处。至其所说，亦多散漫，不甚显豁指其出要。光固不敢自作聪明，以诸位将以为观音所说，或致贻人讥诮。因稍为笔削，比前较顺畅点，切勿指明光为笔削也。邱公之生净土，来此间固无可疑。以执经文不会经意，遂成大疑。娑婆一大劫，极乐一昼夜，此显示极乐时间耳。至云一日一夜，七日一劫，十二大劫等，皆约此方之时期言之。何以知之？此方利根，或钝根诚恳至极之人，即能数十日或数年，或大彻大悟及亲证三昧。岂往生西方，住于佛菩萨不思議神通威德所常加被之胜妙境界中，其得益比此方更迟得日劫相倍乎。此事此理，岂待智者方知乎。以诸位不善会意，颠倒说话，故有此失。况时劫不定，佛菩萨神通力，能促长劫为一念，能延一念为长劫乎。执定五年不当来此，是执经文而悖经义也。得光此一说，群疑自释。况始往生即来报示者，皆承弥陀威神，欲藉此以开导迷蒙，实非自力专擅者可比也。计公即时生西，不逾时回报，皆属此义。所云须陀洹七生天上，七返人间，乃误以此间之须陀洹，论极乐之须陀洹。其错谬误人，实非小可。以彼国虽有此种小乘名字，实皆已了生死入菩萨乘，不过暂以所证者立此名耳。诸位直以此之须陀洹而论，则是西方极乐世界，尚未了生死，仍旧轮回矣。何不体两土实理实事，而妄生此种谬论，不惧违经误人之如是。现在人通通皆当恪修净业，方有实益可得。若学口头禅，则虽是善因，定招恶果。现今世道，坏至其极。若欲挽回，必须提倡因果报应，又须注重教女。以女若失教，则不唯不能相夫教子以成德，反相夫教子以为恶。此吾国荒乱之根本也。舍此二法，欲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虽佛菩萨圣贤同出

于世，皆无实益可得。况今人之狂悖主见乎。诸位既奉乱，则便与修净业之宗旨不合。然诸位尚明理，较彼余奉乱者尚高一筹，以故为诸位寄书，倘肯详阅，或可备知其中所以。光冗烦之极，以后不得常如此络索来问。但详看文钞等，则无疑不释矣。余详文钞，此不备书。

【其二】来函备悉。佛菩萨为度众生示生世间，在众生见之，则同有生死。在佛菩萨分上，实无生死。譬如梦幻，虽有非实。有生死则有苦，无生死则无苦。何得以了生死苦了生死分之为二。死即是苦，由有生死。既了生死，自无有苦。须知佛菩萨之生死，乃为众生示现其相耳。非实先未了而今始了也。鱼子放生，载于编内，虽有佛言二字，亦未见出于何经。岂以此故，致人谤法。世有多少人放鱼子乎。须知南方近海之处，与普通江海不同。海鱼一见淡水即死，江河中鱼，一见咸水即死，未能知其所出。纵能生，亦不能生矣。放生是感发人戒杀吃素之慈心耳，岂专欲以多为事，而作此不急之讲求乎。须知世间事，多有不能以理事论者。一友言，一年江北一处生蝗，地方人祈官去验。有数里长，二三里宽。蝗子尚未生翅。蠕蠕动，有一尺多厚。人履其上，则陷下数寸。不禁惊惶之极，急令挖坑掩埋。而午后一场大雨，完全消灭矣。此蝗子究是何蝗所下之子，盖其化生，现此灾象耳。今年江北亦有数寸厚蝗子者，火车轨道都没，先须驱去，方敢开。凡修行人当在大关紧要处著力。若泛泛然讲求，恐无此精力以克办也。

复傅法霖居士书

野术收到，尚未霉。江西一友言，不制而食，则胀气。彼能制，当制而结缘。汝所开之书，有无有者，有则与汝寄来，无则无能为力。然有文钞、安士全书、嘉言录、感应直讲等，虽其余无有，又复何憾。所可憾者，虽有其书不看，则与无同。看而不能依之修持，则与不看同。善书贵于流通，然须其人稍有信心，通达文理，然后可以送彼。送时又须诫以恭敬，切勿褻渎。若或褻渎，必有罪咎。此种书，皆为入圣超凡之前导，不得与一切小说闲书一例看，则或稍有益彼处。今将所有之书各寄一包，书若收到，当寄一信与太平寺明道师。以后再勿来信，以光已灭迹，无人料理故也。汝年尚幼，当极努力做人。必须要孝顺父母，亲近有德之人，远离荒唐之辈。必须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现今乃一大患难世道，灾难之来，不能预料，避无可避，防不胜防。若能常念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当必有冥冥中不可思议之转移。庶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所言祥者，非有格外好事，遇难而不受难，即为莫大之祥）。今之世道人心，坏至极底。废经废孝，废伦免耻，杀父杀母，汲汲然以为提倡。直欲使人与禽兽了无有异，而后为快。推原其故，皆因一向不讲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彼聪明者读书，但学成一机械变诈之技而已。以故一闻此种邪说，遂如浮萍从风，悉聚于此种邪恶队中矣。其罪虽由彼作，实则彼父母亦得其一半。何也？以从小无善教，而且教彼机械变诈之技所致也。汝既知好歹，当向正路上行。勿道向正路上行，则天相之，人敬之，家门可以兴盛，子孙皆成贤善。即或宿业已熟，或有横逆境界，断不是因学好之故，方有此逆境而遂怨天尤人也。方可不愧读书，不愧学佛矣。祈详审而力行之。

复黄德炜居士书

手书备悉。哆哆菩萨所示，可谓真实之极。觉明妙行菩萨，与哆哆菩萨，如出一辙。足见扶乩之不可依据。菩萨行于非道，通达佛道，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即此可见一斑。哆哆菩萨既有大恩，实不可忘，然亦不宜加入念佛仪中。念佛仪，虽文殊普贤地藏弥勒尚不加入，况其他乎。然此等菩萨，同摄清净大海众菩萨中。若加入哆哆菩萨，在本社固无所碍，然他处不知，反招疑议。但宜另供一处，朝夕礼拜即已。

复程筱鹏居士书

光自问卑劣，一向不好为人师。前徐蔚如已体光意而止，何阁下竟仍然矜卑劣为高上乎。不得已只好曲顺阁下之意。譬如取土为像，明知是土，而以像供养之，亦非不可。即曰此某地之土，俾还本位，亦非不可。取舍在人，土无择焉。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润。谓以智慧云雨，普润枯槁众生，俾得法芽发生，道果成就耳。然欲普润一切，先须以智自润。倘所言与所行各不相顾，则自己先已枯焦，何能普润一切也。此无足人所望登云路者之衷曲也。光冗繁已极，无暇应酬。上海名人多矣，何必光作，方为有益乎。

复周陈慧净居士书

接手书，知修持精进，誓愿广大，欣慰之至。所谓教化人，要在自己能依法修持上致力，不专仗口说也。一切诸法，皆以身为本。如自己事父母公婆能尽孝。待兄弟姊妹妯娌悉皆友爱柔和，善相劝而过相规。与自己丈夫，必须互相恭敬，劝善规过，谨守礼法。切不可夫妻至为亲密，漫无礼法，以致家规废弛，儿女无所取法也。儿女孙等，切不可任性惯。才有知识，即与彼说做人之道理，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并因果报应。小时知此道理，大了就不会越礼犯分，为非作奸。今之世道，坏至如此，总因世之为母者，只知爱儿女，不知教彼为贤为善之所致也。教儿女的功德大极了。不教儿女的罪过，亦大极了。女人家能相夫教子，即能令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女人相夫教子之责任大极了。汝果能如是真实行去，凡在相识之妇女，自然相观而善。再肯与彼按佛所说的最简捷之净土法门相劝，彼自然会感动于心，听汝所说。然欲令彼信佛法，必须先劝彼尽伦常道理。女人有一大苦事，即是生产。须劝彼戒杀吃素。如不能自由，当少吃。切不可既不吃素，便尽量吃。每日朝暮，随自己身分，在佛前礼拜，念若干佛号。若无佛堂，或向西礼拜，亦可。以年轻女人，无自由权。此外随便均好念。并每日念观世音菩萨若干声。但能至诚念，便好，固不在乎外相也。能如此，则宿业现业均可消灭。生产之时，决不会受苦。若有孕时，即常存善心，常念佛号，勿吃荤腥，自然所生儿女贤善。若到临产，更要至诚念观世音菩萨。凡房中照应产妇之人，通通为彼念，其产决定无苦。且自己及所生子，皆种大善根。有不明理者，谓临产裸露不净，念之获罪者，此系执崖理，而不得理随事变之道。佛菩萨视众生，比父母视儿女，还要亲切得多。譬如儿女堕于水火，求父母救援，父母即往救之，决不以衣冠不齐，身体不洁净，而不救也。我已进关，外面信札，概不答复。因汝有欲度人之心，若不

知其机要，则或不肯听。故将最有关系，最好感发女众信心之事，与汝说之，以作劝人吃素念佛之助。又今之世道，乃患难之世道。倘肯至诚念佛，决定冥冥之中，蒙佛加被，令不受危险也。凡有疾病，或遇凶祸，或求儿女，均宜至诚念佛，决定可以如愿。汝之功课，随汝之工夫，我亦不能另有所示。但须以至诚恭敬为根本。须生真信发切愿念佛。不须有若干心念，除念此六字外，了无一念当情（即在心也）。又须字字句句，念得清楚，听得清楚。久而久之，则可心佛相应。汝所说自心作佛，是佛心度自心，我即佛，佛即心，心即佛。此种说话，上等人则得益，下等人则受病，不可注重于此。若注重于此，或致生大我慢。谓我即是佛，何用念佛。须知由其心即是佛，故佛教人念佛。若心完全与佛不相符合，如冰不可入炉烹炼。唯其心之本体，与佛无二，故佛令人念佛。以佛威德神力之智慧火，烹炼凡夫夹杂烦恼惑业之佛心。俾彼烦恼惑业，悉皆四散消落。唯留清净纯真之心，方可谓心即佛，佛即心。未到此地位说，不过示其体性而已。若论相（事相）与用（力用），则完全不是矣。佛之心，如出矿之金。吾人之心，如在矿之金。虽有金之体性，了无金之功能。是以自心是佛，更须要认真念佛，求生西方。愚人不知此义，不是高推圣境，自处凡愚，便是执理废事，妄谓证道。汝之学问，亦不甚通。且按嘉言录修持，可以保无或堕魔外之事。此书若有，则好。若无，当向孟由讨，彼必尚有存者。光已七十，来日无多，以故拒绝一切，特为闭关。此次答复，属格外方便。以后但照嘉言录文钞所说，真实修持即已，不必再来信。嘉言录中，凡所修持法则，均已说明。专修净土，何必又屡请开示也。纵请，所说亦不出此书所说之外。

复荣柏云居士书

人生世间，数十年即成古人。此数十年中，若不努力修持，则前途之险，不可言喻。既发心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实为多劫善根所致。然须坚定其心，只期愈入愈深，愈修愈切。万不可一时高兴遂发心，及乎久久，则置之脑后，不复顾也。汝名念桥，桥乃过度人之要物。若无桥，则彼此往来，颇形不便。净土法门，乃从生死此岸，过涅槃彼岸之大法桥。汝能自行化他，自他皆可过度。故为汝取法名为慧度。以若有智慧，则由此岸登彼岸。若无智慧，则永劫在生死苦海中，莫之能出。既皈依受戒，当严持勿犯。否则成儿戏佛法，罪过之极。其居心必须主敬存诚，克己复礼。其行事必须孝慈友恭，真实无伪。又须以净土利益，上而劝其父母，下而劝其妻子，中而劝其兄弟朋友乡党邻里。若自若他，咸须敦笃伦常，恪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爱惜物命。信愿念佛，求生西方。若能如是，可谓真佛弟子。否则有名无实，但得空名，毫无实益。若皈依时，当于佛前，志诚顶礼若干拜。对佛自陈我弟子慧度，受吾师印光命，令于佛前自誓受三皈五戒。我弟子慧度，皈依（佛，法，僧）。自今以后，以（佛，法，僧）为师，终不皈依（外道天魔，外道典籍，外道邪众）。第二，第三，照旁改者说。每条说毕，礼佛三拜。又复礼佛三拜。受五戒，则云我弟子慧度，誓受五戒。第一不杀生，如佛尽形寿不杀生。我弟子慧度，亦尽形寿不杀生。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此照样说。唯第三不邪淫，则云如诸佛尽形寿不淫欲。我弟子亦尽形寿不邪淫。以在家人有夫妻之谊，冀生儿女，不能断欲，故只戒外色。若自妻妾，或贪乐，或行之不以其道，则同邪淫，不可不知。解详文钞，熟读自知，此不备书。

复某居士书

佛法乃一切人公共之法，一切人皆可修，皆可得益。若如汝说，则钝根之人，不能深入教海者，皆无学佛之分。汝以汝智识能识得相宗名相，尚欲建立一淡薄净土。汝作此说，乃未阅佛经，为自出心裁。汝固深通教理者，以光之哑羊僧，尚不以汝之所说为是，则深入教海之话，谈何容易。某人岂念佛所误乎，以彼心存速证，故得魔鬼附体。从兹妄造谣言，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彼之学者，皆以彼为活佛，故彼有百日成佛之说。凡去见者，有时预知其心，有时面受人欺。足知彼之神通，乃魔鬼作用。鬼来则有，鬼去则无。凡亲近彼者，有得心地清净者。有未得谓得，妄自称尊者。亦有发狂不能令愈者。世之矜奇好异者多，故彼得售其技。使一切人皆能恪守本分，则彼之巧技无得而施。现已往北平去，闻其蚁聚乌合之势，不亚沪地。光于彼亦不赞叹，亦不立说破斥。以光系哑羊僧，不足以启人信而折人疑。只好彼行彼法，吾守吾道。汝宿根颇深，观汝所说，并所教人，多不知佛法系一切人皆能修，皆能得益者。若令一切钝根女子，文理尚不大通，即以唯识是务。然则唯识未到中国时，净土知识，通通皆是坏乱佛法，疑误众生乎。光定于九月间灭踪长隐，以后永不与一切人相交涉，以专修净业。免得今生不了，又随彼已成佛之知识，并打倒铲除废弃孔教之知识所转也，祈慧察。

复念佛居士书

接手书，所言决欲年内往生，此见不可执著，执则成病，或致魔事。念佛之人，当存即得往生之心。若未到报满，亦只可任缘。倘刻期欲生，若工夫成熟，则固无碍。否则只此求心，便成魔根。倘此妄念结成莫解之团，则险不可言。尽报投诚，乃吾人所应遵之道。灭寿取证，实戒经所深呵之言（梵网经后偈云，计我著相者，不能生是法。灭寿取证者，亦非下种处）。但当尽敬尽诚求速生。不当刻期定欲即生。学道之人，心不可偏执，偏执或致丧心病狂，则不唯无益，而又害之矣。净业若熟，今日即生更好。若未熟，即欲往生，便成揠苗助长。诚恐魔事一起，不但自己不能往生，且令无知咸退信心。谓念佛有损无益，某人即是殷鉴，则其害实非浅鲜。祈将决定刻期之心，改作唯愿速生之心，即不生亦无所憾。但致诚致敬，以期尽报往生，则可无躁妄团结，致招魔事之祸。今之世道，只好各尽其心。至于未来之吉凶祸福，不能预断。果能虔诚念佛念观世音菩萨，冥冥中当有转折，不至有大危险。若不在此事下著力，纵用尽机谋，亦难得好效果。以世局变幻，非可预料。彼荣贵赫奕者，旋即消灭乌有。况吾人乎。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然犹须极力修持，方可言命。倘懒惰懈怠，任性委靡，则所得所失，皆不是命矣。

复智正居士书（三通）

【其一】接手书，备悉。佛法利益，唯亲受者方知。汝家劫贼不入。令慈于不省人事时，心中尚能念佛，手指尚在掐珠，此实宿世善根，现生修持所感。当常与谈净土种种乐境，娑婆种种苦境，令生信发愿，决定求生西方，不存一念得人天福报之心。日与眷属，相伴助念。如文钞与黄涵之道尹所说，则便可决定往生西方矣。人子报亲恩，唯此为大，祈努力行之，俾妻室儿女兄弟姊妹皆如是行。所谓度众生者在此，笃伦理者亦在此。余详阅文钞。徐君之魔，由于邪正不分，以邪为正，以正作邪所致。倘能依光所说，自可速得消灭。祈为转致，并详示利害。庶可祛邪魔而得真益矣。

【其二】汝之所说，乃一切人之通病。欲治此病，非想念苦境不可。经云，思地狱苦，发菩提心。然地狱之苦，以未曾亲见，无善根人，尚不能顿发出离逃避之心。最切要者，当想两军交战，炮声如雷，子弹如雨，飞艇在上，地雷在下，一时齐发，则两军之人同皆粉身碎骨，随炮子以分散，化作乌有，我亦身预其中。当其将发未发之时，尚知念佛求生之事。此时惶恐万分，而营官指挥，各执枪炮，不敢稍懈，懈则即时见杀。此时断不至事务所牵，恐怖所碍，不能念佛矣。此种境界，不及地狱万分之一，以凡夫心力所能想到，故想时便毛骨悚然，如亲经历也。汝之懈怠，由于不详审未来之苦。倘能详审以思，断不至长时懈怠。至于事牵，亦属浮泛之遮护语，非实情也。今为一喻，如孝子思亲，虽与人百凡应酬，其心中常常有思亲之念，不能暂忘。又如贪淫之人，常想美女，彼虽终日各有事业，而其心中想美女之心，不能一刻相忘。汝能若临阵之欲脱苦，孝子之思亲，淫士之恋女。则一切时一切处，均能念佛，不能间断矣。其余种种法则，文钞悉具。但熟读精思自得，故不多及。

【其三】一切凡夫，具有二病。一则狂妄，二则愚痴。狂妄者，谓我本是佛，何须念佛。心净则土净，何须求生净土。此系执理而废事。其弊至拨无因果，坏乱佛法，疑误众生。此人必堕阿鼻地狱，永无出期。以善因而招恶果，诚可怜悯。愚痴者，谓我系凡夫，何敢妄想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不知自己一念心性，与佛无二无别。但以烦恼惑业障蔽，故令即心本具之佛性功德，不能显现。譬如大宝铜镜，经劫蒙尘。智者知是宝镜，愚人认做废物。佛悯众生迷昧自心，教令念佛求生西方者，以最爱惜众生之本有佛性，恐其永远迷失，故令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庶可亲证此本具佛性。倘不求生西方，但求消灾，及不失人身。犹如以无价之摩尼宝珠，换取一根糖吃。其人之愚痴可怜，不识好歹为最第一矣。当以此意，与汝母说。彼自不生以前之下劣心想（本是与汝说，因语意不便，即作光直与汝母说矣）。

复智正居士之母书

又汝既皈依佛法念佛，当依佛教而行。佛教你求生西方，你偏不肯求生西方，偏要求来生。你今活了几十年，不知经过多少回刀兵水旱饥馑疾疫等灾。若未遇佛法，不知出离之方，则莫有法子，只好任其死后轮回。今既遇佛法，且复皈依为佛弟子。偏偏不信佛的话，任自己的愚见，胡思乱想，想来生还做人。你要晓得来生做人，比临终往生还难。何以故？人一生中所造罪业，不知多少。别的罪有无且勿论。从小吃肉杀生之罪，实在多的了不得。要发大慈悲心，求生西方。待见佛得道后，度脱此等众生。则仗佛慈力，即可不偿此债。若求来生，则无大道心。纵修行的工夫好，其功德有限。以系凡夫人我心做出来，故莫有大功德。况汝从无量劫来，不知造到多少罪业。宿业若现，三途恶道，定规难逃。想再做人，千难万难。是故说求生西方，比求来生做人尚容易。以仗佛力加被故，宿世恶业容易消。纵未能消尽，以佛力故，不致偿报。佛言世间有二罪人，一是破戒，二是破见。破戒之罪尚轻，破见之罪甚重。何谓破见？即如汝所说，求来生不求往生。乃是邪执谬见。乃是破坏佛法之邪见，及引一切人起邪执谬见。其罪极大极重。以其心与佛相反，复能误一切人故也。我说这些话，汝且莫当造谣言骗汝。我要是骗汝，当有所为。我不为名利势力，平白骗汝一素不相识，只见一面之老太婆，岂不成了痴子呆子了么。因为汝相信我，以我为师。汝子对你说，你不信。教我对你说，要你现生就要了生脱死。永离世间一切苦，常享极乐一切乐。汝要知好歹。我如此与你说，你要不听，还照自己愚痴心相，即为忘恩负义。不要说辜负了佛的度众生恩，并辜负了我这一番不惜精神与汝说这许多话的苦心了。你要发起决定求生西方心。又要教儿女媳妇孙子及亲戚朋友，同皆发决定现生即生西方心。则教人之功德，辅助自己修心之功德。临命终时，即蒙阿弥陀佛亲垂接引你登九品莲台之最

上品矣。我若骗你，便是佛骗人。何以故？我乃依佛之意与汝说故。佛岂有骗人之理乎。汝宜尽舍从前之下劣知见心，则定规得生西方矣。

复徐紫焜居士书

观阁下来书，知阁下固一盛德君子。所可惜者，邪正不分。初则误以同善社所传之法为佛法。而不知其为炼丹运气养身体，以期其延年益寿，妄冀成仙之法耳。所言静坐用功，皆是用运气之功。绝无佛法气分，妄谓此为佛法。譬如以鱼目作真珠而宝贵之，谓为奇珍。及见光文钞，虽能老实念佛，究竟不肯舍弃炼丹运气之法，犹然谓此为佛法。口虽念佛，心中仍然注重外道。而外道皆以种种境界神奇鬼怪惑人。若阁下既知佛法，尽情舍弃先所修之炼丹法。则心中正念昭彰，如杲日当空，何有魑魅魍魉兴妖作怪之事。汝心地正大光明，彼妖魔鬼怪，自无存立之地。由阁下以邪作正，平常妄欲得神通，得先知，故惹起魔鬼，于汝身中妄现妖相。虽汝邪正不分，尚未全认作魔鬼之妖相为是，尚有可救。倘认做得道得通，则欲不魔死不可得也。险极险极。汝既问光，当依光说，从此以后，将从前所做之工夫，完全丢脱，不存一丝一毫之宝贵心。至诚恳切生信发愿，念佛求生西方。必须身口意三业，专注于修持净业上。汝心中既无邪见，再加以佛名号之威德神力，彼魔鬼将逃避不暇，何敢少留而为汝作障碍乎。其作障碍者，乃汝邪心所招。譬如主人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若言若行，悉合诚明之道。则放僻邪侈，肆无忌惮，所作所为，悉皆暗昧之小人，何敢登彼之堂，入彼之室乎。如大明之下，了无黑暗。大暑之中，了无冰霜。汝能全依净土法门而修，不复以先所期望者为是。则如主人明悟，知彼是贼，则彼自当远去。如其认做自己家中人，则彼便作主人，入汝之窍，令汝著魔发狂，以致丧身殒命也。无论彼是狐是鬼，是宿世怨家，但发菩提心，持佛名号，皆当消灭。如其不消，则天地当易位，日月当倒行者。所虑者，汝心不依正理，仍存以前之邪知邪见，勿道印光所说者不灵，即诸佛所说亦不灵矣。以根本既邪，正无由施故也。书此祈洞察，则幸甚幸甚。修持法则，文钞备

书，此不具说。凡静坐时，但心中默念佛号，此外不加一点别的工夫，及别的念头。久而久之，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且问甚么禅定有如此之深妙乎。甚么工夫有如此之高尚乎。阁下能依此而修，管保业障消灭，福慧增长。现生优入圣贤之域，临终直登极乐之邦矣。

复唯佛居士书

所发之愿，甚真切。然须如曾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到将欲西归，决不敢放心任意始得。某某五六年，来往信札并发愿文，甚真切。光以彼僻处山间，兼且贫寒，寄去经书甚多。当地因彼劝导念佛者颇众。彼则近一二年，直是下劣不堪，吃乌烟，犯邪淫。经光警诫，已经半年，尚不改悔，直是专待入地狱耳。汝言随时随地，得死便死之话。亦是求生之本，亦是招魔之根。死固人所皆有，但不得有求死之著心，求速往生。唯在一心念佛。若不一心念佛，唯求速死，必定招起无量劫来怨家，令汝横死。不但不得往生，待至将死，魔力已去，则苦不胜言，当生邪见，必致堕落。此执著心不可有，有即是病，不可不知。所言宝一与无生居士者，盖其心中皆有一分好名之心。否则决不肯以此等境界，笔以示人。况其批之推崇至极乎。其人盖可想见。使此录大行，则不明自心，不明教理之人，当必多多著魔发狂矣。丁桂樵寄来一看，即寄回，一本不留。切实言其祸害，故未再印。杭州王谋凤亦欲求决于光。光亦以告桂樵者告之。此女人所说境界，当有几分。而铺张太过，竟致以凡滥圣。使真实到此，岂不知此语之误人乎。彼既无此见地，则所说之相应处，定系以少分为多分耳。否则佛境已达，焉有不了凡情知见之事乎。我等但老实念佛，只求临终往生即已。至于现生之如何若何，一任其水到渠成，春来花放。倘先设一想念，则反成障碍。如断其水源而欲渠成，正在严冬而欲花放。若能得者，便属怪事。四书一部，乃五经之注脚。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无不备足。惜昔人皆作书读，不作道学。故致终身读书，不知所为何事。在先只知做文章作根据，今则废之而读教科书。譬如弃摩尼宝珠而重鱼目。以故天灾人祸，日见频仍，以道本已丧，立见乱亡故也。凡事当按时势而论。佛世芳规，何能行之当世。今人流通经像，非全无益。但不能一一如佛所说之功德

大耳。经像主，即发心造经像之人。若云雇，则轻视其人。经像之匠，亦不可自轻。故云莫云客作。作经像得物，即是所酬。但彼以诚心奉，此以不分别多少心取，则与卖佛像不同。若论价值，则与买与雇无异矣。此等事，若执著于现在，则欲经像不灭，不可得也。汝学佛不知因时适宜之道，而死执成规。是何异因孔孟之道不能行，而亦不许流布孔孟之书乎。末法众生，于百千万分中，得其一二，亦堪自利利他。必欲全依佛说，即佛亲现身于此时，定亦做不到。修净土，唯论信愿行。四威仪之如法不如法，何关禅堂之故。彼殆以禅堂之虚套子，当做禅门工夫。似此见地，何堪与谈禅净。而汝遽于此生疑。其平日读诵古人言论，皆不深信，而唯以今人是效。岂非执德不弘，信道不笃之流类乎。学道之人，各随其质而为修持。何可立一崖规，令一切人悉皆胶守乎。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以相近也。冶金子作不净观，浣衣子作数息观，皆不得益。易之则各获利益，以机教相契相合也。当此时世，任是神通圣人，欲救国救民，舍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皆无成效。漫说一二崇重他宗之知识所说者，不至摇惑吾心。即令尽虚空遍法界，如来现身说别种甚深妙法，亦不至摇惑吾心。何以故？以理事决定无疑故。汝之所问，尚可谓有决定信者乎。彻祖省祖之少著作，亦各人之愿心耳。其道德之优劣，固不以著作之多少为定。古今有法身示现，但少数言句，无所著作者多多也。何得在此处生疑。须知吾人欲了生死，实不在多，只一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足矣。纵饶读尽大藏，亦不过为成就此事而已。是则多亦归少，少亦归多。多少同为成就此事而已。则多不为多，少不为少矣。放生一事，固为莫大功德。然须秉放生之心，勤勤恳恳劝有缘者，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则所放者多，而且不费财力。二者并行，最为有益。墙上贴佛号，亦有利益，亦有罪过。即贴亦必相宜而贴，庶可久存。若于露地，再不用好浆糊，则三二日即堕于泥涂中，或被他人之招贴盖矣。此事亦不可潦

草为之。三师之苦行，令人钦佩。故得临终各获实益。所以修行人要在韬光晦迹也。

复江有传居士书

接手书，知宿有净土善根，故一闻即便信受也。修习净土，随分随力。岂必屏除万缘，方能修持乎。譬如孝子思慈亲，淫人思美女，虽日用百忙中，此一念固无时或忘也。修净土人，亦复如是。任凭日用纷繁，决不许忘其佛念，则得其要矣。所言某君，乃炼丹运气之流。既云皈依三宝，固当置此种工夫于度外。念佛之人，非不静坐，静坐仍是念佛。彼谓静功有效，盖是说运气有效。汝不知彼所说之静功为何事，故令续做。若依正理，既修净业，当依佛教。若兼修之，则邪正夹杂，或致起诸魔事。以外道炼丹，冀其出神，倘存此念，其害不小。若论炼丹，亦非无益。然其宗旨，与佛法相反。佛令人将此幻妄身心看破。彼令人保守此幻妄身心（出神，即妄心所结成之幻相）。彼既信愿念佛，当依净土宗旨。如其以炼丹为事，又何必冒此净土之名乎。所言书籍，现尚无有。待十一月或十二月，则有新印文钞及寿康宝鉴寄来。明春正二月，当有嘉言录弥陀白话注寄来。祈勿念。宜以光言说与某君，则幸甚。

复福州佛学社书

初六日接陈士牧来函，中有诸位求皈依函，外有大事记及纲目二本。知诸位皆具正信心，实行修持，不胜欣慰。然光乃一平常粥饭僧，只知学愚夫愚妇之老实念佛，求生西方。倘或意谓有甚么高超玄妙，人莫企及之见地与行持，则便成误会矣。观诸位来书，并所立章程，似与光之程度心相相仿佛。然自揣凉薄，绝不愿为人作师。而远道函求，亦只可将错就错耳。现今时值末法，而欲挽回此极大极险之狂澜，必须注重伦常，躬行实践，方有效力。若不在家庭教育，因果报应，敦笃伦常，恪尽己分上著力，勿道不知佛法，无由得益，即知佛法者，或有说在一边，行在一边之弊。如是之人，虽曰学佛，实为佛怨，以其以身谤法故也。凡入社者，必须教彼行孝行悌，以及一切所应行之事。其心中必须要闲邪存诚，克己复礼，戒慎其所不睹，恐惧其所不闻。能如是者，方为世间善人，方可学出世法。譬如地基坚固，万丈高楼，任意建造，必无倾覆倒塌之患。由兹发至诚心，修持净业。必须决定求生西方，绝不求人天来生福报。佛法真利益，要以至诚得。无论念佛看经，皆须至诚恭敬，切不可学圆融不执著。否则便因之肆无忌惮，以成狂妄魔派矣。又贵地有提倡五部六册者，此系邪见人依附佛法，传炼丹家之法，诸位切勿陷于此中。纵昔有入者，今既学佛，当完全丢脱。倘犹两含糊当做佛法，则其罪非小。现今无论何等根性，皆须以净土法门为主。盖净土法门，为三世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之成始成终法门。语其浅近，则三岁孩子皆能修。语其深远，唯佛与佛方能究尽。净土，为凡夫依之现生了生死者。若置之不究，纵将一切法门通究得十分透彻，谁能现生将烦恼断得净尽无余，而到自力了生死地位乎。仗自力者，既不能得。仗佛力者，又以不知而不注意。则所学之佛法，皆为现在撑场面，未来种善根而已。欲得真实了生死利益，则难之难矣。女人家，尤须注重因果伦常。凡安士

全书，及感应篇汇编、印光文钞，通文义者，皆须人奉一部。由此路上行，上焉者或可体会到此。否则只知圆融不执著，口口说空，步步行有，为家庭之祸患，亦佛法之蠹贼。若论教育之权，女人比男人为大。以相夫教子，冥冥中预为操持。今之世道，人心陷溺，总由女教不昌之所致。使为女子时，即知女人以相夫教子为天职，则后来为人妻为人母，必熏陶化育，令其夫其子女为良为善。女人各能如是，天下岂有不太平之理乎。即不能人各如是，即有一人如是，而其人之夫与子女，亦可如是。由是而传之于后，亦复良善相袭，而日益加多矣。光说话多络索，且置之。今为诸位寄四包观音颂共二十部，人各一部，此书亦为现今无恃怙时世之大恃怙。光之文钞，诸位曾看过，去年又另排，现将竣工，三四月当出书，名新印增广印光文钞，比前添百一二十页。若欲利人，当任印若干部。或施送，或照本发售。此刻若任，较比后来便宜。后来系中华书局自卖，此刻系光趸印之价。现以张数与纸皆未定，其价当不能决定，大约每部须七八角上下，以有四百多页。前年所定之观音颂，只二百零十页，须洋三角四分，此有四百一二十页，纸则加倍。况一二年来战事屡起，纸源不通，今则纸比前年又贵许多，故当在八角上下耳。安士全书，近亦要印。又有寿康宝鉴，已付排，待排完时，即与文钞同时刷印矣。此系不可录增订本所改之名，现今少年每每不知保身之道，纵情色欲。由之而死者，当有四分，由之受病以别病而死者，亦有四分。举世之人，十分之中，直接间接由女色而死者，有其八分，亦可惨也。且勿道纵情花柳，即夫妇之伦，以不知忌讳，因之死亡者，不知有几几何万数。前年十月事，光以一弟子久病，其妾以终身吃素祷佛，不药而愈，其气色淳净光华，绝少同者，未月余以犯房事死，故为发心印此书，以拯不知忌讳者之死亡也。光之性情，不喜张罗。光之教人，随己职分而为修持，并不另起炉灶。诸位所立之章程甚好，但是要大家通讲躬行，则何幸如之。否则便成空套子，则名大而实小矣。今之各外道，无不以秘传引动无知者入彼教中。将愿入时，必须发誓。以后若反其教，

则得如何如何之恶报。实则多多都是骗人之法。而以发誓之故，纵有知其非者，亦不敢或有违背及与表章。甚矣，外道秘传发誓之法之惑人深而羈人固也。吾佛无秘传之法，一人如是说，万人亦如是说。关门塞窗，外设巡逻，只许一人入内，而且小语不令外闻，此道焉有光明正大之事。愿诸位悉知其弊，故略述之。所取法名，或因名立，或因字立，加之以智，则便非本名字之义。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因一切人心中本具之理，由无智慧故，便不能克己复礼，格物致知。俾本有之良知，全体发现也。故今各按诸位之名字义致，而加之以智。譬如画龙点睛，俾诸位一一各得受用本具之明德。则其所诱之人欲之物，自可消灭于无何有之乡矣。儒释道体，本无二致，而其发挥理体与修持工夫，则大相悬殊。不知者以为同，则或致等寸木于岑楼。以为异，则或致置瓶盘于金外。若是人者，皆儒释二教之罪人也。光少时颇受程朱韩欧之毒，造诸口业，幸以宿世善根，得自惺悟。恐诸位于此同异处，未能分晓，故为略标。新印文钞中有儒释一贯序，为杨棣棠作，此书尚未出，及与汤宏昌书，论儒释同异，看之则可悉知。光冗繁之极，愿各努力修持。

复尤雪行居士书

久未晤会，忽接手书，慰甚。令亲沈顾氏，既欲皈依，当告彼要决定求生西方。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致如现今之有权力者，则可哀也。今为彼取法名为冀西。谓以信愿念佛，冀生西方也。其五元香金，请随便作功德即已。闻马契西亦住林中，春间见其所作印光传，光撕而切诫，永勿流布。秋间又见与雪窦和尚者，光又撕而痛斥之。倘再流布，当令出林，勿扰林众。印光何罪，得此造谣言之皈依徒弟，以致令见闻者唾骂。阁下与光，心交有年。彼既钦仰阁下之道德，当切诫务实。勿只张罗虚名，致永贻羞辱与罪咎也。

复某某居士书

所言异疾，殆宿世之怨业（怨，世每误作冤。冤，屈也。怨，仇也）。怨业病，勿遵（遵，音到，言也）世医莫能施功，即神仙亦无从拯救。汝果能生大惭愧，改往修来。以志诚恳切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圣号。彼宿世怨业，初则由佛号而即速远避，继则仗佛力以脱苦超生，决定不至仍旧缠绵。然若心不至诚，及不生改往修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心，则自己之心，与鬼相邻，与佛相反，纵稍念佛，亦难感格。乃己心不诚不正，非佛法之不灵不验也。汝既发四弘誓愿，修学六度，须先在自身及家庭做起。自身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惩忿窒欲，克己复礼。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家庭则尽义尽分，如孝父母，敬兄友弟。凡内而家人，外而乡党，皆以真诚相交。断不可怀欺诈陵侮之念。又须悯世人之愚痴，多方劝谕。令勿杀害生命，以免未来互杀之苦。又令常念佛号，求生西方。则不至又生此苦娑婆世界，轮回六道，了无出头之日也。今为汝寄文钞一包三部。自存一部，余送有信心、能恭敬、通文理之人。其修持法则，其内自详。若欲易了，先看与徐女士书。次看与高邵麟书、陈锡周书。然后再看与永嘉某居士二十余书，自可备知。文虽鄙拙，意实本佛祖经论，而以显浅之语言发挥之，绝无杜撰之语。倘能依之修持，则当身心清净，业障消除。待至临终，往生净土，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则此宿怨，实为汝出苦海之大导师。彼亦当承汝修持之力，离苦得乐。所谓即病为药，以怨成恩也。若不发真实心，则怨报恐尚不止此也。

复郑慧还居士书（三通）

【其一】接手书，备悉。所言文钞，今寄二包，每包三部。安士全书一包，每包四部。又弥陀经白话注一包（十三本），嘉言录一包（十一本），学佛浅说一包（五十本），祈查收。文钞在上海大中书局印六千部，每部七角。安士全书印七千部，每部五角九分。弥陀经白话注在漕河泾监狱印，每本一角五分六厘。嘉言录印处同，每本一角七分五厘（每包加包扎费二分）。学佛浅说，在国光书局印，书后有价。弥陀经白话注、嘉言录，各印二万，现一万已出，尚不足分派。若贵会欲请，须待第二万印出，方可如数令寄耳。所请之书，按价若干，汇款到上海陈家浜太平寺交明道当家师。并其书彼必收存，先寄一收据，待书出时为寄耳。文钞、安士书、寿康宝鉴（每本八分邮费在外），现在即可寄，余须待一二月方可。寿康宝鉴，为救青年人溺于色欲，随之殒命之要书。去年在上海印五千（每本一角一分）。杭州印三万，彼交一万五，而舞弊火焚。今年赔所长支款，印二万，数日即可寄上海。但由杭运至申，由申又运，比上海价廉，而运费较多耳。又有感应篇直讲，现在方排，大约五十页，其价亦在一角上下。所寄书共五包，若自己寄，每包一角五。若令书局寄，须挂号，每包二角。以书局每派人送，若不挂号，或致送者卖书舞弊。若有可靠之人带，则不费邮费矣。祈详审之。现今之世，若欲挽回世道人心，必须以敦伦尽分，知因识果，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主。至于谈玄说妙，虽似高超，倘不重躬行，则成以身谤法。古语云，天下不治，匹夫有责。匹夫何能令天下治乎。须知天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果能人各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则贤才蔚起，而一切捣乱及土匪强盗，不复再生。其已作此种坏人者，亦可相观而化矣。光文钞中屡言之，此不备书。光大约月半后回山，七八月又来申，以了书帐耳。

【其二】接手书，备悉。令友刘君志在利人，不胜钦佩。所请四种各五百部，惟寿康宝鉴、学佛浅说，不久即可寄来。嘉言录、弥陀经白话注，尚须待一二月方有耳。至云每种加序，此事决做不到。以光所印者，皆以一万为准，何能为五百特加一序。如必欲加，当自己刻之。待送人时，夹于其中，则颇为两便。今将序文随函寄回。至云先汇定金二十元，此邮票已收到，此语未免以光作书贾看，可笑之至。如令友决定请者，光即照其数，待书出即寄来。若必令添序于首，则无此精神料理，请作罢论。但寄二十元之书，则便了结矣。祈慧察。令友高谅之欲皈依，今为取法名为慧卓。然欲皈依佛法，不得犹以外道炼丹运气为事。必须敦笃伦常，恪尽己分。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放生，屏弃酒肉。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复以此化他。内而家庭，外而乡党，悉皆按文钞安士全书为之化导，则可谓真佛弟子。如是则生入圣贤之域，歿登极乐之邦，庶可不虚此生，不虚此遇。其慧超卓，名实相应。否则空名而已，有何利益。祈与彼说之。

【其三】接手书（光大约十月底回山，以后寄书，系明道师代理），并银一百八十元，并前之二十元，正二百元，无讹。嘉言录尚未印（大约十一二月即可寄来），弥陀经注，尚未钉出，待出随时陆续以寄。兹寄学佛浅说五百本、寿康宝鉴五百本，其书价邮费，另开一纸，祈为察阅。文钞现已不多，寄四包，共十二部。又寄感应篇直讲一包（又加寄学佛浅说五包，冀令贫人同得瞻视，此亦结缘，不计费），此五包不计费。令友前所说，乃木刻办法，非光不以为然，以排印每次一万，若最初附名于中，即少数亦无不可。若以后加入，则无法可设。然做功德人，但取于世于人有益，固不计及有名无名。即有其名，人孰相悉。若有益于人，则天地鬼神咸知。阁下为贫民计，可谓大慈普覆。然须为彼说因果罪福，俾彼同皆得以不愧人道，则将来成立家业，必能与子孙同归贤善，则其拯济也大矣。（十月十一日灯下）

复郑慧洪居士书（五通）

【其一】手书备悉。末法众生，可怜之极。不知香臭，不知邪正。既无正法，致一一悉入于炼丹运气之中。而复妄造谣言，以自雄诩也。汝未知佛法，一见文钞，即生正信，可谓宿有善根。今为汝寄文钞二包，汝所见者恐系以前所印，比此尚少。安士书二包，嘉言录一包，念佛直指一包，弥陀经白话注一包，寿康宝鉴一包，观音颂一包，共九包，挂号以寄。最初当详看嘉言录，则一切疑惑，可皆破除。所言作论以辟哲学及理学。但能真实修持，及能会通此各书之义。彼等邪说，自无所惑。若以攻彼，亦复有恃。光不唯无暇作论，即书札答复，亦颇不暇。今年将此诸事了结以后，当离普陀，居无定处。以免信札应酬之劳，得以专修净业耳。现尚有未出之书，不能即寄。待出后，当与汝各寄一二包，以为自利利人之据。汝欲来普陀，此心祈取消。但息心研究光所寄之书，则利益大矣。汝欲皈依，不妨为汝遥取法名，须礼佛虔诚领受。今为汝取名慧洪。谓以智慧大洪净土法门，以期同登觉岸云。然学佛之人，必须敦笃伦常，恪尽己分。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屏除酒肉。加以生信发愿，念佛名号，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复以此化他。内而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外而亲戚乡党相识，俱宜以上诸事告之。又须极力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又须注重因果报应。又须注重教女。欲挽回世道人心，舍此二途，虽佛菩萨圣贤同出于世，亦未如之何矣。汝但至诚恳切念佛，其利益有非凡情所能测度者。此九包书通收到后，祈来一信。此外不必来信，以免彼此烦神。

【其二】昨书一封，并经书九包，谅已收到。光念贵处佛法不易流通，是以今日又为汝请十余种经书，令挂号付邮。但愿汝发真实心，自行化他。纵光出众人所供养之香敬，亦所乐为。倘汝泛泛然置

之，则不但有负光心，亦恐有负与光香敬者之心。汝勿发来普陀见光及将来欲出家之心。以光明年决定云游南北，居无定地。而且现今僧界危险万状，彼政学两界，专欲驱僧夺产，以饱己囊。若出家，即是舍生路而寻死路走也。汝果能按文钞所说修持，即在商场亦甚易修行。随分随力化度一切，实为最有利益之事。若欲弃商专修，则便于伦常事亲教子等事，大有亏欠也。

【其三】去冬今春二函，均收到。去冬一函，所说之事均不错。而整顿僧伽，恢复试僧，乃万万做不到。外道均假借佛法之名，然皆鄙劣不堪。若真遇佛法能了大意者，彼岂能引诱哉。所引诱者，皆无知无识之流也。汝父用心于经学多年，惜未遇佛法，仍被程朱所关闭。今既不以光言为谬，则已出关而可为儒释二圣作使者矣。外道通通以炼丹运气为道，其所立传道之章程，已将其道之鄙劣，完全揭出。惜世人无知，反由此而争先趋入。如蝇赴膻，如蛾扑火，诚可哀悯（所言揭出鄙劣者，即彼各守秘传，及六耳不传道，并欲入彼道，先发反道遭种种恶报之愿等）。此等邪教，遍满世界。真法既明，彼徒自无大势力，不能昌炽矣。念佛一法，至极稳当。小慧之流，每弃佛力而修仗自力之法，非愚即狂，莫由挽救。吾人但当深信佛言，固守净宗之旨。当不至流入邪外，及以意见明了为亲证也。近有高明真切用功，流入偏知谬见。贡高我慢，藐视念佛者，亦复不少。此等皆因不自量，而妄以己之能了知，为能证得也。岂知坯器未火，经雨即化为尘土耳。光于今年八九月印书事了，当即灭踪长隐。此刻不说，后莫由说矣。汝父欲于一二年来渐见光，祈彼但依文钞嘉言录修持。又依之提倡。俾贵地之人同沾佛化，则为弥陀弟子，大士良朋矣。光之粥饭僧，不见又有何憾。纵不灭踪，当此时局不靖之时代，何必费许多川资，白吃辛苦，而只期一见于光乎。令表兄鼎才，既欲皈依，当为取法名，又为一书，祈为转寄。今为汝寄文钞，嘉言录，弥陀经白话注，现报录，观音颂，阴鹭文注证，普贤行愿品，金刚经（相片夹于此中），各一包，祈为分送。潜消劫运序，已见大意广序，不须

寄来。以光以印书事，日不暇给。况于此半年内，要了一切手续。否则九月尚不能了矣。楞严大义，当推楞严文句为第一。其释文，则楞严指掌为第一。法华大意，则会义，释文亦推指掌。此四部，当须十余元。书之以作后来欲请之备。现须专修净业。以时局不靖，非仗念佛念观音之力，决难得所恃怙。当以此告汝父，及汝表兄，及一切世人。

【其四】七月之信，以无关紧要，故未即复。学道之人，以理自度。岂须一一问人，方才可行乎。光之长隐，以精神不给。所言开导，仍自有其方。近所排印各书之板，交于世界居士林，令彼流通，斯为久远之计。慧和之信外道，惜宿业深重，以致邪正不分，金鍮莫辨。宝鱼目为明珠，欲为万世不易之宝，而不知其一文不值也。彼等所得者，偷窃儒释道三教之语，妄造谣言，以为道之本源，吾道得之。可不哀哉。念佛最初之亲切，如贫人乍食美味，不知有多少香美。及食之久久，亦平常无奇。但不以此平淡为非，久之必有进益。固不必以此为歉。喜怒哀乐未发，不思善，不思恶，似乎一样。而六祖云正恁么时，如何是上座本来面目。汝何不在此处注意。有此一语，则与中庸空说中意，大有分别。彼则只能令人识得道理，此则令人亲见本有。汝切莫在念而不念、不念而念上著脚，此境乃做到极处之境界。若未到极处，必成懈怠。参念佛是谁，亦有利益，亦有弊病。所宜致力者，唯在于诚一纯笃。若夹杂禅机，稍有见处，众生根浅，便视此为最劣，视彼为最胜。十三年狄楚青之夫人，即得此弊病。直至今日，楚青尚守其说不肯稍改。江西一弟子龙松生，于禅颇有会悟，光极力破斥，尚不肯听。观面色或有著魔之相。听其所说，则直欲上续诸祖慧命。汝于外道充斥之地，若不按实事修，则或致彼魔外亦复借口。汝欲开悟，岂须用参究工夫，但能念到念极情忘时，自可开悟。即不悟亦无所碍。须知有信愿，不悟亦可往生。得悟无信愿，仍是六道轮回中人。汝欲舍坦途而趋险道，是尚得谓之知净土法门乎。光现排许止净所辑之历史感应统纪，待排毕即隐。其书若出，

当令明道师代为寄一二包。此书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当排两付板，一三号字书册本，一四号字报纸本。现书册排成，即印二万部。以后有发心者，可源源而印施及售卖也。

【其五】手书，并与明道师书俱已看过。与叙州僧书，颇好。玉峰法师偏执过甚。四大要诀，实为谬误。许多人皆以为要妙，亦系心粗所致。夫不观想，不贪静境，不求一心，不参是谁，直下念去，实为要务。但不可谓彼皆是邪耳。彼以求一心为邪，彼毕生用晨朝十念工夫，十念法中，有藉气束心，令心归一之说。彼自行之而自斥之，诚为一大憾事。以故光绝不提彼者，恐人受彼偏执之病也。至于才举话头，便落话尾，亦是宗门家风。吾人修净土，但抱定信愿持名，求生西方。不须与彼较量，加以反问。但以至诚恭敬，俾此心无他系念，斯为要义。大藏经有无看否，皆无不可。以能修此省力法门，不至徒叹欲了生死，莫得其法也。汝现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且有商业，为一家所倚托。何得妄企闭关。汝妻秀英，已发信心，欲求皈依，今为取法名为慧英。谓专志修持，为女中英俊也。祈与彼说孝亲相夫，持家教子之道。俾所有儿女，皆受其钧陶教诲，以为贤善，则实根本兴家治国之道。且无论光在何处，均无须通信。以有文钞嘉言录等书，自可不用再问修持方法。若欲作大通家，则日日请问，尚有不及。既不欲作大通家，窃谓可以无所歉憾矣。陈荣光，近亦有信来，以忙不暇复。彼既发心，今为彼取法名为慧章。谓人若无智慧，如裸露然，鄙陋难堪。若有智慧，如衣袞服，则有威可畏，有仪可象。同是一人，直隔天渊。是以知佛法人，为可尊可贵。况净土法门乎哉。汝父年高，当劝力修为幸。（十二月初十日）

复江德懋居士书

观汝兄书，知彼之学佛，盖欲作一通家，非欲为了生死计也。何以知之，以若为了生死，何以于其素有信心念佛之生母，年已将终，尚不以此为劝。及至临终，尚唯求菩萨，不肯请人助念，以为骇俗。此念诚为可笑。请僧恐骇俗，何不自己并家属同念乎。幸其孝心真切，得蒙菩萨加被，得以清醒欲起，得见菩萨。此时尚不知令诸眷属助念。殆至告以念阿弥陀佛，遂得朗然念一阿字，自己方才念佛。其不知助念之利益，一至于此。幸仗彼孝心纯笃，犹能念百余阿字，遂至气绝。则其心中止有阿弥陀佛一念，其余念悉不现前，故致得承佛力往生西方。以故额际独热，手臂复软，有前后各现象，则可以往生。以如来誓愿宏深，其母向有信心，兼得汝兄一念真纯，故得有此效果也。所可憾者，平素不提倡，临终尚不知助念，此之景象，乃侥幸而得也。万一不得，则将来之轮回六道，又不知作何景象也。为人子者，宜何如以此自行，以此劝亲，并以此劝一切人。俾彼一切人，同得此利益。以此资吾亲，未往生则即得往生，已往生则高增莲品。然欲亲与自己同生西方，必须所作所为，不背佛法。如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明因识果。能如是者，生为圣贤之徒，没登如来封疆。虽曰骇世惊人，实为证我本有。宜以此语与汝兄说之。学佛之人，心直行直。心有畏人讥诮之念，则便非真信佛法之人矣（劝修净土文不记得见过否）。历史感应统纪，大约十月半方可排完，十一月底可出三几千部，印一万部，一时钉不出，初一万印过，又印一万，共印二万部，又要排一四号小字报纸本者，以便各学堂学生之买看耳。此乃二十四史感应事迹，兼以许止净之评论，足可挽回世道人心。以故光不惜精力，为之设法传布也。汝若欲得，十二月初当往太平寺向明道师要。光此时已灭踪矣。（廿七日灯下）

复章道生居士书（四通）

【其一】接手书，知发勇猛心，不胜欣慰。但只以终身吃素，一心念佛，为惟一无二，决不更改之行为事。不食油盐，固不必也。佛制无此一说，外道则或有之。但随缘即已，咸淡了不分别。不以淡则生嫌，咸则起憎，即为解脱法门。念佛当发志诚心，深信心，回向发愿心（谓以己念佛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悉皆往生西方）。若有此心，功德无量。若只为己一人念，则心量狭小，功德亦狭小矣。譬如一灯，只一灯之明。若肯转燃，则百千万亿无量无数灯，其明盖不可喻矣。而本灯固无所损也。世人不知此义，故止知自私自利，不愿人得其益。牢狱为逼人出苦之道场。汝若不入此狱，恐日征逐于声色货利，将自己本具心性，置之不问。今幸由有十四年之长期，可以不干一切家事，社会事，专一办道。待其期满出狱，则犹昔人而非昔人，便可大施化导。俾自己眷属及亲戚朋友，咸沾法泽，实为莫大之幸。狱中亦不必求多看，有光去年两次，今年一次所寄之书，详细阅之。依之而行，即已大有余裕。若多则心念分歧，致不得益。明因识果，吃素念佛，为自利利他之要义。犹须素位而行，不怨不尤，方可以真得佛法之实益。祈常以自勉，则幸甚。

世人病苦，多属宿世杀业所感。无论何病，若能恳切至诚，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决定可以消除宿业，增长善根，病自可痊。即令寿尽，则死后当生善道，不致堕落。若知净土法门，有真信愿，尚可往生西方，了生脱死。然世人不知深理，宜先以事告。镇海柏墅方（地名）方文年之子，名子重，上前年，年十九，生肠痈。中医没法治，西医云，非开剖，不能治。其父母不肯，遂不治。其母通文理，因看光文钞，吃素念佛。一家大小并佣人，通常素。唯文年尚未全素，亦大为减节。其母与一老娘姨（其人贤极，在

方家数十年，其子亦好过，有孙请回家住，彼以同主母修行，不肯回去。主母亦不以娘姨待，作朋友看待），拼命念佛，念观世音，兼念金刚经。三日内自溃，脓血从大便出。五日痊愈。至诚念佛诵经，消除宿业，有如此者。世人只知造业，不知消业之法，则可怜矣。又海盐徐蔚如（一向在京），以博学内亏，得一脱肛病，已二年余。每大便后，须睡一刻，候自升入，方敢动。民国八年正月，大便后，有要事，刻不容缓，即坐车出门，因受磨，遂永不升入。七昼夜，痛如针砭，无一刻稍息。七昼夜未能合眼。先虽念佛，亦不减轻。遂发大菩提心，谓此病苦极，愿我多受点，总愿世间人勿得此病。遂至诚念佛，未久睡著，醒而病愈，从此断根。彼来信言及。光谓此病乃属宿业，由阁下以此大菩提心，消此宿业，故病即断根。汝表兄若知此义，则不但痔病可愈，生死病亦可愈。否则安居家中享福，醉生梦死，固不如汝之坐监为得大利益也。境无自性，损益在人。汝能信我所说，其益便难宣说矣。

世间祸福，相为倚伏。唯在人之善用心与否耳。汝由入狱得闻佛法，乃不幸中之大幸。当作良导想，则更能心得清净矣。至于金刚经所云，汝未会通。经云，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经（现善），被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业随善转，亦在现世），先世罪业，即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未来，谓由此而得，切勿认在现在即得也）。善男女受持此经，乃现世之善。被人轻贱，系先世之业。然由人轻贱故，即能消灭地狱饿鬼畜生之恶业。又复能得无上正等正觉之佛果。此乃以善业转恶业，俾后报为现报，重报为轻报也。汝谓监狱为恶道，则过矣。古之监狱，苦不堪言。今之监狱，直同闭关一样，有何苦受。彼不在监，奔波劳碌，谋衣食不得者，不知多少人。要知足，狱乃福堂。若不知足，纵富有万万，贵极一品，真是日在地狱过活矣。

人生世间，纵获高寿，亦瞬息即过。倘不自勉力，则多多皆属堕落恶道。欲再得人身，实非易事。汝今既能知非改过，力修净业。则尚可格物（即克己，不可作格外物会）致知，生入圣贤之域。业尽情空，歿归极乐之邦。即未能业尽情空，倘具真信切愿，必能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是则不负所生，不负所学，亦不负此一番挫折。所谓因祸而得福者。宜发长远不退之大菩提心，则前所说之大益，当决定可得。如其了无诚敬，惟饰外相，冀人谓己为真实修持，实则完全假做作，则便无实益可得矣。弥陀经白话解，在漕河泾监中排，尚未完工（监犯所排，不让书局工精）。文钞此次在杭州印一万部，须于十月方可出书。以前印安士全书七千部，约于中秋交书。又寿康宝鉴印一万本，当与文钞并行出，当各寄一包。今寄观音颂一包七部，前或寄过，亦不记得。有余，当送监狱长官教诲师，及同志之有信心、通文理、能恭敬者。虽有各书，仍须以念佛念观音圣号为主。不可只看不行，则如看佳肴，无益枵腹。今为汝取法名为慧诚。以诚为道本，道不能扩充生长者，皆因愚痴无智慧故。倘能因诚发明（明即是慧），因明显诚，则道自能生。诚即明德，慧即明也。慧诚具足，即明明德也。明明德，即诚明也。诚属性德，明属修德。性德人各具有，修德则有逆顺。逆则堕落，顺则超升。顺之及极，则圆成佛道。吾人无此力量，但随其心之广狭，工夫之浅深，而得种种利益而已。

徐本茂既知修持，何以不能长斋。殆以肉食为美，而不忍弃之耳。试思一切生类受杀时，苦痛情形，忍以悦口之故而食之乎。设身自处，能安心愿人杀我以充口腹乎。种种贪馋残忍之心行，一言以蔽之曰，弗思耳。使其详思，断不敢食。怨业要自己了，汝尚欲食彼之肉，则所有未至死地之苦，皆不名为苦。今生食彼之肉，将必有被彼食之一日，则诚可谓怨业难了。彼之所说，似有悟机。然尚欲食肉，则悟只空话。空话毫无所益，譬如说饭能救汝饥否。光非逼人吃素。以彼所冀望与所行，两不相符，故为剴切言之。

汝姊妹皆已长斋念佛，想由观文钞而致。今当为彼各取法名。汝姊云卿，法名慧云。汝妹行枚，法名慧行。若能以智慧云，普雨慧雨，润泽自他菩提道芽，及依智慧以行世出世间本分事（世间即孝弟等事，出世间即慈善净业），即慧行也。有慧无行，不名真慧。有行无慧，或反堕落。此命名之大义。至于敦伦尽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相夫教子等事，当按文钞所说，为彼详说，使彼二人，由此趣入如来胜妙觉道。则其生也，为女流之师范，作闺阃之母仪。其歿也，谢众苦之娑婆，登清净之佛域。则不虚此生，不虚此遇矣。祈与彼将此意而详说之，则幸甚。待嘉言录出，当各寄一册，以便受持。

【其二】徐本茂既能力忏宿愆，屏除荤腥。则是真实修持，改往修来，以期复本心源者。陈国甫发愿终身念佛诵经，其志可嘉。但须发长远不退心，切勿有始无终。今为徐本茂取法名为慧本。谓以智慧为本，则一切所念所说所行，自可上合佛心与天理，不致仍旧迷昧，造恶业，堕恶道也。国甫名慧甫。甫，美称也。若能痛改前非，心存正念。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敦行孝弟忠信等事。加以至诚念佛，求生西方，则是慧甫之实。否则虚名而已，有何益哉。其在佛前领受皈依之法，文钞中已说，当按文与彼说之。世出世间事，皆以真诚为本。愿常省察己过，庶可日进高明之域。文钞从去年排后，所有一切文稿，概不存留，以期省纸省事耳。函件任汝存弃，光不再料理矣。

【其三】久未通函，不知近来修持若何，念念。今为汝寄新印文钞一部，此比前年所印者，多百余页。虽无有发挥理致之文，然于净业初机之疑碍，当又可消除一二耳。又寿康宝鉴一本，当为少年人留心阅之。庶将来出围归家，对一切亲戚乡党，得有所本，而施拯拔也。汝之性情颇聪敏。每有聪敏者，误用心事，不惟无益，而又害之，最为研究修持之障。吾于七月至沪杭各地，盘桓二月余日，有一后生颇聪明，而所问者，皆非所宜致意，殊为可笑且可悯耳。（一）

问一切有情，皆具佛性，大小虽异，畏死是同，凡放生者，宜先注意于小生，则自悖佛性畏死是同之说。既知是同，固宜随分随力是救，何所论其先后。倘能畅演佛性是同，畏死不异之理事，则其利大矣。何得偏执先后之说。（二）谓水中空中，微生虫无量无边，人一呼吸，随之吸入者，不计其数，将来之业报，何有了期。并谓既知人畜循环，则古今大儒通佛理者甚多，何不制以为律，断除杀生之事。又谓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不可杀害，亦不淫佚，而正式婚姻，或亦宿世之亲者。此三种问，皆属逞小聪明，妄以充类至义至尽之事相拟。不惟无益，而又害之。何也？以其不能因其细微者，并欲将粗大者而尽废之也。譬如好洁之人，欲其不沾尘垢，详察身内之屎尿脓血，身外之垢汗发毛，并及蚊蚋蚤虱日在己身便利。因思此身内外之秽恶，竟与圜厕无异，遂不复致洁，而终日在圜厕中行乐耳。至谓古今名臣，何不以杀物命为律。乃不知世出世法有权有实。纵彼知实，以人心未能完全皈依佛化，固不易以实理制律也。敬惜字而每言纸，以纸为书字之物，虽字有各处各物之用，终不如纸之多，故每言敬惜字纸。非在纸上宜惜，不在纸上皆不足惜。且字固宜惜，字义尤宜惜。若人不依人道行事，则是弃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亡八字矣。人而亡八字，尚得谓之为入乎。当致力于此，则其大本已立。纵不能断一切物上之或污，然其污者，盖亦鲜矣。君子素其位而行，凡非力所能及者，皆不宜引力所能及者，而破坏之也。知力所能及者，而格外注意于力所能及者，则为大善。以力所能及者，破斥力所能及者令其勿行，则为大恶。聪明人多多具此邪见。此种言论，光不知接多少。唯恐人不善用心，而致罪咎。因思汝或有此种邪见，或同侪中有此种邪见。若不预为铲除，将来或致自误误人，以故为汝略说大端。至于光之折伏此种邪见之言论，固非穷数日之功，不能备书也。敦笃伦常，恪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十六字，为生入圣域，歿归乐邦之本。愿吾徒谨守而力行之，则幸甚。

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又少实胜多虚，大巧不如拙。黄涵之作宁绍台道时，发心吃长素，劝其母亦吃，为备素菜，则但吃白饭。涵之函询作何法方可。光示代亲至诚忏悔，业消则能吃矣。未一月而长素矣。戚则周之女，年十九，双目失明，伸手于前，亦不见。来信以告，时彼在山三圣堂，得信即欲回家，送其女于杭州尼庵。光令写信与其女，令至诚念观音圣号，未一月亲自写信告愈矣。一女人于十六岁时，得气疼病，每日必二三次发，发时辄疼得要命，今年五十六岁，来求皈依。光令至诚念观音。并与一药方，即文钞中戒烟方，但不加烟。彼即熬一料，头一次吃，气便不疼。四十一年之群医莫能为力之痼疾，一经一次吃药，即完全好矣。非至诚念菩萨名号故，得遇此方乎。此三者，皆用力少而得效大，乃诚也。汝为母之痼疾，叹无法设，光责以何不念佛求消母业。汝便写出许多经佛礼拜，然亦不见功效。以是写的所谓少实胜多虚。设汝果真实如此礼拜持诵。汝母之痼疾不愈，光当瞎眼，天地当易位，日月当倒行矣。有是理乎。光恐汝诚之一字，或未致意，故为汝取名慧诚。即知汝诚在笔上，不在心上。使在心上，断不至如此修持，了无所益也。汝欲生为圣贤之徒，殁入极乐之邦，须完全将所有之假心相，丢到大海外，认真作实事。说到就要做到。做不到就不肯说。能如此，则于汝祖宗父母大有辉光。光亦可借汝之实行功德，消除罪业。若以为光未亲见，便好随汝妄说。即使光认以为真，天地鬼神诸佛菩萨亦认以为真乎。汝具此心，即不孝以欺亲欺师欺佛。亲师岂真能欺乎，汝徒自欺耳。光以汝尚明理，故累下针锥。若以光为过，则请从此勿相往还可也。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非光过为刻论，以汝之所说，前后不相应。而且其事，颇非汝在监中所能办到者。光虽无道德，阅世已六十八年，故不情之事，颇难瞒哄。祈痛改之。否则将终身为儒佛之罪人矣。

【其四】接手书，知彼等尚能实行，欣慰之至。汝母病三十余年，何不以志诚念佛及念观音为母回向。并以此令妻及儿女亦如是念

乎。人子为亲修持，其心果诚，当有奇应。又应致书婉劝汝母，自己亦如是念。倘能从此生信实行，则久疾即为出世导师。今顺汝意，亦为汝母起一法名，以期实于西方七宝池中添一朵莲华也。今为取法名为德超。谓其一心念佛，超越世间尘累于现在。以不念佛时，完全置心于尘累中。能一心念佛，则不见尘累能动其心，则即尘累超尘累矣。临终则超越三界，直登九莲。不但不受病苦，且将以拯一切病苦众生，同离众苦，同受诸乐也。

人子奉亲，以服劳奉养为初基，以立身行道为大本。倘或心起邪念，即为不孝。当立忏除清静，俾此心无一时一念不可以对越天地鬼神，则其基已立。再加以信愿念佛真切工夫，则其生入圣贤之域，歿归极乐之邦，其谁能御之。若或口说修持，心存不善。欲冒正人君子真实修持之名，适成其为机械变诈无廉无耻之真小人。本欲欺人，卒成自欺。如此之人，咸皆出于大聪明，大有作为者。岂不大可哀哉。譬如干将莫邪，切玉如泥，用以割泥，则泥无所成，徒损锋芒。愿汝体光言，笃实做去，则圣贤佛菩萨，岂专在彼而不在我乎。

书云，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佛经云，世间有二健儿，一者自不作罪，二者作已能悔。改过不吝，为儒者希圣之方。发露罪愆，乃佛子复本之要。汝数年通函，未能一发己非。光以汝尚肯发心修行，故亦不究已往，而与汝通函送书，冀汝生入圣贤之域，歿登极乐之邦。那知汝乃假饰其词，以为不欺人。今见汝谓先曾静坐三年，于精神学颇有心得。令光痛心。汝既能如此，何得作彼种种行为。一之为甚，何况数年。十目十手，共见共闻。拟欲欺光，其可得乎。汝见此书，若能痛改前心，则尚不为迟。否则永远绝交，一任汝道学高超盖世，光不干预。人以七尺之躯，得与天地同名三才，以其能代天行化，参赞化育也。否则人之恶劣，比禽兽当加百千倍。故孟子谓其几希，岂唯几希而已哉。前者上海漕河泾监狱寄来柴也愚所印之经二千本，今寄十本，以为同住莲友作前导。而光与彼之一书，愿汝终身

佩读。则即此福堂（古称监狱为堂），便达乐邦矣。今寄安士全书一包，寿康宝鉴一包，二十五本。文钞，已令浙江印刷公司与汝寄三包，以备与汝家叔伯及弟兄辈看耳。但须诫其恭敬勿褻。如或不能，祈转送通文理有信心者，庶不致因福而获祸也。余不暇及，但详阅文钞，自足取法。柴也愚之一书，可与一切人作希圣希贤学佛学祖之切实训诲，不独是居福堂者之切实训诲也。

复施宗导居士书

三日前接汝父遗稿，知汝家祖德甚深。为人子者欲荣亲，当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本。否则纵祖父功德一一彰显，而身不行道，反为辱亲矣。吾国之乱，从古未有。此之祸根，乃程朱辟因果，谓是佛骗愚夫妇耳。又错解致知格物，辟因果，则无治国治民之本。错认格物为穷尽天下事物之理，则有几人能做得到。汝父续稿致知在格物，说得颇阔大，而实非正心诚意之根本。盖此物字，指心之私欲而言。心之私欲一格除之，则是是非非，绝无错乱。一有私欲，则所知不得其正。如爱妻爱子者，妻子再不好，彼总不知其不好。由爱之私欲，障蔽其真知故也。程朱错认作外物，故止说正心诚意，不提致知格物。此处一错，人各不在去私欲上用功，此吾国学术之一大不幸也。汝曾祖父皆躬行君子。汝兄弟三人，当仰承先德，力行世出世间之善法，以自利利人。则上为曾祖父之光荣，下为子孙之懿范，亦一乡一邑之懿范。其为荣也，何能名焉。汝姊青莲甚贤，见于汝父之谕。由是知汝父母之家教，固无庸光又饶舌。然汝父子既以光为师，不妨以师之身分而为勉勸也。

复济惠居士书

六十余岁，非世久客。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如丧考妣，如救头燃。法名宗惠，谓以此法普济一切也。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不能详书开示。今寄经书二包，祈至诚恭敬读之，则无疑不释，有愿皆得矣。以后切勿来信，以无力应酬故也。

复宗义居士书

受戒事，随己所愿。再受也好，不再受也好。汝欲搭衣，当依佛制用缦衣，不可用五衣。缦衣乃五长条，五衣乃一长一短。现在多乱用。在家人不必定要搭衣，与其违佛制，何若不搭之为愈乎。至于燃香于顶于臂，乃系发心供佛，非以燃香为受戒也。祈务真修，勿只图虚名与形式也，则幸甚。

复汤锦中居士书

光于三月二十八日接海门二甲邮局王海泉信，云某名流依乩谕，联络南通、海门、启东、如皋四县农工商学军政各界，做祈祷世界和平道场，已经成立数十处。光与王说，从今以后，四县无论已皈依未皈依者，皆不通信。纵挂号来信，亦原信退回。以免某某拉光于彼扶乩彀中。以四县凡佛教机关，均受彼之号召，光不入彼彀中。后来之人，不能以扶乩，坏乱佛法罪光也。阁下皈依函外，未标县名。若标名，当即退回，决不拆封。今已拆矣，察其挽三人为介绍，其诚可想见，因兹为取法名慧正。仍旧原函寄回，以免下次又有来信者。某某本厚德君子，向在学界教授生徒。以用心过度得病，中西医均不能治。有友人劝其念佛，遂渐痊愈。民十一年光由普陀到上海太平寺，彼常来。次年彼回乡劝人吃素念佛，大有感应。十余年来，尚未改变。近来迷于扶乩，光知之，极陈乩之利弊。彼受誉已经丧心病狂，不但不受光劝，且将光信烧之。光与彼信后云，如不以光言为然，即付丙丁。彼回光信，云遵谕阅毕付丙。且寄乩赞光之文几篇，欲惑光。光谓得道圣人，决不如此过赞人。即此一事，可知是灵鬼假冒。原函寄回后，又寄几篇。光谓彼虽赞光，适讨光厌。人各有志，各是其是。从今以后，勿投只字。光无力弘法，何敢以似是而非之乩法，以坏乱佛法乎。所言乩之利者，如赈灾等善举，劝募均无几。乩坛所说者，谁也不敢违悖。实多半是扶乩之人伪为，未必尽是灵鬼假冒。况真仙乎。至佛菩萨更不待言矣。此虽有利，而实为弊之前导。故不愿受其弊之害，并彼之益亦不敢受也。祈按净土法门自行化他。并将此信令三介绍人看，庶彼等咸知所以。令勿来信，不至妄生怨尤也。

复慧海居士书（八通）

【其一】手书备悉。但以香期冗繁，不能即复。文钞前日已请上海太平寺帐房令寄百部。若书已垂罄，则可减半，悉挂号，彼当即寄矣。滨江若好读者多，光到上海，当再寄百部，以期结缘。其款皆不须寄。但能任观音菩萨颂，则无愿不周矣。眷属之向化，亦当以渐。久之自可不知不觉与之俱化。但看自己心之诚否。诚则无有不感格者。若自己尚是空套子，假场面，则便无感化力，而反招诽谤之辱矣。世出世法，皆以身为本。平常信札，但取认识即已，何须求工，以致引歉也。一切善事，皆愿随喜，实为大菩提心。待后暇时，详陈法云寺慈幼院之因缘，祈为随心赞助也。文钞中有此二事之疏，可以意知。此事非光所倡，而魏梅荪（梅荪前清翰林，民国隐居不出，可知其概）等拉光于中，以助闹热耳。

【其二】接手书，备悉。所言旧疾，想已悉愈。汇票一纸，收到勿念。空三之往生，虽属奇异，实则平常之极，毫无奇特。如人归家，要去便去。若于心地上不先打扫干净，则便随业所牵，自己一毫也作不得主耳。此事果实，谛公倅师自会记录，以光大门庭，不须尔我代为操心也。今之儿女婚嫁，一本于自主，只可随他去。否则彼等后来或有怨言。然虽云无怨言，一旦情爱稍歇，则离婚别配者，不知有若干数也。国家将兴，必从伦纪上振兴。国家将衰，必从伦纪上废弛。伦纪不讲，说什家教。家教既无，国岂能有贤人乎。此吾国之一大不幸也。儿女事若了，当令彼自作主张，以撑自己之新场面。吾人专心念佛，以修自己之旧法门。则彼此各适其适。庶不至因过虑儿女事，以误自己生死大事也。

【其三】念经念佛，皆可超度亡人。但念佛可无间断，念经则不能如念佛不间断。又念经比念佛吃力，是以光每劝人念佛。汝发愿念

地藏经，甚好。梅荪近来颇真实念佛办善举。出家之说，乃谣言耳。至诚恭敬，实为希圣希贤学佛学祖之本。人能心主于敬，则一切放僻邪侈之心，自无由而生。汝既如此真实行持，亦当令夫人儿女随分随力修持，方为由亲及疏自利利人之道，庶与佛心相合。

【其四】前接手书，谓黄适园将来沪过访。昨日曾来，泛论净密之所以。学密宗者，病在欲得神通，欲现身成佛。问之，彼皆谓无此念，实则无一无此念。以其倡导之人，先以神通吸动人，何能令学之者无此念乎。昨颇有五六位，非黄君一人，彼见信与否所不计也。彼学密而回向净土，故是正理。但恐不屑生净土，欲现身成佛，或致受病。使彼无此种知见，断不至称赞大愚。既称赞大愚，则是以大愚所说为至当之论。然大愚之成佛之弟子，并无成佛之表示。足知其为妄称许人，以期世人恭敬供养，尊己为已成佛之高僧。其犯大妄语，以凡滥圣之罪，实非小可。我等但守净土修持，让一切人皆得成佛，以度我等，则何幸如之。二子同来平，当极力劝其学好。欲学好，必先以立志立品、知因识果始。不立志，则无所趣向。不立品，则所行卑污。不知因果，则无以闲邪念而存诚心。必至流入小人之域而不自觉也。

【其五】接手书，备悉。汝既吃素念佛，犹当以此无上利益，令眷属同得，方为自利利人之道。今之世道，乃患难世道，若不预为修持，则后来究不知有何危险。倘能志诚念佛及念观音，则可冥冥中得蒙呵护矣。前恐文钞已送完，今真达师由太平寺回山，言尚有数百包。汝若欲结缘，当寄三四十包（每包三部）来。不须请商务馆之有光纸印者。至于赞敬之说，地远不便，不须效此俗套。即所寄文钞，亦勿寄款来，以此书系备之以结缘者。若得哈地之人同生信心，其利大矣。待光秋间至申，将大士颂付排后，价估妥贴，当印一章程同书寄来。或汝自任，或劝友任，俾得广布，则其利无穷。金刚等持诵，

亦不必废。但以持经咒之功德，通用于回向往生，则六度万行，皆为往生助缘，是为圆修。

【其六】献岁以来，起居纳福，诸缘如意，贺贺。腊月二十九魏梅荪由南京来信，并附汝书，知任印大士颂已逾三千，不胜欣幸。所言汇费邮费等，光当垫出。以哈地辽远，即无任者，亦当寄若干部，以广大士慈化。此不过一二百元，又何须斤斤计算乎哉。大士颂已排完，共二百零六页，加两页功德名，成零八页，每部当加一分，千部当加十元，然此不必令其补足。如后有欲任者问及，当以此告之，令知所以耳。至于汇款，此次若中华已付收据，即已。后若有寄，无论多人，只与汇款之人付一总收据，不必人人交收据，以此与捐款作善事不同。此有书交彼，何须又要收据。汇款人既得收据，知其款寄到不致误即已。书出时，其书多数当由转运公司寄于贵寓，祈按各捐户为之分发，较为稳妥。梅荪不在上海，故将汝书寄光，令通知中华云。功德名拟作省纸办法，十元以上则名。十元以下但总计零任共若干部而已。以省一张纸，二万部即省三十元，十万部即省一百五十元。况此有书交彼，不致或有异议，谓钱没落空等。其叙功德名并书数者，一以彰任者之善心，一以彰所流通有若干也。

【其七】昨剑青居士来，持汝手书，不胜欣慰。世教陵迟，婚嫁之事，多皆以杀生张罗为事。不知男女居室，为人伦之始，乃最吉庆事。行此吉庆之礼，致无数物类，归之死地，且供人食啖，其凶恶不祥甚矣。而世人犹以为荣者，盖其恶习所致，不详审以思也。使思之，当有惴惴不安之心，油然而生矣。风俗之转，皆由一二人倡首而始。汝如此嫁女（即用素筵）当有效之者，或者奢侈之风，因之渐减也。吾常谓天下不治，匹夫有责。其责何在，在于家庭善教儿女，而教女更为切要。以女若果贤，则必能相成夫德，模範儿女。从兹子子孙孙，相继为贤善之人。当令令爱详知此义，文钞中曾屡屡言之。使彼熟读而力行焉，则其利益大矣。剑青居士道心真切，颇不易得。但

以时促，只留一宿而去，怅何如之。大士颂，已于四月十八日寄五包去，想已收到，共三十五部。后又令再寄若干。余待二次三次印出，方可全数尽交矣。文钞已付排，约于年内可出书，比先加三四万言。然但是聚叶堆沙而已。究于佛法心法，皆不相干耳。

【其八】接手书，知去职家居，日与眷属修持净业。以期同出此苦世界，登彼乐邦。常得亲炙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诸上善人也。不胜欣慰。去冬杭州浙江印刷公司挂号寄去新印增广文钞二十包，每包三部。寿康宝鉴四包，每包二十五本。寄于花园街住处，不知汝已收到与否。此系送汝结缘者。若未收到，当到邮局一问，此书毕竟送交何处。又哈埠宣讲堂，已寄去安士全书五十包，每包四部。寿康宝鉴二十包。文钞恐尚未寄。以去冬十二月二十间，开发送单子来。以后三四日所发，则不得而知。至二十四夜走电，正房物屋一空。光之观音颂、安士书、文钞、宝鉴，四付纸板，悉皆灰灭。彼公司文钞系令印一万，宝鉴三万。彼先印五千文钞，二万宝鉴。为光说通已印完，已发出大半，要支钱。光令开发送单子来，彼支吾不开。及至于上海太平寺将钱要来，方将单子寄来，方知印了一半。其钱已用过头千多元。先日接到此单子，次日即接被焚之信。此系一向奸刁，致干神怒所致。光之书，约天良说，当不至烧多少。以钉成者，存于后边小屋，小屋未烧。未钉成者，在钉作处。彼不昧天良，光之书完全交清，光尚吃亏上千元（此系使过头者）。若昧天良，则光当损失二千三百上下。四付纸板不在内。此系光无道德，彼昧天良，一切净业学人，少看此书之缘，故有此灾也。闰月当到上海印。凡出钱者，通通按钱交书，一毫不欠。凡结缘者，则量力耳。不能如前矣。祈到宣讲堂问问所说安士书宝鉴通寄到否。文钞寄若干来。若全未来，则尚欠彼六十六元，夏间当寄来。若来全，则溢出二百元之外矣。哈地汇费太重，无论宣讲堂与汝，皆勿汇钱来。光虽遭此灾，尚不至紧迫无措。春夏间当有弥陀经白话注，及嘉言录寄二三包来。此二书皆打四付纸板，拟以一付寄哈宣讲堂，或极乐寺。庶以后不须在南方请矣。

现今世道，无法挽回。若欲救世，除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不为功。而家庭教育，尤须注重因果报应。而又以教女为至切要。以无贤女则无贤母，无贤母何能有贤子女，此系根本法轮。今人所说者，皆是枝末。以幼未知为人之道，及因果报应之事理，一被邪人所诱，则任意妄为。彼废伦免耻杀父奸母者，皆由最初无贤母以钧陶之所致也。

复李少垣居士书（二通）

【其一】数日前，接李圆净所转之书，知居士近来修持颇切，而利人之心，又复甚为真切，不胜欣慰。念佛团章程颇好。唯助念开示，颇为失宜。略为改正，并说所以。已交圆净持去，想已阅过。光近来冗忙之极，以校对历史感应统纪故。此书光于十三年曾劝魏梅荪编辑，彼亦极为欢喜，以精力不给，遂致中止。前年聂云台请许止净编辑，于八月脱稿。云台有病，不能料理。光以满我宿愿，故一肩担荷其事。现已排板将完。又须排一部四号小字，作报纸本，大约于十一月底可以排毕，了事，则便长隐。此书乃采二十四史之感应事迹，又复加以评语，俾合佛所说之三世因果。倘一阐提辈不肯寓目，则无如之何。若一寓目，当必有改邪归正之一日。以故光不惜辛勤，为之料理也。现已募有二万部之印资（并非特募，有知者愿出资相助耳）。每圆可得书二部。作四本，三百五六十页。现尚未排完，不能定其页数。但大约如此，多少亦不过数页耳。所言皈依，汝已决定，光亦只可随缘。今为汝取法名为智圆。谓以圆融无碍之智，即俗修真，圆会诸法，专修净业，以自利利人也（虽圆会诸法，决不可不专修净业，否则便非净业行人，乃通途修自力法门之人耳）。今之大通家，多多要高大门庭，所说之法，多非合机之法。或只谈玄说妙，而专恃自力。或则真俗两歧，而为世所诮（凡学佛者，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依此以教人，便为失机。欲学佛法，必须要敦伦尽分，否则尚是世间罪人，何能得佛法之真益乎）。余详文钞嘉言录，此不具书。祈慧察是幸。汝所说往生者少，实由信愿不真切之所致。信愿若真切，即临终始念，亦有得生之理。若悠悠泛泛，心中尚在做来生福报之梦，何能得生。此病根也，不可不知。

（民十八十月廿三）

【其二】接手书，及自知录，知居士与诸公慕道之心，至真且切。惜乎未知修行之懿范，遂将凭空妄造之胡说巴道，当作至宝（指自知录），而欲流通，以企人人皆得此境。而不知其为引人入魔，至极可恶之魔话也。去年初夏，上海罗济同居士得此录，石印一千本送人。丁桂樵居士欲为广布，令济同寄光一包。而桂樵自己作书与光，祈光视其不至误人，则为详批。又祈作序，以期广传。光阅之，不胜惊异。即将原寄之书，完全寄与桂樵，极陈此书之祸。以初心人率皆不在一心至诚忆念上用功，而常欲见好境界。倘一见此书，不去按胡女士之真实用功上学，专欲同胡女士见好境界。以急切之狂妄心，常作此念。必至引起宿世怨家，为彼现彼所慕之境。及乎一见此境，生大欢喜，怨家随即附体，其人即丧心病狂，佛亦不奈何彼矣。胡女士之所说，光亦不可直谓妄造，然亦不敢谓为实而无伪。何以故？彼果得到此种境界，岂有不知此说误人之理。祈与罗济同说，从今切勿再行送人。所余之书，当付丙丁，以灭祸胎。未及一月，杭州王谋凤又得之，不胜欢喜。亦石印千本，有令寄光证鉴者，因修函并书寄来。光即将与丁桂樵所说之大意复之，王谋凤方始停印。而以光之信，登于佛学周刊中，诸位何未之见。去秋至沪，问及济同，已散完否，云尚有二三百本，不敢散，拟烧之。光赞其烧之功德无量无边。今夏至沪，济同由京回，打听胡女士之实底。方知其人颇聪明，而烦恼甚重。住于极乐庵，稍不如意，即行骂人。后得吐血病，不久即死。死时不知是因吐血与否，亦未知其境界如何。而其人之文字，亦无此通畅。此系四川一居士所造，其人光知，不欲说名耳。六月有湖南一居士，曾在极乐庵住过，所说与罗济同无异。可见彼等唯欲欺世盗名，而不计及引人入魔之祸。呜呼痛哉。诸位欲得实益，当按佛菩萨祖师所说而修，决得真实利益。古德教人，只为人说用功法。谁将自己所见境界，搬出来示人。远公大师为莲宗初祖，至临终时见佛，方与门人言，我已三睹圣相，今得再见，吾其往生矣。若论远公身份，高于胡女士，何止天渊之隔。岂惟三睹圣相，别无一点好境界乎。然若到

心空境寂时，又何境界之有。所云心佛相应，心佛双亡。四相不存，三心叵得。无念而常念，即念而了无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此处有何境界。倘念至此，不妨西方净境，彻底全彰。然由念寂情亡，故于此更能得益。决不至生大欢喜，误认消息，以致著魔发狂。尚未到一心时，心中念念想境界。此境界现，决定受祸。楞严云，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此尚非躁妄心所感之魔境，而一生欢喜，谓为证圣，便成魔子。况最初即以魔心所感之魔境为圣乎。祈熟读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则取法有地，著魔无由矣。

复净善居士书（四通）

【其一】医业最易劝化人。凡有病者，无有不愿速好。为彼说其吃素念佛，消除宿业，增长善根，彼自肯信。信而能念，则病当速愈。且勿以学西医，总教人吃肉，谓滋养料富。此种人来生皆要做人之食料矣。反说道理，害人自害。汝肯以此存心，医道当必大行。二课合解已无，今寄文钞一部。光老矣，但依文钞修持，不得又复来信，以无力应酬故也。

【其二】人之入道，各有时节因缘。劝戒类编载，福建浦城令赵某长斋奉佛，其妻绝无信心。适值五十生辰，买许多生命，欲杀而宴客。赵谓汝欲祝寿，令此诸物皆死，于心安乎。妻云，汝之话均没用的。依佛教，男女也不同宿。这些畜生也不杀，再过几十年，满世间通是畜生了。赵无法可设，遂任他去。至晚妻梦至厨房，见其杀猪，自己已变成猪。厨子捉其四腿，置砧上杀。用人从旁边看，急叫彼救，皆不一应。杀了破肚抽肠，尚知其痛。猪杀已毕，又杀别物，己又变作别物，痛不可言。稍歇一刻，见一用人持一鲤鱼，丫头言，将此鲤鱼交厨子，为太太作鱼羹。候太太起来，好作点心。遂斩其头尾，刮其鳞甲，斩作小丁。一丁一丁，都知其痛。痛极而醒，心惊胆颤。丫头持鱼羹来请吃点心，不忍吃矣。令将所买之生，通通放生。以亲尝其味，故依夫吃素念佛，求生西方矣。汝妻或承三宝威神加被，亦亲尝其味，而始回心也。鹿苑为吴王养鹿之说，未足为据。恐昔有鹿苑寺，年久淹没，儒者遂取文王灵囿之义，以附会之。鹿苑莲社，鹿苑乃佛初成道说法之地。莲社乃修行人临终往生西方之法。举其始终，一代教义通包罗矣。现在兵联祸结，何可大开建筑。建筑即招匪抢劫，招机轰炸之基。建筑愈好，灾祸愈大。若真弘法利生，即以家庭露地，为演说利益处。其修持不妨分作几处，则不费力费财废

事。如赶集然，上集买物，到家中受用。大启法筵，须待世道和平后方可。现在各省大旱，将有人各相食之惨。一旦溃决，则以何法为御乎。光之知见，与今人绝不相同。依今人办，或有小益，或招大祸。依光办，虽无大振声光，绝无小祸发生。缘起序，有庞德超所刻潮阳佛教居士林序，以为底。但换其地名人，并特别地点之少分而已。此不必光亲撰。通文理，候建筑成功，斟酌用之。现尚不提建筑，文亦不须预作。善导少康弘扬净宗，闾巷道路，佛声广播。如唱秧歌，人人愿听。如传圣诏，各各遵行。谁谓无寺宇不能弘法。须知有真心，自可劝化。以身作则，俾人人各尽己分。引古为范，庶家家即成道场。当此大乱之世，正好弘法于无形迹中。较彼大建筑之吃力棘手，劳心担忧者，相去大相悬远也。

【其三】手书备悉。古云，大乱之后民易治。当此乱极之时，若有德望之人提倡佛法，令其戒杀护生，吃素念佛。为彼说三世之因果，与六道之轮回。有仁心者，孰不佩服乎。儒教讲仁民而爱物，此话须从人生孩幼时做起，则其仁民也，方能究竟。若不在孩幼时做，则其仁民处，或致误民，其爱直是空谈。今为说其所以。小孩无知，见飞走等物，必直杀，或取而顽耍杀。若大人无论何物，均不许杀。以杀则折己福寿，致天地鬼神，都不保佑。幼小时养成此习惯，大了决不至以互相残杀为乐。十余年前有英人林某，住南京，来普陀见光。送光几本书，云是他著。他中国话尚不甚好，何能作很好文字乎。有一本专提倡卫生，专门以杀生为事。余书均送人，唯卫生之书，光撕碎付字篓。恐无知者持去，则害人害物，无有底极。周君盖深中西人之毒，而不知卫生利人之道。人为万物之灵，亦一种动物也。我与万物同生于天地之间，彼未要我之命，我何得要他的命。打蝇之家，蝇更多。杀蜈蚣之人，常被蜈蚣咬。彼欲卫生于现生，而现生亦未必得益。由此一生常怀杀心，将来生生世世，常被人杀。但以未能亲见，尚乐以忘疲而杀。古书中有恶蚁者，蚁盈其尸。恶蝇者，蝇集其体。无法可设，徒叹奈何。光以此事即是大造杀劫之根本。若

犹欲依己所见而为，窃恐有后悔不及时，为可怜可悯，无有可救援也。仁人君子，何得专以杀物为事，令一切无知者，皆效法乎。十余年前，一皈依弟子有一小儿，买一拍蝇板，以为玩具，遂常拍之。一日蝇多极，极力拍之，忽全屋皆黑。大人遂开门窗，念佛忏悔，未久蝇悉去。从此焚其拍物，亦无蝇来矣。此系佛弟子佛慈加被，令断杀业者。若无信心之人，恐无此兆。其来生后世，何可设想也。大悲米，单寄颇费事。今为寄大悲香灰二包，比米更好检拾。其利益亦与米同，而久不会坏。若遇医不能治之病，取二分灰，放大碗中，用开水冲之。搅搅，候灰质沉下，将清水倒于一器中。作十次服。每日服三四次。好则不须再服。未好则再冲。其灰包，当供于佛龕下一边。或挂于高洁之处，不可褻渎。此系加持万多遍大悲咒之香灰。凡危险病，即不好，亦当见轻而死。冲过之灰质，加水浇树，或泼屋上。今用物犹如此、饬终津梁、寿康宝鉴、息灾开示、了凡四训，各二本，夹好。其填空之纸，不可弃。乃礼观音求子疏，及求子三要，亦与一切青年人大有关系之文，无论老少，均不可不知。否则不知节欲而望生子，子尚未生，父已先死。或母因房事过多，而成癆瘵者，不知凡几。屠友生颇聪明。今之聪明子弟，多犯手淫之病。令看寿康宝鉴，及了凡四训，庶不至致成残疾，及短命而死之苦祸。昔圣王设官布告。今则父母师友概不说及此事，亦大家恶业之所感也。更有愚人，儿子有病，即为娶妻。意欲病好，实则令其速死耳。可不哀哉。湖南一人两个儿子，都由此死。第三子有病，尚欲如此，一友呵之遂止。此盖前生诱人冶游而死之果报。一个死尚不悟，两个死了又不悟。若非友人呵，则绝门矣。愚人之心，何竟如此。非怨鬼使他，必不如是之愚也。祈慧察是幸。

【其四】汝说二问题（只一可谈，二乃胡说巴道，就在第一中完全破斥了，不必再说。此语只可口传，不可登报，以免某某人见之作祸。切要之至），汝妻不肯吃素念佛，试问汝欲常受日本人打骂污辱否，彼必不说常欲。无锡杀县长，关城三天，捱家搜检，令全家通走

出去，彼搜检得好东西，都拿去，谁也不敢响。袁丽庭家中许多人念佛，日本兵不来。其家有几次搜检者，则好东西通被他拿去。苏州失守时，日本兵奸淫妇女，惨不忍闻。一女弟子以母死灵柩在家，不忍逃，关门念佛。日兵打门，见他念佛，不污辱他。指其箱，令开翻翻，不拿一物而去。若不是念佛，六七十岁的老人，尚污辱，况此三十余岁之少妇乎。城门上检察极严（最初就是兵搜，后才令女人搜检），女人也要通身揣摸。持珠念佛者，多不过为严察，亦有不察令去者。念佛乃乱世之救难救命妙法。日本人信佛，但是持珠之男女，必不过为虐待。当令一切人皆念佛。凡出外皆持珠念，即要拉夫，也会放过。芜湖一弟子吴沧洲，乃军官。民廿四年在绥远打仗，被日兵捉到，脱衣检察，见项挂念珠，随示敬不检。领见司令，司令乃彼在日本学堂之教员，曰你也来了。吴云我来参观参观。司令令放他去。若不是这挂念佛珠，则性命便死于兵手，还有司令领他见乎。此现在逢凶化吉之无上妙法也。汝妻不肯念，若或检察等事发现，则将何以处。此系人所作之祸。若宿世中怨家对头来，不念佛只好任他所为，有甚么法子可免。宋朝陈企杀过人，一日见其人来，知来索命，急念南无阿弥陀佛，怨鬼即站到不前来。愈念的很，怨鬼即去。陈企遂认真念佛。又活数十年往生西方。尚回来附其孙女身，说他往生事。家人谓汝在家，未画像。肯现像，当画以供养，便现西方之像。民十九年，苏州一后生，年廿四，名郭振声。在苏州景德路，开合法纸店。陪其本家一老人，来报国寺皈依。光与彼说，现在是一个患难世道，当常念佛及念观音圣号。彼廿四岁大胖子，那肯听受。次年腊月往上海，战事起，不能回苏，过年还打，不知何时才结束。火车路已断，坐小火轮绕嘉兴回苏。来去均有强盗抢，彼遂常念观音圣号，但默念不出声。夜间强盗来，彼在下舱。下舱有许多穷人，强盗上舱搜刮完，到下舱，穷人的钱通搜去。其人大胖子，穿的皮袍子，强盗并不问他。一船人通抢光，唯他一个不问。乃佛光加被，强盗不看见耳。湖南一女人生产，怨鬼附体，发狂大笑。咬自己手上肉几口还笑。其

公婆看见，没办法，遂大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其人遂若呆不笑，而儿子生矣。盖志诚念观音，怨鬼遂去。汝妻不知，现在不定何时，就有天大的祸。倘晓得预先防祸的道理，打著令他勿念，他也要偷著默念，何用你劝。由其是糊涂无知识，故不知完全在祸患里住著，反以为安乐。至大祸临身，无法可免时，恐怕如一声霹雳，掩耳也来不及了。此之谓痴人可怜悯，而不能救之懵懂虫。冤枉做一辈子人，可不哀哉。可不哀哉。你将我字教他看。若不识字，替他讲说，或即可发心。否则任他向阿鼻地狱里，常享受阎罗大王的铁床、铜柱、剑树、刀山、镬汤、炉炭的上妙供养。其为乐也，乐无以加。试问他愿享受此好供养，及愿受此乐否。彼若愿，也算是一个好汉子。恐怕他听也不愿听了。不听做这个好汉子，要做没用的念佛老太婆了。汝行医，切不可学今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庸医。无论男女，均令彼断房事。直至大复原后，尚须过月余，方可一行。否则纵令不死，也成残废无用之人。除闺女寡妇不可说，余俱为说，切勿以为碍口。求子者，须令断房事半年，以培足先天。待妇天癸净后，其夜天气清明，日吉无凶，一行即可受孕。从此永断房事，生子决定体格强健，心识聪敏，性情贤善。又令夫妇常念观音圣号，决定可得福德智慧华国宜家之儿女。今之医生，只知医病，病之大忌，就是房事，概不肯说。不知由此死了多少青年男女，此虽不是医生医死，然不为说病忌而死，亦不能不负误人性命之罪。若无论什么病，均令断房事，则是与人强健长寿安乐，其功德大矣。再劝人吃素念佛念观音，尚能令人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则是艺也而进乎道矣。较彼只医病者，功德更大多多矣。女人临产念观音，决定不会难产。一函遍复中已说。女子从小当学慈善，不生气，后来好处说不能尽。若爱生气，后来苦处亦说不尽。若喂儿奶，生大气，其子必死，小气其子必病。此从古名医神医所未发明者。女人性情柔和，家道也会和。子孙相观而善，其利无穷。药方中治症疾方，虽数年十余年不愈者，亦一治即愈。去年一弟子，为常州十四年之久症治好，十四年不知经多少医生医过。戒烟方

治肝气胃气疼，虽数十年者，亦一治即愈。光目不敢在雪白纸上写，故书于此。疯狗咬方，多贵药，药店均以假药代。大钱买假药，反致误人性命。此方极便宜，但有地鳖虫。要病家为此虫念佛超度生西，则两得其益矣。光老矣，以后切勿来信，以无目力精神应酬也。

复典蕴居士书

昨接汝父书，言去年光寄彼书二包，汝看之甚欢喜，亦欲与汝妻同皈依。去年所寄之书过细看，不但修持净业，得知法则。即持身涉世，事亲教子，均有法则。现在杀劫弥漫，人民涂炭，究其根源，仍是自作自受。何以故？世人贪口腹，以水陆空行之物，杀而图悦口腹。杀业结久且大，则成杀劫。已过之业，只可志诚念南无阿弥陀佛，超度多生多劫所杀食之生命。从今戒杀吃素，以止杀业，且大卫生。汝父不知吃净素否。汝宜承顺父志吃素。即汝父尚未长素，当劝长素。既不吃肉，则一日少杀若干生。何乐如之。即儿女亦当令吃素，此是真爱。看毒乳杀儿之广告，知食肉之害，于现生卫生，有大妨碍。何况来生后世，仍以身命相还乎。现在之时局，不知又作何变。当于念佛之外，兼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以为预防。果真志诚，定有感应。当以我话与一切人说，功德无量。去年所寄，书名忘之。今为汝寄童蒙须知一本，此书前有教儿女发隐、人字发隐，后有劝念观音文、毒乳杀儿之广告。此吾国从古神医名医，均未发明者，当与一切人说之。有财力，则广为印送，以期举世咸知。今为汝夫妻各取法名。为汝取慧蕴。蕴者，心之所存也。心之所存者，皆与智慧相合，则是贤人善人也。汝妻法名慧存。存，即蕴也。念念与智慧合，则必能相夫教子，母仪闺闼，师范女流，何荣如之。光老矣，年已七十八，旦夕将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愿汝夫妻依我所说，则是真佛弟子。以后勿再来信，以无目力精神答复故也。

复李慧基居士书

慧敏宿有慧根，故能一念即得相应。须知学佛之人，当尽己分。必须孝顺父母公婆，劝其吃素念佛，求生西方。至于兄弟姊妹夫妻妯娌儿女仆使，均宜以此相劝。能如是者，方为真佛弟子。法名乃是空名。如上所说，乃为实德。务须实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念佛求生。及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行如是，化他亦然。此即俗修真之一大规范也。祈与彼说之。光老矣，不得常来信、介绍人皈依，以无目力精神应酬也。

复邓慧周居士书

现在人心叵测，事事均可作伪。光于皈依及说五戒，皆不登簿，无从查考。况年老神衰，随过随忘。金沙之二人，不知是否真假。双墩十人，一时受戒，此从来未曾有过。若是同在一次，则恐不实。若非十人同时受戒，难定其真假。人心难测，当从此非知底细之人，及无熟识介绍人者，概不为彼说戒。至于通知各林长，亦颇费神。当求韦驮菩萨示警于作伪者，俾改过迁善，究为妥贴。所要之书，已令为寄。光老矣，凡有皈依受戒者，皆令就当地师僧处受，以无目力精神应酬故也。

复某居士书

人生世间，数十年光阴，瞬息即过。若或虚度，则欲再得此光阴，决无可得之时。人之成败，全在幼时。幼时若已空过，若至二十岁时，已经失其机会。汝父母俱以余为师。余于汝，颇存希望成一真正淳善之器，以慰汝父母爱汝之心。汝宜立大志向，学做好人。切不可随顺恶少，胡作非为。凡行一事，说一话，必须要于己于人有益。汝现在已成人娶妻矣，不一二年即为人父矣。汝若无真正志向，则将来汝之儿女，便学汝之随顺庸流，无所成就矣。父母者，儿女之模范也。譬如铸器，模范不好，决不能令所铸之器好。人虽至愚，决不愿儿女好者。不知儿女之好否，当在自己心行中求。况汝生于富贵，了未受过艰苦。须知汝之安乐，过上二十年，乃汝父之力之所加被耳。倘汝不立志，汝父在则犹可依靠，然已六十多矣，断不能照应汝一生。此时不立志，汝父若一去世，汝一事不能为。将有倾家破产，不免饥寒之忧。到此纵能知悔，已经来不及了。汝宜每日将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关帝觉世真经，日读三五遍，至少须一遍，亦令汝妻日日读之，自可知为人之道理。既知为人之道理，则便可继汝父之家风。凡一切人皆钦仰汝，以为汝父素好善，故有此令郎。此其荣为何如也。光宗耀祖，成家立业，只在能立志学好而已。岂有甚么难行难做处。祈详审思之。（民十八十一月十六日）

复王尊莲居士书

接手书，知居士之学，是为己之学，非徒欲做一虚张声势之大通家而已。不胜欣慰。净土经典甚多，钞中多皆具录，如观经善导疏（现南京观音庵新刻，颇比前杨仁山刻者的确多），无量寿经疏，普贤行愿品疏钞撷（此范古农所撷）。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普贤行愿品，为净土四经。往生论注，此须请北京新刻者。一则错讹少，二则眉目清，此书好极。弥陀疏钞，虽复广大精微，但以文繁义广，反令初机难以得益。而弥陀要解，实为千古第一妙解，乃古今绝无而仅有者。切勿以等闲视之，则幸甚。大冥之书，尚有千余部，拟欲尽寄关中，以满彼法施之愿，了我报地恩之愚诚耳。学道之要，在于对治习气。每有学问愈深，习气愈盛者，此乃以学道作学艺耳。故其所学愈多，畔道愈甚。此吾国儒释俱衰之本源也。居士果能不与时派是趋，则吾乡之大幸也。

复郑子平居士书

昨接十一月初一之信，不胜痛伤。现今各处皆有兵灾，筹赈甚难。光已将一弟子印文钞（二千）及法云寺大殿之款（一千），共拨三千元。或有同志相助若干，亦未可料。已祈上海大慈善家王一亭居士打听道路，若通即为汇寄于汝。又祈彼为设法，或多或少，当定有之。光亦不敢遍向人劝捐，以现今灾区到处皆是。而且种种善举，通皆求光。光若常为人劝，不但光不能做人，且人将光视为畏途，而不敢一见光面也。此三千元，已是剜肉补疮，竭尽无余之办法。嗣后无论如何，切勿再求光办。如再办，则只一空信了之。王一亭及真达和尚处，皆录汝之信稿，彼等当有所助。杨叔吉在南京开一医院，亦是惨淡经营。当与王幼农寄信去问，彼知叔吉住址。今人多不知因果，光绪二年，吾乡凡出头散赈之人家，无不灭绝及遭大祸者。以拿救命之钱粮，自己受用，坐视饥民饿死。纵令散施，皆作大弊，用遮面孔。此等人，天地间岂能容其生存乎。以故尽皆死亡灭绝也。闻上次陕西旱灾，在上海筹去一二十万，彼当权者悉自发财。以开汽车路，用遮面孔。此种心行，比虎豹豺狼尚恶万倍。只知现利，不惧后祸，诚可怜悯。汝且莫作此负心事。若从中自取其利，则不但自己直下坠落恶道，且将累及令慈及先亡祖妣等，皆坠恶道，汝之妻子兄弟，皆当死亡坠落矣。历观古今放赈，凡有侵蚀，决无善报。凡能尽心尽力者，子孙决定发达。汝我不曾一面，因陕民之苦，光以万不能移用之钱，移之于赈。汝宜由此以培德，切莫因此而作弊。若一作弊，人虽不知，天地鬼神岂能瞒哄。以自己心一动，天地鬼神通通了知。欲天地鬼神不知，除非自己不生此心。倘一生心，或善或恶，无有不明若观火者。光爱护汝，故作此说。倘能实行，何幸如之。如或作弊，后悔无及。

复朱石僧居士书（二通）

【其一】尹王氏素不吃素念佛，一闻净土法门，便能认真修持，而且改所有田庄为慈云莲社，俾有志修持女众，同得依止修持，实为难得。若非宿有善根，何能如此，诚所谓九品莲华也。然彼恐未熟闻净土法门，固宜令其生真信心，发切愿心，决定求于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切不可带外道炼丹运气之工夫，以求长生，并冀为大罗神仙等。则便可不虚此生，不虚此遇矣。今为彼取法名为慧导。谓以智慧导引同伦，同生西方。又须令念佛者，各各尽己之分。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此自行，复以此化他。则无知之人，不敢妄生讥毁。倘不能尽己之分，纵有修持，亦难与佛相应。而且招彼无知者，妄谓佛法无益于伦常世道也。历观古来大忠大孝、深仁厚德者，多皆由学佛得力而来。是以观经三种净业正因，第一即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师长即有德之人），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能孝能弟能慈，能令身三（身三业，杀盗淫），口四（口四业，妄言绮语两舌恶口），意三（意三业，贪瞋痴），通皆是善，如是之人，乃为国家社会之宝，令彼见者闻者相观而善。所谓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世间事事，皆须以身为本。况且现在邪说异见，无奇不有。吾人学佛，若不认真从伦常居心动念处讲究，则自己工夫亦难得益。他人见闻，或生闲议。是以须要从伦常上讲究，从起心动念处体察，则本立而道生。世人见闻，不知不觉相随而学。譬如风行草偃，水到渠成矣。其余所宜与之说者，备在马俊卿函中，均当与彼说之。然介绍人皈依，实为最好之事。若心无正信者，切勿滥为介绍。恐彼后来退堕造业，反为不美。人心不同有如是。凡遇有宿根者，因宜引导。无善心者，不可妄引。以免反为法门辱也。

【其二】凡皈依佛法之人，无论男女，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爱惜物命。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切不可用外道炼丹运气之工夫，以求长生，及生天为大罗神仙等。决定发愿，求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若信愿真切，人人皆可往生。若得往生，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矣。然欲往生，必须恪尽己分。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按自己之职分，尽自己之义务。又当以此法门，劝其家庭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并及朋友亲戚乡党邻里。俾一切人皆知此法，皆修此法。则劝人之功，自己所得利益，更为深大矣。女人家以相夫教子为天职。相，助也。助成夫德，善教儿女。令其皆为贤人善人，此女人家之职分也。今之女人，每每娇惯儿女，不以做人之道理，及因果报应相诲，故儿女多难成器。所以瞎捣乱之大聪明人，与胡作非为之匪类，遍满世间。弄得国不成国，民不成民。其根本皆由其父母，不知尽父母教训儿女之职分所致，故使乱无已时。若人人善教儿女，世道自然太平矣。余看嘉言录等，此为必备书。又念佛功德，能消一切恶业。凡遇刀兵水火瘟疫虫蝗旱潦等灾，若能至诚念佛念观世音菩萨，必能逢凶化吉。女人临产生不下，肯至诚念观世音菩萨，决定即刻安然而生。平常肯念，更为有大利益。切不可谓裸露不净，念之恐得罪。须知菩萨以救苦为心，此时乃性命相关，出于无奈。非能恭敬洁净，而不肯致其恭敬洁净之事也。不但产妇要出声朗念，在旁照应者，也帮他念。纵难产将要死，均可即时安然而生。此话当与一切人说之。即是预救人之患难，及预救人之性命，功德甚大。

复费范九居士书

手书备悉。序文凑起八百零六字。而语句拙朴，大通家不无訾议。如可用，祈请善书者恭楷写之。圈点亦宜照用，以免文字浅者，念不成句。句既不明，义何能了。以故无论何种文字，均须点句。光一向与人书，即大通家也为点句，以不愿人稍于我之芜语用心也。序中通未抬头。通抬则太繁，不抬亦可。若欲抬，当于名家所画之观世音圣像一抬即已。（民廿七年九月初四）

复陈薪儒居士书

手书备悉。四十八愿中，十念称名，即得往生，唯除五逆，诽谤正法。此约平时说。以五逆罪大，谤法不信，此种罪障，岂悠悠泛泛之修持所能灭乎。观经五逆十恶，将欲命终，地狱相现，有善知识（此不论僧俗男女，但能教彼念佛者，即名善知识）教以念佛，或止十声，或不及十声，直下命终，亦得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此之十念，比平常之十念，其猛切有天渊相殊之势，故得往生也。以地狱极苦所逼，其一闻佛名，乃以全副精神为之称念。除此念外，绝无他念。虽非亲证一心不乱，然其心毕竟了无异念。当此之时，绝无有三心二意，疑信相参之心相，故不言及谤法。即平素谤法之人，亦必如堕水火以求救援，何暇生疑起谤耶。往生论谓谤法者，决定不生。以既谤正法，自无正信，何能往生。此极劝人生正信耳。若先曾谤法，后知改悔，则得往生。譬如病愈，即是好人。归降，即是顺民也。若谓谤法之人，后纵改悔，亦不得往生，便完全失却修持准绳。与儒教尚不合，况佛以一切众生同具佛性，皆当成佛乎。书云，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是知儒佛皆以改过迁善，以期希圣希贤，断惑证真为事也。世人不善会其意。徒执其文，自生障碍。可不哀哉。光一介庸僧，了无长处。见之何益，不见何损。若欲见者，又有何难。大约七月半后，必到太平寺，有二三月之耽搁。待其印书事了，即灭踪长隐，永与一切人不相往还矣。汝欲皈依，今为取一法名，名为慧新。谓本有智慧，原是自己故物。但由惑业障蔽，不得受用。今以念佛之力，消除惑业，令其复得彰显。虽是旧物，不异新得。故名慧新。又祈以此念佛法门，化度一切。俾彼咸皆自新其德，则幸甚。其修持之要，在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余详文钞嘉言录，祈检阅之，此不备书。

复康寄遥居士书（五通）

【其一】接手书，知安抵沪寓，一切如常，欣慰之至。世局不靖，且勿启行。须待太平，方可动身。倘一不慎，悔将何及。固勿以日月定，宜相时而动耳。今之世道，乃患难世道。虽曰念佛能灭宿业，然须生大惭愧，生大怖畏。转众生之损人利己心，行菩萨之普利众生行。则若宿业若现业，皆被此大菩提心中之佛号光明，为之消灭净尽也。若前生及昔日曾作大业，今虽止恶，未能力修众善，及但泛泛然念佛，则功过不相敌，固难免或罹恶报耳。非念佛之功虚弃也。以未发菩提心，特以恶业广大，不能相掩耳。倘能发大菩提心，则如杲日当空，霜露立消。世人多有作恶半生，后乃改悔。因未能全无恶报，遂谓佛法不灵，修持无益。居士既不以光为外人，光固不得不与居士略陈所以，以期出迷途而登觉岸耳。念佛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以菩提心为根本。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为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之实义。以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为下手最切要之工夫。由是而行，再能以四弘誓愿，常不离心。则心与佛合，心与道合。现生即入圣流，临终直登上品，庶可不负此生矣。志常须常与彼讲说，令其狭劣女习，化作菩提正智，则功德大矣。修净业人，必须普劝世人同修净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固与王化无二也。

【其二】接手书，备悉。秦地苦寒，净业居，只好作素饭铺，稍考究点。若照南方功德林之办法，则必至亏本。此中既名净业居，当将净业功德利益，修持法则，请善书者用时行正楷体书之，悬于各壁，以作观感兴起。此不可办以讲演，恐来人多，无地步可容，可勿依行。行则反成障碍，于生意亦有碍。寂园莲社，必须清净香洁。主人必须恭敬至诚。不可傲慢于人，亦不可有德色于人之气象。凡来者，悉温恭谦逊以待之（按现各处佛会之规模稍大者，每犯傲慢于人

恶习，读此应痛戒。固宜不分贵贱，普令同沾些法味，植些善根也）。至于未念佛，及念佛毕，概不得谈家常。有可谈叙之要义，则谈之。否则各归原所。年纪太轻者，只可在自己家里念。若常来，路近尚可，路远或恐有意外之处，不可不慎。此不过为地方作一提倡而已，仍须以专意在家念佛为事。汝既提倡莲社，家中大小，当悉断除葷酒。倘仍照时人一样，则便失于提倡之体格矣。净业居简章，文理俱好。而葷字讹作晕（音运）字，实为失格。祈令改正。葷，正指葱韭薤蒜之物，故从草。梵网经明五辛，大蒜，葱（即韭），慈葱（即葱），兰葱（即小蒜，薤即是此），葷物，此方只有四种。西域加兴渠，故名五辛，亦名五葷。有外道以芫荽为葷者，又有以红萝卜为葷者，皆属妄作。此五葷，本是菜类，以其臭秽，故不许食。食之诵经念佛，皆无大利益。况肉乃众生身分，活活杀死，以图口头滋味。世人习惯，不以为怪。想一想真无理之极，可畏哉。光之回期，不能预定，何须要人接。只一空人，接反成障。千万勿来，来则不回去矣。

【其三】接手书并经塔铭等，不胜欣慰。自述一篇，颇诚恳发露。但所说者，务必见之于行，方为实义。否则便是妄语，自瞞瞞人矣。令慈之塔，不知作何仪式。按佛制，轮王方修塔，无级。出家证初二三四果，各以所证之果，分级多少。若是凡夫，不应修塔。近世僧各修塔，但作表式，不起层级，尚有可原。在家绝未闻修塔者。杨仁山诸弟子为其修塔，其仪式几同佛塔，不足为法。但彼有流通弘扬佛法之益，故诸弟子尊之过甚耳。令慈虽一生清修，临终正念往生，其所证未可知。在此方决不能以圣人冒拟之，拟则谓之以凡滥圣。若往生后所证，不能引于此方生前。故在此生彼，各按各处分位，方为不违佛制。然已修好，只可任之以传。但不得以此为是，令凡有心者，皆袭而效之。此光之不容不说明也。八大人觉经，写得甚好，令人看之生欢喜心。九月二十六，光下山，月尽到上海，意谓汝与家眷通回家去，以故绝未过问。至腊月初五，李级仁来，方知未曾全回。光回陕事，实为不易。以陕地撩乱，又兼寒冷。若将衣物通丢了，到

秦则置不起。若带上，则东西累堆，实属两难。以故光绝无回秦之心。况现在普陀修山志，虽非光自主，然光固不能置之度外。又大士本迹一门，光托江西友人已修有八九个月，此事万万不能假手于人。须彼修好，光阅过，然后或合于山志中，或别行，皆须光自料理耳。汝既知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家中悉是本支眷属，固当永断荤腥，方为实行。世之儒者，被习所锢，视吃肉为理之所宜，绝不念及彼被杀时之痛苦。况论过去与未来乎。哀哉。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改度为修，颇不合宜。现在天开泰运，人庆丰年，缅想献岁以来，诸缘如意，起居纳福。志常与儿女辈，通皆吉祥安乐，不胜欣慰。书此顺候禅安，兼贺新禧。并候阖潭均安。若无要事，不必来山。光恐三四月去杭州，顺便可一会耳。

【其四】游艺一事，损多益少。永免此科，为最得体。前日安徽寄来教育季报，亦有此议。今寄来此书颇好。吾国人只知学外国法，不计利害，往往只得其弊。法岂可以己意立乎。必准之往圣，及与人情，两不相违，方可无弊。近来人做大事者，多少年，率以立异学外为是，观尧舜周孔皆不足法，未得志则是狂妄梗化之民，已得志则成误国害民之士。故致天灾人祸，相继而兴，国运危岌，民不聊生也。所贵学佛者，要对治习气，改过迁善。若无事尽管学佛，有事时便置学佛于度外，则便成空名，毫无实益矣。大冥四月间来信，言欲夏间奉母南游，光力止之。彼云秋初当至上海，究未曾来。因果报应，儒家经史中多极。惜儒者不以生死为念，故见如未见。魏梅荪避难上海，念民生之苦，由于将吏。因录迪吉录三十六条，将吏不好杀好杀之果报，急欲刊行以告光。光谓现祸已成，无从救药。欲消来祸，宜广编辑二十二史中因果报应事，以遍布全国，则其利大矣。因将二十二史感应录寄彼。彼遂依光所说，极力搜辑。光令多倩书手，至少以一年为限。此录一成，刊印数万部，或可为未来作太平之基。文钞当令先寄汝与王尊莲，各数十包，当随缘分送，以为大冥法施。往生咒句，龙舒依藏作句，前人谓藏本离破，其句固不可依，当照流通本念

为是耳。阿弥陀佛，不可作信底用。前三年范古农以弘一师篆文钩印，光知之，力言其褻渎，古农因兹停印。宜将最警策人之言句印之，则有益无过矣。若印佛号在上乱写，于理不当。六年应德闳与光书，笺上集晋帖字，至弥勒二字，便画一弥勒，光立斥其非。今人好异，若不知检点，将滥无范围矣。尤惜阴之子化一，极信心，有行持，而以阿弥陀佛，画作种种形式。惜阴已估价，将刊板。化三来山见光，光极斥其过，遂止。祈为详察。

【其五】接手书，备悉。杨叔吉来，知秦民之苦，将与地狱相去不远。当此劫浊乱时，固宜提倡因果报应，及与净土法门，方有实益。彼好高务胜者，恐一提倡，便隳其声价。以故宁可令人不会，决不肯屈我门风。试问彼于调养身命之外物，能固执一法，不求变通否乎。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彼于一日之中，尚必取其合宜。其于弘法，则其智反不如养身之得计。谓其真欲利人可乎。文钞送于有信心通文理者，即已。何必列一表，以寄来，岂非无事生事。郑子平有信心，何不拜现在弘法之大法师，而欲以光为师，亦其见地有未到处。光近来冗事多端，直是力不能支，当以少来信为是。彼果相信，但依文钞行持即已，又何须专函请教。岂所说者，出于文钞之外乎。彼肯皈依高人，则莫大之幸。如其固执不回，祈代为彼取一名即已。不必来信，令彼此俱劳也。

复徐平轩居士书

接手书，知令慈握珠一事的确，实为不可思议。其所以须询问者，以今人多伪，皆是凭空妄造。光唯愿以实传实，不愿说得好听，以致以凡滥圣也。三日入殓，方沐浴换衣，极是。以一向皆以二三句钟为说者，以不洞事者，不肯等待至久也。果如是，理宜改作三日，方举哀沐浴更衣。四十九日方举哀，于理则无碍，于事则似乎太疏阔矣。不足为训。三日举哀，实为至当之极。江浙大战四十余日，百姓流离载道，惨不忍闻。战地之人民家舍，生口器具，一无所有。即令逃之外方，得以不死，亦不能成立家室。每一思及，为之痛心。上海倡办善后，以故无从提及他处赈事。前纽元伯谓江西水淹三十余县，以捐册寄光，冀光劝募。光只好自捐百元，以尽我心。贵会亦助百元。以光本无蓄积，此尚是支用大士颂之助印资耳。所愿各带兵之长官，知同室操戈，为自戕手足及与身命，从兹放下争竞之毒心，发起共和之慈念，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否则鹬蚌相持，渔人得利。欲不同充彼腹，其可得乎。哀哉。祈正课外，加念观世音，以为预防之备。

复唐大圆居士书（三通）

【其一】接手书，知大愿无量，而复能随缘，颇为得时际之宜。今此国困民穷，凡欲建立法化，先须张罗建筑，则吃力不小。俾彼小人效之以取利，富家畏之以远避。若遇一切人，但教以各尽伦常，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则泯而无迹。彼此不妨职业，不耗钱财。似乎人之受化易，而已之担负轻。而佛法之流行，又易普遍也。汝发露地学校、露地莲社之愿，固为省事，然又不如随地随缘之为方便易行也。上而清庙明堂，下而水边林下，得其可语之人，即以此事相劝。文潞公发十万人念佛求生西方之愿，以结莲社。吾谓一人以至无量人，俱当以令生西方，何定限以十万也。

【其二】前接手书，谓欲归湘，未知归期定在何时。现今世道人心，陷溺已极。而邮传之便，一日千里。每有无赖小人，若或有人与彼有隙，便妄造谣言，遍发传单，及登报纸。只欲坏人名誉，不顾自己折福折寿，及将来堕落三途，受诸极苦，为可怜愍耳。彼等既快所欲，其受此传单阅此报纸之正人君子，固可备烛其肝肺。而流俗之人，则成一人传虚，万人传实。不但世间正人之可为极庸劣人，即古之出格圣贤，亦可为极庸劣人。所以有法华楞严起信等，为伪造之说。若不究是非，唯以所闻者为是，则三教圣贤经典，皆当付之丙丁矣。光生而愚拙，概不预社会诸事。而以不附和，故妄受彼等诬谤，加以第一魔王之嘉号。而谛闲为第二，范古农为第三，以马一浮为破坏佛法之罪魁。其传单有三数千言，想亦早已见过矣。光一无门庭，二无眷属，三不作一事。纵诬语翻天，固无所得失，而亦藉此消罪业而增善根。不但无所破坏，且令受其资益。若谛闲古农，当道弘法。不知道理之人，一见此种言论，谓为真实，便可退其信心，增诸口

业，实为可悯之至。是以凡观传单报纸，不可一观即以为是，而遽即笔之于书。以致展转传扬，有损自他也。

【其三】前日至一友人处，见海潮音五年第四期，汝与大休之书，不禁令人惊叹不已。此小人挟仇诬谤之语。而世情浇薄，好暴人恶，遂成一犬吠空，万犬吠声。不意汝亦不察，相为唱和，竟录于海潮音中。得不令具眼正人，谓汝之知见，不异流俗，不究是非，但据传闻以为定据乎。此既如是，则光与谛公古农，与一浮之诬语，亦当以是为据。上而谓法华楞严起信之为伪者，亦当以是为据。否则韩退之所谓为史者，述人善恶失实，不有人祸，必有天殃。汝发大菩提心，欲度尽众生，而谬传此诬人之语于海潮音，得毋污海潮音与伤汝之菩提心乎。以汝谬以光为师，故不禁戒勸。若谓不然，请即绝交。

复秦铭光居士书

净土法门，为佛法中最平常最高深之法门。若非宿具慧根，实难深生正信。勿道儒者不易生信，即通宗通教之知识，亦每每以宗教之义论判之，致于此令博地凡夫未断烦惑，即于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之不思议法，不但不肯自修，而且不肯教人者，以不知此法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彼以宗教之义为准，故致有此过咎也。使彼最初即知此义，则其利大矣。聪明人多以明理悟心为志事，而不知念佛乃明理悟心之捷径。念念若能相应，自可明理悟心。即未做到，而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较彼明理悟心，未断烦惑，仍复轮回生死，了无出期者，已天地不足以喻其否泰。况既往生矣，亲炙弥陀圣众，当即亲证无生法忍，岂止明理悟心而已哉。净土法门，唯上上根人，与愚夫愚妇能得实益。而通宗通教之聪明人，多以志大言大，不肯仗佛慈力，而以仗己道力为志事，甘让愚夫愚妇早预圣流也。贵邑或有此种见解之人，故为稍说其所以耳。既欲皈依，今为取法名为契光。梵语阿弥陀，此云无量寿，亦云无量光。果能一心念佛，即是以果地觉为因地心。若能心心相应，则因该果海，果彻因源。极平常，极玄妙。若能信受，可谓超格大丈夫。光以宿业，生即病目，幸犹见天七十多年。今则目极衰昏，拒绝一切笔墨应酬。恐汝或为他宗倡导所摇夺，故特略说特别通途二义。庶不至弄巧成拙，求升反堕耳。当常看净土五经，则知净土法门，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之总持法门。其有所未喻者，当常看净土十要，则群疑冰释，一心月朗矣。文钞语虽拙朴，于禅净之所以然，与日用伦常之互相益，稍有发明，亦可以作自利利他之一助。

复袁德常居士书（四通）

【其一】欲表彰舍利灵瑞，当函致宁波鄞县阿育王寺方丈和尚，求赐育王山志一部，阅之则有头绪矣。光于光绪二十一年春，往育王拜舍利近三月，从去至后，日常随看者即附之看。其色若天台菩提拿红了的色，数十日不改。但其大小上下，随看随变。忽小忽大，其大若绿豆，小则或减三分之一之量。至光绪三十一年，因事往育王，又一睹。其大若黑豆，其色若黑豆上起白霉，紧靠钟底不动。光以黑色又加白霉，意谓或是年必死，然亦无吉无凶。此种皆普通人常见之相，并无甚感应奇特之事。录而刊之，亦无所益。切不可妄造谣言，以无感应为有感应，则罪过不浅矣。

【其二】前日接汝书，问三尊佛作何分别。释迦佛作降魔印，即左手放怀中，手背在下，手面向上，右手搭膝上，手背向上。药师佛作大三昧印，即右手掌，放左手掌上，放怀中。弥陀佛作弥陀印，即左手掌，放右手掌上，放怀中。今汇五十元，祈再买两张六尺单宣，另画观音势至二像，作结跏趺坐在莲华上（双跏趺），白毫作○相。光本欲自出钱，汝发心募结，今另画之，则亦满光愿。所余二元，作买纸及送像川资。祈慧察。

【其三】杨荫鸿发心护国挽劫，只教人戒杀吃素，不提念佛菩萨一句，可知于佛法，尚未具足正信。倘真知佛力法力不可思议，当此大劫临头，欲唯以戒杀吃素之愿消之，其所见如察秋毫之末，而不见泰山也（决无此理）。通告社员书菩萨示现四字，万万不可用。用之则罪过无量。且令具眼者，谓印光与汝均属狂妄之徒。敢以博地凡夫，妄称菩萨。此尚无引人造罪之咎，亦可与尔我消其罪业。否则无知之人见之，则引以为例，而一切僧俗，通以菩萨示现为称。此种大罪过，由尔我而始，则其流弊何所底止。宜以墨涂此四字，旁书洞鉴

时机。庶于事于理，于自于他，均无妨碍矣。祈慧察。以后凡有提及光之文字，只直叙其事，不得妄戴高帽子。在汝意以为荣，不知既不是自己之帽子，妄为戴上，人便指为假冒，为瞎充，其辱大矣。民九年常州庄蕴宽到普陀法雨寺，作一首诗，光往彼房与光。光视之，笑笑，放在他桌子上，不拿去。何以故？以帽子太高，万不敢戴故。然世之好名者，尚求人为己做高帽子。光与彼心相不同，彼以为荣，光以为辱。祈以此语备告同门，至嘱至嘱。

【其四】妙师昨交六元香敬，言汝寄。五人求皈依，法名另纸书之。祈为彼说，皈依佛法，不可又皈依邪魔外道。当各尽各人职分，要孝顺父母公婆。要助夫成德。要教训儿女，令其为贤人善人。要吃素。要念佛求生西方，不可求生天生富贵家。不可念血盆经，破血湖，还受生，寄库，此是伪造的。不可学外道炼丹运气。若仍照无知之人如是行，则西方便不能生。以一心要做富鬼，或要成仙生天，何能得往生西方之大利益乎。祈与彼等说之，则利益大矣。童蒙须知未阅过，或恐如小儿语，小学韵语，内中均有辟佛之语，故不敢作序。但作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发隐，或亦有助于童蒙须知之义意也。祈细心排校，圈点亦照排。前寄书包内，所书人字发隐，后录莲池大师佛前对联，妙无以加，何得又祈作乎。书此，主极乐六八大愿之慈尊，绝限量寿命光明，不离当处。过娑婆万兆佛邦之净土，妙庄严楼台池沼，原是吾乡。恐书遗失，故为补书于此。

复张仁本居士书

手书并生西记，悉知。如此，决定可以往生。然人于临终，所最要紧者，全家眷属预为助念。若家道丰足，又当请僧俗莲友助念。念至气断后，仍不动。照常念至历三小时后，方可料理揩身换衣等事。如此助念，决定可以往生。不可常以手探其暖凉。若神识未尽去，一经手触，或致发生瞋念，则误事不小。光说此者，以冀汝母临终时，不致有所遗误也。死后迁化最好。唯所买之缸上，俱有弥勒菩萨像，实为褻渎。宜买莲华缸，勿买弥勒佛像缸。又当以此对一切信佛人说。汝父既得往生，当劝汝母亦持长斋。汝与妻子纵不能长斋，亦当少吃。须知多年来兵连祸结，皆是大家杀生食肉所感。家中永禁杀生，自然一切吉祥。丧中凡祭神待客，皆不用荤酒。今为汝寄丧祭须知一本，童蒙须知一本，观音慈林集一本，祈过细看。以后一举一动，自可蒙佛菩萨加被，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矣。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只此来往之信，皆双用手眼二镜而看而写。以后切勿来信，亦勿介绍人皈依，以目力不能应酬也。（民廿七年七月初八）

复王雨夕、王雪夕居士书

佛法法门无量，无一不以戒为基址，净土为归宿者。汝二人既欲皈依三宝，当须认真持佛净戒。在家人以五戒为根本。五戒前之杀盗淫妄四条，乃性戒，无论受戒不受戒，皆不可犯。但未受戒者犯之，则按事论罪过。受戒者犯之，则于事上论罪之外，又有犯戒一层罪过。酒戒乃名遮戒，以佛遮止，不许人喝。未受戒者喝，无罪过。若喝而妄为，则在所为之事上论罪。故虽未受戒，亦不宜喝。若受戒者喝，则止得犯戒之罪耳。然既发心皈依三宝，固当五戒全持。佛大慈悲，虽有一二三四随人意受之例。然此系有势不能持之事，不可以此自宽。言事不能持者，如屠儿不能持杀戒，酒保不能持酒戒等。皈依佛法修持净业之人，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复以化他。俾内而父母、兄弟、夫妻、儿女、姊妹、妯娌、男女仆使，外而乡党、邻里、亲戚、朋友，以及一切相识有缘之人，皆以此为劝。凡欲劝人，必须自己实行其事，则人自依从。世出世间事，无不以身为本者。所谓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又须知念佛一法，乃佛一代所说一切诸法中之特别法门，其道理超出一切禅教律密之上。一切法门欲了生死，必须断尽烦恼，方有了生死分。若烦恼惑业未断，任凭你见地高，工夫深，智慧大，皆不济事。此各法门，皆仗自力故难。净土法门，全仗佛力故易。若有真信切愿志诚念佛者，临终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既生西方，则烦恼不期断而自断。以西方所有境界，皆令人增长功德智慧，了无令人起贪瞋痴者。故龙树菩萨称为易行道，马鸣菩萨称为最胜方便。然此不但普度凡夫，实则普度一切凡圣。今为汝等寄各经书，阅之自知。光老矣，目力甚衰，不能详为开示。此诸书则为普遍开示，以汝之二十元作书价邮费。除自存外，送通文理有信心能恭敬者。若漫无恭敬之人，切莫与彼。免得彼褻渎造罪，反为有损无益也。机械

厂，以制造杀具，如能谢事，或改制别种用器，则为上策。今为汝二人各取法名。雨夕法名智泽。雪夕法名智净。以净土法门，普泽一切，普净一切，庶不负此生此遇也。近来念佛之人，多多不识净土法门之宗旨，以故不是夹杂禅宗，便是崇尚密宗。舒次范处，祈为说之，不另。（六月廿六）

致张增纯律师书

日前王宗一持阁下与彼三兄弟书，知于净土早有修持。后遂废弛，今重复发心，足见宿有善根。至于兢惕所业，谓易造罪。若约世俗知见，则诚然诚然。若不注重于钱，唯抱伸冤解纷、互相劝导之心，只知以理定论，不看孔方兄面，则其积功累德，当比他业为易耳。然而财能迷人，一见孔方兄，不惜丧祖德，折己福，灭子孙，并死后堕落恶道者，万有十千。是不可以不时时防孔方兄之诱惑也。汝既发心皈依，今为汝取法名为慧纯。果能纯依佛慧，则孔方兄其奈我何。以伸冤解纷之功德，作念佛往生之助行。则如乘大船行于大海，大张风帆，又遇顺风。千里之程，一朝即至，何幸如之。至于汝言，前念佛七七日，稍有所证，此即退道心之根本。乃稍有相应及感应，何可认之为证乎。得少为足，随即懈废，初心人每每如是。以后当纯一其心，愈有感应，愈觉歉绌，则可免此病矣。光老矣，不能详为开示，今为寄净土十要一部。此书为净土法门之最切要者，当息心读诵。则法门之所以，修持之法，举凡自利利他，自行化他之道，均可悉知矣。净土圣贤录一部，佛学救劫编一部，嘉言录一本，欲知此大意，嘉言录最易探讨。有此诸书，净宗大意，炳然昭著。外附达生编、寿康宝鉴，以防子子孙孙之生育与保身立品也。一函遍复，为一切人当务之急，依之而行，无往不吉也。光老矣，此后永不许来信，亦不许介绍人皈依。以精神目力工夫，均不给，已于去冬乃拒一切。凡来信均以此语拒其再来，以免过烦不支，或致丧明殒命也。（正月十九日）

复薛英慧、刘一鹤二居士书

手书备悉。光乃无知无识之粥饭僧，唯安己愚劣之分。只知修持净业，以期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二位若不欲做大通家，则尚不至因光之庸劣，而致误所期。若欲做大通家，则完全适得其反。虽然，大通家谈何容易。即令做到，若不依信愿念佛，求生西方，诚恐尘沙劫又尘沙劫，仍在六道轮回中矣。良以仗自力了生死，与仗佛力了生死，有日劫相悬之象。知好歹者，切不可效已了生死行菩萨道者之志愿。必须要决定现生即生西方。待往生后，然后效之，则为有益。未往生即效之，如坯器未烧，一经生死之雨，便成泥土。世每有好说大话者，以佛菩萨之身分自任，但成自误误人耳。愿二位深思之。然学佛之人，必须各尽己分。所言分者，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等。人若各尽其分，则天下自当太平。而其中关系最重者，唯父母之职分为然。使世之为父母者，各各善教其子女，则瞎捣乱与顽劣不法之徒，皆成贤人善人，何至有互相侵陵劫夺戕杀之事。天下不治，匹夫有责，即指家庭教育，俾儿女皆为良善而言。此上所说，虽属普通之话。然推类而明，固已包括净尽矣。二位身任军官，更当严以律己，为士卒之模范。所谓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也。世间无一事，不以身为本者。至于对士卒，当以真诚待之，谆谆告诫。俾彼等各各守除暴安良，保绥百姓之志。视人犹己，视己同人，毋相欺陵侵夺。视人之妇女，若己之姊妹，不敢起非分之妄念。必期于不负卫国保民之职，则其军可不谓之道德军仁义军乎。以道德仁义军制敌，则所向无敌，必能得胜。故孔子曰，我战则克者，此之谓也。近世年有战事，稍有心存仁慈忠信，并念经念佛者，多皆在枪林弹雨中，绝不受伤，此其效也。二位既欲皈依，今且随顺来意，为取法名。如后知其无知无识，不足为师，另拜高人，实所欣愿。薛英慧，法名宗慧。宗者，主也。谓一举一动，以智慧为主，则无所往而不

善，无所往而不与世间圣人出世间佛菩萨心迹，相契相合也。刘一鹤，法名宗一。一者，纯一无妄之谓。心中常能纯乎道德仁义，而无别种与道德仁义相反之妄念，则可谓真儒真佛弟子。以此率物，固不难彼此咸有一德矣。然现今天灾人祸，每相袭而来。必须常以信愿念佛及念观音，自行化他。以期生则消除业障，优入圣贤之域。歿则仗佛慈力，直登极乐之邦。庶可不虚此生，不虚此遇矣。余详文钞等书，此不备书。如欲看各书，汉口泰安里八十六号田申甫处可请。去腊所印戒烟治疟等三方甚灵。而疟疾为夏秋最多之病，此方不费一文，治无不愈，爰附二张，当广为人说，亦利人之一端。光已七十有二矣，朝不保夕。而且衰残已现，精神不给。但祈按文钞修持，切勿来信。以力难应酬，非不愿为人说。纵令详说，何如一部书之具备乎。（四月初五）

复某居士书

念佛之人，先要识得净土法门之所以。然后遍阅经论，皆足以为发明净土之义，与切修净土之行。若不知净土之所以然，则一经研究经教，便以经教之义理为高深，以净土之义理为浅近。而正助倒置，或将净土置之脑后。则只可种未来得度之益，决难现生即了生死，预会于诸上善人也。念佛不昏即散，是以泛泛悠悠之心了事之现象。若能如堕水火，遇盗贼，以急求救援之心念，自无此种毛病。宜分做几期，某时研究，某时持诵。研究不得逾限。否则研究觉得有滋味，便成天研究。不但有妨念佛，或恐用心过度，因兹受伤。所谓翻嫌易简却求难，弄巧成拙深可怜也。现今人心坏极，外面行走，纵无有祸，亦甚危险。汝若能知此意，则念佛之心自切，研教之心自淡。何以故？以在患难中，不暇撻心于知见之解路也。又宜常以此诫儿女媳妇，令彼各各每日念佛及观音。果能全家悉生惊惧，志诚念佛及观音名，当不至罹祸。否则，欲永无祸，诚难可必。教儿一事，关系极大。教女比教子更加要紧。以女若贤，在家则可令兄弟姊妹相观而善，出嫁则相夫教子有法，俾夫与儿女皆为贤善。若女子失教，其祸有不可尽言者。

复郭汉儒居士书

三尊佛，释迦施无畏印，右手仰掌在怀，左手俯按左膝。药师佛，弥陀佛，手印相似。药师是大三昧印，右掌在左掌上。弥陀是弥陀印，左掌在右掌上。佛像折约，当用熨斗下铺桌毡，将佛像放桌上。一人两手令伸平，一人执熨斗熨之。床上毡万不可用。或用长纸铺几层亦可。熨斗用净火加香。底柄须揩干净。不可太热，太热则佛像受伤，但熨伸即已。现在西洋战事剧烈，若不即结束，则将延于吾国。凡中外各国强弱不一，其受害固皆同等。非败者受害，而胜者得利。按实而论，被人杀者固可怜，专杀人者更可怜。彼止知目前，则胜者似乎得益。若并来生后世看之，杀人者比被人杀者苦深万倍。惜世人皆不知也。清凉山志，载隋代州赵良相，家资巨万，生二子，长曰盈，次曰孟，盈强孟弱。其父将终，分家资为二，孟得上。父死，盈尽霸孟之家业，但与孟园房一所，孟佣力自活。未久盈死，生孟家为子，名环。又未久孟死，生盈家为盈孙，名先。环为盈家之仆，先欲朝五台，命环随行。环知其伯霸产事，思欲杀先，幸得其便。行至五台僻处，持所匿刀谓先曰，汝祖霸我家业，令我世穷，我今杀汝以泄愤。先疾走，环追之，入一茅篷。一老僧止之曰，此处不可行凶。环曰吾杀怨耳。老僧令坐，各与一杯茶饮之，遂知前世事。各哭起来，遂在山出家。倘各国皆见前后世事，还肯专以杀人为强国之要政乎。山门，按义当作三门，乃三解脱门也。一门而具三义，一空解脱门，二无相解脱门，三无愿解脱门。由三解脱门，直入涅槃宝殿故。由空故无相，由无相故无愿也。了知一切诸法，当体即空。则空有均不可名，故无相。无相则无执空执有之心愿也。提倡佛学，当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本。能如是，则于世出世法均不悖。否则尚是名教罪人，何堪学佛，以望了生脱死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佛戒经中之略戒。文昌阴鹭文引用之。惟知阴

鹭文有此语，不知其来也远。末世学佛，所宜注重者，在知因果，与修净土。以知因果，则不敢自欺欺人，作伤天害理、损人利己之事。修净土，则虽是具缚凡夫，便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诸余法门，皆须烦恼断尽，方可了生脱死。否则纵令大彻大悟，有大智慧、大辩才，晓得过去未来，要去就去，要来就来，尚不能了。况具足烦恼者乎。昨接贵地佛教会航空信，知甘地亢旱，与陕无二，不胜感伤。贵会三七日已满，尚未得透雨。魏慧滋以灵岩山僧，皆真实修行者。然灾相甚大，只好尽心力而为之。其得普雨与否，不能逆料。慧滋航空信，亦于午后收到。即函令灵岩，于十六日请二十僧，念观音圣号七日，求为各旱区通下普雨。二十人按例须二百元，由光代贵会出，不须寄款来。贵会宜普告当地人民，同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不必多作仪式，但以念菩萨功德，为岳渎灵聪回向增长威福，为诸孤魂回向往生西方，较为有益。即祭神祇，亦勿用荤腥。事事以诚敬为本，不在仪式之好看也。

复杨振仁居士书

古云，处世当如将军对敌，作人当如处子守身。将军一失敌，三军俱倾覆。处子一失身，万事皆瓦裂。宜如何战兢惕厉，以全吾父母之遗骸，以保我本具之佛性也。五戒不言吸烟者，以佛世尚未行也。此系明末时始兴起。僧既不修行，则是地狱种子。故下流行为，无不备具。况大家同吃，彼更有何忌讳乎。汝既知彼为败类，何又问无此戒乎。彼岂一切行为，皆不违戒，唯此违戒乎。香烟之害，甚于洋烟。吾国之穷，此居大半。光已深悉其毒，每劝人勿吸。其中有吗啡海绿印等毒质。若少年妇女吸之，则便断绝生产。此系一皈依弟子名赵月修字恒光，亲见外国女教员戒女学生者。祈广为人说，则与保全人家嗣续同功。

复张汝钊居士书

竺瑞莲，人极忠厚，有志弘法利人，当受其聘。此之学法，不宜按学堂章程，当按修持而为教授。最初须令读四十二章经、佛遗教经、八大人觉经正文，兼以藕益大师之注，为之讲演。次令读净土五经，俾于净土一门，备知其所以然。则敢于一切人前劝修净业，而不被他宗玄妙高深之教理所摇惑。次则读梵网经。次则研究净土十要，兼阅净土圣贤录。聪明者不妨多看净宗诸书。亦不必特开一国学之名而学文字。佛经古人注解及与著述，皆文也。当令详审其语意，宾主问答与其意致。则终日看经书，即终日习文字也。前月霞法师讲华严，又请一老儒教国文，又请一讲说文者讲字义，光闻之颇不谓然。经非文乎。注非文乎。终日看经阅注，不足为行文之方法乎。后未及一年，以用度太多而散，遂移至杭州海潮寺。彼有信令曾学者来学，光因以此意为彼说。汝谓白衣为比丘尼师，及讲解戒律，或有与佛制冲突处。但不自居师位，以作同学，互相研究，则绝无妨碍。然须敦实行，勿徒以学文字为事。文字是附身之用，德行是为人之本。况彼等皆非幼年，倘以竺居士所设国学国文为主旨，则是普通学堂之章程，非修持学堂之根本。彼于此事不甚明了，当以光言为彼说之，彼必不至不以为然也。以后凡有求作传记者，当以誓不为人作传辞。否则好名而恶实者，日求作传，以期一死即作高僧。便成以假为真，令人谓真者亦是假造。则佛法之一败涂地，皆此种聪明人之所致也。

复蔡吉堂居士书

光四月二十六日，由扬州回申，见所寄桂圆及香，谢谢。观音大士颂稿，虽寄来，尚须详校，方可付排。恐今年不能出书。慈幼院随缘以办，能多亦好，少亦无碍。即不能助，空册寄回，亦无所碍。光于一切事皆任缘，断不以多少有无，起分别计度心也。真达师令附笔问好。尤惜阴居士，尚未动身，不久当南去。所住地址尚未定，待彼为光开出时，当为寄来。当此天灾人祸，相继降作，宜发诚心念佛，以祈覆庇，庶不负此好时光。否则如入大海，既无导师，又无指南。欲不沉溺，何可得乎。

致心净和尚书

今日有从如皋来，代崔宗净之信，所说之钟，大小适宜与否。如其适宜当向党部买。尚有钟架，若非朽腐，亦当同买，以免另做。亦可即击，以察音声。大鼓若有人发心即已，否则令彼募造。然须合中，不宜太大。当示其尺寸大略，以便彼定做。钟鼓之费，均须彼自己出钱，不须法云寺补助。当以此话说在前，庶不至或有难以应付之虞。

复葛启文居士书

大家宿业，感此恶果。汝在护国寺能诵经礼忏，实为大幸。此时除念佛念观世音求加被外，别无良法。且莫妄想得好事，果能志诚恳切诵经礼忏，自己也得莫大利益。若只图了事，则欲佛菩萨加被，便难如登天矣。除志诚念佛念观音，及志诚恳切诵经礼忏外，别无第二方法。祈慧察。

复李觐丹居士书

接手书，知阁下卫道之心，极其真切。而彼欲为千古第一高人之地狱种子，极可怜悯也。起信论之伪，非倡于梁任公。乃任公承欧阳竟无之魔说，而据为定论，以显己之博学，而能甄别真伪也。欧阳竟无乃大我慢魔种。借弘法之名，以求名求利。其以楞严起信为伪造者，乃欲迷无知无识之士大夫，以冀奉己为大法王也。其人借通相宗以傲慢古今。凡台贤诸古德所说，与彼魔见不合，则斥云放屁。而一般聪明人，以彼通相宗，群奉之以为善知识。相宗以二无我为主。彼唯怀一我见，绝无相宗无我气分。而魔媚之人，尚各相信，可哀也。未受戒，不应著坏色五条之缦衣。此衣五条，不分袂（五衣，五条，每条一长一短）。亦非海青，海青即大袖之袍子也。今日法门无人，任意妄为。故凡受五戒者，皆著五衣，乃违佛制。而僧俗悉各相安，亦可慨也。

复康寄遥居士书（四通）

【其一】念佛会章程，甚好。但青年妇女，令彼安住家中念佛，勿来预会。以现在人情过坏，兼有兵士。恐或途中有不如法，则彼人及念佛会皆无光彩。此为避嫌远祸之要义。杨叔吉已于前月十三下山。现今天下纷乱，陕地更甚。何可无事，萌游行之心。岂非居安觅危乎。千万不可出外。即欲大家游观胜境，须太平无兵灾时方可耳。在家虽繁，不致别有他虑。当此乱时，身纵出外不逢殃祸，一日之中，心仍计虑家眷，岂能清净无事于心乎。希真之死，已属天罚。彼得一进步之信，便欲尽杀一切政界中人。所以未至京即病，至京便死。使此人不死，必致大乱。老天有眼，令彼先死，则不致凭空扰乱也。熊大冥得一极有善根之子（未半岁，即知拉彼婆及父母令拜佛，若依之拜，则便欢喜），以预北战，及胡憨之战，其子遂死。彼竟同狂痴，来信告苦。光乃直指天罚。若不改行，其罚尚不止此。汝等既信奉佛法，当以佛心为心，则有益。若大冥希真，所谓枉为佛弟子矣。光目不佳，非常发疾。

【其二】前寄本校所出书，即欲复说我意。以事须深思遂己。继而思之，游艺之说，不可如是办。且小儿知识甫开，即导之以作戏。恐不在行孝行弟上用心思，而向扮妆生旦净丑上做工夫，则成舍本逐末，弄巧成拙矣。光幼时闻老人云，吾乡三四十年前，各处皆调杂戏（即平民子弟，及工农等人，于闲时唱者）。但不唱武戏，余与唱戏全同。有请唱者，须自具一切箱妆器具，但去空人。又须具全帖磕头奉请，以不受钱，当上客待。迎来送去，大家以此为乐。后以每调杂戏，必遭旱灾，从此遂止。可见游艺之说，不可即以作戏实之。夫凡夫之情，随物所移。土木形骸，妆饰美妙，即生贪染之心。况幼年子弟，妆作女身。虽云高抬教化，实有诲子弟入轻佻之咎。况欲其妆扮

逼真，不下一番心思，岂能令人悦目。光本僧人，何问人教育之事。但以尔我有缘，不得不为尽一番计虑。行孝行弟之道，只可为彼讲说。若令彼做出，则勿道弊端。其旷误工夫，何可胜计。士子专习举业，尚不能变化气质。以好顽之机，令其扮戏，遂欲变化气质，恐变坏者多，而变好者少也。勿借圣人游艺之语，为子弟开一轻佻之端。数年前有游学生数十住法雨寺，夜亦做戏。教员一边坐视，彼便妆和尚，接香客，实侮僧。光闻之，不胜痛惜。堂堂学校，令生徒作此无益之事。不意汝皈依佛法，发心培植人材，亦极赞此事。光固不怕人谓固执不通，实为不取而特言之。至于学生著作，虽不妨浅近。而屁打马鸡等说，究何所益。徒令明眼人痛心耳。纵纸不用钱，亦不宜印此种废话。然此光之知见，是则依之。否则亦作屁话置之。汝自行汝之教育规章，光岂能必使汝勿行乎。文钞熊大冥有一千元，当作二千部，闻已寄九百于陕汴两处，祈打听大冥回秦否。彼若回秦，余千部当寄彼，令其分送秦地信心人。祈即示回音，以便令上海书馆寄也。现今时局，尚恐大变。当令家眷及一切有缘者，戒杀护生，吃素念佛及念观世音。庶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否则刀兵一至，其惨殆有不忍言者。

【其三】六月之书，已收到。以行踪不定，故不复。兹接手书而已，余皆未到。现今兵衅大作，民不聊生。当此时际，固宜一心念佛，以求出离。并以劝有缘。

【其四】接手书，知汝与秦中人皆在做梦。秦地民不聊生，而欲开道场，宏法化，请谛闲法师，彼岂肯受此艰难乎。何云不得不恳请，用此曲折作么。某某师（其人断断请不得）会说大话，毫无真行持。请此种法师去宏法，欲人皆学空套子大话乎。抑欲真修实践乎。光前已与汝说过，将谓我屈抑贤哲乎。至于令光示人，光常处海上，绝无一人与光往来。知谁是发菩提心，欲普利一切之人乎。此事实为难中之难。若求吃饭穿衣僧，则诚有之。彼尚不愿到北方苦寒地方穿

衣吃饭去，况曰宏法利生乎哉。秦中之僧，亦如秦中之儒。将何整理而使其一一皆依儒释圣人之道而行也。可胜浩叹乎哉。捐册公函，已于昨日寄回矣。

复刘观善居士书（三通）

【其一】接手书，知居士道念精纯，身安心泰，慰甚。江苏改庙宇事，光早与魏梅菽王幼农二公通函，祈其转旋。魏君将光书持之见韩省长、蒋教育长。蒋君幸是佛教中人，韩君允许撤销。蒋君与幼农商，此系翻案，非各丛林联名具呈不可。幼农遂拉出羊皮巷观音庵妙莲和尚（此人颇有老成气概），令其联络。妙莲往各处通说，各处皆退缩不敢出头。后与毗卢寺和尚说，毗卢和尚力赞其事。妙莲往芜湖收租，经毗卢和尚，又复联络。遂订于二十四日同到金陵呈禀。其文系妙莲托友人作，经梅老改过。又令蒋君阅过。幼农以日期尚早，因寄光看。想此事已经撤销矣。幼农（在十五前接到）谓此事定可解决。但教育会人势力颇大，潜滋暗长，或可为虞。当联络谛公道公二法师，具函内务部，或可永免后患。光得书即与谛公书，过四五日方报云，有病不能握管。光已先与庄思緘居士书，祈其至南京斡旋，向内务部疏通。想不至以光人微而不理也（罗鬯生居士来山，言思緘往杭将回京，与彼同行，南京尚须住一日，以故光即与庄书，罗十九下山，大约二十四日，思緘可到南京矣）。

【其二】接手书，知贵恙已愈，慰甚。江苏一事，全在梅菽竹庄幼农三人之力。而庄思緘居士又适逢其会。光致书祈其见省长为之疏通，故得全潮悉落。若谓光之功，乃不过致书诸君，祈其斡旋而已，何足挂齿。若以此为功，则是冒他人之功，以为己功也。令戚丧子折孙，约人情亦不能不感恻。至于悲悼若狂则是知有子孙，而不知有身，何迷执一至于此。试思子孙受祖父之恩，则粉骨碎身亦不能报。子孙有丧祖父而悲痛若狂者乎。若是知伦理之子孙，则亦稍具哀忱，略陈仪礼，尚可慰悦祖父之灵。若是从小娇惯放僻奢侈之子孙，则日夕愿祖父之速死，以期得随意嫖赌逍遥，无人管束耳。果得祖父真

死，则心中欢喜有不能以言语形容者。从兹将祖父力持之家业，悉用于造地狱极重恶业之事上。而培德修福之事，则一文钱直等割己身上之肉，宁死亦不肯出。以此丧祖父之家声，貽祖父之羞辱于百千世者多多也。此种子孙，在乃祖乃父固犹作掌珠看也。推其故，总由己心太重，不知宽大深远之理所致也。可不哀哉。昔范文正公视人犹己，视疏若亲，视天下为一家，视中国若一人。故能自宋初至清末，足一千年，子孙科甲不绝。长洲彭氏力行善事，于清初以来，科甲冠于天下。其家状元有四五人。而同胞兄弟有三鼎甲者。以世世奉佛，奉阴骘文、感应篇。其志固长欲利人，而天固长施厚报也。令戚果是通人，当自惭薄德，故得此报。从此努力积德，以期天哀愍我。则当桂子兰孙，相继而生也。现今世道人心，沉溺至极。天灾人祸，亦频数之极。或流布有益世道人心之善书，以期同登觉岸。或拯济遭水遭风之穷民，以期死中得生。与其留资财以供子孙吃喝嫖赌，令人唾骂，何如自己做济人济世之事，为自己培来生福，为子孙作百千世之受用为得也。今夏风灾最惨，会稽道所辖二十县，有十八县报灾。八月初十间，台州又发大水。有处民屋中，水深数尺，河地俱水，船行桥上，其惨状可想而知。道尹黄涵之，名庆澜，笃信佛法，长斋念佛。前年台州灾，大为捐赈。今年灾更甚。以捐款维艰，灾民可愍，拟欲燃指筹赈，或可感发人心。救得一人，功尚无量，况多人乎。令光代为劝募。光自愧薄德，言谁肯听。因令戚之忧思，动光心之恻隐。倘彼怜悯儿孙中年夭折，为彼行赈济事，以荐其灵魂。为己培福德，缘以邀夫兰桂。或荐父母宗亲。或祈家门清泰。但令出自诚心，断无不得福报者。现今之人，多多借公济私，以故人难取信。若论黄涵之之为人，可谓官长中无二无三者。彼在宁波，每年施药，当过二万元。况其施送善书，及种种善举乎。彼之为官，乃以家资贴用者。非朘民误国以肥家者比也。张瑞曾与彼为施送善书之友。瑞曾于扬州立一借钱利平民之局（不要利，只交本），函祈涵之于宁波开办，涵之即开办。凡做小生意无本钱者，皆可无所忧虑矣。即此一事，可知其概。

阁下亲知中富家甚多。若张黄等彼固生于富贵，不知贫穷之苦。倘肯发悉为天地之子女之心，以行救济。则固无家门不幸，丧子折孙，及子孙败坏家声，令祖父含恨九泉之事矣。倘肯发心，当直交宁波道署道尹黄涵之收，光固绝不干涉也。光贫无卓锥，前年两次拨刻文钞洋五百元赈饥。去年几处亦用百元。今夏以友人施文钞洋百元，拨送黄道尹赈灾。用别人之财，聊尽我之心而已。

【其三】节届中秋，天高气爽。想居士心月孤圆，亦如天上之月，光明皎洁，无境不照。欣慰欣慰。江苏谋庙一事，已经撤销。此事魏梅荪斡旋之力居多。而王幼农亦复颇费心力。其妙处尚在蒋竹庄教。

法幢和尚传略

师讳行帙，号法幢，别号二雪。家章安，姓林氏，原名增志，字可任。其先出宋进士正仲公，十五传以文学赠东阁大学士，得昭公，即师考。未脱襁褓，昭公见背。师孝友天植，性嗜学，十六游庠，二十三乙卯举于乡。读书兴善寺，契禅衲，信出世法。二十七，母旌表节孝，赠夫人。江氏歿，师哀毁不欲生。思借佛法以报劬劳，因请诸法宝诵之，如宿习。自此所行，皆放生掩骼诸善事。三十三迁馆头陀山密印寺，即唐一宿觉道场也。日与受业师僧摩马聘君往来讲习，益知有向上事。僧摩曾见博山无异禅师，寺古殿将倾，适龙过山砦，草木尽拔，荡然如新筑，师于时即有改造之意。三十五戊辰成进士，高等擢某经第一，初筮楚蒲圻令。御史黄宗昌见僧摩刻有宗门三关语，因问师，儒亦有三关乎。师曰有。问初关，师曰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二关，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三关，师曰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黄公豁然，结契甚厚。师尝于官驿触溺器有省，偈曰，奇哉藤溺器，通身黑漆漆，陡然勘破时，雪消地上湿。凡为政以德教为先，至诚格天，感甘露屡降，巡按宋贤异之。为贺相公逢圣李大宰长庚同章进御。随传旨科道不必尽由考选，馆员必须先历推知，时议僉云，他日膺盛典者，必林蒲圻也。于是有楚蒲记瑞之刻。蒲民建甘露生祠，两分楚闾。建中隐园于署，朔望讲学，邻邑生徒来听如市。时有讲学法羽之刻，任满擢翰林编修。会东宫出阁选讲读，师与焉。进易师卦讲章，倦切上爻，管六曹章奏，召对记注诰敕撰文纂修会典六子格言，晋经筵讲官，转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读学士，复晋少詹事分校，癸未会闈，甲申李贼犯阙，师蒙国难，酷刑几毙，抗节不屈，贼败乃间关南旋。时明藩隆武起闽，坚以内阁大学士起师。既而隆武迁粤，师知天意有归，遂就吕峰过遵耆宿剃染。时丙戌冬月师五十四岁也。大清一统，征用天下遗老，师独不奉檄。有司迫就

道，师欲自杀。遵曰，子读书不达其道，夫当国破时，清师仗义入关，一战灭贼，为烈皇报仇，诚有德于大明者也。子如不事二姓之主，往请巢由之志，未必不许也。师即以僧服赴，果遂所愿。自是切磋厉行，究心生死大事。一夜闻钟声，碍膺顿释。有偈曰，此夜钟声恰异常，一椎打破臭皮囊，百单八下如雷吼，情与无情何处藏。遂旋密印以了夙愿，改创祖庭，事多玄感，具载重兴碑记中。师向留意宗乘，每得悟处，略不自肯，至是切慕遍参。偶昆阳余孔谦参雪窦云和尚归，述窦语曰，法幢禅者，若要参方，还是我费兄当。师闻之曰，真善知识语，吾有以见雪窦矣。遂之四明上雪窦。礼拜次，窦曰，只如老僧不在，礼拜是，不礼拜是。师欲进语，窦震威一喝，师不觉汗下，顿见雪窦用处。至晚窦募筑一拳曰，作么生。师曰，合取两片皮。窦又筑一拳。师曰，再犯不容。窦复掌师曰，不受和尚谩。次日窦举香严，我有一机偈征师。师曰，此处不消疑得。窦曰，毕竟作么。师出礼三拜而退，即呈偈曰，瞬目当机换话头，何如只用老拳酬，祖禅会得休轻信，一叶初飞遍界秋。一日茶次，语及当事，赠真觉再来额。窦曰，上座还承当得么。师曰，承当不是好。窦曰，古人遂知是般事，便休唤甚么作。师曰，尽力道不出。窦休出。师之武林，窦送以偈曰，乳峰刚两月，独步去钱塘，一句超方外，全机绝覆藏。临济正法眼，灭却瞎驴旁，只这破沙盆，待将为举扬。至圣果山，扫马居士墓，盖师不忘所自，遍谒诸方，还雪窦受具，典藏钥。一日窦落堂，忽打师一棒曰，道道。师曰，剜肉作疮。窦曰，却只道得一半。师曰，连这一半也不消得。自后箭锋相柱，脱落无余。中书君莫能殫述。癸巳春辞还东瓯，窦大书卷首曰，亲吃老拳，嘱以偈曰，别我春风里，临行一句亲，杖头宣大意，足底播芳尘。往复乃无事，纵横已绝伦，到家严面目，所以接嘉宾。窦之于师，犹应庵华之于密庵杰焉。甲午窦应密印之请，晋师西堂。解制后窦还乳峰，师复上省覲。适四明绅衿请住鄞之大梅保福寺，师以汉尉旧隐，且慕常禅师高风，遂欣然赴之。窦题其顶相，有青出于蓝谁似你，大梅峰顶看

风雷之句。八百余年荒庭，师不憚与诸禅衲披霜立雪，本分提持，近远趋跲，渐成丛席。是以费隐容和尚有法门领袖荷人望，八万松杉记笑颜。牧云门和尚有峨峨太白祖灯传，众角虽多一麟足等赠。到天童，木陈忞和尚请师升座，见其提倡，大击节称叹，为序大梅录，举风穴慈明祖孙东山照觉父子相证，以为直令千秋振响，三尊宿又不啻妙喜之极口应庵矣。师住梅凡六年，以院事付日休寤首座，遂赴东瓯请。庚子冬开炉密印，较梅尤盛。丙午应括苍净觉请，复以密印付多子无西堂。丁未夏季示微疾，舟还陀峰，八月十五日对众说偈曰，七十五年闲打哄，总无奇特出常伦，而今撒手悬崖去，一任诸方说幻真。寂然而逝。师生于万历二十一年癸巳，没于康熙六年丁未，世寿七十五，僧腊二十三。

复方家范居士书

欲生净土，须先认清宗旨。普通修持，无不以开悟为希冀。而开悟一事，亦非易易。若知净土宗旨，决不预期开悟。若不注重信愿，开悟亦难了脱。若能一心念佛，不悟亦可往生。汝信中谓纵具厌秽之情，未识自性奚若，是志在开悟也。开悟而有信愿，是为禅净双修，最为高上。然世绝少真开悟者。何谓真开悟，即所谓明心见性。乃于自心中彻底明了，非只会说而已。会说不名开悟，且勿误会。真到明心见性地位，尚须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世人凡求开悟者，皆不注重于信愿求生。而欲以此依稀仿佛之悟了生死，则是自误误人。固不如老实念佛者为稳当也。光老矣，不能为汝详说。今且为汝寄书二包，汝息心读之，当可备知净土宗旨。若或不能于此各书生信，又去求明心见性，求现身成佛，光也不怪汝。但恐尘沙劫又尘沙劫，仍在轮回六道中。然欲了生死，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为世间贤人善人。若伦常有亏，三业多愆，欲于临终蒙佛接引，以与佛气分相反，何有无感之应。凡遇有缘，皆当以此告之。今为寄净土五经、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了凡四训、印光文钞、嘉言录、历史感应统纪、观音颂、饬终津梁、念佛恳辞、初机先导合编各一部。至于受戒，当依文钞与徐福贤书，在佛前自誓以受。今为汝取法名为慧范。谓以佛智慧所说之净土法门，自行化他，以为世范。祈顾名思义而实行之，则幸甚幸甚。（七月十六）

以后不许再来信。亦不许介绍人皈依。即向弘化社请经书，亦不许顺便与光书，以无力应酬故也。

复圆拙大师书

接手书，不胜嗟叹。世人只知效迹，不究其是非利害。往往作福之事，反造大业。俗人且勿论，即僧人亦多如是。世所流通之西方公据，前刻法会图，后刻弥陀经、往生咒，后刻九品莲台，各坐一佛。傍刻○，令人点。点完之后，将此经烧之。友人欲重订而广印。光谓点完必烧，经佛亦随之而烧。以点得乌黎巴皂，亦不好受持。因商其办法，不刻经像，但列九品莲台，并○以备记数。其订正排印，皆光经理。何得云有大报恩塔之事乎。因往库房求其附本，果有其事，而其页数至二十而止。此塔之页数，乃另起一二。足知以后欲契合俗情，乃后所增，足见俗情之难转也。王大有所售之印度香，其盒四面共五十余尊佛。光不许人买此香，并与彼店经理说其利害。双挂号寄，祈其必复，然竟不复。吾人无权，将奈彼何。血盆经、寿生经，乃劣僧伪造以求利。令不知佛法之人，谓佛经都是劣僧伪造。无知之善信，非破血湖、还寿生不可。即为全国最有名之丛林，亦无一刹不许作此佛事者。以此是利源，而不计及为灭佛法之祸本也。现在书不能寄，一友以与李慧澄论焚经事，钞附信中。李据别人说有功德。开首即以有功德起，而说其罪过。切勿误会，谓光直许其有功德也。法门垂晚，讹谬太多。若常与人诤论，或致群起而攻之。则反致无益于人，有害于法与己也。即此几事，可以备知。光老矣，目力精神均不给，祈勿再来信，来决不复。祈慧察是幸。（十月初二）

与陈燮和居士书

闻士牧将往云南，以老父已八十有二，不能常侍膝下、陪以念佛为歉。光决于九月灭踪，尔我有师弟之谊，不能不再与汝一番叙述也。人生七十古来已稀，况八十二乎。若其已得不生不灭之证，则固不必用光一番络索。若其未得，固当如丧考妣，如救头燃，以生真信，发切愿，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以求生西方也。现今世乱已极，为有天地已来之破天荒大乱。况当此衰年，朝不保夕，岂可如少年无知，因循过日，以致虚生浪死。虽遇佛法，仍莫由得其巨益乎。幸智育净英等，尚能认真念佛。当于此时立一规约，若至临终，切不可预为著衣洗浴（详看嘉言录临终所示，此不备书），及与哭泣。以致搅乱其清澄之心，令失正念。而与佛不相契合，莫由蒙佛接引，依旧轮回此三途六道之中。则所谓落井下石之孝，其为害也，莫能名焉。当看嘉言录示生死事大数章，自可悉知。倘于此时不努力，唯图逸适。则千生万劫，了无出苦之日矣。如其心力衰弱，当令子媳孙女等，轮班助念。此一事有多种利益。一则辅助己之正念。二则曲为彼等种最胜善根。三则开通风气，以期大家效法。四则若至临终，自不致张罗忙乱，破坏正念。临终一关，要紧之极。即平时功夫得力，若遇不知法门之子孙破坏，则便留住此世界，不得往生矣。若知此义，子孙能助念佛号，成就正念，虽平素功夫不甚恰当，亦能往生。是以光于老人，特为致意。切勿谓迂腐，则幸甚幸甚。

与罗铿端、陈士牧二居士书

日前接手书，知贵地佛法，将有复兴之象。所作缘起，不能令人感佛恩德。光另作一篇，文颇繁琐，用否任汝，光不强人。若用当做一木榜。请善书者，用恭楷书于八尺双宣纸上。或贴或刻于木榜上，则可久存。或作四块六块（并文忠公发隐，或作八块），以备时局不好，收而藏之。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关系甚大，亦宜如此办法。此文将从前古大人之隐，通为发表，非止文忠公一人也。公乃闽人，有此一文，拘墟之士，便不敢妄加诽谤。所说林阳寺，照灵岩章程，万做不到。勿道别人来做不到，即令灵岩当家妙真师来，也做不到。汝等少阅历，故不知其难。光以五十余年之阅历，故为汝等直言之。念佛堂对联，明莲池大师之联好极，绝未见人用过。光屡为人抄令挂之，由大师之德，感人必深。令光写字，乃不知光一向不写大字。近来目力衰极，非手眼二镜并用，不能看字写字。本欲早为寄信，以纸昨日方来，今仍寄回。以后无要事，切勿来信，以无目力精神答复也。弘化社，前之三人，皆由时局大变，亦变得很合时宜，均已去了，光不过问。德森师住上海太平寺候校，大约今年恐不能了。他回来时，随他料理。所要之书，当可寄到。现在只照本一法，半赠全赠皆没有。此次仍作送，以后均以照本办。今寄童蒙须知、观音慈林集二本，以毒乳杀儿之广告，欲汝等为一切人说也。祈慧察是幸。（八月十二）

主极乐六八大愿之慈尊，绝限量寿命光明，不离当处。

过娑婆万兆佛邦之净土，妙庄严楼台池沼，原是吾乡。

（明莲池大师撰）

复智牧居士书

接手书，不胜欣慰。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若无人提倡，则善根无由发现。如种子在地，不有时雨，则莫由发生滋长。汝父固宿有善根者，故一拨便转。从前之谬执，随之消灭。将来之往生，必可希冀。今为取法名为德和。以燮者，和也。若不知自心固有之明德，则不能上和诸佛之宏誓大愿，而决志忆念，以至心佛相应，如水乳和。亦不能下发起一切同人深信切愿，而一心执持弥陀万德洪名，以期现生出此娑婆，登彼莲邦，如母子和，永无背戾也。倘能悉心详看文钞，再看净土三经、普贤行愿品、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等。则其自利利人之道，即可知其纲要。再加以恳切至诚，谆谆然与家属乡党亲戚朋友说之，则其益大矣。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则必高登上品。汝父多生之善根，由兹得其实益。汝之事亲之道，已得其大者。尚祈多方劝喻，令其信心增长，则其利溥矣。祈为洞察是幸。侄妇心芝，具有善根，一闻即信。且欲皈依。今为取法名心馥。以本有之真心，极其清静，亦极其香馥，由种种妄念，相续而起，则便成污秽景象，失其香洁之本体矣。彼既发心修持，又当以此心香，熏其丈夫与其儿女。俾彼各各去其污秽之心念，复其本体之香洁。而女人家第一功德，在孝翁姑，相夫教子。既为佛弟子，而不知孝亲相夫教子，则于自己本分之责任未尽，人或由此指斥其非，便不能令人相观而善也。若能笃尽己分，再加修持净业。远近见闻，皆生景慕。所谓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匹夫匹妇若善，亦可移风易俗，若不善亦可移风易俗。今之学界不知此义，动以男子之职业，令女人习学。而不知以相夫教子为训。是学为乱，非学为治也。吾常曰，教子为治国平天下之根本，而教女尤为切要。盖以人之少时，日在母侧。受贤母之熏陶，未有不成为贤人者。故于此覩缕言之，宜令亲友女人悉知之，则幸甚。

复丁福保居士书（二十一通）

【其一】接手书，并大词典样，不胜欣慰。阁下此书一出，令彼研究佛学者易于入门，直同指迷途者令得正路，其功德何可称量。但须过细考察，祈勿以讹传讹。一切经下所叙古昔及外国光皆不知。但其叙事，多有错谬。如明成祖作世祖，成祖永乐十八年刻大藏经，历廿一年，至正统五年方圆工，此明北藏也。南藏乃太祖时刻，但以未有题跋，不可考其年月。决非成祖时刻也。成祖虽有两京各刻并刻石之语，实止刻一北藏板耳。何以知之？以南藏规矩，函卷皆不次第，岂一人刻经，南藏另立一规矩乎。又北藏续者，南或未有，南藏续者，北或未有，可知是太祖洪武时刻无疑也。其石刻，并未施行。法珍尼刻藏事，人属元朝，藏属梵本。前藏藏下明，康熙二十三年，雍正六年，而我国清藏于雍正十三年开工，乾隆三年圆工，何全不提。又京西石经山，晋琬公法师刻石经，贮封石洞，虑末法经灭净尽，企有大士乘愿开洞，印经以遍流布。自晋至明末，尚有人刻而贮之。外用铁条封其洞口，但能在外看，不能入其中。其石板皆实堆满洞，有好多洞。紫柏憨山文集，皆载其事。又词典二字，通而言之，一大藏教，皆可名为词典。局而论之，唯专发明名相等书，可以当之。如教乘法数、大明三藏法数之类。若宗门语录，乃以机锋转语，专阐向上一著之法，尚不可以名之为教，何可以名为词典。自马祖后诸大禅师，皆有语录，云门稍后，何在前者不名词典，而独以云门为词典。又云门说法如云雨，绝不喜人记录，故香林远、双泉宽，各以纸为衣，偷而录之，即今所传者是也。阁下叙之不甚清白，不知者，或当做云门自己私记，则成自禁而行之矣。祖庭事苑，乃载宗家言行之书，如林间录、宗门武库之类，亦不合名为二次改良之词典。以此二书，系记宗家直指人心之言句及事实耳。此第二篇序，似宜将宗改作教。叙如来说经，诸祖传宏，遍传中外，其中名相法数非读破全藏

不易了知。因兹有著教乘法数、大明三藏法数者，乃此书之本源也。光目力甚衰，加以精神不给。初始至山，以舟中受风，十余日，颇不安适。自后虽好，日间或复书，或校书，略无少暇。六祖坛经，只看王柳刘三碑，余皆未看。阁下志期利人，以一书为诸经之总注，当多须三二年之考察研究力，俾阅者决了无疑，则其功德大矣。倘唯欲速以出书，断难无讹。通家则无所碍，初机便致不知所以。光宿业深重，不能为阁下稍效微力。但一念愚诚，唯恐举世之人，或有不蒙其益者，故为琐屑言之也。

【其二】昨接佛学之基础，并手书，不胜欣忭。知阁下唯企人各各皆修万丈高楼而速即成功，永无倾覆也。生脏者，食未化之部位。熟脏者，食已化之部位。故子在母腹，居于生脏之下，熟脏之上。阁下深通医道，剖腹图等悉曾熟悉，其部位自当知之。光但知其名义而已。佛学基础，排得颇的确。但光之芜语，列于琼林，气类不伦，不胜感愧。禅和尚序甚好，足可发人信仰，何须光之芜评也。

【其三】昨接所惠佛学小词典一部，阅之不胜感激（不过翻翻而已，一排亦未卒業）。孙继之居士发此大心，导利初机，功德无量。但其字过小，看久则必致坏目。此书久研佛学者，看不看皆无不可。窃恐素有信心，未曾入门，一见此书，便倚之为重城为泰山，势非目不受伤，不肯稍置。阁下与孙君，同以利人之心，由兹而坏人之目，虽结法缘，恐亦贻来生目婴痼疾之祸。印光生即病目，今则惜人之目，甚于己目。每见聪敏少年，多皆近视，问之，则曰看小书所致。窃谓书肆书贾，唯以稀奇炫异为求巨利，不问与人有利有害，瞞心昧理，力求获利之道，此种人何堪与语，只好任他去了。阁下孙君发大菩提心，亦效彼等之式，殊为光所不取。又以心交有旧，故不得不陈其愚诚。以期于一切同伦，肉眼法眼，同皆明朗。则阁下与孙君，当获五眼圆明之报，永绝目昏之忧矣。此书再版，当宜改式。大词典一部，万勿用此坏目字法，则印光受赐多矣。拣魔辨异录式，与南京扬

州大小同。但内有双行，老人看之便觉吃力，印光通改作单行，企其得益而不受损也。春间所惠佛学指南，叱令酌订，光勉承雅命，擅自久许未及详阅。因蔚如居士有友人于日本藏中抄出十一面神咒经疏，以传之既久，颇有错讹。因去岁彼依日藏所刻随自意三昧寄光，光详阅之，心不自安，遂妄行修治，随即寄去。彼深加赞许，拟即重刻，又令作序详陈所以。其序，阁下当于时事新报已垂青盼矣。因是之故，又令修十一面疏，其字甚小，光但看十余纸尚未动笔，而目大受伤，廿余日中不敢稍用。至今佛学指南及十一面疏概未寓目。恐阁下待久，或致责让，故述其由。近来人事应酬外，尚有七百余页书未校，故不能速副雅怀。扬州刻工，托拉延缓。本期四月即去料理，今拟七月初去，早则无益。

【其四】顷接来书，知阁下既已博学，而又不耻下问。光实无知无识，不妨以己之所知者贡之。按大明重刻方册大藏缘起，第一篇陆光祖序云，昔有女子崔法珍，断臂募刻藏经，三十年始就绪，当时檀越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圣朝道化宏广，越前朝远甚，岂无胜心豪杰乎。不能倡而成之，而诿以为难，是丈夫之志，不如一女子也。第二篇冯梦禎序云，宋元间，除京板外，如平江之磧砂，吴兴之某寺，越之某寺等，俱有藏板，不啻七八副，法道之盛，此其一端。迨国朝仅有两京之板。又云，因记磧砂藏板缘起，弘道尼断臂募化，弘道化后，其徒复断臂继之，更三世其愿始满。吾侪丈夫，不能深心荷担大法，鏤板流通，反一女子之不若，即生清世佛乘，空手入宝山，岂不愧死。陆云，女子崔法珍者，即冯所谓磧砂寺之弘道尼也。其法珍弘道二名，或一举字，一举号，并非二人。言女子者，优下文丈夫之志不如一女子之势耳。言崔法珍者，古者度牒书名，皆冠以俗姓，故或有并俗姓称之。如马大师、王老师，沈莲池之类，非谓此系在家女人，非尼僧也。下云圣朝道化宏广，越前朝远甚。又按冯序，知人非明朝。何以知其非宋而是元耶？以刻板一法，始于五代冯道九经板，刻数十年始成。至宋虽愈刻愈精愈快，照以龙舒净土文之百余页书，

于南宋之世，尚刻数月之久。以女子之倡首，三十年完全大藏，当在元朝无疑也。何以知其经属梵本？其第五密藏大师序云，太祖既刻全藏于金陵，太宗复镂善梓于北平，盖圣人弘法之愿，唯期于普，故大藏行世之刻，不厌于再也。后浙之武林，仰承德意更造方册，历岁既久，其刻遂湮，此佛经方册之权舆也。古者凡属佛书，皆用梵本。光在京曾见楞严会解，华严疏钞流通本，皆梵册。不但此也，即沈士荣所著之广原教论，亦是梵本。可知古时佛典，概用梵册也。自方册流行以后，人皆图便，遂无论经律论著述，皆用方册，此刻藏缘起，阁下不知有否。今秋已令缮写刻板，明春当可出书，出则当以数册贡之阁下及一二知友，以结法缘。光所知止此，故即以所知贡之。其余事迹，则不得而知也。

刻藏缘起共十八篇，各人各规矩，故有实写者，有空一格者，空二格者，以让抬头。十八篇外，有刻藏校对等规约共八十余页。光照现刻经款十行二十字，实写共成五十页。文系原文，法按现法，故省三十余页纸，庶易于流通耳。佛学大词典，为入佛法之初门，只可迟出三二年，不可欲速而有讹谬。虽阁下慧光普照，如日出遍照寰区，然在浅见寡闻者分上，不妨以浅见寡闻之见识贡之，以将其至诚向慕之愚忱而已。又法珍弘道，决非二人，若是二人，陆何以只说法珍，冯何以只说弘道，此种出格事，何可遗而不举，况欲借此以发起丈夫之殊胜荷法心乎。

【其五】昨接手书，及佛教宗派注，不胜欣慰。光近来事务纷集，无暇详看，只看其总序而已，余皆随便一阅，廿六页第四行小字天册之册，讹作丹。武氏之武，讹作慈。此系排字者之疏略所致。万君久亲函丈，且受其指示，当不至有所刺谬也。安士书承阁下认收书资，并及流通，光当代为国民日向三宝前礼谢矣。安士先生，最初立法，亦未尽善。以训文与彼自立之征事论心等俱顶格，为主宾不分。阁下命改二号字实为至理名言。但恐行法难调，或不如法。光拟除载

事迹之文外，余皆令其低一格，庶无相混。于公四句，去岁滇督发心刻板，光已将帝君及四句事迹录出寄去。唐君虽退，书当刻成，但未寄来，当另钞一分，附于卷首目次之后，并作一小序，以明所以。庶不动原文，而令若文若义皆无所欠，不知阁下以为何如。安士书乃挽回世道人心之要书，虽曰拟印万部，然多多益善，何可自画。又令人出钱有似割人之肉，即现已得六千有奇，纵绝无一人再肯出资，亦差可告慰诸位之婆心耳。万事随缘，不必执定，方为安乐法也。吴艺瑛女士所书之楞严，其夫为之流通。庄闲女士所书之法华（即庄思之妹），其夫陆稼轩，亦欲与之流通。祈鹤年居士，以其经持来，令光鉴订，并求题跋。因略阅之，见其字迹遒劲清秀，始终一律，但以字体多有文人习气，或用俗、破、帖、变等体，或反以时行正体为非，而改用古体。光以随俗违时，不足为法，作书斥之。令其重写，兼须字迹稍大，庶受持者应赴者皆乐购请。其人见光书颇佩服，次日随其夫来拜见，光命如进士对策书之，则功德大矣。闻其人颇守女训，凡一切游戏场概不一去，而为盛杏荪夫人之所钦敬者。庄吴之书，不知为姊妹行耶，姑侄行耶。孰为姊姑，孰为妹侄也。倘若二次再书成，光不能不为一题，又恐仍烦阁下为之流通也。近来佛学风气大开，闺阁英贤，亦多奋起，亦聊以解忧国忧民者之焦思耳。

【其六】前惠佛学起信编，其因果报应，足可震聋发聩。因随便与一二友人言之，彼亦欣欣欲观，但以无便人去申为欠。光因拟随顺彼意，祈见字即寄佛学起信编一包来，其包止按邮局分两为准，不论本数多少。开一价单，一本请资几何，待光六月底至申，当即如数缴还，必不致误。

【其七】前奉一函，谅已接到。昨日包玉堂君见访，持阁下手书并佛学撮要一包。此书由浅而深，因果事迹，轮回报应，以及往生西方，了生脱死，直是于暗室中与人一灯，俾身前身后之修因结果，皆可预决，以故为信心人所共好乐而不惜金资以流通也。伍君语删之亦

好。凡欲断疑启信，不可用半信半不信，及发挥义理不依实理之语。以此等语，亦能启人信心，亦能开人疑窦故也。第八章，似宜加于其后，则于体裁亦合宜，亦可令人知有此等书可请而阅也。其该删该添者，祈君自裁之。光近来事务多端，日不暇给，祈垂原谅。包君来时，光已劝其在家即俗修真，无须出家。恐出家之后，日与懒惰懈怠僧同处，久而久之，但成一赖佛偷生汉矣，未知彼肯依从否。

【其八】兹接手书，并佛学起信编十八本，六道轮回录尚未来。每次寄书及信，常常作两次来。六道录光亦不能多看，所看皆无大谬。但此种书，当以发明因果报应为主。若末后所译外国灵学志等亦可证明，外国近亦信有鬼神。既有鬼神，则前生后世，当即不无，而了生脱死，尤为急务。但阅者推不及此，便觉浮泛不亲切矣。以后凡录古事、今事，皆以因果报应，彰灼著明，能令人若闻若见，无不毛骨悚然，生警惧心为主。至于泛论有鬼之语，当让小说家为之缀辑流布也。有谓阁下谋利之说，亦非无因。阁下以宏法利生为己任，不当效书肆，出一新书，便以新书订价，不论纸张工本。阁下所刊诸书，当于工本外微加少分赢余，庶大法流通，而亦不赔本。倘过于工本数倍，则人将功反议为过矣（如佛学小词典，其价过为定多）。以叨认同志，故敢直言，祈垂原谅。

【其九】光素无学问，兼盲于目，故于古今名人著述，皆未寓目。摩诃之碑未见其文，其上下文意语脉，皆不得而知。若不奉答，恐阁下致怪。今且按我盲人本分作摸象之说，以塞其责。是则未必全是，非亦未必全非。祈明眼者裁度而去取之，则幸甚。鼓柁海师者，殆指经中每言人入海采宝之谓。不知菩提之行者，殆指禅宗，即众生烦惑示诸佛智体之谓也。意谓入海采宝者，不识本有家珍，至尊至贵，而能出生无量众宝，向外驰求，何异怀宝迷邦，骑牛觅牛。须知贪瞋痴之实性，即是佛性。若能彻悟此之佛性，则觅贪瞋痴了不可得，当体即是真戒真定真慧。亦无真戒真定真慧之相可得。六祖所说

大意如是。以此二句，为反显胜妙之文，此光之拍盲瞎摸也，不知阁下以为何如。又禅宗贵在参，不贵在讲。坛经虽有义路，若不开宗眼，不是挽宗作教，即是以迷为悟。故裴公美云，得其旨则疾成佛道，失其旨则速入泥犁。光教亦不通，何况乎宗。但二宗门庭，颇知入路。惜无足，又兼无目，故不能一涉藩篱耳。此经亦能利人，亦能误人。若能于法法头头，揭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又复不背教义，即谓六祖出世，亦非过誉。否则既不能令人见性，又或致因宗背教，则宗教两益皆失，应公美次句之义，固不如还他本来面目为嘉耳。阁下利人之心甚切，光防误人之心亦甚切，故不得不预白，而以尽知己之区区愚忱而已。

禅宗语句，须另具只眼，若不善会其意，未免依文解义作三世佛怨。若或违背教义，只成离经一字，即同魔说。易则易如反掌，难则难如登天。非宗教具通、双眼圆明之人，固不宜轻易从事注解此经也。

【其十】光赋性愚戆，无所知识。兼以不解世故，不能曲顺人情，以故发愿毕生做一长挂搭僧。幸居士不以无状见弃，凡有所说，纵属狂悖，亦蒙奖誉，感愧无极。语云，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光之愚诚，由阁下之力，直令一切信心人，同生敬畏经像之心，庶几灭我罪愆，增彼福慧，推其本源，皆阁下乐道人之善心所成就也，感谢感谢。贵门人万居士，问宝华三昧传，法雨无有其书。贵局既无，则他处亦难搜求，宜问于宝华，则必得之。此人殆菩萨示现非常人也，系慧云馨公之徒，见月体公之师。见月于崇祯十年，在其座下受戒后，即嗣其位，至顺治十年，已在华山作住持，尚不知入院已几年矣。以此可知其为明末人。灵隐晦公所说，即此人也。

颠预佛性，儻侗真如，乃斥见道不真者之常谈，何必问其出处。纵指出出处，亦未必即是最初之言，故不如不标出处为得也。

菩提达摩传衣钵于中国，凡五代。至六祖唯传法印，衣钵不传，当查六祖坛经，自知其因缘。吾人本有心源，皆被情识遮蔽，不能显现。若能返照回光，直下看此幻妄情识，从何而起。则内不由心，外不由境，两头坐断，中亦不立，所谓情识，化为乌有。情识之障蔽既除，则心源彻底显露矣。此即宗门大彻大悟之景象也。

剿，灭也。从刀不从力，从力则非其义。

后后逊于前前，亦教家常谈，不能指其最初之语，何人所说，不若不标。大凡一切事，前人创而后人继。虽在后之后，愈精愈妙，其功仍不能逾于在前之前，以前人系创立故。况佛法中著述前人之创者，多属法身大士，乘愿再来。后人继者，纵其法之精严胜于前人，而其入理深谈大纲要旨，何一非前人已发明者。即未发明，亦由前人语脉中推出。以故后后胜于前前，实逊于前前也。

光影门头，即指见道不真之象。盖以天月人形譬道，彼只见月光与人影，便以为得，其可乎哉。又即以天月譬道，以月光月影譬道之流露处亦可。月光月影乃月之流露处，但当由光影而仰视天月，不当即天月之光，及水中之月影，便为真月也。

惠果事，宋僧传未载。自宋传后，无辑僧传者。明高僧传二本，只就己所知者录其一二，不足以名为接宋僧传之书。今北京道阶法师请人广为搜辑，拟续宋僧传之后以至于今，则其部帙当不下百十卷矣。

密宗以三密加持，能令凡夫现生证圣，其功德力用，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议，故云不思议力用。虽然，此就密宗之本旨说，然须是其人方可。其人谓谁，如金刚智、善无畏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今之学密宗者，皆得其皮毛，全无金刚戒力、菩提道心。不去持咒以断惑证真，多效现字现象，以问吉凶祸福、前因后果，则与灵鬼

作用相同。是之谓败坏密宗，吾恐避罪不暇，说甚即凡成圣也。吾人但以净土法门为一座大须弥山，全身靠倒，庶几不被一切知识所夺，而现生可以了脱矣。否则随风倒浪，了无已时。哀哉。

大藏秘要，未见其书，想是东人所传。

夺人境等四句，乃临济四料简语。夺即泯寂迹象之谓。不夺，即显示理体之谓。人境，即人法境智之谓。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为夺境不夺人者，显能生之人，泯所生之境故。去则决定去，生则实不生，为夺人不夺境者，显所生之境，泯能生之人故。去则实不去，生亦实不生，为人境俱夺者，人境两寂故。去则决定去，生亦决定生，为人境俱不夺者，以人境双显故。虽有四句，只是事实有生、理实无生耳，亦是彰照泯寂、彰寂泯照、寂照双泯、寂照双彰之妙旨耳。生必有其人，故谓为人，去必有其境，故谓为境。此理甚深，宜认真念佛庶可亲得。否则便成口头禅，妄谈般若矣。

【其十一】昨接手书，并观世音经、大著词典，不胜感激，谢谢。但以字迹过小，不能详阅，只略阅其序与凡例数条而已。如河伯望洋，不胜浩叹。自惭孤陋寡闻，空在佛门，了无所益，感愧无极。兹有恳者，奉化孙玉仙居士，近于佛学颇生信向。以弥勒菩萨示迹奉化，更切志流通其事迹，企启一切人信心。前年刻出锡六环一书，乃其先祖所著。去春来山送光一部，光阅之，其中所说，皆以凡夫知见所测度者，绝不知佛法之所以然，及弥勒之所以然。而且措意措词，直同俚俗，谬妄褻渎，动人痛悼。光详陈其弊，谓此书流通，于尊先祖，于佛法，于众生，皆无益而有损，祈勿流通。彼一经光说，遂即劈板，后遂刻弥勒传。此书甚好，彼于春初即寄与光，谓于傅大士道场，得其语录，亦欲刻板。光曾见兴慈法师令彼皈依弟子所刻之本，其错讹不胜其多，恐是此板，因问是否，彼即将其书寄来，系石印者，比兴法师所刻，错讹更多，因令缓刻。光前年劝兴慈师另刻，彼

亦应许，彼若刻，则不刻亦可，刻则照彼此次刻本，庶少错讹。玉仙又谓傅大士碑记，系陈朝徐陵所作，文深义奥，阅者多不解了，令光恳求阁下为详注，则一切阅者，更能发菩提心，庶可现生往生西方，将来预龙华会。光谓注时，必须详看语录，庶知因由及与事迹并其提倡大略。现在所刻，错讹甚多，若不详察，难免或一致误。待兴慈师二次刻出然后再注，一省心力，二无讹谬，庶可引证的确，开人正眼。彼心甚殷，至昨又致书，意欲即成此举，以期与傅大士语录，并弥勒传共行。令光致书阁下，祈其为众生故，发菩提心，俾弥勒道奥，人所共知，不胜恳祷。光因将光所酌订之傅大士集，挂号寄来，并将玉仙之书，一并封于信函。谅必满玉仙与光之微愿，而以大笔为弥勒点出光明，令其照天照地于尽未来际也。

傅大士道场，僻居山陬，近来绝少高人莅止。故其语录，频经抄写刻板，每次必增其错讹，或有赘疣，或有脱落。光见之，不胜痛惜。乃以下劣知见，为之酌订。兴慈师重刻，当依此本。然世无善本，光无正知，未必一一皆能如法，其所改正者，当居多半，纵有改讹者，亦只居其少半耳。以世无善本，不能不为酌订。若死守慎重，不敢更换一字之例，则大士一片婆心，将封于错讹脱赘之闲文字中，而无由彰显矣（此光自不量力行酌订之苦衷也）。按佛祖统纪卷七三纸后幅，天台六祖法华尊者，即徐陵后身。智者当陈朝，弘法京师，徐陵皈依座下，发愿来生弘法故也。傅大士语录，一书之中，有三四名。书签封面，皆作集，卷一二作传录，卷三作诗偈，卷四竟无正名。碑文则云附录碑文，余则只有附录二字。光酌立一名，通名傅大士集。初二卷旁书传录，三卷诗偈，四卷于碑文则标附碑文，各传则云附某某传。兴慈法师本，已与彼写样子，此系光所存本，故未标示耳。

【其十二】数日前，孟由之弟群铮，拟欲施送阁下所著诸因果书，及龙舒文，并光文钞。但以现世之读书人，绝不以恭敬圣贤经书

为事，恐受者仍以读儒书之态度读之，则罪过无量。因致书于光，令作一劝告文，拟刊板印于皮面，庶有知者，不至仍以惯习为事也。光即作一篇寄去，但以学识短浅，殊难令人警省，然必有因此少改故习者。又念书已订好，加印实难，稍不留心，便可涂污。因思阁下若肯于所著诸经书之皮面，皆印此语，固于阅者大有利益，亦以法化人之一端也。今将其文另附呈。然此不过大致而已，倘阁下肯运大手笔，另作悚目惊心之文，则更为美善，固不必定用光文。但期人知敬畏，则人各得益矣。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此十方三世不易之常法也。惜今人多于此忽略，因兹只有虚研究之名，而不得亲断证之实也。

【其十三】光无知无识，迫不得已，效攒叶聚草之法以塞其责，蔚如谬为流通，亦不过暂时而已，久必湮没。蒙阁下录于大著各书中，决可遍及天下后世，真所谓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感愧无似。慧命经，前次尊札文略，光未得其意。今接手书，知阁下欲遍拔邪见之根，标其名而引光语破斥之，可谓深慈大悲，至极无加矣，谢谢。光芜钞由阁下过为赞扬，当流通遐方，于初机学佛者，大有裨益。待其已得门径，不妨以为刍狗，即仍为圭臬，亦无不可，以法无优劣，取益在人故也。

【其十四】接手书，谆谆以遍阅大词典为嘱，足征阁下虚怀无我，犹如大海，普纳众流，了无满足之日。光目力类盲，愧不能一效寻行数墨之劳，愧何如之。廿三日，方接到黄君所注之大士碑。窃思此碑文字典故，极难详悉，以故孙玉仙属意于阁下，拟为注出，以发起一切阅者之善根，俾现生得入净土，将来辅助龙华，其利益实非浅鲜。今见黄君之注，凡人所不易知之典，悉一一指出，不但光与玉仙欣慰不已，即弥勒菩萨在常寂光及兜率天，亦当开颜而谓其能畅已出世本怀矣。此文一刻，必遍界流布，永永无已。光以无知，更欲助其流通，因将其中有彼此传写之讹处，及注中发挥不甚显畅处，用号码

法标之，另书于纸，以期再为正订。古人著书，不嫌三四易稿，知黄君与阁下心交，断不以光之琐屑见怪，而乐于更订，以期于龙华会上，蒙弥勒世尊推为多闻智慧第一也。所惜者，山川遥阻，不能面晤于著时以尽朋友切磋琢磨之谊。其所标者，未必尽是，但以光之愚见，只如此耳。譬如野人献芹，童子奉沙，尽其自分，岂必欲人之见用哉。缅维阁下无我，黄君亦当无我，唯欲成就自他善根，当不以光为多事也。若黄君肯另修，则何幸如之，如其不肯，祈即将原稿寄回，即令玉仙刻之可也。

大词典七本，一〇二九中层，印坏文成，下注谓熔蜡作印，置之泥土上，不的确。此殆指金泥，乃以蜡印印于融化之金泥上。以金泥未冷，故软而能受印，以虽能受蜡印之印而成文，而其热力，随即化其蜡印，虽则化其蜡印，而印文一一显现，如是则印坏文成，同在一时。若作印于泥土，何能即令印坏。此虽不关紧要，聊表光之愚诚而已。

【其十五】适接手函，不胜惭惶。印光何人，敢当此誉。阁下欲初机易于入道，曲垂方便，光实钦仰不已。至于惠施大衍法财，极为感佩，但印光身不余钱，近以刻板刷印等亦不妨为阁下作功德。今日接蔚如函云，印光文钞，又于商务印书馆重排印。此款必须带来，待排妥，即用此款请光芜钞结缘。又祈邮至普陀数十部，以广阁下法施。又祈阁下交代商务书馆留板，省得二次有要者又复重排。又祈交代，勿用有光纸。仍照蔚如所印纸印。蔚如于廿四日已进京去，祈阁下费心交代。又观音灵感录，第五章第二十二页前幅，梁恭辰一段，观音告梵王咒心十种相貌名义，第一大慈悲心是，乃至第十无上菩提心是。前年佛学指南中作如此句法。以是字置于每句之上。光已详告，今又作如此句法，知阁下事多，绝未一一检点故也。此虽小故，然令通家见之，则见诮。不通家见之，则相效。光固直心直口，常欲以他山之砺石，为荆璧作资成之益也，故又白云。又十二行阿伽罗，

罗字，系陀字之讹，乃阿伽陀也。友人以天台山万年寺图见赠，今转赠，以作心游之资耳。

【其十六】适接手书，知阁下志期利人，而又慎重其事。恐或有不肖，则于法道有碍，可谓真心护法，真心益物。又以光贫于财，特寄邮票十双，谢谢。末世少真知识，每有无知俗僧，教人念佛，谓念佛一声，阴间即有一钱。而愚人见小，谓日念数万佛，即有数万钱，世间生意，辛苦艰难，绝无如此大得利事，遂发心念佛，作积钱计，并不知念佛之所以然。由其心心念念，以至诚心作积钱计，故随心随业现而为钱。张斌之事，的确不是妄造，所可惜者，未遇明眼知识，示其念佛所以耳。倘知其所以，以此恳切之心，发自利利人之愿，则斌将高登九品，果证无生矣。尚何积几仓金钱，以待至冥用哉。至冥君谓凡八斋戒至心念佛一声，亦注一银钱，足见世之以念佛作积钱用者多多矣。不知念佛功德，唯期死有钱用，如以如意宝珠，博贸一衣一食，岂不可惜。虽然，以尚书而因恳求织蒲鞋者，遂得还阳赎罪，其发大菩提心念者，其功德则非世间凡夫知见所能测度。故省庵云，暂持圣号，胜于布施百年，一发大心，超过修行历劫，二语皆依经论所说而明，并非杜撰。凡录此等事实，当于其后，原其佛法正理。并阐明凡夫见小，只知念佛积钱，遂随心所感，随业所现，实有金钱几仓，贮于冥间耳。凡念佛者，当发普度众生之大菩提心，则现生诸缘顺适，临终正念往生，从兹出凡夫流，预圣贤会，承佛慈力，及己愿轮，回入娑婆，普现色身，度脱众生，岂区区一尚书而蒙恩灭罪哉。如此则令阅者断除下劣知见，开发真实信心。若止录本文，绝不评论，愚人谓念佛乃积冥钱之一法，从兹一唱百和，只期做鬼有钱，便失生西公据。智者见之，谓集录之人，绝无正眼。评其所以，则两得，否则两失。世间载籍，皆有与佛法互发明处，由其人未开正眼，故每致乖戾。如纪文达、袁子才，极欲令人深信因果，而自心未明，故每每自语相违。或错认消息，以魔境为佛境，况其他哉。

【其十七】适接手书，并大士集，不胜欣忭。大士碑文，经黄君注出，则大士恩泽，遍沾群萌矣。随即与玉仙书，说其所以，并将阁下之信，一并寄去。注成刊板，固不必说，不刊，则彼何汲汲然欲祈阁下注也。但注成之后，当将原稿由光处转寄，待彼阅过，则刊木板，或排铅板，方可定夺矣。其万君所问，当书之于后。大著大词典，字过小，光目力不能看，偶见一二则，似有可商酌处，亦书之于后。蒙佛接引一段下，所说不错。天亲论，即无量寿经论，亦名往生论。大藏目录，名为无量寿经优波提舍。优波提舍，即论之梵语耳。隔阴之迷，阴谓色身，即五阴也。由此菩萨，未断三界内之见思惑尽。一经受生，犹有所迷，故云隔阴之迷。许多大根器人，最初亦与凡夫同一迷悖。或遇逢缘，或一闻开示，立地便悟，直同两世人一样。皆因宿世深植善根，未断烦恼，一经转世，便成迷悖矣。以未死为现阴，死而未受生为中阴，受生则为后阴。此后阴且约未死前说，若约受生后说，又名为现阴矣。隔阴之说，指此。拨置西方弥陀，以为心外取法，此参禅不得意人之通病。唯执有心不知有净土，与净土之教主也。意谓一切唯心，弥陀既在西方，即是心外取法。不知一切唯心，娑婆乃唯心之秽所感，极乐乃唯心之净所感。西方之阿弥陀佛，即吾人自性天真之佛，吾人自性天真之佛，即西方极乐世界之阿弥陀佛。不达唯心，妄生取舍，其过可胜道哉。心外无境，境外无心。以心净则佛土净，心秽则佛土秽，境之善恶，由心之善恶所感。断无有善心净心而感恶境秽境，恶心秽心而感善境净境者。以是之故，故曰心外无境，境外无心也。

【其十八】接手书，知佛学撮要重修排印，广结法缘，不胜欣忭。所寄二十本，未曾接到。初恐包裹另行，或有迟一二日者，故拟书到方奉复耳。至今尚未到，恐邮局失落。然此善书，但有人看，即为得所，亦不必以光未见为憾。然邮局所寄物多，倘皆如此，不几误人大事乎。当与邮局说明，庶或留心耳。廿二史感应录刻本，阁下已有六七种，其诸史之奇闻异事，当无遗漏。阁下又肯并而排之，流通

字内，俾偏执断见，及唯信史鉴，不信余书所说因果报应者，皆得利益，是为不思议功德。不但于佛法有益，实为修齐治平之大法猷也。愿成书后，特赐一部，以舒愚怀。亦当不辞烦剧，遍向众有缘前宣说也。

【其十九】适接所寄观音灵感录、佛学初阶，不胜感佩。光于戊午年，即受陈锡周纂修山志之请。光拟将大藏观音灵感事迹，一一搜集于志中，以作发明山主本迹实义。奈目昏如故，无由措手。今见阁下所集，不禁为娑婆无怙众生，得蒙依怙之庆。当藏之经厨。倘万一得遂目力重明重新修志之愿，当采用之，以答大士之鸿恩，以慰阁下之苦心，而令严令慈之莲品，当得转陟上上矣。佛学初阶，当相其有信心者送之，以广阁下法施。前所寄八大人觉经，当已收到。其所饬作初阶题词，文词鄙俚，不能发挥，所以不过塞责了事而已。

【其廿】光本是毁谤佛法之地狱种子，幸承宿善，中道觉悟出家，修持净业，以期脱此苦恼耳。岂料契西，必欲令我入阿鼻地狱，将我之地狱种子，竟然做成了一个活菩萨。美则美矣，但是阎罗大王，决不许以凡滥圣。必要请我这个假菩萨，到那镬汤炉炭剑树刀山等处显显神通，恐怕就将这付头面送掉了。不但西方不能生，恐怕在阿鼻地狱里常住不出了。你若怜悯我，快将此传焚毁净尽，令彼再不要做这号空套子事，则万幸万幸。

【其廿一】接手书，及三藏法数，不胜欣慰。然光一向要书根印字，以后印书，通须书根印字，以便检查，而防遗失，此法乃保存书之良法也。高僧传尚待三年方刻板，五年始出书，其中错讹甚多，以喻昧庵身有职业，代为纂辑，写排之际，皆未详校。彼再三祈光校，而光直日不暇给。今日来信，言期缓三年，则不足忧。然其所阅书，多属各省府县志，及所列种书固不甚多，其中遗佚当不在少。汝于群籍，颇称博览，凡有出格古德传中无者，当为抄出，按订年时，以备

刻时随科前后附入。又此集无论。光欲请许止净居士作论，俾与前三集体裁一同。又梁唐宋三集，皆有遗佚，如于古书中见有出格高僧传中无者，亦抄出，附一补遗一编于后。许止净笔高万英，文雄一代，现为光作观音感应颂。正文已成，光令加注，明年三月当可告圆，则大士恩泽，普被寰宇矣。

复周群铮居士书

了清和尚，以手书见示，深感居士为法真心，爱我至意，而不知其为爱之之道，故不得不略陈梗概，以去疑情。佛门汇载，乃欲以振兴法道，开导愚迷，非理致渊深，笔墨超妙如海阔天空，金声玉振，令人一见即能猛省，如暮夜闻钟，顿醒幻梦者，何堪湊入。印光一介庸僧，百无一能，兼以久婴目疾，不能遍阅经论，又以素无闻性，彻过彻忘，方寸之中，了无所有，何能预此嘉会乎哉。数十年来，无事不亲翰墨，蔚如搜其芜稿，为之刻板，已属过分，况今又作以贻时事新报馆乎。语云，无米不能炊饭，光非不要体面，但以无米之故，不能以土石糠粃假充佳肴，以贻人诮让。至于俗家族第，出家年岁，及所住之处，所作之事，乃大通家有功法道，后人录之以作标榜，发人景仰企慕之心，不得不尔。若光之庸劣，食息之外，了无所知，了无所能，何堪用此一套。用此一套，乃成刻人粪为栴檀，美则美矣，只是臭而不香。亦如以土木作金碧，华则华矣，但唯色而无光。光未出家，即以虚张声势为愧，况今欲从诸上善人，优游于安养世界，岂肯无而为有，以欺世自欺乎哉。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只要念得熟，成佛尚有余裕，不学密法，又有何憾。一日念佛三十万，则是意根舌根俱利。然不可徒羨其所念多，当致力于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而已。又今之泛泛然修行者，多多皆是不修实行，止图虚名。光曾见许多日课十万弥陀者，皆属虚张声势，以自诳诳人耳。此种习气，染之则徒劳无功，小则无而为有，大则以凡滥圣，非徒无功，其罪有不可尽言者。

现今僧人虽多，能弘法者甚少，由请法师不易，故致如是。然听经如为修持净业，发明自力他力之所以然，则其利大矣。若止求通达教义，不以净土为事，则断惑证真，恐无此力。带业往生，又以不生

信愿，虽有佛力，莫由依仗，则成有因无果之业识茫茫人耳。须知一代所说，皆属自力法门，乃通途教理。净土乃特别法门，全仗佛力。若能现生断惑证真，不仗佛力，亦不为过。不能现生断惑证真，而又不仗佛力，则非愚即狂也。今之大通家，类皆如是，哀哉。

学道人事事从实，信札后何得空用百拜字，将以此虚套子为恭敬乎。以后不宜如此，但云顶礼而已。

林心莲信，问及李卓吾，此人盖亦似是而非者。观其出家而不受戒，便自说法，及地方人谓为狂悖邪说，则又加冠为儒。以卓吾之学识，何不能推陈儒释心法，而便率尔还俗，则其行为，无有定章，任己意见而为，尚得谓之为明理尽性之君子乎。居士传特为立专传，实为过举。恐林尚不以光言为是，故补书于汝书中。

汝久欲出家，不知若何恳切。今见汝在太平寺，盖亦悠悠泛泛之伦。其欲出家，乃图清闲自在耳。若果欲修持，断不至如此宽泛。

楞严有何不可研究，但须以净土为主，则一切经皆发明净土利益经也。楞严开首征心如是难，则知末世众生，犹欲以研究了事者，其为自误误人大矣。而况二十五圆通，列势至于观音之前，其主持净土也大矣。至于发明五阴魔境处，破色受二阴之人，尚有著魔之事，足见自力了生死之难，佛力了生死之易，能如是研究，则其利大矣。凡研究时，必须息心静虑，凝神详阅，则如入大宝洲，必有所得。倘如赶路之只图快，恨不得一下看完，则不但经义莫得，久之或反受病，以致伤气吐血等也。善得益者，无往而非益，甘受损者，无往而非损。楞严一经，实为弘净土之妙经。然未知净土法门者，每每因楞严而反藐视净土法门。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己未具正眼，故以己意会经意之所致也。楞严贯摄颇明了，然释文最易明了者莫如指掌。但指掌大关节，多有与文句不合处，是在各人之善会耳。初须将净宗研究到无动感处，方可泛阅各经论。倘净宗未能了明，一经泛阅

经论，难免随经教知识语言转，反将净土置之度外。今人稍于经教有得，即注重于研究。稍于宗意有所发明，便注重于参究。其源总因不知自己是业力凡夫，不能自证解脱耳。极深妙者，即极平常者。譬如一句佛号，本极平常。念至及极，则百千法门，无量妙义，均可悉得。又如树木，本极平常。而生根出芽，成干成枝，出叶开花结果，实有不可思议之妙。故知看做平常者，方能实有诸己也。若唯知其深妙，则多分难以措之躬行，只成深妙之说语矣。

令友患病，只宜劝其回家将养，万万不可令来普陀。以彼系大派头，食用须精，屋宇须华，供役须伶俐。一不如意，便生烦恼，法雨一件亦不能合彼之意。况彼自大自高，绝无信心。虽汝兄开名代祈皈依，光至上海绝未一次礼拜过（光非责彼不敬，由是知彼自大，兼乏信心耳）。何得令至山养病。若不将此种说明，彼或受汝兄弟二人劝，冒然不思自己是甚么身分性情，法雨是甚么区处，或可即来，便成障碍，仍然不久即去，反成无益有损矣。千万不令来山，以致彼此不安。

弘一师只好作自了汉，万不能任事。以心行细微，任事必受伤，受伤则中辍耳，若自己用功，则自适其适矣。

买物放生，若依究竟自愍愍他而论，固当埋之，不可仍倒于水中，以死物浮水，究非善策。若谓已死，与家人食，并施与贫人，亦无不可。当令食者多多为彼念佛，以此是放生物，否则食之有罪过。若能为彼念佛，则彼此各有利益。以此相劝，亦能诱彼食者少种善根。即非放生物，本属自己办来食料，为其念佛，亦于彼此各有利益。汝崖板如此，谓已说皈依念佛者，便吃不得，则是令食肉者概勿念佛也。彼等吃肉之人，只知肉为美味，不知后来自己也做了美味教人杀的吃时心里难受。他既是这样不洞事，任他后来教人杀的吃便了，何必要费尽心思劝他。他要讨到教人吃，你教他不要讨此苦头，

他心里反不安乐。尽他去，让他替人做菜吃，到了那个时候，心肝疼烂也无益。那时他自晓得今日之错，及我与汝之话，不是弄耸他，已迟了也。

药是治病之物，有业则药便不奈何。况要死，药岂能回生乎。即无业能志心念佛，病自不生。有病，药亦可用。若专靠药，则富贵人医生家，便皆无病长寿矣。

彼食肉者，贪心所使，欲令勿食，当从因果报应及被杀之生苦痛怨结上说，则易于动人。若但辨明是净非净，乃其末事。而且彼既要吃，那论涉及非净之事。前有一大居士，弘法数十年，尚日日食肉（此人之名，光不说，汝可想而知之），况泛泛然者乎。汝若真欲利人，宜流通古人极惨凄之成训。若汝所作之一人放生，十家获益，及此非三净说，乃讲家支离琐碎之义。有信心者，尚生善心。无信心者，或更诽谤。十种利益收到，送尽。详细思之，颇有令门外汉起异议处，祈送完勿再印为是。不谓汝所说不是，只为未能得其要领。要领何在，在于结怨联仇，生生世世互相杀戮。汝但至心念佛，为彼屠者及所屠之物作超脱计，则有大利益。若区区然以一文登于各佛报，究有几个人看。汝妻与妹定要用肉待客，此二人一死，定规要变猪羊鸡鸭鱼虾。若不变此种被人杀而食之东西，则天地亦当易位，日月亦当东行。何以故？以如是因感如是果故。祈以光此语令彼看，或尚有可救。否则当常常作人待客之最好食料，不知他心满意足，或痛苦望救而万无可救之机缘耳。世之素食者多强健，肉食者多疾病。以肉食浊恶，易生欲心。素食清净，欲心轻微。愚人不明理，以肉食养人，系欲自他来生后世皆变畜生耳。可不哀哉。

汝今之欲求即生西方，此念头也好，然亦只任己之因缘。若特起一种之决烈心，必期于即去，则便成著魔之根，后来之祸，何堪设想。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素患难行乎患难。此行乎患难，汝今

当仿而行之，为素疾病烦恼而行乎疾病烦恼。视己为常病之人，则无躁急求愈之心，而一心念佛，方能速愈。见所瞋所爱之眷属，即作此人乃我做工夫之试金石，偏要宜生瞋者不生瞋，宜生爱者不生爱，即所谓转烦恼为菩提，转病苦为安乐也。一心念佛，求速往生，如其一时不能即生，切勿起一念躁急之心，则病苦自能消灭，眷属自能调善，愿深思之。

病未大还原，断断不可近女色。

现在除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不可挽救。家庭教育，尤须注重因果报应。刘池诸君，可谓知病知药。然未提及家庭教育，尚未能圆满具足，祈与诸君详言之。

如来说法，悉顺人情，不强人以所难。如受优婆塞戒者，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或具受之，悉随人意。即如淫戒，出家则须全断，在家则唯制邪淫。以男女居室，大伦所关，故不为制。然既受佛戒，必须节欲。若不为宗祀，唯图快乐，虽不犯戒，亦有大过，不过比邪淫为轻减耳。菩萨处俗既有妻室，虽无欲念，亦当俯顺人情，时行夫妇之事。以凡夫不能无情，若欲绝不与相亲，则或出怨恨，致起毁谤佛法之衅。不但不能增长善根，或致造谤业，堕落恶道。以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乃曲顺人情，巧设方便之大慈悲也。但当节欲，不必绝欲，一季一亲，庶不致妻有怨望之苦，于汝修持亦无碍，且可以诱令修持净业。当云，若不修行净业，即永与绝交，彼自会勉而行之。至于生子与否，固不须论。以汝兄弟子甚多，岂必自己有子，方为不绝先祖之嗣哉。良以夫妇相处，殆有夙缘。不能使其种善根，忍令致彼堕恶道乎。诗云，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孔子曰，父母其顺矣乎。汝一意修行，断绝欲事，彼或长时怨望，或致抑郁而死。汝果上品上生，固无大碍。否则于亲有拂意之咎，于妻成怨对之人，亦属大累。较稍开欲

事之累，深之多多矣。光为僧人，断不劝人造业。人既以身从汝，当尽夫妇之道。此实修行要义，伦常至情。祈发菩提之心，摄彼不知欲为苦本者，同生无欲之极乐世界，庶可不负夙生有缘，今为夫妇矣。

又妻若生子，则为大累，无子则安乐之极。而侄子一群，何一非子。刻实而论，汝之福，较汝兄汝弟为殊胜多矣。但世人多看不到此，遂毕生为儿女作奴仆。试一思之，实为大幸。此语虽违情，实至理至情。

令友七祖兄弟，乃一父所生。五祖儿孙，皆一曾祖遗胤。二间边屋之交涉三百余元之出纳，便欲经官理论，当必花钱。而诤讼一事，唯逞口辩，彼无理更欲反为有理。使彼起恶心，发恶言，俾旁人世人，谓彼家祖德已衰，故此等子孙同室操戈，阅墙见咏，其辱及先祖罪孰甚焉。家庭之间，屑小事体，当上顾祖恩，破格从宽，不得如同世人一样论。即属世人，尚有举行义务，唯欲人各得所，虽千金不顾惜者，况同一曾祖遗胤乎。且七房各有产业，其家中用度，固不靠此以为过活，何得彼此效尤，各不相下。为争此数十元之故，经官理论，未必七房一元不花。纵一元不花，无如祖德已丧，其辱甚于破家败产。彼一房自己，尚自给足。以祖业公产，欲为独得，致六房群起不平之心，已是弃祖先于度外，唯欲为子孙谋富耳。夫背祖德，犯众恶，莫道三百余元，即三百万元，亦非子孙之福，乃为子孙招祸以企灭者也。读书明理，何暗昧如此。试观古今凡属济人利物，尊祖敦族者，其子孙莫不居高位，享厚福，世德相承，绵绵不绝。其唯知利己，不顾祖宗国民者，莫不三世而灭绝相续也。何以故？其根本心地已坏，如以毒水灌溉花木稻菽，不唯无益，而又害之。彼既如是，其他六房，何可效尤。而必欲所行相埒，绝不肯高占地步，而决定要同彼同厕足于卑污浊秽之中乎。当思先祖若不留此屋，将不复为人乎。又先祖幸有厚遗，若一贫如洗，其将共谁争乎。以此思之，让彼堂兄弟数十元，有何不可。范文正义田为周族人，况同堂乎。范氏从宋初

至清末，科甲不绝。乃由文正公厚德，及子孙能世守以修祖德之所致也。令友同房兄弟等，皆是书香子弟。纵佛法甚深道理未闻，此等事想亦曾闻。何不见贤思齐，以培祖德为事乎。祈将光此书遍示令友各房，或可各念祖德，归于旧章。否则劝令友将己之资，为公用之，以期息事。渠无子女，亦当作为子女用之，则有光祖德，有光法道矣。过此以往，非光所知也。

复李覲丹居士书（九通）

【其一】接手书，不胜感愧。光粥饭僧耳，除著衣吃饭外，别无所能。幸尚肯学愚夫愚妇之派，不致徒叹奈何而已。阁下欲受皈戒，何不择道德学问高超者，而择一粥饭僧。然则阁下亦将欲逐愚夫愚妇之队，而不愿附于高超奇特之班耶。虽然，当兹时世，尚是愚夫愚妇之所行为有实际。倘高超奇特者，肯将高超奇特放下，其结局必有大高超奇特者在。若不肯放下，则其结局，亦只得高超奇特之虚名，决无高超奇特之实际可得也。念佛一法，理极高深，事甚平常。欲求心佛相应，第一是志诚恳切，第二是听，反闻念佛声，诚听兼到，昏散自除。

【其二】接手书，知居士自任，及募任大士颂以二千部为准，不胜欣慰。居士慨人心之不古，善书之散出者绝少效力。然吾国之人近五万万。安士全书，光先刻付木板，次令中华排印，募止四万。中华带印与另印共一万二千部。若论效力，亦有一二。特人未详察，多不知耳。关綱之之相信佛法，乃因安士全书木刻本起。志圆为之讲说，从之生正信心。使沪无綱之，沪地之景象，恐远不及此。吾人但发一与人为善之心，其人之能奉行与否则任之。印光之于净土法门生信，由于龙舒净土文下卷，足知书之益人也，深且远矣。观世音为法界众生恃怙，倘人各知之，由冀消灾免祸，以迄了生脱死者，当大有其人。惜世之未有搜辑，致不习学佛法者，皆不得知。此光之所以请许止净居士之著此（大士颂）书也。

【其三】日前明道师来，言汝之宋藏，送于显宁，功德无量。彼自不量力，杭州破寺接到四座，皆由沪上各居士饮助及彼师维持。后山上三圣堂被回禄，烧其一半，其师无力兼顾。现欠工匠及各货账三千多元，无法可设。光处之余资，多归灵岩寿量两寺，亦不能为彼设

法。彼惟求前已出过功德者，各借三百元，然恐未能一一全付。居士若肯救彼燃眉之急，则明年尚可进行。否则便成半途而废，岂非功败于垂成乎。

【其四】宗门中语，只好置之不论。若欲知其所以然之意，必须要有点悟处。否则纵看其书，亦如与外国人说话，完全莫名其妙。况年已及耆，而时世如此，何可以最可宝贵之时光，究此无头脑语句。每有在宗门数十年，犹不知其话为何意。纵用意猜度，也是在梦中说梦。祈取消此念，一心念佛，念到心佛两忘时，一见此语，不禁好笑。即不能如是，但得往生，尚可亲证其理，况解其语乎。若不以光言为是，终日看宗门语录，则宗亦未能通，净也不注重，生死到来，便只好随业受生去。

【其五】昨接手书，知圣定已生西方。临终正念，歿后顶暖，面色愈好，酷暑不臭。即此数端，决可定其往生。至于生品，总在中品。以中品皆戒善世善所生，亦不必要好听，定其上生。即下品下生，业已超过三界诸天之上，况中品之下生乎。四十九日佛声不断，不但于亡人有益，于现在眷属大有利益。灵岩例不念经、拜忏、放焰口、做系念、做水陆、传法、收徒、讲经、传戒、做会。日常功课，与普通打七同。唯有信心，不务繁华者，求打佛七则允许。若广招亲友，及少年女眷，七先即来，七后方去者，亦不允许。十七年张鸣岐（系皈依者）打七七未去一人，十八年亦（系皈依者）打二十一七，亦未去一人。十九年有二十多七，不过五六家去人，然亦只住一两天二三天耳。二十年以人多屋小，大起修造，其七更多。今将碑记寄汝一张，阅之即知。汝若欲利济圣定，在生常素，丧期想不至于用荤酒。至于葬及后来之祭祀，当戒令郎勿效俗例。光于朝暮课诵回向时，称彼法名，回向三七，以尽师生之谊。

【其六】所言作事亦不忘念佛，此系念心纯熟之相。何可名昏沉，归于无记。然亦非无念而念，但系无念而念之气分。若即认此为无念而念，则有类于钻木见烟，而谓得火，即便息钻，火便无由可得矣。汝之功夫颇好。到此境界，亦不容易。然须专精用功，且莫学今之好高务胜，见异思迁者。则将来之益，自可有不思议处。然此是行门中事，信愿门中，尤宜致力，庶可决定深得念佛之实益。若效他宗，专以工夫为事，弃信愿而不讲，则便成仗自力之法门，其失大矣。三轮体空，即不居其功，不以为德之意。如汝所说，便成混然无知，何名体空。所言体空者，了了分明，以分别其当施不当施。但不自以为有功德于人，亦不以为人受我恩惠而已。金刚经所谓不著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者，此之谓也。若好人坏人不分别，尽量施于坏人，令彼得之造业，则成罪过，不名功德矣。

【其七】佛法广大，无量无边。吾人以博地凡夫之资，欲于现生了百千万劫难了之事，当筹度己力之大小以修。且莫妄充通家，此法尚未真得，又去钻研他宗。致于此最易得益之事，反弃髦视之，以致仍旧百千万劫不能了耳。佛法犹如太虚，了无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所言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者，约自己所立之地位言也。既自己不能与太虚相契相合，须必按自己所立之地位以论。不妨于无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中约自己而定以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而禅宗，相宗、密宗，无一宗不好。然以年已半百之人，得仗佛力，能以具缚凡夫即了生死之法，而复致力于其仗自力之法门，虽能助净业而圆通见解，诚恐心力不及，则以彼为正，以此为稍带，必至难以得力。光并非拒人研究他宗，有不谅者，加以严厉之讥，谓禁拒人研究他宗。则光于冥冥中得福，而大众以光为佛怨矣，祈自裁度而定之。

又南京慈幼院成立后，汝出三百元，其年尚未开办，次年开办，故未再收。闻前年仍出三百元，去年去信云系特别捐，故今年亦不敢去信。前余峙莲说及，拟求汝任一长年捐。或数十元，或一百元，随

意。法云寺自去年以来，学生蒸蒸日上。有王建屏者，一商人耳，家道不过三几万金。而闻法云之慈幼院，特往瞻察喜极，为各学生，缝衣、缝被。所有程度可以出而谋生者，彼包荐出于各行店。彼之门生，开行店者有二三十人，兼及朋友，故彼膺此重任。从去年至今夏，已为荐出四十八人，尚有要者。以程度太浅，不肯令去。故学生加额至一百六十名，所有旧屋不敷用，又修十余间作工厂。而王建屏又令彼店中作纽扣师来院教之，不要学俸。学生学好即按货开工钱。此一宗，不须本钱，颇为有益。又法云寺所作器物，人皆争买，以坚实得受用故。近几年来，虽有加入任捐者，而先所任捐之人，或有移之远方者，或有去世者，而院中经费，比前较大，颇觉吃力。

【其八】法门秋晚，讹谬甚多。但能生正信心，持诸净戒，则根本已得。其余枝末，悉皆从宽。若一味依古，则今人既不深悉佛制，今时所行，一一皆不可依，便成拒人入佛法之言论矣。若一一皆依佛制，今之僧人，皆属白衣道人，未必皆能合法合律，况在家二众乎。又佛制亦有随方俗所立之例，即如今日之僧衣，亦非佛国僧衣之制。然行之既久，固当为法。又佛制僧皆露顶、跣足。露顶夏则悉依，冬则能依者，便无有几。跣足，则更难见其人矣。是以不宜固执枝末以论，当从本源而修，则有利益。若一一要悉准佛昔日原制，则今日之经，皆不应受持，必取贝叶梵文者以受持，则方为不背佛法矣。

【其九】宋藏，灵岩系光为请。佛日系天津一弟子为灵岩请，已有，故归于佛日。福建一弟子，托光为其乡一寺请一藏。及请后，已交款（预约先交清），彼查一友已为请之。故光为请之一藏，归于龙居（在佛日之前）。光已自出资请两部，法云寺李耆卿请。安徽江湾佛光社亦有人为请。汝之经，若肯送之远方，当待月余，光为打听一二处。若有，则不送，无则送之。昨灵岩当家师说，现住五十多人。念佛之人有四十位，余各有职业（事务）。佛七或请四十人，或只请三十四人均可。

又明道师又接一显宁寺，风景甚好（去佛日七八里）。真达和尚，拟在此养老，或可送经于此，则省事。若送此，候明道师回，令将已来之经请太平寺去。以后再出版，令印经会将汝之经，送太平寺。佛日龙居二处之经均送太平寺。龙居乃古道场，住僧不堪，将卖与学堂。地方有二三信士不忍，强江西一僧接之。彼于佛法，未甚明白，因请前在报国寺住之了然师同住，以故光以为闽师所请之经送之。了然师先注重于禅，近十年来，专以净土为提倡。

复李宗本居士书

汝学佛法，何得学世间商人夸张虚浮。汝云寄一盒糕即已，何得说得如此好听，如此贵重，又令光写信再要再寄，汝直以光作小孩子看，汝太不知世务了。以后切戒此种虚浮夸张之劣习，念佛当可得实益。否则纵有修持，皆被虚浮夸张丧尽。到头不济事，尚不知自取之祸，反谓佛不慈悲，佛法不灵，而不知是自己自炫之所招感也，哀哉。光老矣，目力不给，拒绝一切信札。今见汝信，不禁心痛。汝见我信，能改前非，则后来定可往生。否则一派虚假，何能得其实益。依否由汝，且尽我心而已。

所言猫瘟，不知为何病，亦不知何药可治。当令其家至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戒杀吃素，当可获效。此后不许再来信，亦不许介绍人皈依。若来信决定不复，以目力精神均不给故也。一函遍复中所说，无论何等人均宜依之而行，并传子子孙孙。若能依行，家道自可兴盛，子孙自可贤善。若以为老僧迂腐之谈，则其家声欲振者，如敲冰而取火，决无可得之希望矣。

与妙真和尚书

昨下午王幼农居士来言，前日往李柏农家，言灵岩将欲建念佛堂。柏农云，正值岁煞，不宜建造。光因时局之故，言法云大殿，幸未动工，且待时局平靖。幼农言，灵岩不宜建。即宜建，如此时局，亦宜从缓。今木料已来，宜堆于念佛堂后之屋基上下。须用石垫二尺高，庶不至潮湿霉烂。须二面太阳都晒得到，木头面上，不可盖草，盖草则永遮日光，买几领大草芦席盖之。柏农与涤民所说，虽各有理。但以时局关系，故宜仍依幼农之言。待来年秋后动工，较为妥善，祈慧察是幸。

复崔益荣居士书（八通）

【其一】接手书，知汝慕道之心，颇为真切，意欲皈依。然光乃粥饭庸僧，实不足为人作师。但能专志修持，依光所说而行，固无有不满汝所愿者。譬如无足之人，坐于三叉路口。有归家者问之，则直示其所行之路。断不可以彼不能行，而不依其说以自误归途也。今为汝取法名曰宗净。宗者，主也。净则现所修之净土法门，将来往生之极乐净土也。净土法门，为佛法中至极简便至极深远广大之法。若依余法修持，谁能现生即了生死超凡入圣。若依净土法门，但具真信切愿，无一不往生者，此固宜专主于净土法门之大义也。又凡欲学佛，须令心地清净。凡一切不善心皆为垢染，必须打扫干净。凡一切善心，必须扩充推广。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吃素念佛。自行如是，化他亦然。世人尚宜普化，况父母妻子等，岂可令彼不沾佛恩，仍旧轮回，以失为子为父为夫之道乎哉。今之世道，乱已至极。其源皆由儿女小时，未受父母因果报应，及利人即是利己，害人即是害己之善教。当与令妻详说利害，令儿女必须认真教训，勿任性惯，令其习以成性，致为家国天下之害也。

【其二】前接汝募铸钟之信，以冗忙不能即复。旋致书梅菴，彼极赞成。又以铸之铜钟之量，去信相商。以妙莲往赤山，迟二十余日。梅菴来书言，初以妙师未在，今令商酌妥贴。所用之铜，并钟之量，方可致书，祈师作疏。昨接汝书，知汝于此事尚未了然。必须说其若干斤，并用甚么铜。该铜每斤需若干钱，方可令人取信。凡铸钟宜用响铜，则音声自好。响铜甚贵，如不全用，也须用一半，大约连工带料每斤总在一元以上。汝若以为难，即便取消。如纵二三元亦须要铸，则待南京信来便可作疏寄汝矣。

汝侄之不知努力做人，乃从小失教所致。小时失教，大了便难成器。汝际遇如是，但当仰念汝父母，汝兄之故，勿生烦恼，认真念佛，求佛加被于彼，俾开知识，自可做好人矣。若自己生烦恼，则于彼无益，于汝之身，并教养侄之德，皆有损矣。汝果志诚念佛兼念观音，一心恳求加被于彼，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彼当渐渐转变为好人，不至长作浪子及废人耳。宜勿分别，作己子不才想，但求佛菩萨怜悯加被，此是唯一不二之转变妙法。

沙居士所作之二篇文，当寄之上海净业社，登月刊中。光之劝戒杀吃素文，所该者广。聂云台曾照样排单张送人，光令附于龙舒净土文后。龙舒文彼印三千留板。但此次甚贵，合三角多一部，以后印时当省一半。观音颂有七万多部，文钞亦另排。此文，文虽不好，颇将一切不宜杀生之理由说明矣。

拜经愈疾，乃业消灾灭之祥。申江之行，以时局不靖，拟待九十月或来年耳。大士颂尚未付排，欲往申江，正为此事。倘时局有变，则恐有误，故不敢付排，即付排，至少亦须上十月方可出书。若出，自当寄汝及沙，范李诸君，不须再说。

关帝皈依智者大师（在隋文帝时），开玉泉山，此事出佛祖统纪。佛教以关帝为护伽蓝神，亦本此。待有暇，当为文以表彰之。

吃素不难，难于不肯舍贪口腹之心。若不贪口腹，有何吃素之不便乎。虽吃华素，不吃素日，亦须少吃。以一切物类，皆是贪生怕死，皆知疼痛苦楚。但以口不能言，故为人作食料。倘其能言，其临杀之悲哀怨恨，尚忍闻之乎。思及此，则肉自不便下咽矣。

拜经念佛，当以恭敬至诚为本。恭敬大，则功德利益大。恭敬小，则功德利益小。若不恭敬，但做道场，则是自欺。欲欺人尚不能，况欺佛菩萨乎。祈真实恭敬行去，其利益莫大焉。

【其三】铸钟事，已与梅荪言。令酌其大小量度，未见来书。昨到佛顶山钟楼，见其钟亦不甚大，言有四千多斤，然则法云之钟，亦当须三千斤，况响铜每斤约一元多。汝发心募，亦不一定。多也好，少也好。多则用铸磬、报钟、火板。少则南京地方再为凑集，固不必执定完全不多不少也。彼既不来信，当大约说三千斤。待后铸再定准斤两，序当为作之。

光于八月初一下山往申，住陈家浜太平寺，大约须二三十日方可回，设法印大士颂。中华工人罢工，若不设法，不知延于何时。

放猪事，前得梅荪书，已知。当寄于净业社载之月刊，俾大家同生兢惕。

李仲和既欲皈依，不妨为彼取一法名。彼名寿平，夫真实之寿，唯是自性。此性非智莫显，有此智则知一切众生，一念心性，与三世诸佛，六道众生，悉皆平等。此平等之智，实为最上最妙。今为彼取名智上，以此最上之智，自行化他，修持净业，俾一切众生，同生西方，同证此平等无二之本寿，是为最要之事。能如是，则不愧为如来弟子矣。祈为彼言之。

【其四】接手书，知全家念佛，不胜欣慰。念佛时突起妄想，但不随彼妄念转，久之自可不起矣。

不妄语，亦须渐渐练习，久之自无。

所言照片，光一向不喜照相，以徒耗资财，了无所益。若必欲要者，当到上海照以寄来。此间香会过，无照相者。

今寄文钞一包，祈送李勉与其子，但肯依之而修，自可超凡入圣，了生脱死。若以文字观，则殊堪刺目，不得实益矣。

【其五】佛七小引，此刻无暇，待六月迟早当寄来。其期宜于冬初，以此时收获已毕，人各闲适，则念佛者多。然但以念佛为事，不得张罗铺排，及糊纸扎等。

至于来山进香，且宜作罢。以汝家不甚丰，且膺人家职务，往返旬余，用洋数十元，尚不能随意作功德，令凡所交涉者，皆生欢喜。观世音菩萨无处不在，岂必唯在普陀乎。未曾去过，则一瞻道场。去过而家寒，事多，则不必也。

汝子与汝，殆有宿缘，宜善教之。切勿任性娇惯，致成败类。世之不肖子弟，皆其父兄不善教养之所致也。

【其六】接手书，知健庵居士归西，不禁为居士幸为如皋人叹也（已失向导）。观其平生信心，临终正念，虽未闻见佛，而能随家人默念，亦可往生。以佛昔有誓，若有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又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命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健庵居士平素修持，临终正念，足可往生，况又有异香顶温之证乎。此系仗佛力往生，往生即了生脱死矣，则可决定，断其了无含糊。若修余法门，勿道如此景象，不能了生脱死，即有大智慧，有大神通，要去就去，要来就来者，不能了生死者，尚有一半多，是以必须要专志修持净土法门也。所寄事实拟另述一篇，附于新排文钞之后。当与其子说，宜及早将讣启寄来。有可采者，略为采之。又彼以未见光为憾，今则将其事迹附文钞中，亦可释此遗憾。又光于朝暮课诵回向时，称彼名为之回向三七，以尽法门神交之谊。新排文钞，三四月即可出书，令其子任印若干部，以施送于有信心通文理者。一可释其父之遗憾，二可以传其父之事迹。较彼特印单张送人，看过则置之者超胜万倍也。若肯发心，速为通知，以便书名于后。此次比前多一百三十页，共四百三十页，以现候寿康宝鉴排完（即同付印），

便止不附，故尚不能定准页数。此次当印一万部，以后则令书局自印而自卖耳。若向书局请，比此则贵，大约一部须八角上下。观音颂二百十页，尚须三角四分，此系前年八月所定之价。近来战事，纸贵许多矣。又健庵居士，深通儒礼，前年陈正有寄来所作论丧中饮酒食肉之弊甚痛快，知居士素以儒道自任。况近又深信佛法，专志修持，其子当仰承其父之志与道，概不徇俗以用酒肉，满其父之志愿。若徇俗而行，不但与佛法不相应，且与其父相违抗。祈与其子说，否则或恐被无知者摇惑，则反为不美也。

【其七】所祈作之文，已作好，名普劝戒杀吃素挽回劫运说。备说祭天地、孔子、关帝、祖宗，养父母，会客，自奉等，俱不宜杀生食肉。带说娶妻、生子、祝寿，亦不宜杀生食肉。正文二千六百多字，附于观音颂卷一之末（以此卷有大士示现于物类之关系），恰有三页，已寄中华书局令排，排好即出样张，当寄来与汝一看。观音颂印二万部，每页三十元，此钱不须汝贴。汝愿印五十部，系十七元（每部三角四分，以加十余页，加一分尚欠，且加一分耳），汝欲贴印此之印费者，当任印观音颂二百或三百部即已。此文欲广布，单印也无益，宜附于大士颂后。若大士颂印十万，此文亦有十万。汝若肯出钱，若一页两万部，三十元，二页则六十元。汝若无力，亦不要汝出钱，我自会开销。又附于文钞中，则文钞印多少，此文有多少。当于正月初作，勿念。

【其八】本月初三，接李仲和及汝之书，以冗忙无暇，故未复。昨始将沙居士往生记作好，今寄一分，祈持与沙君毅，并项子清看。汝及仲和子清并其子之讣文哀启皆不书名，而且绝不提及生平事迹。今依项君及汝与仲和所说推情度理，略表衷曲。虽汝等未说，光绝未与居士一会，而心之意见，有可知者。所叙之事理，绝非凭空虚构者。若有错谬，祈速示知，以便改正。否则即以此排印于文钞中，以祈广布懿范。令后之拘墟者，因之舍谬知见而得正知见。赵尊仁亦为

一记。璞君欲作传则可，欲修塔则不可。在家居士只宜作墓，况当此人多妄为，不守本分之时，若为倡之，是破坏法门仪范，祈与璞君说之。

文钞近以战事，毛太纸上海买不到，毛边纸前中华书局估一价须一元多（须权作四百页算，须九角多，大约排完，总在四百二十多页，是以要一元出头耳）。尚是印五干部价，若少则更贵矣。以彼须必将排板、纸板、铅板，各工价算之于中。近闻北兵退，若不打仗，毛太纸当可续来。有毛太则定用毛太，则当少些。沙君毅欲任百部。且汇一百元于上海静安寺路中华书局总厂，交俞仲还先生收，彼收到即寄一收据，待书印出，按钱寄书，若毛太可包三部，毛边只能包二部。书局寄（每包一角五分，挂号五分，则成两角。书局寄定规挂号者，以防送书者偷卖之弊耳。挂号有号票，无从作弊。以故书局无论大小件通皆挂号），定规挂号，百部即五十包，邮费则须十元。若上海有可托之人令带，则省钱多矣。倘迟点毛太纸来，则书价邮费二皆省钱矣。

项君欲皈依，何不择道德高超者以为师，而欲以光之粥饭庸僧为师，其主见已错。然恐不允，或谓光为不近人情，今且将错就错，为彼取一法名为智源。彼名本源，今名智源，须知智源即是自己真如佛性，一切福德智慧，皆由此源流出。世人迷背本性，以故真智不能显现。所有知见，皆属妄想计度。若能真知此源，念念返照，自能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再加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则现生便可优入圣贤之域，临终决定往生极乐之邦。如是则可谓大丈夫真佛子矣。余详文钞，此不具书。祈持此与彼阅之，即不以为然，亦无关要紧。

复卓智立居士书（七通）

【其一】光陕西郃阳县人，汝看文钞，岂未见蔚如（名文蔚）之跋乎。诗，在洽之阳，即指此也。以县在洽水之南，故名洽阳。水于汉即干，故去水加邑，作郃阳耳。在洽之阳之洽字，音合，不可念作狭音，余皆读狭音，不可读合音。郃阳乃伊尹躬耕之地，故亦名古莘。幼从家兄读书，初则值乱，耽搁两年。次则多病，学无所成。初生半岁，即病目，六个月未曾开眼。除食息外，镇日夜哭，不歇气。后好，尚能见天。十余岁时，见韩欧辟佛之文，颇喜，兼欲学理学，故于时文，俱不愿为。家兄以其长有病也，任之。二十一出家（光绪七年）。其修净业，由弥陀经、净土发愿文，并龙舒净土文起，绝无一知识开示者。以先师及所交游者，皆禅家宗旨，光绝不受教导，以自量无此智识，故不敢耳。二十六（十二年）离陕西，至北京红螺山。光绪十九年，由北京至法雨寺，至今已三十一年矣。在法雨作闲废人（因法雨住持请藏经，为其查考，彼遂令同来。以知光不愿任事，故令闲住。以后各住持悉依旧例，故得如此之久耳），凡常住事务，概不预闻。初则凡山上有笔墨因缘，多令光作，光则用彼口气。如不便用彼口气，则用一别名。二十余年，印光二字，未曾一露于外，故无一过访与通信者。自民国元年，高鹤年居士给（音台，上声，欺也）其稿去登佛学丛报，彼以光不欲令人知，因用一常惭之名，此非是名。而徐蔚如、周孟由见之，甚喜其与己之知见合。遍问诸人，皆不知。至四年，蔚如问于谛闲法师，谛师以光告。常惭，谛师亦不知。以鹤年持其稿，令谛闲法师看过故也。从此，蔚如搜罗排印（在北京）。至七年，持初编文钞来山求皈依，光向不收皈依，令彼皈依谛闲法师。八年，又排初编、次编。九年，又令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留板。从此以后，日见扰攘。欲求一日之闲，不可得也。自此以后，不能不用印光之名。故凡有求题跋者，皆书常惭愧僧释印光

耳。生性刚直，故绝不萌住持道场、剃度徒众之念。近有拌命欲求光出家者，光则拌命辞。皈依初则拒之，今则只好任之矣。平生不好华饰，虽名人之字画，亦所不须。照相曾有三几次，有逼到令照者，除彼自取，光绝不要。即送来，亦随便送人，概不留之。汝能依我所说，即我契友，何须要我之丑相。念佛人当专精拜佛，拜一粥饭庸僧，有何利益。今年六十有三岁，陕西乡人，及督军屡催回乡。光初以庸辞，及势不能辞，则以现事经手，不能远行告。明年普陀志成，文钞排印好，当回陕一次，尚恐复来。以梵天法云因缘，须待其大成，方可不去关顾。然人命无常，或即陨灭，固不能随己预定也。六年，陈锡周祈光修普陀山志。光欲将大士感应本迹各事理，搜辑大备，用颂体颂之，仍于每句注其事。但目力不给，尚须忏悔，求大士加被，再行遍阅大藏之大士因缘。岂知从此以后，信札人事，日见增益，了无闲暇。前三年，知事欲修，光以此意止之。去年之知事，极力护持普陀，亦急欲修。光初犹以此意告彼，彼尚不肯息心，遂令彼托人修。光则无暇料理，无由满我所愿。岂知大士感应，来一江西居士，系前清翰林，笔墨超妙。见光，光问其吃素否，彼云吃华素（研究佛学已八九年，一心念佛，但未吃长素），光大声喝斥之，彼极佩服。因令彼为之，彼极愿意。山志请一文学家修，大士一门，许居士修，成则合之。又排印别行以广布，令天下人沐大士恩德。此事今年可成，明迟早可出书。此志乃天下名山志书之冠也，幸何如之。汝所疑所悟者，另纸书之。

【其二】接手书，知能反躬自勘，颇为欣慰。但其问词，多有固执偏见，不达经常达变之道。若一一俱释，则非十余纸不能尽了。今只与汝说其概，则自能体会，以光近来，直是日不暇给。因目力不给，二十年来，夜不用目。以夜若用目，次日便不能用矣。于十月半，以信札校对者，鉴订者，索题跋者，堆积累累，仅于夜间了之。幸三宝加被，日间仍能照常，此盖出乎意料之外。自兹夜了二三点钟事，然后做功课。睡三点多钟，仍起做功课，尚不至目觉吃力，而复

不能悉了。十月十一月，来信有百数十封。只此一事，已不暇了，况校对等乎。汝闲无所事，想出种种当理不当理之问。虽是好学，亦显不知深思。何以故？世间饮食衣服，人资之以活命者。若不知按己所宜，则饮食衣服，皆能杀人。及其已死，则得令世间人，尽弃饮食衣服乎。将令人酌量其宜，而为服食乎。佛法大无不包，细无不举，何得执一而论。汝所问者，似乎有理。实则皆属不善用心。汝若信得及，请认真行持。待业消智朗时，不禁自笑其愚执而惭愧不已耳。若不见信，即不复以佛为师，仍旧入彼外道，亦只可任汝而已。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知二者，因此而达彼也。非崖板止二，而不至于三也。闻一知十，则闻其始而知其终也。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圣则弃之。汝必欲一一执崖而详问之，光以衰老多事，能与汝作纸墨之闲谈乎。至于外道谤佛之语，何可据以为是（汝若见过释迦应化事迹，便知其概。即未见过，何得闻谤即便怀疑乎）。不见盗跖之骂尧不仁，舜不孝，禹淫佚，汤武放弑，孔子盗道乎。汝又所问者多不当理，已概示之，不欲详释。继思汝正信未固，正智未开。或经呵斥，便怀怨望，而生退悔。以故不得不略为点示，以尽我老婆诱子归家之心耳。

【其三】接手书，知又殇一子，深为痛息。虽然，明理之人，决不以己之境遇，谓天道无知，佛法不灵。吾人从无量劫来，所造之种种恶业，何能了结。昔日之果已熟，今日之因未熟，岂可以因儿屡殇，便谓无有因果。且汝欲以博地凡夫，现生即得了生脱死。若无苦境逼迫，则颇难成就真实欣净厌秽之心。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八苦交煎。有血性者，决不于此世界生系恋心。然既在世间做人，亦决不可放弃自己所应行事，而一味作厌世观也。不于此处进德修业，反生怨望，则其心尚有自矜之念，即此足见器小量狭，未可以担荷世间圣贤素位而行之道，况欲普度一切众生，同生西方，了生脱死之无上大道乎。以此见识，完全是未闻世出世间大道之见识故也。准儿死相，似有宿根。汝宜以此，深明因果之

决不虚弃。使汝不知念佛，贤准何能得此善相。又乌知非以此痛砭汝夫妇爱恋儿女之心，以期其成就厌离娑婆之心，而得决定往生之大利益耶。

【其四】昨接来书，不胜叹息。汝十数年来，完全不在自己心地上用功，但于表面上强支持。人生世间，各有职分。汝上有父母，中有弟，彼等既不能依汝，只可任之。自己但为父母弟等，与所杀之生，念佛超度。为父母弟等，解怨释结，何可生此极大之瞋恨心乎（孝弟之心安在）。此心，即是堕恶道毒虫之最猛利心。若是由此命终，汝不生毒蛇猛兽中，将何所生。学佛要解脱烦恼（尽己心，不计人之依否），汝反增长烦恼，试思汝若不闻佛法，还能与世异趣乎（恐汝好杀好吃之心，更盛于彼等）。祈从此只究自心，不计他非。俗知见人，能劝化则善巧劝化，不能则一心念佛。只生怜悯彼等若杀生者若所杀之生之心。又须生欣幸心，我若不闻佛法，现在同彼杀食生类。将来堕于生类，为他所杀。生此二心，极力念佛，则瞋恨不生，善缘增长，前途必有大相应境，不至终日以佛法结恶缘。华严行愿全经云（四十卷行愿品中），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智学了生死，愚学入泥犁。吾言止此。

【其五】人生世间，宜尽所当尽之义务。如汝所说，为云游集哀挽录，尚要求光鉴定作序，你直把我当做奴隶。此种骄奢虚浮之恶习，吾人虽不能挽此颓风，何可附和而效法之。俾一切虚张声势无聊之恶后生，群以此为沽名钓誉之最上一著，可不哀哉。汝切勿为此，即定欲为之，切勿与我寄来，令我烧。你就自在当处烧之，免得彼此烦神。你学佛学到这样知见，不学佛又当如何。彼妻子之孤苦无依，尚欲开此奢风，则是雪上加冰，于亡于存，均皆有损无益。光数十年来，为先父、先母、先师、先兄（即读书之师），了无一字之记述，以不愿附此虚张声势之恶派，兼不愿人谓此恐是粉饰之语，未必为真实事迹也。我岂肯为皈依者，提倡此事。试问彼不过供职无忝而已，

究于国家人民，有何功德，可令人歌颂也。此风一张，一班下劣不堪者，通皆效之，作俑之人，谓无罪咎，可乎。即其弟欲为，亦当劝止，况汝欲劝其弟乎。汝能担任此费用，尚不可。况汝绝无此财力，而劝彼弟乎。居士住寺庙，不过看庙之一道人而已。汝谓为住持法道，则其僭也大矣。世俗以住庙僧为住持，为当家，彼亦如是称，乃随俗便，固无甚背戾。汝谓住持法道，则完全以凡滥圣之谬说。彼以何德住持法道乎，看庙而已。

【其六】前智声智牧有信来，祈鉴订所作之图书馆缘起。光绝未将佛利生济世之恩德表出，因另作一篇。以字数太多，恐难适用。又将林文忠公行舆日课发隐抄去。借文忠公之德望，以折伏拘墟者偏执邪见，亦是利人之一大榜样也。莲宗祖师向未见赞，董君之赞甚好，光亦作一赞。虽不及董君之好，然亦可以承用。净土一宗，肇自普贤。震旦远公续法源，中外广流传。遍令圣凡，现在证涅槃。华严经末后，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此释迦佛法中最初首倡也。（小乘见思惑尽了生死，证真谛涅槃，故以了生死为证涅槃。大乘成佛，方为究竟涅槃。不可谓此涅槃，为佛之究竟涅槃也。）

【其七】光一向不喜照相。良以照相一事，皆为耗费信施。以有用之钱财，作此无益虚华之事，岂行道人之所宜者乎。汝详审吾言，深体吾心，虽未见面，当为见心，何欠憾乎。否则纵与佛同居一室，心不依从。如调达、善星，尚须生身陷入阿鼻地狱，况今之泛泛悠悠者乎。祈以躬行实践率彼生徒，及诸乡里，则是余之所望也。朝暮礼佛即已，何得于礼佛后，随即礼光，礼光竟有何益。若必曰念指示恩，于朔望朝暮行之，平日固不必也。汝但能依光所说，即为佛之真子。光与汝同于此生，即生净土，为莲邦挚友，则幸甚矣。大殿之对，当以佛之道为文。彼与汝之文，乃闲文。今另拟一联。愿重悲深，举三根而普度。真穷惑尽，超十地以独尊。三根，遍指六道三乘也。真穷者，所证之理，已证到极处也。惑尽者，所断之惑，已断得

净尽也。十地，即十地菩萨，将近成佛之人。唯，独也。用独尊，觉明了点。唯尊，或有文字浅者，不大明白，以独字平仄略不如法，祈斟酌用。然此种对联，非试帖诗，亦无关紧要。林鸿猷，二三年来夫妇各有巨疾，其殆宿业所招，固宜认真忏悔。又当省其所作，或有不法，极力忏除，改往修来。庶可即蒙慈佑也。祈将光意与彼说之。

凡属外道，皆系偷窃佛经祖语，改头换面，以为己之经书。夫吾国自佛法东传，唯初二三四五六祖，举世皆称为祖。六祖之法孙，名道一，俗姓马。因西天廿七祖有马驹踏杀天下之讖，当时皆称马大师。歿后悉称马祖。此外无一直称祖者。即初二三四五六祖，亦歿后人尊称之，非当时即称为祖也。

天地间人数甚繁，宿根各异。虽受佛化，由彼之种性不善，故发为邪见。如天地以阴阳二气，化生万物。阴阳之气是一，而其所生则万有不齐。甘者毒者，各随种类。彼以同有念佛之语，遂谓为同。何异谓同受阴阳之气，即谓为同乎。汝乡无通佛法人，宜此等邪说大兴。汝既无正智慧眼，只宜尔为尔，我为我，各守各法，各行各道。亦不附入彼党，亦不攻讦其非。则虽与其同居，亦无相染及相忌等。和光而不同其尘，是为守己之道。言和光者，非随彼修持，但不攻讦，亦不赞叹之谓。若随彼转，则便成同尘矣。同尘，则便成佛法之罪人矣。

凡夫修行，当发利人利物之大菩提心。其利人利物之事，则力能为者，勉而为之。不能为者，必令此心常存。则固与大乘之愿心，不相背也。

汝结瘤病，不用蛛丝，只念观音，也会好。以汝究欠正信，故心心奔驰于医药中。彼世间出格伟人，每以小病由医致命。彼之致力于医，医亦未必误，特宿业使然。凡极难医之病，均以念观音为治。果虔诚，必有奇效，汝何以瞋恨心如此之盛。可知宿世定是大有权势之

人，致其习气，已成为性。今当学谦抑，总知己不是，不见人不是。久而久之，涵养成性，习气消灭矣。

谈命，宜以袁了凡立命篇为本。则无论何人，均可获益。于此留心，其益大矣。而改过、积善、谦德，三篇之意，均可相机为说。较之良医活人，功德更大。

汝果能秉正本清源之心，以行培植人材之事，即是不据位而行政，不升座而说法矣，何乐如之。至于念佛，岂便有碍。朝暮随力称念。若于此外，则不用心思时，随便念念。但具真信切愿，自可往生。若必曰躬耕而易念佛，不知躬耕之时，以辛苦故，决不能念也。汝作此想者，皆不反躬自省，这山看见那山高之情见。非深体自心，彻了世故之智识也。汝但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深信因果，力敦伦常。兼以信愿持名，求生西方。以此自行，亦以此化他。纵不能大有作为，亦可以不愧为人，不愧为师，而顶天立地也已。

汝是凡夫，不是圣人，睡何能免，食何能止。但不贪睡，不贪食，取其养息充饥即已。若如汝所说，仗神咒止睡，果真持咒有大灵感，或可不睡。汝初持之夜便不睡，乃是心切之极，已稍伤神，故不睡。若伤神久，则睡便不醒矣。初心人，每每以一时精进过度，后便退惰。

裤腿敞开，此南方之习惯。若北方上等人，亦无此派，况学佛之居士乎。故居士亦应将裤腿扎起来方好。僧之真修者，睡亦不放开，况白日乎。

知有所不能，而竭力勉其所能，则为菩萨大慈大悲心行。知有所不能而概不戒，则成地狱种子矣。邪见人每以有所不能者阻人。谓人之一吸，即有无数细虫，入其腹中，皆为杀生，皆为食肉，汝何能不杀不食。此正如通身埋没于圜厕，亦欲拉人入中。人不肯依，乃曰，

汝以我为臭，汝身上常有蝇子、蚊子、蚤子，屎，尿，还不在圞厕中，还说我臭乎。此种知见，皆属邪见，皆生于聪明人，可畏哉。

佛法以利人为重，利人之道，当自亲始。倘不于父母兄弟妻子前，以此道相劝，而劝他人，是为舍本逐末，须二者齐施并行方可。

以文字劝人，是极好事。然也须有体格。若汝最初所写之字，直是讲究人上帐也不肯用。近虽不用从前之派，然乱说乱写，直同疯癫。若遇高明，便看汝不起。

且依凡夫章程修持，勿想出人头地，则有实益。否则后来必有大发癫狂之一日在。由是反令无知之人，退其信心。祈详阅文钞及古德净土著述，庶可去此习气，不至著魔。否则难保不魔。掩耳持咒，何若息妄持咒。掩耳，亦是魔派。

业通三世，凡夫则避之而不敢当其锋，圣人示生世间，则任业，如还债然。彼已超然于生死之外，不妨与世人示宿业今受，以息后世人之杀心。汝如此会，真所谓以凡夫心，妄测圣人，罪过无量。其僧之所证，虽不可知，然不可死执决无业报。以致世人不生警惧，而力持圣号焉。

由其现恶人而遭苦，则令其止恶。或由遭恶报而生善念也，则令其自新。为畜生为饿鬼之事迹甚多，现面然饿鬼，大开济度之门。今之蒙山、焰口、水陆，皆由此始。现畜生至末后显本，则令现时后世，由兹生信念佛，断恶修善者，不计其数。汝绝未寓目，而曰奚益，可不哀哉。

佛虽慈悲广大，而欲度众生，须有折摄。若慢佛，毁佛，佛实不生憎爱。然不行折伏，则无以为劝。以故护法神，必令其遭祸，以儆

其效此作恶者，其慈悲为何如也。汝之所说，不洞事务之混账话也。一切唯心，实为至论。然亦不得明折伏之意，而专说唯心也。

西方胜境，昭示目前。要其人心心念念，与佛相应方可。否则一见此境，反致发生魔事。喻如病体未愈，不敢受清凉之乐。莲池之愿，在念佛一心上，固为正理。汝之说，在不念即见上，则为胡说巴道。生盲不见杲日，鸱梟昼不见泰山，诘杲日泰山不出不在乎。以彼自业所障，故不见耳。

背觉合尘，指本体言，非指事修言。未修之本体，如未出矿之金。恐人不识是佛性，故名为觉。修而显发本体，则如出矿之金。则是由修显性，因始觉而合本觉矣。如是，则如既成精金，不复为矿矣。汝只晓得乱说道理，绝不肯深思其义，劳我枉费多少笔墨，与汝作引儿戏弄之行为，何若已之。

如来从右胁而生，其母七日即逝世，生忉利天。后佛成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在天安居一夏，优填王思念如来，因始造像。读文钞，何以不知。至于临终佛以大慈，示同世人吉祥而卧。欲警诫众生，亦如病人身体不舒坦，谓曰，我今背痛。而后，恐诸凡夫视为实然。复涌身虚空，现数十种神变。及其入灭，已入金棺，佛母自天而下，佛又从棺坐起，安慰其母。毕后，仍卧棺中。迨迦叶从耆闍崛山来，佛于棺中，露出双足，迦叶奉足抚摩。详见大涅槃经（此四十卷）后（此二卷）分。外道毁谤，作如此说。彼等犹如狗子，只晓得屎香，反骂嘉肴为臭。若是狗子，则固信不疑。若非狗子，则污耳污口，岂以此挂口齿也。外道谤法之语，多分如是。唯明理者，自不受惑。

汝真不通世务之人。孔子恶其因俑而致杀人殉葬，故曰，其无后乎。汝以木鱼例之。此等说话，真成儿戏。举世之人，皆以鱼为肴膳，岂未作木鱼之前，世人从未一食于鱼之事乎。此种话，本不应

答，以其戏也。若不答，汝将谓我有口辩，能令无知无识之盲师结舌。

行道比丘，不拜帝释，汝何得除去比丘二字。以比丘是佛弟子，拜则不宜。非在家学佛，通不许拜。在家人虽通佛法，若世间正神，暂一设拜，亦非不可。若以日夕常同佛一样拜，则亦非宜，是即所谓敬而远之也。至于多生之父母说，亦属强说。多生之父母，遍于六道，汝何不遍拜马牛羊鸡犬豕乎。是以佛令人戒杀放生，以其历劫互生故。令其发慈悲心，以行救援也。

汝专会执邪见以为正法。彼岸实应自登，若不念佛，至心净佛土净，能自登乎。汝闻理性，便欲废事修。甘露灌顶，唯致诚至极，心佛相应者方能，何得名为外铄。以一刻工夫，令尽法界众生皆悟，乃外铄也。以自己未到心佛相契之时，何能蒙佛加被也。

前后阴则有，有而无用。佛三十二相中，孔门相具，即是后阴。马阴藏相，即是前阴。马阴藏者，谓如马之阴，藏而不现于外耳。西方人生者，各有三十二相。以佛相推之则有。然西方无有女人。思食得食，所食者乃化食，食之亦无渣滓，故前后阴，皆不过示同世人而已。汝问化生之时，了与不了。可知汝看净土书及文钞，皆是囫囵吞枣，并不理会是甚么滋味。念佛人临终预知时至，不了了而能然乎。即不能告诉别人，既蒙佛慈接引，岂有糊里糊涂，如梦之不知是梦，亦不知何以而觉乎。汝真会说无道理话。

怒于生徒，何用发火不能自遏。不过略现严厉之相，俾其畏惮而已。若再过厉，亦不过如是畏惮，尚能有加乎。设教之策，宜严气正性。一言一动，毫无苟且轻佻，则生徒自如临师保。倘平素了无沉重气象，又复与彼喜喜哈哈，如此纵怒至气死，于彼何益。汝作此问，知汝及汝师，皆不善为表率，否则决不至如此之怒。何况于说容其自改，及姑息养奸乎。一幼僧佻僻非常，一切人皆莫如之何，其师因洩

光教训（其师与光系至交）。光说其所以，以人当时面无血色，已惧之不已。后送来，光与彼和气详说，令勿违我命，违则决不轻恕。彼心虽畏惧，究未亲试，不二日即犯规矩。光将打，与彼说其规矩不许动，不许哭。未打先避。光曰，此第一次，不加罚。再避，则定罚。遂打。如植木然。从此半年，未须一高声说，况用如此不可遏之怒乎。此光绪十二年（在春天）事（至八月十五，光下山上北京红螺山，从此未返长安，已卅八年矣）。

汝何专门用这种死执著，说论佛法乎。谁教你执中无权。执中无权，尚不可，汝先便在执一上著手，何曾有一点中之气象乎。汝以六祖守网放生，为破盗与妄戒，是孟子所说，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者之见识也。汝真可谓是一腐儒，亦何不知轻重之若是也。须知佛教以慈悲为本，通人以达权为要。如汝所说，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乃为正道。坐视其嫂之溺，而不肯用手援，乃为正道。既不能按此道行，必须致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矣。何以故？以不亲近非礼，此亦非礼，何必择哉。如此说理，名矫乱说，佛不许答。因持杀戒，遂致不行罚，不治病，不吃饭。汝真是死执著人，食古不化。如此，何能自利利人。况曰猫捕鼠，蛇吞蛙，救此必杀彼。若依汝说，则戒杀必先杀杀生之物。然人于一世，杀生而食者，不知其几何数。固当尽人而悉杀之，方为不作杀生之果耳。可怜可怜，具此聪明，如此不通道理也。

持戒之人，逢人逢神，皆以轮回生死为谕。纵用素祭素饭，神人将从而怨之乎。况我持佛戒，彼邪鬼神，敢怨而加之以祸乎。若果怨之，是神尚得为正神，人尚得为正人乎。果自己所行真实，人与神当相感而化，何怨之有。若自己偷著吃，于敬神待客，则示以持戒。如此，则神必怒而人必怨以其伪也。伪君子，则如娼妓之逢人夸贞洁也，人谁信之。

汝真不洞世务之人。佛经义意无穷，虽不明白，如一极香之物，置之身中，其身自香。汝拟一切书亦如是观，则如以臭物置之身中，其身会香乎。金刚经云，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他书不论好歹，有此义否。凡看世间书，心即散而不净。凡看佛经，心即凝净。此其义，可见佛为大圣人，其言为转凡成圣之法言。故楞严经云，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汝欲以一切书，与佛经同，则成不知香臭之人矣，哀哉。

灾患之来，亦属宿因。然能皈命佛菩萨，自可转移。汝初以诚心，许愿淡食，固是一番为众之诚心。及至苦境已过，心力稍疲，则便形困难。行道之人，固宜适中。显异惑众，佛所深诫。当以蔬食为是，不必又复续行废菜佐食之事也。但能悯彼无知，常相劝导，俾种善根斯可矣。

高王经，念之颇有利益，然此经实非佛说。真信佛人，固当依普门品所说，令人念观世音名号，以祈加被为事也。

地藏经所说服水方法，非泛泛悠悠者所能得效。固当以志诚念佛，为消除业障、增长福慧之道。

大悲咒，摩摩下之所加，不必用，用则反成障碍。古德持诵通不加，虽经中有之，非属咒文，固无不可不用之典。啰多读作拉音。

念佛兼忆两菩萨名号，久则或致伤心力。念佛心忆佛像及二菩萨像，比忆名号尚省心力。凡学佛人，当依佛言教，何得自立章程。

牛乳取之于牛，虽不伤生害命，然亦有损于牛，固宜不食。食亦不涉犯戒之咎。

芥辣椒姜，是辛非荤。何得云，俱各辛臭，有似葱韭乎。岂非无事生事，乱说道理乎。芥辣椒姜，是辛非荤，椒、姜、芥，素食人均宜服。辣椒固宜少食，以食多则于人无益故也。

心能造业，心能转业。须心极诚恳，方有实效。为人子者，曲从世礼，为亲所制，不得不行，持酒荐腥，亦无不可。但须心中常为亲忏悔宿业，冀其回心。有机可乘，婉言劝谕，是为真孝。若只知从世礼，不发度亲之心。则是见亲落井，随之下石，以期立即殒命也。是故亲无信心，当曲从以行世礼。亲有信心，宜依法以益慧命。相宜而行，庶两各有益也。

味精说明，有不如法。彼有地址，汝当去函详说。而转令我说，汝将谓我终日无一事乎。我有许多事皆不暇顾，那有工夫论此种。汝谓人微言轻，彼固为求名，兼求利益。岂汝之正言，不肯依从乎。又须知彼印此仿单，不知印几多万。若改亦须将此用完，下次用改者。汝若见仿单未改，便谓彼不见听，则为不知事务矣。汝真算有心，我便不暇及。至谓由一语之不妥，便为抱薪救火，助桀为虐，何其不恕之甚也。然则废弃此事，任人纯食肉味，则火当煞势，桀当仁厚乎。佛为不能持净素者，尚开三净，及六斋日、十斋日，汝便一个字都不许言及。汝能令一切人皆不沾肉味也否。至光用一最痛心之事，令人阅之，中心忐忑不安，势必少吃以至于断。汝谓启杀机而令削之，是汝之戒，严于佛多多矣，况光乎哉。汝何不量轻重之若是也。

汝与宏大善书局书，不知宏大之所以。使知，当不费此事。然其意甚有利益，此书当留之以令印善书者看，然亦不可死板。若将凡占物命之药通去之，则外科便难措手矣。吾人存心利物，且莫作此种推义至尽言论，则人当依从。否则人反以推义至尽者责汝矣。

人生世间，祸福相为倚伏。椒山死于权奸之手，故得名宣宇宙。设无此祸，一经得志，决定灭佛。则于国于己，皆有大不利在。何以

知之？彼在狄道作典史，为民兴利除弊，数百年之弊，皆为革除。其年谱云（作典史之年），其地喜拜佛烧香，虽士夫有所不免，因严禁之。初以为不便，未几则皆知崇正而恶僧矣。狄道典史，不足一年尚如此，使为宰相，能不行灭佛之大事乎。灭佛之事成，于社稷也有大关系，不但身死堕阿鼻地狱而已也。嘉靖向好道而恶佛，若大用椒山，的确能为国为民，兴利除弊。而由饱服程朱之毒，必以灭佛为第一大功德而奋志行之也。椒山完全未看过佛经，而年谱中叙受打刑时，了不知痛。其妾某氏为念观音。意为观音加被所致，故极刑不痛。此亦良心发现。其妻亦不知佛，上疏代死，已与二子，均无一言念佛者。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若依椒山心行，宜深恶其妾之愚迷，方合彼心。彼既感妾之念观音，何得严禁人民烧香拜佛乎。可知彼虽不信佛，及大难临头，良心上亦或吐出相信话耳。甚矣，学说之误人也。以椒山之天姿，若再研穷佛法，则其于国、于民、于身，岂止如此而已乎。

汝既作诗作偈劝人，而不用正韵，用本闽韵，又不许改，寄我何为。又汝将印光二字拈以作对，不厌其多，将欲何为。以此寄我，为表汝诚乎，为作儿戏乎。拈名作对，及作偈，乃近世俗派。汝当做正经事做，岂非无事找事做，光岂悦汝如此之恭维乎。汝之利人利物之心，实为难得，而不知事务。恐不为说破，后来益发执著，必至做人不来。以故光悯汝之诚之执，说此一番络索。若谓不然，则光秦人也，汝闽人也。地相去数千，人未曾一面。汝行汝志，以后不须再来信，免得与汝相冲突。

汝如此问，我如此答。若有几人，如汝之人，我将累死。汝文钞有，净土书有，不在此中取法，向我口头笔下取。我若能普现色身固无碍。否则汝未得益，我先劳死。后若再有此等络索，即不回复。

复蔡契诚居士书（二通）

【其一】鬻香一事，最易培福，亦最易造业。制造不精洁，装璜竞新异，以佛菩萨像印作仿单，及印于香盒之上，又以佛菩萨像摄于香珠眼中，无知之人，竞为购取，亵渎之罪，何可名言。仿单香盒，随便丢弃。如此求利，吾恐不但子孙灭绝，恐其人一气不来，永堕阿鼻地狱。以自彼发起亵渎佛菩萨像，令敬佛者亦获大罪，况了无信心者乎。上海某香店，一小盒四面有五十几尊佛，光去年见之，致书于老板，未得复。春间厦门某香店，托一居士，祈为题字。以目力精神不给，只题四字。言有香付邮寄来，信去后数日香始来。其香有数种，皆不可闻。盖只求其香，不计其物质之洁秽也。印度香不可烧，乃以麝添入香。不但香得令人头昏，且恐花果孕妇，由此而致落花堕胎之祸。此种鬻香者，罪业之大，莫可言状，彼尚以为得意。前厦门某店，光已略说其弊，不知肯依与否。汝虽欲做此生意，恐完全不知其弊，纵令得利，其如得罪何。

【其二】果必有因，切勿怨天尤人。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贵，行乎富贵。富贵之人，有财力势力当以己之财力势力，利人利物。素贫贱，行乎贫贱，昔本富贵，今已贫贱，则勤俭节约，若向来就是贫贱之人。素夷狄，行乎夷狄。若遭世乱，舍家避难，于偏僻陋处，亦若就是陋处之人。素患难，行乎患难。既有忧患灾难，则亦无所怨尤，若应该受此忧患灾难一样。是以君子无往而不乐天知命，中心坦然也。汝已贫矣，还想摆先前的架子，则忧劳不堪。恐由此或成废疾，或致殒命，是嫌宿业所感之苦小，而自己不肯忘情于先前之景况，徒受忧劳，令其加大，不唯无益，反受大损。试思天下之人，比我苦者，不知有几千倍。我幸半生尚好，今虽不好，较比生而不好多矣。世间男女，为人作仆使者多矣。事事亲为，乃人生之本分。即为

人作仆使，只要我不存坏心，不做坏事，亦很有面子。若自己用人，就觉得荣耀，若为人用，就觉得羞辱，此世间贱丈夫之心相。若大君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随遇而安。虽富贵，而守贫贱之本分。即贫贱，亦觉得无所欠憾。汝学佛之人，幸有钱，就妄欲发大财。效做印度香，此香罪过，光绝不烧。此即是汝不善处富之现相。今竟贫矣，又复不做一事，妄想从前之富境，此亦是汝不善处贫之现相。汝能忘情于先富后贫之境，光许汝决定可以念佛往生西方，否则难免来生比今生还苦矣。

复康寄遥居士书

某君之来秦，关系甚大。使彼冰清玉洁，循规蹈矩，则秦中人之善根，当断大半。幸而贪瞋痴全体发现，被秦人藐视，则彼之所说，无人肯信从矣。汝所问书，非彼所知，均不能回书。幸汝一问，否则彼必谓秦无人焉。知之非艰，行之维艰。彼素信光者，以一函之误，则成反对。可见其人，非真信心。忍辱未生而瞋恨滋炽，可不哀哉。光之为人，无可不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来去任伊，于我无预。今年事务繁重，无暇回秦。以若回秦，则大士颂、普陀山志，悉无人校对料理矣。况尚有南京法云寺，增设慈幼院之事。彼冯梦老、王一亭等，悉拉光于中以助闹热。然光之所幸，在无贪心。使稍有贪名之心，则法云寺开山第一代，岂肯让人。而光视此名位，直同牢狱囚犯，唯恐或被拘繫也。

汝于相宗，颇有入处。然借此以折伏狂徒，使回向净土，则可。若专一用心于此，将信愿念佛置之脑后，则恐娑婆世界常为主人矣。以娑婆为已有，亦很大名目。但被娑婆拘繫不得自在，则有不如无之为愈也。

某法师学问颇高，但其性情好高务胜，不能俯循初机。则其利益，便以不能领会而小矣。

文钞已出书，闻熊大冥之九百部书已寄去（系河南友人五百，陕西四百），不知已收到否。彼有二千部书，光拟稍平靖，当尽彼之书寄于陕西。一以普大冥之法施，一以伸印光之乡情。若欲看者，宜向大冥处讨之，恐一时难以寄来耳。

终南规约，光不能干预。以今人无论何事，皆只空空一张规约。若能依得一半，已是万幸。光固知其弊窳不易革除，以故绝不干预耳。

中华新报，既欲兼登佛学。则凡导淫导诈之小说，理宜不登。庶于国民，方有实益。如其只图下流社会之投机，则多一分报，固不如少一分报之为愈也。

秦民待赈孔殷，数十万了不沾其实惠。纵大家少攒凑若干，岂能保其一出于为公之心，而不涉弊窳乎。则是秦民之定业所使也，可不哀哉。光亦秦民，闻此惨状，能不痛伤。今将流通文钞洋拨一百元，以作赈灾之费。祈持字往本埠陈家浜太平寺，向真达大和尚处领之。

中华新报序，当于三月初旬寄去。现校文钞，了无有暇。文钞寄来廿余日矣，以香期人事甚繁，故迟至今耳。

令慈之纪念册题词，已有诸名人之作。光另行一路，语似浮泛，意颇切实，不知可用否。如不欲用，亦无所碍。光以今人事亲行己，皆作一场套子话说说，便算数了。求其勉力修持，实难其人。汝昔所为，大有过愆，今当极力实修以补之。若徒以虚华语言取悦人目，人必反斥其昔过而罪责之。纵人可瞒，自心其可瞒乎。自心不可瞒，故天地鬼神，悉不可瞒，况佛菩萨乎。以自心与佛、菩萨、天地、鬼神，相融摄故。以后事事求实，心心省己。当可与直心为道之如来合。自可感应道交，生蒙加被，歿蒙接引也。

复刘观善居士书（二通）

【其一】接手书，不胜感愧。光之所说，大似跛夫行路。若行者不以不能行见弃，则不妨归家安坐，由一步莫行者而得之。令慈宿世于净土有大因缘，当常以净土不思议之事理相谕。则以慈善讽经功德，悉作往生资粮。决定俯谢凡流，高预圣会。世之尊亲孝亲，孰有过于此者。成就一人往生，即成就一凡夫作佛。可于生我者，不竭力劝谕，以期其必果所愿乎。

徐友天性纯挚，惜理路不明。以凡夫知见，妄测佛智。彼谓得丹获神通，于人天中见母，方肯与母同生西方。此刻若以独生，于心有不慊然者。其意虽甚善，其事与从井救人，相去不远。一则少看净土经论，一则未与净土知识往还，故有此不通之愚见。夫古今缙素名人，以诵经念佛济孤者何可胜数。徐君未必不闻其事。乐邦文类第四本，五十八九页，临终请僧念佛二次，即获往生。由此令宗门大老，发心念佛。可知佛慈广大，有愿必从。固不计久修暂修，等垂摄受也。观经下品下生，乃五逆十恶悉具之人。临终地狱已现，而遇善知识教念佛名。彼念或十声，或数声，即便命终，尚得往生。今以纯孝慕亲之心，若能发弘誓愿，称念佛名（四弘誓愿，必须普为法界众生，以不发此心，乃凡夫情见，不易感通），以此功德，为亲消除罪业，增长福慧，求佛慈悲，接引往生。而心与道合，心与佛合。何待彼与母同生，当必母先往生，彼后往生耳。

须知净土法门利益，唯佛与佛乃能究尽。徐君何人，宜其不知，生此种不情之愚见，岂不大可哀哉。当令彼看乐邦文类此段，又当令看净土圣贤录等书。则盲猜瞎断之臆见，便可消灭净尽矣。

念佛时，毫无感应。系不知佛力，心不恳切。不知佛力，由未深研净土经论故也。念观世音自能恳切者，以习闻菩萨寻声救苦故也。阁下谓彼宿生有业，此语亦颇的确。彼于净土法门无宿业障，当闻斯行之。何待人劝之再三，尚以此为皮毛，而以丹为主体乎哉。然业由心造，业随心转。大丈夫生于世间，岂可任业牵缚，而一一听命于彼乎。徐君若是个汉子，一闻此言，当如见母堕于水火，急求有大势力之阿弥陀佛救援。岂肯且缓缓炼丹待成，神通具足时，方求弥陀接引乎哉。

念佛一法，彻上彻下，非此法唯被下根也。下根于他法不能修者，于此法固无一不能修之，此所以为如来最大慈悲普度之法门也。摄心念佛，为决定不易之道。而摄心之法，唯反闻最为第一。阁下天姿聪敏，不以禅教自高，专心念佛，足见宿生于此法门有大因缘。不但阁下现生当获实益，且令令慈，并与阖家眷属，悉于现生了生脱死。可谓劫外优昙，火中莲华，不胜钦佩。所云习气尚强，光不知阁下所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阁下已长斋断荤，断不至有饮食之习气。至于女色，亦不至有非理之涉。若其欲心不能即伏者，但常观不净，则欲心自息矣。不净观名相甚多，一一详观，乃专作此观工夫者之事。吾人不专作此工夫，则儻侗观之固为省力。譬如见美色时，因爱生欲。其对色生爱者，不过一薄皮之光华所惑耳。试揭去此光华之薄皮，则爱心虽至浓，亦当转而为怕惧厌恶。从前爱心，了无丝毫可得矣。再进而观其血肉屎尿等，则与死尸圜厕了无有异。虽具足庄严，直下见其底里。能作此观，则不见光华之薄皮，只见内外三十六物种种不净。古谓观空既久，不见全人。光谓能作此观，则不见人，但见此种种不净耳。若瞋习强，当常存怜悯一切之心。凡有不如意处，悉当原谅他人之情，深培自己之慈。则怨尤不起，仁爱常存，而瞋习便化为乌有矣。此世人习气之大者。大者既伏，小者自无从生矣。一心念佛，则天清地宁，了无尘氛可得矣。

佳作声韵铿锵，惜以凡滥圣，致不贴题。光四十年来断绝此事（以杜心中常时推敲之弊耳），故不能和。

【其二】昨接手书，并令慈传心汇录，阅之不禁慨叹不置。光常谓之丧乱，由于家庭失教所致。教子固要紧，而教女更甚。以女若得其善教，则成就四德，相夫教子。俾有天资者，成就圣贤学问品格。即无天资者，亦必为一循分良民。女若失教，不但不能相夫教子，于义于道，且将诱子为非，教其作恶。凡古今之大奸大恶，皆非贤母所生。欲家之兴，国之治，当从教养子女起，此根本解决之道也。春间见阁下出身富贵，少年老成。虽居沪上，志慕真修。意其家庭教育，当必有出于寻常富贵家之上者。今见令慈之纯孝苦节，岂但阁下亲炙休光为之转变，即千百年后，见闻其懿德淑范，亦当为之转变。惜世之讲求治安者，弃圣道而崇夷法。不知其本何齐其末，以致愈欲治而愈乱，虽圣贤出世，亦末如之何矣。尚祈阁下与侪辈常言之，亦未始非敦本重伦、齐家治国之一助也。令慈坤德克全，所歉者，未闻净土法门而已。祈阁下于朝暮回向时，代为回向往生，则可谓大孝尊亲也已。

法华经注，流通有数种。其大义当以法华会义为首，其消文则法华指掌最详。会义、科注、入疏，三种皆宗文句。而藕益大师发挥，远胜余师。然欲得其实益，尚须依光前次所说为主。

令慈已往，难已劝进净业，只可代为回向。令本生慈，既有信心，可不日为讲论，以期其高登莲品乎哉。人子报亲、度生，皆以此为第一。祈勉之，则幸甚。

复汝愚和尚书

数日前接手书，知改建智者大师塔，令光作记。光文字拙朴，凑起八百六十余字，实则录诸记载，非我所作，故名为述。高僧传，释氏稽古略，均讹作寿六十七。故将生，及出家，入天台，以及圆寂之皇帝年号，年月岁次。一一俱录，以为决疑之据。大师弘法数十年，何能备述，故略叙判教传心，及弘扬净土之各要义而已。当请善书者用楷体书之，不宜用俗体、破体、帖体等字，以昭郑重。须先算定字数，写一样子。每面多少行，每行多少字，照样子写，自不至多写或少写。写好，过细校对数次，再贴石以刻。若偶写错，或多或少，亦不须另写，但剜补所错，余均不动。此系上石，非屏对等，剜补恐不好看。写样写碑，通写一行即校一行，庶不至大有错也。光老矣，精神不给，以后切勿又令支差。续宗派三十二字，约净土法门说，虽无大发明，然亦可用以取名，不必定以恭词深义为事也。

复李济华居士书

今为取法名为智脱。谓以智慧脱离烦恼，修持净业。迨至报尽，直登莲邦。如囚出狱，归本家乡也。汝姊张氏法名智熏。谓以佛功德香，用以自熏，复以熏人。俾彼一切，内而眷属，外而亲朋，并见闻者，同受其熏。熏之久久，则浊恶凡夫，皆具如来戒定慧功德香气矣。黄本严，法名宗敬。严者严肃，即敬之存于心而表于外者。今又表之以敬，则于一切处，不致或有放僻邪侈之心。以此心念佛，则易得与佛相应，而必可往生，如其所羨矣。

复项子清居士书

令妹预修净业，临终又得其夫，与子，与娣，为之助念，故得有顶暖之瑞相。可谓宿有善根，现获助缘，何幸如之。而又感其夫其娣，皆欲皈依佛法。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也。

复德元居士书

昨接德森法师信，知德贞已于十二日去世。此日佛事不多，故助念者多，亦无碍。若佛事多，助念者多，则无地多容，此亦德贞善根使然。虽无瑞相，亦无苦相，承大家念佛之力，当可往生。人命无常，汝于五十六岁时，颇尪羸，今已十余年，比昔尚健。德宏、德贞均去，约世间法论，汝之命甚苦。约修净土法论，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有大助力。切勿学愚人妄生怨尤，则于宏贞无益，于汝有大损矣。凡此苦相，皆为成就汝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之道。以眷属虽好，若非真实修行者，则障道事多，助道事少。以故诸佛以八苦为师，而得成无上道。祈勿生悲感，随遇而安。光先为彼回向祈病愈，昨已回向往生矣。

致卓宏荣居士书

近接令郎智立书，言阁下两次拾得观音大士像。一次赎将熔之大士铜像，及梦骑古式武装人。与梦食僧糍，及闻快快投诚修正果，脱离苦海见世尊。以此数事，知阁下宿世固有善根。惜此生不遇善知识，为之启发，故至今犹泛泛悠悠，若有若无，仍与从前无甚各异，亦大可慨叹也。盖由贵地士大夫，通法者少，无相观而发起之益。然福州近来念佛者，亦颇不少。由罗铿端介绍，函祈皈依三四次，当有五六十人，况又有皈依别高僧者。现今各处，均为之发起念佛社、居士林。只无锡一县，念佛莲社有一百多处。有知识者，均知各各投诚修正果，以期脱离苦海见世尊耳。然此诸人，亦未闻见，或者不能发起阁下之信心。今请一位阁下最佩服者，来为阁下说法，阁下断不能不生景仰而效法也。此人乃阁下之老乡，即林文忠公则徐也。此老之学问智识，志节忠义，即在当时，在后世，非丧心病狂之人，无有不景仰向慕。彼当政务繁亟之时，犹然不废修持。特亲笔恭楷写弥陀金刚心经三经、大悲往生二咒，作小梵册，以备来往轿中持诵。可知如此大人物，政务丛繁，于来往行舆中，犹诵经咒，以修持净业。吾人比彼，万不及一，何可于此一事，不加致意乎哉。此事为举世所不知者，今由其曾孙翔，字璧予，大任之弟，将其经本持来拟印，祈光作序而知。恐阁下犹未直下生信，今将其序之草稿寄来，祈先阅之。待其经印出，璧予当送数十本于光，再为阁下寄数本。此序不须抄录，寄璧予（其人在南京考试院铨叙部）之序，犹有略更改者。待经来，则文忠公学佛，古之大孝，大忠，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之学佛，均可悉知其大略矣。故其序名为发隐。非徒发林文忠公之隐，盖遍发古大人之隐，亦冀发阁下之隐也。

复白慧导女士书

广西乃佛法不流通之地，汝以女身，能自得师，修持净业，实为难得。光于七月十七下山，十九至上海，二十八至杭州，八月三十复回上海。信札差事堆积，日不暇给，兼以人事冗繁。汝之信，由山转来，亦不暇复。十月初六回到山，抽要复之。今为汝由邮局寄观音本迹颂一包、文钞一包、寿康宝鉴一包，祈息心详看。则佛法之大义，为人之宏规。现生了生死之法门，匹夫援天下之道理，皆可悉知矣。今为汝取法名为慧导，谓以智慧自导，并导其父母、翁姑、丈夫，及与兄弟、姊妹、妯娌、亲戚、儿女等。俾同沐佛化，同念佛号。现生作一真实善人，临终直往珍池受生。古人尝曰，天下不治，匹夫有责。匹夫匹妇，何能令天下治平乎。须知天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庭有善教，则所生儿女皆贤善。家有贤子，则国有贤才。穷则自淑，化及乡邑。达则兼善，普益斯民。如是之益，出于家教。家教之中，母教最要，此所以世人称女人为太太者，以其能相夫教子，以正乎内。故其效，必致丈夫成德业，儿女悉贤善。如周之太姜、太任、太姒也。汝果能按文钞所说，自利利人，俾贵地同沐佛化。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则当直登上品宝莲矣。所言匹夫匹妇，援天下之道，且勿误会。即尽己之分，敦笃伦常。父慈，子孝，不负天职。又复提倡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尤须注重因果报应。能如是，则一切人，自可期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又复修持净业，普利含识。其为援也，如是而已。彼今人动云男女平权，欲令女人做男人事。不知相夫教子处发挥，可悲孰甚。明年尚有印光法师嘉言录、弥陀经白话注印出，亦当寄若干包来。文钞、观音颂、寿康宝鉴，若有信受者，亦当于明春再寄若干，以祈普利贵地之人。念佛之念，不可加口。念字从心，加口则成呻吟之词，非忆念之义矣。汝之诗颇好，然不宜常作。以常作则心中常事推敲，念佛成皮毛，作诗成骨

髓，何能得念佛之真实利益。凡一切文人欲得实益，皆须如此。况汝是女人，何得以诗名乎。凡诸经书，说佛法者，皆须恭敬，不可褻渎。欲送人者，先以此诫之，庶不致误得罪报。

复慧衷居士书

大危险中，一声佛号，即无危险。可知从前儒者谤佛之自误误人，其罪深且大也。既一念即蒙加被，则临终之往生，亦可无疑，而固当极力提倡也。信纸印红字，只可略有微微之色，何得直印深红色。即所附字之色，已过红了。况诸恶莫作八字，直成扰乱。老目昏花，均不知为何文。汝作此印，可知不谅人情处多多也。汝自己能看见，有看不清者，或致误事。何可以我之信，令阅者费心力目力，究于自己有何利益，此种俗派，万不可用，用则折福，且招人嫌怪。

致杨慧通居士书

古人云，盖棺方成定论。以具缚凡夫，随业缘转。未到启手启足之时，常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恐陷恐坠。到启手足之时，方可曰，吾知免夫。前朝有某大员，学问，功业，品行，为世所钦。六十以后，遂放恣无度，某名誉一落万丈，诚可惜可怜也。学佛之人，古今亦有。初则知见甚高，极力自利利他。后则知见僻谬，且引一班人学己邪知谬见，为可悲可痛。究其受病之源，皆因好戴高帽子。致无知识之人，各以高帽子为彼戴。戴之已久，正知正见已失，完全成邪知邪见。纵欲救援，反成按剑，只好任他去。凡好心学佛者，皆当令其立志自省，庶不至成此结果也。

前者寄对纸十分，为汝写六付。一释迦，二弥陀，三地藏，四三圣通用。以精神不给，此付下联亦照上联写，祈裁开调作一合。此很好改，故不另写。五、六，乃学佛人客厅、寮房，俱好用。为别人写三付，共九付。有二只各掉了一个字，不能用，作废，故只写了九付。六付挂号寄来，祈查收。光老矣，精神目力均不给，以后再有求汝转祈写者，祈婉辞之，勿答应。在商务印书馆闻费范九前以千手眼观音，并阎立本所画之观音，又以弘一之对，及光之对，同售一元。妙真师以像与对各异，祈光作二付。千手眼联云，大士现千手眼，遍携普照。众生当一心念，皈命投诚。阎画观音云，妙相庄严，遍摄庶类。悲心惻怛，普度群萌。记不甚清，意固不悖，范九印一万分，任人请，只一元。欲求光写字，当令请此二像，使得两付对联。表而供之，令见闻者生正信心。

复王守善居士书

汝发心守墓，以期令慈未往生则得往生，已往生即高增莲品，当念佛号。每日分二时，看净土五经。金刚经功德虽大，于净土法门，未能发明。不如看净土五经，于亡于存，均有实益也。念大悲咒亦分一时，此外则专一念佛。念时，字字句句，必须听得明明了了。即心中默念，也要听得明了。

复兆镛居士书

阅汝书，可谓苦上加苦。须生感激心，切不可谓修持无功，而生退惰，及怨天尤（怨也）人之心。当知汝之宿业应受大苦。由修持故，改重为轻。从今以后，事事利人，心心省己。则后来境遇，当可转好矣。须知吾人宿世，业深沧海，罪高须弥。虽境不好，尚不至甚。回想几多大富大贵者，家败人亡。况我宿生无福，今尚不至冻馁。较彼苦相，尚胜万倍。以劝人念佛求生西方，为自利利他之法。心果真诚，则业消福增，日渐康泰矣。

印光法师文钞三编 卷四

杂著

名山游访记序

人之智识，非学问阅历莫由开通。而天下名山圣道场地，最足以感发人希圣希贤之志。其有关于立身修业成德达才也大矣。故古今负己立人自利利他之热心者，每不以跋涉为劳。以期凡所见境，凡所悟入，皆资益于吾身心，开发乎智识也。古之周遍游历者，有千岁宝掌和尚，中天竺人，在天竺约五百年，于汉末来此方。历三国两晋宋齐梁陈隋，至唐高宗显庆二年，一千七十二岁，方始入灭。以故凡南北名山圣道场地，无不亲历其地而住止焉。至明末时，紫柏尊者，亦复遍历名山。以日行三百余里，虽无宝掌之寿，其所游历，可与宝掌相齐。近世缁素中，唯高鹤年居士，游历最为广远。凡四大名山，五岳终南，天台雁荡，罗浮鸡足，武当云居，庐岳黄山，或一至者，或二三至者。凡所经过之土地人情，与夫古迹胜境及道场寺宇，并高僧名士所有事迹，根据语言问答，各皆备载。一可以慰不能行脚者，无由得知圣道场地之胜迹。一可以作初机学人寻师访友之一大方针。以故民国元年佛学丛报，曾录之以饷同志。今者王一亭、许止净、聂云台、狄楚青、简玉阶诸居士，又欲特作一册。俾阅者备观其全。亦未始非入佛海之前导也。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重刻序

佛与众生之心体，（至）以期共知所以耳（与增广文钞卷三，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重刻序，完全相同）。此前文，民国十一年壬戌仲夏，为扬州张瑞曾重刻所作者。经之大义，流通之源委，已略说之。兹有陕西弟子马昆山，与兰州弟子无名，发心流通此经。昆山自捐并友人所助共七百圆，无名自捐并友人所助共三百圆，以此千圆汇苏，祈光代办。昆山业西烟于兰州多年，人极诚笃，不知佛法。四年前由陕西同业李仙涛之劝导，遂皈依三宝，吃素念佛。前年秋兰州火药局爆炸，其日烟业同行，于明水楼敬神唱戏。仙涛厂中百余人遁去，唯副经理之子一人在厂。昆山厂中百余人去尽，此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去后不久，靠城之火药局爆炸。城外几道街房屋，通皆震塌，伤人无数。仙涛厂中，唯副经理之子所住房未倒。昆山厂中，唯供佛一座房，巍然独存，玻璃亦未破裂。余皆倒尽。由此因缘，兰州人士渐生信心。昆山信心益加增长。去年变兵，迭相骚扰。人民困苦，莫可言宣。因兹发心流通此经。所愿读此经者，必须主敬存诚，净手洁案。正身端坐，毋稍怠忽。如对圣容，亲聆圆音。又须敦伦尽分，惩忿窒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其利益，莫能名焉。设不至诚，及不尽分，则感应微小。非佛慈不普，由自心与佛不相应故。感应之道，如撞钟然。叩之大者则大鸣，叩之小者则小鸣。世每有小感而大应者，乃宿生修持之功德所致也。赞曰。

药师如来琉璃光，誓愿洪深不可量。
显令生善集福庆，密使灭恶消祸殃。
拔苦必期二死尽，与乐直教万德彰。
法界圣凡同归命，蒙恩速得证真常。

（民国廿六年丁丑季春）

广长舌序

法无定相，合机则妙。如来以一味法，作种种说。譬如大士珍膳，若遇成人，则和盘托出，令其饱餐。若遇婴儿，不能咬嚼，必须代为嚼碎，含而哺之。庶可资益身心，而速得成立也。苦行居士，以如来普度众生之净土法门，为未发心者，以浅显之语言，约略说之，冀其顿生信心。然后研究净土诸经论著述，实益自得。又复如此浅显之语，实如来广长舌所宣扬。十方诸佛普度众生，九界众生圆成佛道之成始成终无上圆顿大法门也。故以广长舌为目，祈未发心者阅之，随即发心。已入门者，固无须乎此。然嚼食喂婴之法，固育婴者之所宜讲究者。在己虽无所用，亦不得不为初机备也。（民国十二年癸亥十月）

思归集发刊序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如天普覆，似地均擎。上之则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逆恶罪人，亦可预入其中。诚可谓三世诸佛之总持法门，一代时教之特别妙道也。但以法门大而摄机溥，用力少而得效速，致稍通宗教者，皆藐视之，谓为愚夫愚妇之修持法门。而不知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不可以语言文字形容也。以一切法门，依戒定慧力，修到业尽情空地位，方有了生死分。业尽情空，岂易言哉。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况思惑乎。纵令见地高深，以烦惑未断，仍旧轮回。再一受生，退者万有十千，进者亿少三四。自力之不足恃，敢矜己智，而不随顺如来誓愿摄受之道乎。修净土法门者，但具真信切愿，志诚恳切，如子忆母而念。其平素所作所为，不与佛法世谊相悖。则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西方。纵丝毫惑业未断，带业往生者，其所得，尚超过业尽情空之阿罗汉上，以种性不同故。况已断者又何待言。以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众生心力不可思议。合此佛法二不可思议之力，俾自心之力，得以圆显（此自力，与不仗佛法力之自力迥别）。固与专仗自力者，奚啻恒河沙数之天渊悬殊也。是知此之法门，不可以一切普通法门之道理论。以是特别法门故也。余尝有联云，法门广大，普被三根，因兹九界同归，十方共赞。佛愿洪深，不遗一物，故得千经并阐，万论均宣。华严普贤行愿品，尽华严世界海法身大士，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均一致进行，依普贤菩萨教，以十大愿王功德，求生西方，以期圆满佛果。彼矜己智而藐净土者，为超过此诸菩萨之上，为是丧心病狂，求升反坠，弄巧成拙也。宏扬净土经书，多难胜数。如岑大师录其佛菩萨祖师及近世各学人言论（近世知识称为学人者，以前有佛菩萨祖师故，切勿疑讶），名思归集。祈光作序。光少不努力，老无所能，但将五十九年所信之义书之，以塞其责。聊表普愿同伦，同生西方之愚

诚。至于大智慧人之讥诮唾骂，所不计也。奚为之歌曰，应当发愿愿往生，客路溪山任彼恋。自是不归归便得，故乡风月有谁争。思归诸君，祈各注意。（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冬至前三日）

敬书华严大经以尽孝思序

大方广佛华严经者，乃如来初成正觉，称法界性，与一切破无明证法性之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如来自己所证，及一切众生性本自具之菩提觉道也。以故华严一经，王于三藏。而一切诸经，皆从此经流出。彼凡夫二乘，虽同在菩提场中，毕竟不见不闻，以非彼境界故也。虽则凡夫二乘不见不闻，实为普度人天六道众生之根本法轮。何以故？一切法门，皆仗自力断惑证真，方了生死。念佛法门，但具信愿，持佛名号，即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断惑证真，末世众生，颇不易到。舍此念佛一门，则芸芸众生，出苦无期矣。此经于入法界品，善财以十信满心，受文殊教，遍参知识。最初于德云座下，即闻念佛法门。及至末后至普贤所，普贤以威神加被，俾善财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是名等觉菩萨。普贤乃为称赞如来胜妙功德，令生欣乐。随即令其发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并劝华严海众一切法身大士。夫华藏海众，皆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等诸大菩萨，尚须回向往生西方，方可以亲证即心本具之菩提觉道。况其下焉者乎。而观经下品下生五逆十恶，临终地狱相现，有善知识教以念佛，或念十声，或止数声，亦可往生西方，得预末品。若非华严所说一生成佛之法，末后归宗，归于往生西方。彼世之禅教诸知识，能不以念佛法门为权小方便非究竟道乎。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但以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一切智、无师智，即得现前。由闻此义故，一切凡夫，当不至高推圣境，自处凡愚也。是知此经，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究竟法门。无论何种根性，皆当依之修习。而其最切要者，唯在念佛一门。良由全性成修，故上上根不能逾其阃。全事即理，故下下根亦可臻其域。此经乃一大藏教之本源，一切法门之归宿也。苏州尤养和居士，虽出富贵之家，绝无纨绔习气，而且笃信佛

法，恪尽孝道。其母唯恐或为习俗所移，故于弥留之际，嘱其敬书华严，以期熏染成种，永为道本。兼以上报四恩，下资三有，其母可谓善用其慈者。彼遂于丧期中，日为缮写，以冀增高慈母之莲品，消除自己之恶业。设非宿有善根，何能如是也耶。今则经已告竣，爰托方外友文涛大师，祈光发挥经义。以冀后之览者，咸生正信。窃以华严经义，虽用大海为墨，尽未来际，宣扬一句一字之义，尚不能尽。况光之肤浅无知，何能赞扬一二乎哉。然亦不宜孤彼来意，且就其纲要，与其利益，略书大意以遗之。倘能依之而修，则究竟成佛，尚可必得，况其他文义乎。（民国十七年戊辰六月朔旦）

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流通序

如来一代所说诸法，举其大宗，其名有五。曰律，曰教，曰禅，曰密，曰净。此五宗者，悉皆显示佛之身口意三业，戒定慧三学，与夫一切三昧万德，固无可轩轻抑扬、拣择取舍者。然在学者修习，当详审与自己根性相契之法而修。一门深入，较为省力。而此五宗，无不以律为根本，净为归宿。此在佛世已然，况今末法时代乎。以净土法门，彻上彻下，三根普被，凡圣同归。上之则等觉菩萨，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则五逆罪人，亦可预入其中。良由一切法门，皆仗自力，非到业尽情空，不能了生脱死。净土法门，兼仗佛力，若具真信切愿，即可带业往生。二法相较，其难易奚啻天渊悬殊。溯此法之缘起，实在华严一经。以未详示弥陀因行果德，净土殊胜庄严，行人修因证果，故致人多忽之，不肯提倡。昔如来初成正觉，与华藏世界海诸大菩萨，互相酬倡，说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诸因果法。其预会者，乃已破无明，证法性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法门虽说十信，然以信位未破无明，未证法性，不能预会。况凡夫二乘乎哉。及至末会入法界品，善财以十信后心，受文殊教，遍参知识。最初于德云比丘处，闻念佛法门，即证初住，是为法身大士。自此遍参诸知识，各有所证。末至普贤菩萨处，蒙普贤开示，及威神加被之力。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是为等觉菩萨。普贤乃为说偈，称赞如来胜妙功德，劝进善财，及与华藏海众，同以十大愿王功德，一致进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并不一说弥陀誓愿，净土庄严，往生因果。以此诸大士咸皆备知，无庸复说。又华严一经，初译于晋，只六十卷。次译于唐则天朝，八十卷。二译皆文来未尽，于普贤说偈赞佛后未结而终（从前无纸，西域之经，皆写于贝多树叶。以写之不易，或有节略。又叶用绳穿，或有散失。文来未尽，由此之故。若今经书钉作一本，则无此

弊)。至德宗贞元十一年，南天竺乌荼国王，进呈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四十卷之全文。前三十九卷，即八十卷华严之入法界品，而文义加详。第四十卷，为晋唐二译所无者，乃普贤称赞佛功德后，劝进往生西方之文。当时清凉国师亦预译场，八十卷经，早已亲制疏钞流通矣。特为此一卷经，制别行疏。圭峰造钞，为之弘阐，又为此四十卷全经制疏。以屡经沧桑，致久佚失。近由东瀛复回中国，故知此一卷经，为华严一经之归宿。华藏世界海，净土无量无边，而必以求生西方，为圆满佛果之行。可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原自肇起华严。但以凡夫二乘，不预此会，莫由禀承。故于方等会上，普为一切凡夫二乘，及诸菩萨，宣说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令其悉知弥陀因行果德，净土殊胜庄严，行人修因证果。俾一切具缚凡夫，与断见思惑之二乘，及破无明惑之法身大士，同于现生出此五浊，登彼九莲。以渐进修，直至圆满菩提而后已。大矣哉，念佛求生净土之法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咸资乎此。虽欲赞扬，穷劫莫尽。吾友逸人常诵此经，欲为广印，光劝一并同印净土五经。使人悉知此经回向往生之所以，则若事若理，若因若果，一一明了，绝无遗憾。彼以发愿在先，故印万册。以后则专印净土五经。故为叙及此经与净土五经之缘起云。（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尧历仲春望日）

憨山大师年谱疏序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此约世间法论也。若约佛法论，达固可以兼善，穷亦可以兼善。严持戒律，敦笃伦常，以身率物，俾一切人相观而善。待其欣欣向往之心发，则示之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理事。心本是佛，念佛往生，方可亲证之因缘。凡有心者，谁不乐从。故古高僧，随所到处，每多归依。较之王政教化，其益为深。当明季时，王纲不振，大臣无权。其掌大权者，皆是无知无识之太监。奸恶者倚权以作弊。愿谨者无智以设法。故致民困国危，无可救药。憨山、紫柏、莲池、妙峰，同于此时出兴于世。其阴翼治道，冥庇民生也，大矣。憨山以弘法遭诬，谪戍广州。其救粤人而延社稷也，深且远矣。使憨山不戍广州，广州之民，早已铤而走险，为国家忧。其撤采船，定民变，和钦州等大事，均以一席话而了之。非乘愿示生，救民于水火者，其孰能之。叶玉甫等居士，于青岛立一湛山寺。其地乃憨山弘法被诬之所。念憨山之盛德，特为排印年谱疏。俾后之阅者，有所兴起云。

劝戒杀放生文序

甚矣，杀生食肉之情事惨，而贻祸深且远也。夫人与诸物，同禀天地之化育以生，同赋血肉之躯，同具灵知之性，同知贪生怕死，趋吉避凶。眷属团聚则欢，离散则悲。受惠则感恩，贻苦则怀怨。一一悉同。无奈诸物以宿恶业力，致堕畜类。形体不同，口不能言耳。人当悯其堕落，俾彼各得其所。何忍以形异智劣，视作食料。以己之智力财力罗而致之，令彼受刀砧烧煮之极苦，以作我一时悦口充腹之乐乎。经云，一切有生类，无不爱寿命，恕己可为喻，勿杀勿行杖。黄山谷云，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本是一种性，只为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需，莫教阎君断，自揣应何如。人唯不知设身反观，故以极惨极苦之事加诸物。中心欢悦，谓为有福。而不知其宿世所培之福寿，因兹渐渐消灭。未来所受之苦毒，生生了无已时。倘于杀生食肉时，一思及此，纵有以杀身见逼，令其杀生食肉者，亦有所不敢也。清同光间，福州梁敬叔先生，所著劝戒录，载眼前杀报云。浦城令某公，久戒杀生。而夫人性暴戾，复贪口腹，日以屠戮众生为快。时值诞辰，命庖人先期治具。厨下猪羊作队，鸡鹜成群，延颈哀鸣，尽将就死。公触目怜之，谓夫人曰，尔值生辰，彼居死地，理宜放生，以祈福寿。夫人曰，若遵教，禁男女而戒杀生。则数十年后，人类灭绝，天下皆禽兽矣。汝勿作此老头巾语，我不受人欺也。公知不可劝戒，叹息而出。夫人其夜熟寐，不觉身入厨下。见庖人磨刀霍霍，众婢仆环立而视。忽魂与猪合为一体，庖人直前繫其四足，提置大木凳，扼其首，持利刃刺入喉际，痛彻肺腑。又投入百沸汤，捋毛刮身，痛遍皮肤。既又自颈剖至腹下，痛极难忍，魂逐肝肠，一时并裂，觉飘泊无依。久之又与羊合，惧极狂号。而婢仆辈嗤嗤憨笑，若无所见闻者。其屠戮之惨，又倍于猪。已而割鸡宰鸭，无不以身受之。屠戮已遍，惊魂稍安。老仆携一金色鲤来，魂又附之。闻一婢喜

呼曰，夫人酷嗜此，正在熟睡，速交厨中剁作鱼圆，以备早饌。有人遂除鳞剔胆，断头去尾。其除鳞则如碎剐，其剔胆则如破腹。及置砧上，铮铮细剁，此时一刀一痛，几若化百千万亿身受寸磔矣。极力狂呼始醒，小婢进曰，鱼圆已备，夫人可早膳矣。遂立命却去。回思怖境，汗如雨下，因嘱罢宴。公细诘之，具述如梦。公笑曰，汝素不信佛，若非受诸苦恼，安能放下屠刀也。夫人但摇首不语，自此断荤茹素，同守杀生之戒云。此嘉庆中年事。夫人物之形体，由罪福而致异。既幸而为人矣，固当悯彼物类，同此血肉之躯，同此灵知之性。设法救护，俾彼免离杀戮。则其人自可生生为人。倘再能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则仗此慈心不杀之力，当必长揖娑婆，速出轮回之苦，高登安养，永享真常之乐。倘视诸物为食料，而任意残杀，则一气不来，其神识堕彼类中，则虽悔无益矣。且此夫人其残忍悍恶之性，殆不可以情理喻。而以一夕之梦，遂断荤茹素，戒杀放生。以知人之与物，本无二致。生之与梦，事理相同。倘不顿改先心，难免受此后报。一生异类之中，将生生世世常受杀戮。欲复人身，了无有日矣。是故一梦之后，随即觉悟。以其苦惨酷，惟恐后世复受也。然此夫人宿世，固有大善根，故得配一慈善之夫。以迷之深故，虽经数十年之熏陶，尚不能化。倘不做此梦，则将来之苦，殆不堪言矣。奉劝世人，各作此想。则视一切肉，直同己肉。纵威逼刑制，有不敢食者。况无驱使者乎。会稽道尹黄公涵之，赋性仁慈，长斋奉佛，以近世天灾人祸，相继而作，其原多由杀生食肉而起。因作普劝戒杀放生白话文，铸板流传，以期阅者同发忠恕恻隐之心。固已无义不显，无疑不释矣。又得观宗寺谛闲法师约同体缘生之义，及梵网楞严楞伽等经之旨，以为之序。光乃约情理及近世事实以相辅弼。庶知自爱者，咸皆爱物矣。（民十三年春）

丹阳金台寺募结同生西方万人缘序

大觉世尊，愍诸众生迷背自心，轮回六道，久经长劫，无救无归，受诸苦荼，莫之能出。由是兴无缘慈，运同体悲，示生世间，成等正觉，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其间教随机异，法以缘殊。大小偏圆权实顿渐，各就机缘令得利益。于中求其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不断惑业，得预海会，即此一生，定出轮回者，无如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殊胜超绝也。以故华严法华等诸大乘经，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悉皆极力赞叹，普劝修持。迨至大教东流，远公大师隐居庐山，创开莲社，宏通此法。最初结社之时，高僧巨儒之预会者，凡百二十三人。若终公之世，三十余年之内，其入莲社而念佛名，蒙接引而得往生者，则多难胜数也。自兹厥后，代有高人，宏扬莲宗，导利含识。至宋太真二宗之世，省常法师住持浙之西湖昭庆寺，慕庐山之遗风，结净行之莲社。而王文正公旦，首先皈依，为之倡导。凡宰辅伯牧，学士大夫，称弟子而入社者，亦百二十余人。其沙门则有数千，而士庶则难计焉。后有潞公文彦博者，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入将相五十余年，官至太师，封潞国公。平生笃信佛法，晚年向道益力。专心念佛，未尝少懈。与净严法师于京师结十万人求生净土会，一时士大夫多从其化。寿至九十二，念佛而逝。有颂之者曰，知君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十万缘，不为自身求活计，大家齐上渡头船。金台寺者，丹阳之胜地，净土之道场也。初为道观，乃晋谶母修炼飞升之地。宋改仙台观，自宋至清，兴替不一。至咸丰间，一经兵燹，悉成焦土。逮同治中，宝林大师与同志四人云游至此，遂结茅以居。渐建莲社，接待往来。至光绪二十三年起建大殿。由是殿堂寮舍，稍稍完备，堪以安众行道矣。其宗旨系专修净业，冀登上品，故以金台为寺名焉。民国五年特立规约，永作十方常住。令法徒慧门、心安、学栽、培根

等，相继住持。其徒普道，于出家后，遍谒名山，远至印度。凡释迦显著圣迹，皆往巡礼。所见高人甚多。归时请来玉佛一尊，如来真身舍利数粒。可谓慕道重法，不惮艰辛者。现住持培根，欲起念佛堂数楹，以为长年精进净业之所。又虑寺无恒产，后难永继。兼欲普令有缘，同沾法利。愧无庐山昭庆之道，兼乏潞公严师之力。因斟酌其间，立一万人缘会。凡预会者，人各出洋一元，以此万人功德，尽数买田。以岁所收租，供念佛诸师衣单食用之费。庶得修持有资，行道无阻。毕生归命，尽报投诚。其出娑婆而生极乐，超凡流而入圣会者，皆由万人之所成就也。出资之人，制一莲榜，书名其上，挂于念佛堂之两壁。俾得永蒙佛光，常闻佛号。由佛力法力，众僧修持恳祷之力，现时则灾障潜消，诸缘顺适，膺箕畴之五福，备华封之三多。临终则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谢人间之八苦，离天上之五衰。从兹常侍弥陀，恒参海众。闻圆音而顿明自性，睹妙境而彻证唯心。其为乐也，莫能喻焉。其成就人者，旋自食其成就之报。尽未来际，了无已时。其有欲超荐先亡及自求往生者，请各书芳名，同登莲榜。

佛教净业社流通部序

佛法者，无明长夜之灯烛，生死苦海之舟航。持身涉世，希圣希贤。穷理尽性，了生脱死。莫不资之以成始成终。良以如来说法，随众生机。机浅者，示之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渐入渐深，必可至于三业清净，一心圆明之地位。机深者，虽即与彼说心性妙理，令其直下悟入。而其修持工夫，仍不离敦伦尽分等事。所谓法无浅深，浅深在人。圆人受法，无法不圆。彼惟以谈玄说妙为事，而藐视因果事相，及与念佛法门者，盖由未详如来彻证心性，成菩提道，皆从历劫遍修众善，积功累德之所致也。欲证心性而成觉道，若不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下手。何异鸟无翼而欲飞，木无根而欲茂乎哉。光滥厕僧伦，已五十年，于世出世俱无所益。每念世道人心，愈趋愈下。拟流通善书，及浅近佛书，以期挽回。民国七年遂有安士全书之刻。以此书即世间因果，显儒释真理。智者观之，直登觉岸。愚夫观之，亦出迷途。至十年友人劝缩小排印，遍布全国。但以人微德薄，只募印五六万部。自后陆续印者，亦达五六万部。印光文钞，亦印数万。此外单本者，有十余种，随缘印施。黄涵之弥陀白话注，已印数万。心经及朝暮功课白话注，当更为学佛者所乐观。许止净观音本迹颂，已印八万。历史感应统纪，已印六万。此书后来，当有数十百万印行之事，实为挽回世道人心之一大根据。此各种书，均留纸板，或二三四付不等，以期后来续印耳。光老矣，欲灭踪长隐，以待临终。而王一亭、施省之、聂云台、沈惺叔、关綱之、黄涵之等，与明道师商定，在净业社内，设立流通部，安一二真心实行、自利利人之士，以料理印施等事。则源源相续，流通无已。除此板外，若有合机益世之书，亦当排印流通。但不得滥收邪正参杂等书，以致坏乱佛法，疑误众生。庶可现在未来一

切同伦，同开正见，同沐佛恩。从兹知因果而慎罪福，息竞争而崇礼让。移风易俗，何难世追唐虞，物阜民康，自可同享太平矣。

无锡佛教净业社第二期年刊序

世出世间一切法，均不出因果之外。有不信者，谓为渺茫无稽，则成舍善因善果，取恶因恶果矣。以信因果，则战兢惕厉，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而聿修厥德。不信因果，则放僻邪侈，天命绝无畏惧，圣言敢于轻侮，而肆无忌惮。故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家之兴衰，国之治乱，莫不因此而致。故孔子欲人明明德，而以格物为本。物者何，即自心不合理之私欲也。格者何，如勇夫与贼战，必期私欲相率远遁也。自心之私欲既去，则本具之正知自显。是是非非，悉皆明了。意诚心正而身修矣。然则格物一事，乃明明德之根本。既能格私欲之物，断无不合理之邪知谬见。由是而进修不已，欲不到圣贤地位，不可得也。惜世多不察，率以推极吾之知识，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为致知格物。是以枝末为根本，以根本为枝末，其失大矣。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最初一步，只在能格物与否耳。能格物则高登圣贤之域。不格物则或入禽兽之伦。学佛之人，修戒定慧，断贪瞋痴，亦致知格物之意。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笃修世善。又以阿弥陀佛万德洪名，日常称念。久而久之，与佛气分相合。自可生为圣贤之俦，没入如来封疆矣。无锡袁丽庭，从前是一狂徒，由闻佛法，知因果报应，皆由自心之所感召。欲舍恶果，力修善因。幸己已知，愍他未悟。遂纠集同志，立一净业社。凡入社者，随己资格，敦行世善，以期不负为人之道。戒杀护生，吃素念佛，以期同生极乐之邦。今已三年多矣。以最近二年，社中所提倡之要义，社众所修持之行迹，及所得之利益，并所作之事业，所用之经费，一一备载，以为启建以来第二期之年刊。将欲排印，索序于余，因略叙因果格致之大意以示之。至于修持净业之所以，自有净土经论著述在，此不暇及。

宏化日记序

天下事，最初皆由一二人为之发起。卒至一唱百和，草偃风行。况如来大法，乃众生即心本具之道。但以迷而未悟，各自背驰。一旦有先觉者告之，如临宝镜，亲见自己本来面目，方知从前皆不自识之人。由是悲喜交集，情不自己。以己所知，普告同人。普愿同证本具之佛性，以出幻妄之轮回。庶不负作与天地为三之人，具与如来平等无二之心矣。自大法东来，历代圣君贤相，多皆护持流通。间有一二暴虐之君，偏执之士，或妄行毁灭，或妄为辟驳。如仰面唾天，举手遮日，初无损于天日。徒使无知之人效之造业，有智之士深生怜悯耳。后世儒者，未读佛经，每蹈袭韩欧程朱之说，群相辟驳。不知韩欧绝不知佛，妄以不与世合之迹而辟之。程朱乃门庭见重，阴奉阳违。欲天下后世谓己为亲得圣人心法，故每作掩耳盗铃之说，以关闭后学，令其莫入佛法。若碌碌庸人，则毕生不能沐佛法泽，识自本心。若特达之士，始或惑于其说，终必信奉佛教。如近世张季直、沙健庵等，皆能详阅佛经，深明其理。证之以经，印之以心。故不被彼特设之关所阻，而直趋乎如来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之菩提大道也。安徽婺源江易园居士，品学兼优，志行高尚。久膺教职，悉心讲授。以过劳故，民国十年遂成笃疾。上海诸医，皆莫能治。其于佛法，概无信向。一友悯其病苦，劝其吃素念佛，并念金刚经。略述念佛念经利益。易园信受奉行，则不药而愈。感激之极，息心研究。方知佛为大圣人，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从兹方知儒教圣人心法，多被先儒门庭知见之文字所埋没。遂取下手易而成功高之净土法门，极力提倡于其乡。以此法普被三根，令一切人各敦伦常，各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故为一切人所信向。三四年来，生信念佛者甚众。有瞽目重明者，有笃疾即愈者。有预知时至，念佛坐脱者。前年婺源亢旱，祈祷无灵。率众念佛，甘霖即降。因兹起佛光社，喧传远近。邑人程

筱鹏者，明敏笃实之士也。身膺教职，景仰易园之学行。颇疑其近所修持，不知其为堕入迷信耶，为真见至道耶。因造其门，以决所疑。蒙易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证之以经，印之以心。不遗余力，委曲训诲。彼遂如沐时雨，如坐春风。随即悉心研究，极力劝化。由婺源而休宁，而歙县黟县，而祁门，遍访各处高明特达信望所归之士，令其展转化导。阅时大半年，共介绍四百余人入社。凡所过之地，所遇之人，所经历兵戈有无之境，所发起真信修持之事。并彼此之问答，主宾之倡和，择其要者，约略记之。名曰，宏化日记。此不过随地随缘，录其见闻宣说信向之事，以期报告于易园。以示其心悦诚服，力宏此道。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经提倡，悉生正信而修持之一番情景而已。初非有意传布，以期遐迩咸知也。易园见之，喜其初闻佛法，即具此热心毅力。而安徽各地，风气未开，筱鹏半年倡导，便能令多数人生正信心，修持净业。若非各具佛性，宿受佛恩，其能如是也耶。因为作序，令付手民，刊布四方。冀于世道人心，作一挽救之据。不慧与易园素称莫逆，兼且厕名佛光社中，亦勉作一序，以摅我愚诚。冀见闻者同生正信，同修净业，同生净土，同成佛道云尔。

家庭宝鉴序

旷观古今，若家若国，其兴衰治乱，未有不以当权个人之身，以为之本者。故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然欲家国崛起，又须知立身之本。所谓立身之本者，即闲邪存诚，克己复礼，敦笃伦常，深信因果，战兢惕厉，唯恐陨越。能如是，庶可以明其明德，而止于至善之域矣。此理此事，凡有知识者，皆能行之。初非有奇特奥妙，欲求而不得者。以尧舜之道，孝弟而已。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匹夫匹妇，果能实行，则近而儿女以及兄弟姊妹妯娌，悉皆相观而善。久之则风于一乡一邑矣。故诗赞文王，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即此义也。而天下不治，匹夫有责。以家庭者，天下贤才所从出之地。父母者，天下贤才所禀法之人。家庭之教育严正，则儿女之有天姿者，便可以明明德，止至善。穷则独善其身，亦可以仪型乡邑。达则兼善天下，立大功，建大业，恩周寰宇，泽被无疆矣。女子则相夫教子，以镇坤维。作闺阃之母仪，为女流之师范。如是则丽泽互益，懿德愈彰。能不俗美风淳，天下太平乎哉。如上所说，且就上等天姿者论。即中下天姿，亦复尊礼奉法，守分安命，决不至流为顽鄙梗道之类。世之欲家国崛起者，固宜专注意于家庭教育一道也。一友具忧世之心，痛念天灾人祸，常常降作。人民困苦，莫可控告。乃取石君成金传家宝之敦伦十篇，并朱君凤鸣之朱子家训解，合而编之，名之曰家庭宝鉴，拟为排印广传。俾世之欲兴家国者，咸有所取资焉。谋既成，乃令光述其大致，遂援笔而序之。语虽不甚贴合，意实的确无妄。愿世之爱国爱民爱儿女者，咸皆各手一编，以为化导。其成绩，当有出乎希望之外者。譬如因渴得甘露，不但止渴，且能顿蠲热恼，身心清凉。此书文虽浅俗，实为希圣希贤之门。待其既入，则直登阃奥，谁其拒之乎。舜乃大圣

人，尚复好察迳言。况此贴切身心，精深纯粹之至言乎。愿各宝而存之，以鉴前途。则家庭幸甚，天下幸甚。

大乘百法明门论讲义题辞并序

世出世间法，唯是一心作。
心生则法生，心灭则法灭。
欲得灭心法，须知法根源。
法根源既得，法灭心亦泯。
五蕴既空寂，一真亦不立。
圆满菩提道，度一切苦厄。

大乘百法明门论者，天亲菩萨欲令世人咸知心之本体不生不灭，常住不变，故造此论，以明世出世间所有诸法，举其大数，厥目有百。此百法中，唯有真如一法，为其主体，其余诸法，皆依此立。若能了知一切诸法，本自不生。则一切诸法，皆是真如。则法法圆通，头头是道，寂照双融，左右逢源。若随机以利生，则万德圆彰。若冥心以契理，则一法不立。观世音菩萨以深般若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即百法之略称耳。既见其空，则五蕴悉成深般若矣。如佛光一照，群暗皆消，更无少暗之或留者。学道之士，识此关要，则性相显密，悉是一如。否则随语生执，了无指归。入海算沙，徒劳辛苦。季圣一居士宿根深厚，刻志勤学。久亲观宗谛公，得其台宗心要。又复博览性相各经论，圆会真俗各谛理。前注心经，今注此论。俾性相二宗，如融水乳。单复修持，各随所好。措辞显而易知，阐理深而可解。盖欲阅者同开真正知见，同悟唯心法门，同于百法中证本具真如，同于五蕴中见诸法空相。学者果能于博中得约，众中识主。则不但诸法不可得，即真如空相亦不可得。方可庆快平生，无所事事。其或根机陋劣，不克臻此。固当生信发愿，念佛名号，求生西方。永明所谓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者，此也。光思归未得，每念羁旅之人，故为此

说。且勿以节外生枝见责，则幸甚幸甚。（民国二十二年癸酉腊八日）

佛说四十二章经新疏序

真如佛性，生佛了无二致。逆顺修持，圣凡天渊悬殊。盖众生虽具性德，绝无修德。纵有修为，皆与性德相悖，故谓之为逆修。以故性德莫由显现而得受用。佛则本性德之理体，起修德之事功。三惑由兹净尽，二严由兹圆满。修德功极，性德全彰。常住寂光，享受法乐。但以悲心无尽，又复示生世间，示成正觉。随顺机宜，说种种法。俾彼各各识取衣珠，就路还家。又以末法众生，障深慧浅。若仗自力，断难即生了脱生死。于是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令博地凡夫，与信解修证之诸菩萨，同仗弥陀弘誓愿力，往生西方。以期彻证性德，了无遗憾。此如来出世度生之一大轨范也。然佛于周昭王二十六年示生印度。历一千年至汉明帝永平十年，方请梵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二尊者，赍佛经像至洛阳。二尊者以华人初闻佛法，若即以圆顿深经见示，则机教不契，难以得益。四十二章经文义明显，人易领会，故先译之。而佛智圆妙，即浅即深。圆顿教理，仍复具足。见仁见智，是在当人之智识耳。此经注解，唯藕益大师为得其宗。其他亦各利一时之机。季圣一居士宿具慧根，皈依台宗知识谛闲法师。亲承讲演，颇有心得。由是随缘讲说，而必以导归极乐为事。此系依华严末后结顶之一著，与天台大师之十疑论而为提倡。以净土法门，为一切诸法之归宿处。华严尚且如是，后学敢不依承。近有请讲此经者，顺时之宜，特制新疏。其立法颇易引新学之士，由兹入胜。以此辈人能生信心，则展转劝化必广。故词不厌详，必期于义无所隐而已。一日以其稿见示，又祈作序。光以生甫六月即病目，凡六阅月，未一开目，故目力远不及人。今已七十有五，而目力益衰，不能详视意义，姑举大致以塞其责。所愿阅此经此疏者，务须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及远离财色，坚勇修持。庶可亲证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之无上觉道耳。

净土生无生论讲义发刊序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实诸佛圆满菩提成始成终之道，亦众生仗佛慈力即生了脱之法。其理甚深，其事甚易。故致人多未能识其底蕴。或求人天福报，不敢直下承当。或舍信愿求生，专看念佛是谁。遂将如来普为一切上圣下凡特立仗佛慈力即生高预莲池海会之法，仍成自力。以既无信愿，纵令亲见是谁，亦只是大彻大悟而已。倘烦恼未尽，则依旧轮回，浊恶境缘，迷失者多。欲了生死，当在驴年。可不哀哉。幽溪大师乘愿示生，教开圆解，宗悟自心，笃修净业，普利人天。愍世之昧者，不知西方极乐世界，原是唯心净土。导师阿弥陀佛，原是自性弥陀。遂舍实事执空理，令人念自性弥陀，生唯心净土。竟将如来普利圣凡之道，认作表法寓言。只期一悟，余皆不计。致高明者反不如愚夫愚妇颛蒙念佛者，为能潜通佛智，暗合道妙，感应道交，蒙佛接引，即得往生也。其病由于好高务胜，实未深明高胜之所以然。竟致弄巧成拙，求升反坠，甚可悲伤。大师悲愍不已，特著生无生论。直显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心性。此之心性，具无量德。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在凡不减，在圣不增。由迷悟之不同，致十界之差别。即此十界，一一无非心具心造，心作心是。求生西方，即真无生。以生乎心具心造心作心是之西方，非彼执理废事空有其名，实无其境之西方也。乃决定生而无有生相，决定无生而无有无生之相之生无生也。以信愿念佛，求生于自己心具心造心作心是之西方。故虽生而无有生相，虽无生而不住无生之相。此生无生论之大旨也。了此，则谁肯背性而作三途六道之因果。即出世三乘之因果，亦复不以为极则，而直趣无上菩提之因果也。论凡十章，一一皆以心具心造、心作心是、三谛三观之旨而为发挥。俾循乞穷子，亲见衣里之明珠。旅泊孤客，还归本有之家乡。上契佛心，下契时机。故得论成讲演，天乐盈空，以

为明证也。自明至今三百余年，流通传布，代有其人。近来世道人心，愈趋愈下。有心人思欲挽回，知非佛所说之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不能改变人心。非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法门，不能即了生死。故皆研究佛学，而复独致力于净土法门也。海门季新益居士，宿有慧根，笃信佛乘。曾于谛公会下亲承讲授。于天台三谛三观之旨，谛了无余。因苏垣诸居士之请，为之讲解此论。以其所讲，录之成书，颜曰讲义，命光作序。因阅其文，可谓显理深符实相，语妙比于天华。愿我读者同秉心具心造心作心是之义，以真信切愿，至诚念佛，求生西方。方不负幽溪造论、季君讲义之一番苦心也。

李凤岐先生夫妇寿序

人生世间，寿夭穷通，皆有一定，皆无一定。其一定者，儒者谓之命，谓之天所赋者。夫天，乃大公无私，何以所赋者高下悬殊，万有不齐乎。岂天亦有厚薄轻重之偏私乎。儒家不言三世，故以前因为天所命。而不知所谓天命者，即佛所谓果报也。佛以此身为报身。报前生所作善恶之因，故感今生所得寿夭穷通之果也。此其有定者。其不定者，或励志修持，积德累功，希圣希贤。与任意放纵，荡检逾闲，自暴自弃者。乃由今生所作善恶力强，转前生之业报，或增胜与增劣耳。即所谓天定者胜人，而人定亦能胜天也。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礼曰，故大德必得其禄，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皆约现生修持所感而言也。以是知命自我主，福自我求。寿富康宁之权，操之在我。天不过因我之修持，而鉴临嘉许之，初非有厚薄轻重于其间也。凤岐先生有志于此，故以笃志为学之时，以家道贫寒，人丁繁盛，恐高堂或有忧思，乃业商于申，冀遂养志之念。岂知司理失人，未三年折阅过半。乃奋志时敏，专司其事。甫及一年，即获厚利。由是商业发达，日见兴盛。乃得以奉父母，睦兄弟，济贫困，开学校。大立承先启后之本，宏摅民胞物与之怀。而其德配黄夫人，赋性贤淑，温恭庄慎，故得翁姑妯娌侧庶等之欢心。家庭雍睦，人无间言。至于抚育儿女，则严慈并用，宽猛相济。虽非己出，有逾亲生。其懿德洵足为闺阃母仪，女流师范。故感令嗣咸有树立。辽祥则诚信无伪，丕承商业。荣祥则安居乐道，宏扬佛法。孙男女辈，悉皆性质淳厚。将来之成德达才，固可预知。凡此皆由先生与夫人厚德深仁之所培植而得来者。噫，洪范五福，无一不备。当此古稀双寿，若不进而祝之，则自屈屈人矣。乌乎可。光佛弟子也。佛以欲令一切众生，皆得成佛为心。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皆堪作佛故也。佛寿无量，等彼十虚。众生既具佛性，则其寿何以各异。但以众生迷而未悟，背觉合尘，情生智隔，想变体殊。致有三界六道，种种苦乐现象。而人间寿命，高者不过百年。纵非非想天，寿八万四千大劫，及至于尽，仍复下堕。究与蜉蝣朝生暮死者，有何可异。而阿弥陀佛普度众生，但具信愿，持佛名号。决定临终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既往生已，则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亲炙弥陀，参随海众。忍证无生，位登不退。即此一生，圆成佛道。其为利益，穷劫难宣。较彼自命通家，买椟还珠，弃金担麻之拘墟汉，岂不天渊悬殊乎哉。此为佛法中最易修持、最易成就之法。其利益又超出一切诸法之上。以其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也。先生夫人果能不以人而废言，则西方七宝池中，立见又生两朵紫金莲华矣。愿深思之，愿深思之。

文钞摘要序

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精粗，合机则妙。修持法门，无量无边。末世钝根，实难遍通。况非证入，莫能获益乎。光宿业深重，现行微弱。滥厕僧伦，已五十年。一句佛号，尚未持到心佛相应，遑论其他各种法门。十数年来，每有误听人言，谓为知识，遂至信札往来，以求开示。然光固恪守本分，即以己之所知所修者奉告。若其识见高明，智慧广大，即令转求高人，决不敢以己之卑劣困人。以致不能进于高明之域，而屈其天姿才德也。有谓光禁锢人读诵研究大乘经论者，不知凡来光处求教者，或身羁俗网，或年时已过。对此事务繁冗，来日无多之人，倘泛泛然令其遍读研究，而不先将净土法门之所以，令其彻底明了。其于种善根，明教理，则或有之。于即生了生脱死，或恐无有希望。以注重于读诵研究，以期开悟而自证。不复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事也。不知凡夫具足惑业，欲仗自力，于现生中了生脱死，其难甚于登天。以故光不避讥诮，而摅诚以告耳。有不嫌芜秽者，为之流布，名曰印光法师文钞。又有采取意致，分类编辑为嘉言录者。泰县李慧实居士，又欲摘其有合初机，及引曾读儒书，未明儒释同而不同、不同而同之所以者学佛，共若干篇。拟排印而广布之，祈予作序。予谓既有嘉言录，何必又印摘要。彼以上所说意固请，遂为叙其大致云。

般若融心论重刻序

金刚经者，乃佛令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者，圆离凡情圣见，以行六度万行之轨范也。故曰，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良由内不见能度之我相，外不见所度之人及众生相，中不见所得无余涅槃之寿者相。四相圆离，六尘不著，故得称性遍修六度万行，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也。正所谓无所住而生心，生心而无所住。若有所住，则所生之心，便堕于凡情圣见之中。便与三轮体空，一道清净之义相戾。是故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实为此经纲要，亦为一切行菩萨道者之指南。幽溪大师融心论，约四教以释之，而会归于圆教。俾修持者得究竟实益，实为深契佛心，有益法道。惜未流通，颇为遗憾。善法大师得一钞本，王谋凤居士见之，愿为刻板，令光校正其钞写之误。因略取金刚经之要义，以弁诸首，庶可作阅此论者之前导云。（民国十六年丁卯季秋）

普劝学佛谭序

佛法大无不包，细无不举。凡欲学者，当事实行。否则如读药方而不服药，欲求病愈，何可得乎。是故念佛之人，必须要敦笃伦常，尽己职分，闲邪存诚，克己复礼，知因识果，希圣希贤，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又须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决定求生极乐世界。以此自行，复以化他。俾内而家庭，外而世人，同沾佛化，同生净土。庶可不孤佛化，不负己灵。若其泛泛悠悠，研究种种法门，亦复依之修持。则其作大通家，并来生得人天福报，当可有分。而欲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恐难梦著。何以故？以一切法门，均须断惑证真，方可了生脱死。非如净土法门，仗佛慈力，可以带业往生也。佛力自力，奚啻天渊悬殊。了此则不敢仗自力以弃佛力，以延了生死之期于未来若干数劫也。刘达玄居士，以大劫弥漫，太平无期，遂息心研究佛典。方知佛法为一切诸法之本。果能依佛所说而行，上之则断惑证真，以复本性。下之则改恶迁善，而为贤人。贤人以身率物，则内而家庭，外而世人，均可相观而善。其移风易俗，固在于不知不觉中。孟子谓穷则独善其身，若能如上所说，虽穷亦何难兼善其乡邑乎哉。于是用通俗文，作普劝学佛谭数十篇。以期智愚共晓，人各修持。则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庶几可以亲见矣。范古农居士已发其蕴。不慧但将学佛之实行，及了生死之捷径言之。使人人同于此生了生脱死，较比仗自力修其余一切法，其难易不亦日劫相倍乎。（民国庚午孟秋）

因果实证序

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语依表面看，是说庆殃及于子孙。依实际论，其庆殃之归于本人者，当更大于子孙者多多也。箕子之陈洪范也，末后方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用，以也。极，穷困苦荼也。五福六极，实示前生之善恶因，及现生之善恶果也。儒经说前因现果，现因后果。孔子箕子此二语，最为明显。佛经说三世因果，最为详悉。撮要说之，则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人每谓现生所享受苦乐吉凶者为命，谓天所命令，不知乃自己前生所作善恶之果报耳。天岂有厚于彼，而薄于此之命令乎。故感应篇云，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果知此理，则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兢兢业业，恐惧修省。格除自心私欲之物，则自心本具之正知发现。由兹罔念作狂者，咸得克念作圣矣。此就儒教所说因果，尚有如此之大利益。况佛教人修戒定慧，断贪瞋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初则断尽世间烦惑，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次则渐渐进修，以至真穷惑尽，慧满福圆。彻证自心，成菩提道。咸皆不出因果之外。故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宋儒谓佛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为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根据，实无其事。且人死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剜斫舂磨，将何所施。又神已散矣，令谁受生。破斥因果，令人无所畏惧，无所希求。则善无以劝，恶无以惩。以善恶均无因果，尧桀同归于尽。无远大志向者，谁肯孳孳为善，兢兢戒恶，以求身后之虚名乎。破斥因果轮回，误认格物致知。徒以诚意正心，尽谊尽分，为觉世牖民，明道致治之法。而不知以格自心私欲之物，致自心本具正知，示前生现世，现生后世，因果报应为敦督。何异决堤而冀水不横流，废食而冀民不饿死，何可得乎。幸

人各具可以为尧舜可以作佛之心。不幸而教之不得其法。则不免为乡人为众生，莫能返本还原也。永嘉周群铮自幼至弱冠后，不知因果，已成罔念作狂之势。自民国初从乡先哲及善知识闻佛法，知因果，冀为克念作圣之徒。不禁自愍愍他，自伤伤他，以见闻确切之因果事迹，录成一帙，名曰因果实证。将欲排印，以期人各知因果，超凡入圣，祈为序引。遂书此以明其大致云。（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孟夏）

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语依表面看，是说庆殃及于子孙。依实际论，其庆殃之归于本人者，当更大于子孙者多多也。箕子之陈洪范也，末后方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用，以也。极，穷困苦荼也。五福六极，实示前生之善恶因，及现生之善恶果也。儒经说前因现果，现因后果。孔子箕子此二语，最为明显。佛经说三世因果，最为详悉。撮要说之，则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人每谓现生所享受苦乐吉凶者为命，谓天所命令，不知乃自己前生所作善恶之果报耳。天岂有厚于彼，而薄于此之命令乎。故感应篇云，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果知此理，则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兢兢业业，恐惧修省。格除自心私欲之物，则自心本具之正知发现。由兹罔念作狂者，咸得克念作圣矣。此就儒教所说因果，尚有如此之大利益。况佛教人修戒定慧，断贪瞋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初则断尽世间烦恼，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次则渐渐进修，以至真穷惑尽，慧满福圆。彻证自心，成菩提道。咸皆不出因果之外。故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宋儒谓佛说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乃为骗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根据，实无其事。且人死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又神已散矣，令谁受生。破斥因果，令人无所畏惧，无所希求。则善无以劝，恶无以惩。以善恶均无因果，尧桀同归于尽。无远大志向者，谁肯孳孳为善，兢兢戒恶，以求身后之虚名乎。破斥因果轮回，误认格物致知。徒以诚

意正心，尽谊尽分，为觉世牖民，明道致治之法。而不知以格自心私欲之物，致自心本具正知，示前生现世，现生后世，因果报应为敦督。何异决堤而冀水不横流，废食而冀民不饿死，何可得乎。幸人各具可以为尧舜可以作佛之心。不幸而教之不得其法。则不免为乡人为众生，莫能返本还原也。永嘉周群铮自幼至弱冠后，不知因果，已成罔念作狂之势。自民国初从乡先哲及善知识闻佛法，知因果，冀为克念作圣之徒。不禁自愍愍他，自伤伤他，以见闻确切之因果事迹，录成一帙，名曰因果实证。将欲排印，以期人各知因识果，超凡入圣，祈为序引。遂书此以明其大致云。（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孟夏）

朝暮课诵白话解释序

大教东传，垂二千年。若缁若素，各随性之所近而为修持。虽修持法门，种种不一。而诵经，持咒，礼拜，忏悔，超荐孤魂，求生净土，实为大宗。以故古德于诸经咒，诸法门中，择其要者，订为朝暮二时功课。俾诸行人依之修持。以之消除业障，增长福慧。报答四恩，超度孤魂。以广佛慈，以尽己诚。其道固彻上彻下，其益亦冥阳靡遗。以故天下若宗、若教、若律、若净之道场，无不奉为定章。清初有著日课便蒙者，但略释字句而已。近有兴慈法师著有二课合解，颇为详明。但以文言稍深，不利初机。黄涵之居士，数年前曾著初机净业指南，及弥陀经白话解释，印达数十万。外埠提倡佛学者，相继购请。涵之固知白话不如文言之蕴藉庄重，以其能令学问浅者，由兹得入，遂将朝暮课诵，通用白话解之。诚恐己见或有不到，一一均祈其友顾显微居士为之修正。又以其中所说名相义致，或不悉知。因先述佛法大意一册。心经白话解释，与弥陀经白话解释，篇幅颇多，均提出别行。二时课诵，得此解释。初机之人，当相继而得其种种不思議之利益矣。虽然，持诵经咒，贵在至诚。纵绝不知义，若能竭诚尽敬，虔恳受持，久而久之，自然业消智朗，障尽心明。尚能直达佛意，何况文字训诂与其意致。否则纵能了知，由不至诚，只成凡夫情见，卜度思量而已。经之真利益，真感应，皆无由得。以完全是识心分别计度，何能潜通佛智，暗合道妙。一超直入，顿获胜益也。每有愚夫愚妇颛蒙修持，所得利益，较聪明人为多者。一则以竭诚尽敬，专心一志。一则以悠忽疏散，虚妄计度之所致也。愿阅者咸知此意，则既已了知经义，于持诵时，仍复不生分别。如对圣容，亲聆圆音，了无一念之可得。则其利益，殆非笔舌所能形容，此持诵之秘诀也。普愿同人，勿忽此语，则幸甚幸甚。（民国十九年庚午仲春）

巢县鱼山圆觉禅院传戒序

如来以三事故，令正法久住于世，众生悉蒙度脱。三事者何，曰戒定慧。以众生一向背觉合尘，轮回六道。今欲令其背尘合觉，趣证涅槃。非戒，则无所束缚，必至随逐尘境，起惑造业。非定，则识波奔涌，何能心无所住。非慧，则本具之真心，何由彻证。幻起之妄惑，何由顿灭。故楞严经云，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须知此三，全三即一，全一即三。切勿谓戒，但为定慧之初基而已。夫律仪戒，执身不作，可云初基。而定共戒，执心不起。道共戒，业尽情空，真穷智朗。岂非定慧之全体大用，何得唯以初基视之。然定共道共，仍以律仪而为本体。但以持戒功用浅深，而立此二名。初非另有所说之戒本也。世人每以律仪为论，致不知如来制戒大意者，或藐视之。而真戒真定真慧，无从闻熏而冀及，为可叹也。然如来法道，弘范十界。虽宏法大士，各皆三学圆明。而门庭建立，不能不各有专主。或专主于止作持犯，则为律。或专主于修观讲演，则为教。或专主参究本来，以期彻悟，则为宗。宗名教外别传，律教乃教内真传。言别传者，欲人于言外见本体也。非谓宗，迥出于教理之外也。试观世尊拈华，迦叶微笑。本地风光，彻底显露。了此则尽世间所有形形色色，无非世尊所拈之华，无不令人彻见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况如来金口所说之无上妙法，便非此华，便不能令人亲见本来面目耶。而人天百万，纵见世尊拈华，悉皆罔措。亦如骑牛觅牛，了不可得。若知直下便是，则多少现成，多少省力。由其迷不知返，如演若之头，无端狂走，衣里之珠，枉受贫穷，为可哀也。须知律也、教也、宗也，此三者全，方可以续佛慧命，传佛法道。若或有缺，则便不足以上证阿耨菩提，下度一切含识矣。卢舍那佛，以戒为体。以恶无不尽名净，善无不圆名满。断恶修善，乃止作二持也。是律为佛身，教为佛语，宗为佛心。心语身三，决难分裂，决难

互缺。否则只翼难飞，单轮莫运。欲自利利他，便难如愿矣。鱼山圆觉庵者，创自有明，延及当代。或仆或起，兴废不一。迨民国八年，住持境公和尚，发四弘誓，募化修葺。至十五年殿宇房廊，焕然一新。然而殿宇既成，乃欲传戒，以建丛林当务。于是千里走函，索序于予，以发挥其义。予因其宏传戒法，为法门之正典，遂不获辞。惟光于宗于律于教，皆无心得，何能不负所嘱。但以平日闻于佛祖古德，而鄙见所领会者，撮略言之，以塞其责。遗教经云，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叉。如暗遇明，贫人得宝。当知此则是汝等大师。若我住世，无异此也。梵网经云，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若能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又云，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愿受戒诸佛子，各各自知自己本来是佛。以迷背故，反承此佛性功德力，轮回六道，受诸极苦。如转轮圣王梦作蚁子，寻臙阶下，自顾藐小。而床上王体，依旧不失。及至于醒，方知幻作蚁形，了无实体。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佛本是而未成，业原无而妄造。高推圣境，甘处凡愚。独让释迦世尊，为一雄猛丈夫。岂不大可哀哉。倘受戒诸佛子，各各勉旃，则不但不负境公传戒一番婆心，亦可慰如来出世制戒一番圣意也已。

苏州弘化社第六届出纳报告清册弁言

因果报应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净土法门者，一切六道三乘，了生脱死圆证菩提之达道也。宋儒辟因果以后，治国治家治身治心之法，徒存枝叶，了无根本。以驯至于狂流莫挽，无可救药。学佛不修净土，纵能彻悟自心，深入经藏，若未到业尽情空地位，依旧仍在六道轮回之中。生死海深，菩提路远。欲仗自力了生脱死，则难如登天矣。不慧业重福轻，障深慧浅。虽有救国救民，自利利他之心，而无弘法济众，己立立人之道。只可量己之力，稍为刊布宣说因果净土切要契机之经书。以期见者闻者，同生正信，同修净业，同皆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聊尽我心而已。民十九年庚午春，明道师拟立弘化社，流通前数年所排印各经书于上海净业社。蒙诸大居士协助，得以开办。不慧于夏初掩关苏州报国寺，概不过问。次年弘化社移至报国寺，颇形发达。至今年十月彼去世，弘化社事，无人可托，只可自任。然以七十六岁粥饭庸僧，又复拙于应酬。倘诸大居士以为法为人之菩提心，仍旧维持，则弘化经书，固可遍布遐迩，不至以不慧接办而废弛也。书此祈诸大居士慧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仲春）

杭州云居山常寂光兰若七七念佛缘起

念佛一法，乃如来普度众生之特别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上之等觉菩萨，不能出于其外。下之逆恶罪人，亦可入于其中。不断惑业，得预海会。一得往生，定证菩提。而况末世众生，根机陋劣。不依此法，其何能淑。微军老和尚有鉴于此，爰于杭垣云居山立一兰若，名之为常寂光。意以自他同念佛名，同生佛国，渐次进修，同得圆满佛果耳。自微公逝世，其徒悉恪遵师命，永守成规。今妙灯大师以念佛一法，普摄定散，然必须专精用功，以期一心，庶可直登上品，速证寂光。拟于每年冬季，克期专念七七日。冀心佛相契，以证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义。感应道交，不负如母忆子如子忆母之诚。然法会既开，唯期普利。凡在家善士，欲随喜修持者，皆所应许。唯闺阁英贤，固宜安住家中，一心念佛，不必入会。以期亲得实益，而无诸讥嫌。生人景仰，而永息疑谤。各随自分，勉力修持，实为要务。普愿见闻，同生信心，同修净业。庶可同生净土，同证菩提，尽未来际，受诸法乐也。（民国十三年甲子仲夏）

福州海门莲社缘起

真如性海，寂照圆融。无能无所，不迁不变。尚无涅槃之名，何有生死之事。但以众生迷昧，全体埋没。不了自心，妄逐幻境。由是于逆顺等境，起贪瞋痴，造杀盗淫。从劫至劫，轮回六道，了无出期。反承此寂照圆融、真如佛性之力，以作起惑造业、轮回生死之本。岂不大可哀哉。大觉世尊愍之，随机示导，说种种法。俾彼各得就路还家，亲见佛性。无奈众生根器不一，即生了脱，实难多得。因兹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门。冀彼若圣若凡，同于现生悉得解脱也。良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初非于心外别有所得也。以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众生心力亦不可思议。生佛互摄，感应道交，故得易于成办耳。海门罗禹曾居士，宿植德本，赋性慈祥。提倡净土，不遗余力。殆欲一切同伦，同证本具佛性，以故临终得遂所愿。其子铿端、彦俊，勉承父志，家中设有佛经流通处。欲令附近净侣，随时念佛，故于流通处中，立一莲社，颜其额曰海门。以诸佛法海，唯念佛最易得入。真如性海，唯念佛最易亲证。以此念佛法门，乃为入诸佛法海，证真如性海之门，故名海门。此约理而论。若约事说，则由其父海门居士提倡念佛。一切大众，方知世有至极广大、至极圆顿、至极深妙、至极简便之净土法门。凡来此念佛者，必须各各敦笃伦常，恪尽己分，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救济急难。以此自行，复以此化他。能如是者，则心与佛合，心与道合。现生即入圣贤之域，临终直登极乐之邦。庶可满海门居士提倡之本愿。而处处各建莲社，一一仿效海门。将见佛法兴隆，灾障消灭。雨顺风调，群登大同之世。民康物阜，共乐熙皞之天矣。

乐清佛教净业社缘起

大觉世尊，愍诸众生，迷本妙心，轮回生死。示生世间，成等正觉。随众生机，说种种法。虽大小权实不同，偏圆顿渐各异，要皆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究竟成佛而已。然众生根有大小，迷有浅深，不能直下畅佛本怀。又为末世众生业障深厚，智慧浅薄，寿命短促，知识稀少，匪仗佛力，决难了脱。于是特开一总摄初中后法，普被上中下根之净土法门。俾彼已证法身者，速成佛道。未断烦惑者，亦出轮回。其为利益，超出一代时教之上。以一则专仗自力，一则兼仗佛力。譬如跛夫，终日只行数里，若乘转轮圣王轮宝，一日即可遍达四洲。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溯自大教东来，远公首开莲社。当时高僧巨儒之预会者，凡百二十三人。自兹厥后，代有高人，续焰传灯，遍布中外。如来大法，有律教宗密净五种。唯净土一法，最易修持，最易成就，为律教宗密之归宿。故古今律教宗密之知识，皆务密修，尤多极力显化者。此法真俗圆融，机理双契。不但为学道者，立出轮回之法。实为治国者，坐致太平之基。故往圣前贤，通人智士，咸皆修持。若群星之拱北，众水之朝东焉。迩来人心不古，弃本逐末。欧风东渐，竞尚唯新。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以驯致于大加提倡杀父杀母矣。有心世道人心者，见此现象，恐人道或几乎息，群起而设法挽救之。于是各处咸立净业社、居士林，提倡佛学。明三世之因果，示六道之轮回。令一切人守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则必能惩忿窒欲，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为世间贤人善人。发菩提心，自行化他，信愿念佛，求生西方，迨至临终，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而为出世间上善人。此各处立净业社之大意也。温州古为佛教兴盛之地。前者吴璧华极力提倡，故乐清虹桥，已有居士林之建立。今

吴智馨、林智明，集合各信士，于县城中立一净业社，以期改转人心，辅翼国政。深恐未谙佛理者，莫明其益之广大深远，特祈作记，以发挥其义致。庶即心本具之妙道，人人皆可亲得而实证矣。至于其所建立与所修持，另有记者，此不备书。（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孟秋）

南通佛教居士林唐闸分林缘起

大觉世尊，（至）此各处立净业社之大意也（全同乐清佛教净业社缘起）。江苏为南方佛法肇启之地。南通密迩苏州，昔年固家家观世音，处处弥陀佛矣。清季国运日衰，法运随之而衰，以致经声佛号，几成绝响。近來世乱已极，民不聊生，有心者咸皆提倡佛学。居士林净业社等，各处林立。陈慧恭居士纠集同志数十人，立一唐闸居士林。每月星期日，凡入会之林友，及随喜之善信，同來念佛一次。暇则随便演说净土法门之修持方法，与其利益，及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三纲五常，十善八德。俾一切人咸知拨乱为治之道，超凡入圣之法。庶不至徒具可以作佛之佛性，永劫长沦于三途六道之中，而不得受用也。诸林友祈示纲要，因略陈法门之大致，并立林之缘起。愿见闻者悉注意焉。则可不虚此生，不虚此遇，追踪往圣，了无遗憾矣。

（甲戌孟夏）

南京佛教净业社缘起

大觉世尊，（至）此各处立净业社之大意也（全同乐清佛教净业社缘起）。南京为古来佛教盛兴之地。今又立为首都。凡伟人杰士，学博智深者，皆萃于此。不有净社，则不易修实行而证净果。又五方同处，龙蛇混杂。不有净社，则何由出幽谷而登乔木。于是杨先芬、魏仰山等诸居士，于公余之暇，率诸同志，修持净业。以闻风随喜者多，暂租妙峰庵以为社址。又恐见闻及入社之人，不知法门利益，祈光作缘起以发明之。则即心本具之道，即俗修真之法，即念佛以护国，即潜修而辅世之益，皆可备知矣。（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季夏）

沪西念佛社缘起

大觉世尊，调御众生，随机说法。虽大小偏圆不同，权实顿渐各异，要皆为令众生亲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而已。然此佛性，即心本具。非从外来，不自他得。如取家宝，受用现成。故其证也，乃极易事。无奈众生久居生死，迷惑甚深。喻如宝镜历劫蒙尘，欲令即复本体，彻现照天照地之光明，固非一日二日揩磨之功所能得也。如来悲心真切，知众生自力亲证之难。纵有修持，以烦恼未断，再一受生，不免复迷。从兹堕落者多，超升者少。于是特开信愿念佛法门。俾彼已证法身者，速成佛道。未断烦恼者，亦出轮回。较彼唯仗自力修戒定慧，以迄了生脱死超凡入圣者，其难易盖天渊悬殊也。以一则专仗自力，一则兼仗佛力。譬如跛夫终日只行数里。若乘转轮圣王轮宝，一日即可遍达四洲。故得九界咸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溯自大教东来，远公首创莲社，当时高僧巨儒之与会者，凡百二十三人。自兹厥后，所有律教禅密，莫不以求生净土为返本还元之末后一著。以故莲风扇于中外，法利遍及古今。迩来人心不古，弃本逐末。欧风东渐，竞尚维新。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以驯致于提倡杀父杀母等恶行矣。有心世道人心者，见此现象，恐人道或几乎息，群起而设法挽救之。于是各处立净业社、居士林、念佛社，提倡佛法。明三世之因果，示六道之轮回。表佛性之真常，赞净土之超胜。令一切人守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则必能惩忿窒欲，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为世间贤人善人。发菩提心，自行化他，信愿念佛，求生西方，迨至临终，佛及圣众亲垂接引，令其往生，而为出世间上善人。此各处立社建林之大意也。沪渎为古来佛教盛兴之地，今又为通商巨埠。于民国十年间，已由王一亭等诸居士，创立佛教净业社、佛教居士林，订立规

章，克实修持。而沪西一隅，尚付缺如，爰由乔恂如、金善生等诸居士，在曹行镇殿子庙，创立念佛社。每月朔日，率诸同志，虔持圣号，回向西方，兼为演说修持利益。恐见闻及入社之人不知所以，乃祈光作缘起，因为述其大意。须知以上所行，乃即念佛而护国，即潜修而辅世。彼拘墟者，由无智眼，遂谓佛教灭伦理，无益人国。是何异生盲承天日覆照之恩，得以为人，以不见故，谓之为无。岂不大可哀哉。（民国廿五年丙子孟冬）

淮安观音庵普济莲社缘起

大觉世尊，（至）此各处立净业社之大意也（全同乐清佛教净业社缘起）。淮安在昔，亦为佛法盛兴之地。后遂寂然无闻。近來世风日下，有心人群起而挽救之。于是于城中观音庵，立一普济莲社。以期人各敦行伦常正理，修持净土法门。住持无为，亦具普济深心。缙素一心，同宏佛化。有杨佩文者，平生业儒，不知佛为何如人。因其孙未周岁而殇，颇痛惜。某居士劝令入社念佛，并令阅净土典章，彼遂精进常念。未三月，佛前灯华，结一莲华。中有舍利，大如粟米，色如翡翠。此殆彼之精诚所感，致佛为现此瑞，以坚诸人之信心。愿观此文者，同生正信，同务真修。则现在消除业障，增长福慧，优入圣贤之域。临终蒙佛慈悲，亲垂接引，高登极乐之邦。唯愿同人，咸各勉旃。（民国廿二年癸酉冬至日）

靖江佛教居士林缘起

如来圣教，法门无量。随依一法，以大菩提心修之，皆可以了生死，成佛道。然于修而未证之前，不无难易疾迟之别。求其至圆至顿，最简最易，契理契机，即修即性，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为律教禅密诸宗之归宿，作人天凡圣证真之捷径者，无如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也。良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念佛法门，兼仗佛力。仗自力非烦惑断尽，不能超出三界。仗佛力若信愿真切，即可高登九莲。当今之人，欲于现生了生死大事者，舍此一法，则绝无希望矣。须知净土法门，法法圆通。如皓月丽天，川川俱现。水银堕地，颗颗皆圆。不独于格物致知，穷理尽性，觉世牖民，治国安邦者，有大裨益。即士农工商，欲发展其事业，老幼男女，欲消灭其疾苦者，无不随感而应，遂心满愿。今则人心陷溺，世乱已极。废经废伦，废孝免耻，实行兽化。种种邪说暴行，极力提倡。若不挽救，则人道或几乎息。于是各处有心之士，群起而提倡佛法。明三世之因果，显六道之轮回。示娑婆之浊恶，表极乐之严净。以期斯世之人，克己复礼，生入圣贤之域。了生脱死，没归极乐之邦。靖江殷德增、朱慧超、黄慧真等诸居士，暨邑中士绅，于县城立一佛教居士林。每月朔望，及佛菩萨诞期，集众念佛。午后念佛毕，请通文理缙素，演说居尘学道，在野护国，敦伦尽分，闲邪存诚之道。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普令同伦超出苦海之法。俾一切人，知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之所以然。实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力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则于一切时，一切处，皆为希圣学佛之事。此实不居位而护国救民，不现形而移风易俗之大方便法门。林友咸以林既成立，当以大义普示来哲。庶若见若闻，咸发信心，共弘斯道。自可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矣。函祈不慧作序，乃书此以塞其责云。（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季秋）

皋东佛学莲社缘起

净土法门，其大无外。为佛法之归宿，亦世法之源本。约俗谛论，举凡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离此则不能究竟圆满。约真谛论，举凡断惑证真，超凡入圣之妙道，一尘不立万德圆具之真心，离此则不能直下亲得。况乎时值末法，人根陋劣。世道沦溺，大破纲纪。废经废伦，将成禽兽之区域。杀父杀母，共逞泉獍之行为。若不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与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法门，为之挽救，则人道几乎息矣。于是有心世道者，群起而维持之。如皋东双墩诸善士，立一佛学莲社，于已废之火星殿。提倡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世间法，以深立希圣希贤之基址。及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出世间法，以冀获了生死之实证。使世人同知本具佛性，同敦罔念作狂。共喻出苦要道，共思克念作圣。孝弟之道，修于家庭。念佛之道，盈于道路。士农工商，均不废其本业，而人心渐变作佛心。老幼男女，亦各尽其天职，而乱世何难成治世。根本培植既深，枝末畅茂自著。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欲家声丕振，子孙贤善，国运昌隆，人材蔚起者，宜于此各尽其心焉。其研究修持各方法，自有古今著述在。此特表其所以然之大略而已。

南通余东袁家庙佛教净业社缘起

佛法者，长夜之慧日，饥世之稻粮，险道之导师，苦海之慈航。近世人心陷溺，竞兴异计。凡古圣人所立纲常伦理，各欲推翻，竟成一无法无天之世道。大张旗帜，实行兽化。以其邪说灌输于无知无识者之耳，肆意妄为，无所拘忌。而不知其自绝于人类，以永劫常堕恶道也。人情如此，若不设法挽救，则此后之现象，何可设想。故有智之士，群起而提倡佛学。以期人人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而勉力为善，不敢作恶，生为圣贤之徒。又令修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则仗佛慈力，出此浊恶，得预莲池海会。故余东盛忠甫、江景春等诸善士，与本庙住持慈辉大师，组织余东净业社，以为提倡。俾一切人咸知佛法，不徒阐明惟心自性之妙理，因果轮回之深义。即纲常伦理，较儒教尚为亲切。故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各各令其尽自己之天职。又辅之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说。则纵极顽劣，亦当稍戢狂心，遵行正道。以冀不招恶果，得受善报。况其断惑证真之法乎。须知佛法法门无量，修之及极，皆可以了生脱死。而于现生决定可以了生死者，唯有净土一门。其余则多生多劫，尚未可决定即了也。良以一切法门，皆仗自力。念佛法门，全仗佛力，亦兼自力。由仗佛力故，易于仗自力者奚啻百千恒河沙倍也。又须知念佛法门，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以故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度群生。若非宿种善根，何能得闻此法。闻而不修，与修而不力，则可痛惜哉。既修持矣，又当力敦伦常，恪尽己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恤贫济困。躬行实践，以身率物。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则生有令名，没登佛国。渐次进修，以至成佛。方可不负自己即心本具之佛性，如来说法度生之婆心。果能人人如是，则何有尔诈我虞，相争相戕恶风。行看礼让兴行，干戈

寢息。人禍既無，天眷常臨。則世返唐虞，人樂太平矣。縱世人不能盡如是行，而一人行之，其即可親得其益。而由一傳百，至千至萬，至無量無邊，亦唯在人之提倡勸勵之勤怠何如耳。世道壞時，由一二人而發起，以至壞得不可救藥。今欲令好，豈可不知此意，而推置度外乎。故曰因地而倒，因地而起。離地求起，決無是理。願入會諸人，與見聞者，同知此義，則何幸如之。至於淨土法門之修持法則，自有淨宗各經論著述在。此中固莫由詳說，特為標其綱要而已。

宜兴佛教净业社缘起

佛法者，心法也。此之心法，人人本具，个个不无。而为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之本。唯我释迦世尊彻悟彻证。深愍众生迷昧，以故随众生机，为说即心自性，及五戒十善，六度万行，并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与信愿念佛，横超三界等法。自东汉传入中国二千年来，历代王臣伟人智士，多皆崇奉修持，广为流通。试阅群籍，于历代所建塔寺一事，可以想见昔年佛法之盛矣。自清季来，国运日衰，兵戈迭兴。哲人云亡，庸流日多。所有僧众，大多数皆不自振拔，自暴自弃，以致佛法一败涂地。僧众既少倡导，儒者绝未一阅佛经，一觐高僧。徒守昌黎曲说，以佛为异端，害世害道。以致社会庸人，同声附和。遂成驱僧夺产，毁佛灭法之恶现象。而道德沦丧，并佚出儒教范围诸动作，遂甚嚣于尘上矣。使一切人，各各遵守五戒十善，及悉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理事，何得有此禽兽不如之现象。推究祸根，不得不归罪于昌黎之曲说也。又有愚夫愚妇，虽有好善之心，不得真实佛法，每每以炼丹运气，当做佛法。虽有好心，或稍培世福，或趋入魔道，深为慨叹。由有此各因缘，致从前大兴佛法之地，或竟无声迹，或稍存形相。致大多数人，如处长夜，不见天日。岂佛法之不幸哉，乃吾人之大不幸也。须知佛法，是力敦伦常之法。是阴翼郅治之法。是智信，非迷信。是积极，非消极。是救世，非厌世。是兼善，非独善。是合人生，非背人生。由世人不知佛法真相，致于此大有益于国家社会，并各人之身心性命者，加以各种讥斥之恶名，以自误误人。可不哀哉。同人等知见甚浅，初未研究，亦抱如上各种谬见。稍一研究，方知历代王臣伟人智士之奉行修持广为流通者，以其能穷究宇宙真理，能解决人生因由，能改革社会习尚，能巩固国家基础，能促进世界文明，能普了诸法原委故也。呜呼，今日之世界，非一大恐怖之世界乎。今日之中国，非一地狱式之中国乎。今日之人心，非一魔术

式之人心乎。吾人处此险恶环境中，若不以佛所说之五戒十善，敦伦尽分，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理事，极力提倡，则人将与禽兽无异矣。用是集诸同志，随分随力，为之提倡修持。然佛法法门无量，唯笃修世善，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一法，为最切要、最普通、最易下手、最易成就之法。良以若不敦伦尽分，尚为世间罪人，何能上希佛佑。若不念佛求生西方，谁能现生断尽烦惑，了生脱死。是以我佛愍念不能顿断烦惑之人，特说此仗佛慈力即了生死之法。俾一切若凡若圣，同于现生悉得成办也。而晋之远公大师，遂力宏此法。由晋至今，千五百余年之缙素高人，继续宏扬。以致今日我等，同得闻熏修持，幸何如之。

慧济居阅经室缘起

佛法者，乃十法界一切四圣六凡公共之法也。无一人不当学，亦无一人不能学。以佛法，即心法。人谁无心，又复人谁识心。世固不乏聪明博达之士，以其专主向外驰求，不知返观内照。虽终日用心，终日说心，毕竟不知心为何物。何也？以其只有办事物之知识，绝无穷心性之智慧故也。今天下之乱，已至极底，废经废伦，废孝免耻。直欲举世之人，与诸禽兽，了无所异而后已。噫，可慨夫。详观古今治乱之由，莫不皆以家庭而为根据。使斯民通皆敦行孝友，恪尽己分。知因识果，改过迁善。如是则世未有不治，家未有不兴，人才未有不蔚起，天下未有不太平者。今之天灾人祸，相继而作者，皆因理学家破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俾上焉者无所勉，而懈于为善。下焉者无所畏，而敢于作恶。相沿已久，殆将决裂。及欧风一吹，则人道将几乎息矣。究其本源，乃理学家空谈理性，废弃因果之所致也。学说之贻误，有如此者，可不畏哉。今欲挽回世道人心，俾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舍如来即俗修真，明因识果之道，其何能淑。良以如来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一一各令尽自己之职分。则家敦和睦，人习礼让矣。再进而修净土法门，则即世间法，修出世法。不离伦常日用，直入如来法海。纵令根机陋劣，亦可仗佛慈力，得于现生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也。吴慧济居士得闻佛法之后，深悲一切同人，未沐佛化。于是特请浅近各佛书，以送初机，期其由浅而入深，下学而上达。又拟于自己家中，另筑一室，额之曰慧济居。聚各种正知见之善书，及契理契机之佛书。冀同族同村之人，同得瞻览，同敦孝友，同修净业。以期生入圣贤之域，没归极乐之邦。其用心可谓恳切周挚矣。所愿来此阅经诸善士，各各生恭敬心，生难遭想。所宜取法者，必使措之躬行。所宜切戒者，必须断除净尽。由是而希圣希贤，了生脱死。现身永膺多福，后裔长发其祥，皆

可毕得矣。良由以正智慧，修行世间伦常大道，及出世间最为圆顿，最为简便之净土妙法，则于身、于家、于众人、于生死，均有所济也。慧济居之义，盖如是耳。非彼妄以己之法名为名，而欲人纪念不忘也。爰为发其隐义，以告来哲。（民国十八年己巳夏六月）

彻悟禅师念佛伽陀教义百偈小序

彻悟禅师深通教义，彻悟宗乘。晚年归心净土，自行化他。一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主。其所发挥，实为近代所罕见。今录其教义百偈，以为修净业者作一善导。

画佛两利小引

观经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凡忆佛，念佛，观佛，礼佛，画佛，皆名作佛。由其心念于佛，心中便现佛之相好庄严，功德威神。故曰，是心是佛。为佛弟子者，可不致力于此乎。就中惟画佛，更加亲切。以不用全副精神，不能得其相好庄严、慈悲态度也。吾徒李仲和，向喜作画，稍有可观。近以皈依三宝，欲专画佛，以利自他。又以家贫不能随意作诸功德，因发心画佛，定价出请。得此笔资，除给纸笔颜料香烛外，尽数作供养三宝及公益之用，决不自己私用。若用当获盗三宝物，与欺佛欺人之罪。如此实行以期自他同种善根，同消恶业。现生则福增慧朗，报终则直往西方，为弥陀之弟子，作海会之良朋。爰为题之曰，画佛两利，并略叙其大意云。

如皋募建荐孤弭灾佛七道场小引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如来于法华会上，早言之矣。近世刀兵之惨，振古未闻。杀人之法，无奇不有。致令国运危岌，民不聊生。究其源由，总因众生在迷，不了我空。故于违顺等境，起贪瞋痴，造杀盗淫之所致也。然淫盗二事，贤者以礼自防，愚者为法所制，尚不至甚。唯杀生食肉一事，世俗习为固然，恬不介意。以致彼此生生世世，互相报复，酿成如此极惨之劫。可不哀哉。同人等救世有心，弭劫无力。窃以兵灾所伤，一切孤魂，抱恨九泉，久必成厉。是以大兵之后，必有疫疠及凶年。若不依佛法超荐，不但死者魂识无归，亦使生者心神痛怛。或致疫疠凶年。则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矣。然佛法法门广大，无量无边。唯念佛法门，最为第一。以弥陀因中，发大誓愿。若有信愿念佛者，必定垂慈接引，令其往生西方也。今订于某月某日，于某处，起建七日念佛道场。凡属善信，各宜发菩提心，来会念佛。以期孤魂各得超升，灾障悉皆消灭。如不便来，亦须在家虔念。但以七日之中，所有供佛之香烛果食，供众之茶饭点心，供孤之香烛箔锭，所费甚巨。恳祈一切善信，各随心力而为赞助。俾来会念佛者，于七日中咸得仗众人之财力，伸竭诚之供养，免来去奔驰之劳，得一心不乱之念。俾所荐之孤魂，仗佛力以直往西方。如邑阖境，消灾障而长获吉庆。当地各姓祖祢，悉托质于莲池。法界所有众生，尽栖神于安养。世界将见佛天云护，福祉骈臻，时和年丰，民康物阜，唐虞大同之象，或可见于今日。唯祈各各不惜心力忆念，不惜财力资助，则其利益，莫能名焉。

如皋佛学会小引

世出世间事，若具热心毅力，决无不成。邓子璞君，前为募建金陵法云寺大殿，立四十八愿捐册，手题其额曰，有愿必成。且为标其大意。未久而其愿果满。苏州陆西林，年逾八旬，家不甚丰，慨任一愿，随即交清。洵足为成就善举者之模范。今阅如皋马塘佛学会章程，并闻承办之朱季等居士，悉皆认真净修，而且力求撙节。当年经费仅需五百元。现虽入会者只数十人，但能广引会员，则人捐二元，自可无虞。况尚听人纳八元六元四元乎。彼法云殿二千元一愿，尚得即满。况此区区数元，兼有征信清册，年终报告。谁不乐于入会，以期亲沐佛化。现生为清净三业之善人，临终作高登九品之圣众。有愿必成，敢为创办与修持者保任焉。

宁波宝庆寺念佛堂置田碑记

（代益舟师作）

窃闻如来说法，众生得度，难易迟速，大有差殊。是以圆音顿演，机熟者即证菩提。一雨普润，根小者但长分寸。由是顿渐偏圆，广设逗机之教。律教禅密，大开利物之门。求其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即念念佛，即念成佛，汇三乘五性同归净域，导上圣下凡共证真常，不断惑业，得预补处，即此一生，直登妙觉者，无如净土法门之殊胜超绝也。诚可谓佛教之宏纲，出尘之捷径。所以往圣前贤，人人趋向。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在昔正像，代有高人。续焰传灯，腾辉竺震。末世劣机，欲了生死，舍此法门，其何能淑。舟初预僧伦，即闻斯道。欲结庐山之社，用追云坞之风。昔以布金无地，多年徒存此心。今则助道有人，一朝方满所愿。兹有大护法某某，宿根深厚，笃信佛乘。欲转秽土成净土，爰舍世财作法财。遂捐金钱若干元，用置稻田若干亩。所收租课，充念佛费。延请七位师僧，执持六字佛号。毕生皈命，尽报投诚。自兹厥后，永守不替。用报国恩，并酬檀施。所愿现在未来同行外护，及见闻随喜善信人等，佛念一举，凡情顿断。福山耸而业海干枯，罪雾消而慧日昭彰。知佛所知，即持名而深达实相。住佛所住，生同居而直契寂光。又愿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一切有情，同染此香。以此功德，恭祝国基巩固，佛日增辉。八荒戴有道之长，四海乐无为之化。

济南净居寺恭请大藏功德碑记

（代作）

如来大法，利益宏深。阴冀郅治，显淑民情。使民日迁善，不知所以为之者，非止唯令人断惑证真，以自了出世而已。良由真如佛性，生佛体同。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但以迷而未悟，故于六尘境缘，妄生染著。起贪瞋痴，造杀盗淫。致令长劫轮转，永无出期。如来愍之，为彼说心具佛性之理，三世因果之事。令修五戒十善、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行，与即心即佛，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道。俾上根一超直入如来地，中根渐次修习证菩提，下根洗心涤虑为贤善。芸芸众生，无一不被其泽。又以末世众生，上根绝少。于是特开净土法门，冀若圣若凡，同于现生成办道业。其法门之简便易修，与利益之殊胜超绝。一代时教，悉无有二。故虽愚夫愚妇，若能依教修持，亦得现生超凡入圣，了生脱死。因兹古今有心世道人心之伟人，莫不提倡修习，护持流通焉。对皁居士宿受佛嘱，乘愿再来。愍济南之道场湮没，不辞劳瘁，特兴净居。所有因缘，具载前碑（见增广文钞）。又念寺虽成立，安众行道，若无藏经，则何以备知如来立法之至意，与自行化他之所宜。妙莲识等摸象，才堪驱乌。前委监理院务，已属人不称职。今又令充住持，能不即见陨越。然既莫能辞，只可勉力维持。遂同皁老入都请经。虽蒙政府俞允，而纸料工资，皆须自备。非三千圆，不克竣事。幸蒙新河县长潘君华斋，发菩提心，如数捐输。其为功德，何能名焉。奉经回寺，并诸建设，皆由善信出资赞助。又皁老先募寺中养赡基金万三千圆。近来诸凡扩张，殊觉歉绌。因又募七千圆，以为辅助。多年经营，今得圆满。皁老与诸檀信之功德，自有佛天鉴临，令其消灾增福。生登仁寿之域，没入极乐之邦。所愿住此寺者，放下身心，专修净业。暇则息心研究大藏

经典，庶教理明而修持得宗，自行著而化他有据。能如是则邪见不信之輩，悉当深生正信，相率修习护持，以期永久流通焉。法无兴衰，兴衰在人。唯愿现未大众，各各勉旃。以此功德，恭祝国基巩固，治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俗美风淳，礼让兴而干戈永息。民康物阜，人心转而天眷常临矣。

新昌石城寺重建智者大师衣钵塔记

智者大师，久证法身。十地等妙，均莫能测。乘宿愿力，示生斯世。降灵之夕，神光烛天。眉分八采，目耀重瞳。由蕴非常之德，故现非常之相。是为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岁也。甫离襁褓，卧必合掌，坐必向西。遇像必礼，逢僧必敬。盖欲为世模范，必谨之于其初也。弱冠出家，遍研经论。越三年，是为陈文帝天嘉元年庚辰，闻慧思大师在光州大苏山，特往礼谒。思师一见即叹曰，昔日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迫，今复来矣。即授以普贤道场，令修法华三昧。诵法华经，至药王菩萨本事品，是真精进，是真法供养如来，豁然大悟，寂然入定。亲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获旋陀罗尼。自是以后，照了法华，如杲日之临万象。达诸法相，似清风之游太虚。遂以五时八教，判释如来一代所说。俾阅经者知其指归，不致望洋兴叹，莫识津梁。以三止三观，传佛心印。俾修行者，亲见自己常住不变寂灭真心。其所修虽与禅宗小异，其所证实与禅宗大同。以故禅宗传灯各书，均列智者于应化圣贤科中。如上教行二事，包括佛法净尽。然皆属自力进修之道，上根利智，亦可即生了办。若根器稍劣，又不知经若干生、若干劫，方能了生脱死也。于是随顺佛慈，宏扬净土。疏十六观，决十种疑。以六即之义释佛，令一切行人，知自己一念心性，与佛无二。而佛则修德功极，性德圆彰。己则惟具性德，毫无修德。性体不二，故六而常即。事修各别，故即而常六。知六而常即，故不生退屈，上慕诸圣。知即而常六，故不生上慢，下重己灵。末世众生，定慧力弱，不仗佛力，其何能淑。又得如此妙释，谁肯弃本具之衣珠，往贫里以循乞乎哉。由是宗风丕振，举国钦崇。上自帝后宰辅，下及净信士女，靡不闻风依止，草偃风行。自法流震旦，德业之盛，无有出其右者。至年三十八，始入天台山，是为陈宣帝大建七年乙未岁也。至则见其山境，与其僧定光，乃十七岁礼佛发愿时，神游

之境，与所遇之人也。固知宿与此山有大因缘。自兹以后，或在山宏法，或随机应缘，二十余年大宏法化。具如本传，此不繁述。隋文帝开皇十七年丁巳，扬州总管晋王杨广，遣使迎师至扬州。师与使偕行，至新昌石城寺，知住世缘尽，遂略举法要以示大众。言讫，唱三宝名，如入三昧。是为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时也。世寿六十，僧夏四十。遗命灵龕归于佛陇。诸弟子以师入灭于此，故为建一衣钵塔，以作纪念。令后世四众见者闻者，同种善根。自昔至今，千四百年，地随时变，颇不适宜。寺僧汝愚，与诸缙素议，迁于大佛岩之北。实为来龙之总脉，众山之关键。地势高而瞩望远，庶可发起见闻者之善心。乃为叙述其大略云。

闽侯罗梓生居士生西记

世出世间，以诚为本。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况同赋此心之同人，与了无有心、以众生之心为心之佛菩萨乎。世未有诚不至而人兴观感，佛垂加被者。亦未有诚至而人无观感，佛无加被者。故希圣希贤，学佛学祖者，唯当致其诚而已。吾于罗梓生居士生西事，得一证据焉。居士名禹曾，字梓生，福建闽侯人。昆弟三人，伊居其次。少业儒，壮入军籍。八岁丧父。事节母，待兄弟，以孝友闻。赋性真实忠厚，俭朴廉洁。内不欺己，外不欺人。以故军官信任，令管军需。十余年除薪水外，绝不染指。而且笃信佛法，颇厌尘境。中年丧偶，其念已同槁木寒灰。民国壬戌丁母忧，遂屏绝荤腥，专修净业。其子铿端与彦俊，偕诸同志，组织福州佛化社。居士鼓舞赞襄，提倡尤力。甲子夏社迁西湖开化寺，人地均称适宜。但以寺建已久，栋宇参差，佛像剥落。居士欲令来念佛者观感兴起，遂独任修葺而庄严之。工甫半而逝世。时在丙寅六月初九，寿六十岁。铿端能继父志，俾得圆功，可谓善于事亲矣。初居士将终前十余日，忽疽生于项，殆属宿业。内溃，寒热间作。居士欲借此苦，速获往生，令眷属就室念佛，以助正念。亦有友人来助念者，每至数十。预嘱眷属，临终不得先行洗濯换衣哭泣等。丧中无论祭神待客，俱不得用荤酒。殓服唯素布，不得用绸帛。子媳咸遵。雪峰达本方丈，特来开示。故十余日中，虽有痛苦，心常镇定，了无异念。至临终时，正念分明，安详而逝。眷属等各节哀念佛五句钟，方为洗濯换衣哭泣等，可谓知法。及至入殓，顶门犹温，四肢柔软，可为生西之证。尤异者，子媳皆发愿终身长斋念佛。佛化社社友，为其念佛念往生咒者，凡三十余家。所念佛号，有一千五百余万。往生咒，有十一万九千余遍。俱以此祈莲品转高，无生速证。非平生至诚感人，何能如此。噫，若居士者，可谓一乡之善士，如来之真子矣。或疑居士敦笃伦常，力修众善，而且多年

念佛，何以临终尚生恶疽。不知吾人从无始来，所结怨业，莫能悉数。若不念佛，将长劫报复，无有了期。居士殆由念佛之力，转后报重报为现报轻报，以解脱生死诸苦，直往西方。高预海会，亲炙弥陀，与诸上善人同会一处也。昔戒贤法师尚婴笃疾，玄奘法师临终亦有痛苦，各蒙菩萨指示安慰，谓是宿世恼害众生之报，况博地凡夫乎。故为略书所以。赞曰。

卓哉居士，足称哲人。虽居尘世，不染世尘。
禀性孝友，勤俭仁恕。家庭之乐，融融泄泄。
律身严谨，接物和易。翹心净土，冀证真谛。
既启佛化，又新佛宇。金碧庄严，用表感慕。
年登耳顺，即示西归。眷友助念，功德巍巍。
故致临终，一心忆念。随佛往生，顶暖可验。
其子与媳，悉发诚愿。素食念佛，毕生不变。
以此功德，冀增莲品。速证无生，回度堪忍。
社友祈予，记载其事。欲令见闻，同沾法利。
爰取行略，发其隐义。用满如来，度生宏誓。

江母汪太夫人往生记

净土法门，利益宏深。自大法东流，以博地凡夫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因兹出五浊而登九品者，何可胜数。以佛力法力众生心力，三皆不可思议，故得此奇特殊胜之果。实为一代时教之所无，而惟净土法门为然也。此之法门，唯重实行。以感佛故，得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较彼专仗自力断惑证真，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者，其难易，不可同年而语也。婺源江易园居士，初膺教职，每为学生讲说，必以笃行孝友，恪尽己分为事。至为讲说义理，必期发挥尽致，了无余蕴而后已。因兹过为劳瘁，遂成痼疾，群医诊视，均不见效。后有友人劝以息心念佛，遂得痊愈。由是屡亲知识，专研净宗。始知此法，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殊胜法门。于是由亲及疏，悉皆以此奉劝。其母汪太夫人，赋性贤淑，一闻其说，即发心持斋念佛，日必课佛万余声，兼持观音普门品、普贤行愿品、往生、大悲等咒，以为助行。今春因匪避地，值狭路，遇牛行挤轿。轿夫与轿，跌仆田中。轿已破裂，而江母竟不惊不怖，了无损伤。以在轿中，默持普门品故。是知江母之功夫绵密，故得此感应也。年七十有八，耳聪目明，绝无老状。至五月末，示微疾，三十日闻其孙有朋，与人讲四十八愿，犹令侍者谛听。因问明日是初一乎。盖预计归期也。至夜半睡醒，觉痰闭而欬吐无力。于是全家念佛，以祈速得往生。易园又复示以佛愿弘深，当深归向，若能通身放下，一心念佛，必定感应道交，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历一时许，至辰刻，安然坐逝。逝时犹见颌动，盖心中默念，但无声可闻耳。自辰及申，历五时之久，念佛不辍。申后方为洗浴著衣哭泣等。以人之将终，身力不支。若预为洗浴换衣及哭泣等，必致破坏正念，不克往生。今既不移动，又不哭泣，大家同声念佛，使彼心中惟有佛念，了无余念，故得正念昭彰，随佛往生，诚可为法。愿孝子慈孙，咸皆依此。其为孝慈

也，大矣。且江母预先嘱其子媳，令终后首不戴佛，口不含钱，不著华冠绣服，衣惟布制，项挂念珠而已。所有纸衣冥器，均不宜用。丧祭概用蔬素，不得效世俗用荤祭神等。噫，江母之言之行，皆足以为末世法。母仪闺阃，师范女流。其人虽逝，其德常存。愿世之闺阁英贤，闻风兴起。以江母之言行，是则是效。则相夫教子，以成贤善。俾二妃三太之懿行，又复见于今日。兼以深明即心本具之佛性，笃修即俗修真之净业。庶几人敦礼让，世复唐虞。本此了无形迹致治之道，以作挽回世道人心之法。愿各勉旃，则幸甚幸甚。

善女人何王氏圣缘生西记

佛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然佛性是同，而众生心相，万有不齐。或有信受，或有背驰者，何也？须知众生虽皆在迷，由宿因现缘不同，以致发生逆顺二种现相耳。佛性如种子，宿因如播种，现缘如时雨。种子既播于地，一经时雨，能不发生乎。而一切众生，谁无佛性，长劫轮回，决不能了无宿因。所最关要者，在善知识开导，及自己发决裂心耳。故法华经云，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以化导令得见佛。楞严经云，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为香光庄严。若上海何王氏者，本一无知无识之妇女耳。自二十九岁，得闻净土法门，遂皈依三宝，吃素念佛。深厌娑婆浊恶，决志求生西方。三十年来精进不懈，于今民国十七年，年五十九岁，至六月十九日，预知时至，嘱咐家眷，吾于今夜十二点钟归西，汝等至时，当同声念佛相助。切不可悲哀哭泣，以致坏我正念。因自行沐浴，著所制寿衣。先念大悲咒若干遍，次即专念阿弥陀佛圣号。至十一点钟，阖家大小同声助念南无阿弥陀佛。至十二点钟，遂端坐念佛而逝。夫如此作略，虽古今学问功业盖世者，亦不多见。况其下焉者乎。而何王氏以一无知无识之妇女，乃能于三十年精进修持，致临终现如是相。足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及净土法门，实为转凡成圣之第一法门。愿见闻者，同事修持，庶可不孤佛化，不负己灵也已。

乐慧静优婆夷生西记

自大法东来，庐山结社。一切善知识，多皆主张净土法门。以其仗佛慈力，较彼专仗自力者，其难易奚啻天渊悬殊也。而一切四众，由念佛而亲证三昧，断惑证真，直登上品者，亦不乏人。其他以真信切愿，持佛名号，感佛接引而往生者，则非算数譬喻之所能知也。定海乐斌章，虽作商业，然颇信佛。今春来沪，适光寓太平寺，遂与其妻同来，求受三皈五戒。斌章法名慧斌，其妻法名慧静。因与文钞嘉言录等书，令其依之修持。慧静从此专意念佛。至五月半间得病，以迄七月初，犹能勉强支持，礼拜念佛。此后则卧床不起，然心中常自默念佛号。至八月初七夜，咳嗽一小时，遂睡著。梦见许多僧人，及诸童子，与幢幡等。及醒病苦痊愈。至初九夜，又梦见观世音菩萨，与众僧及诸童子。初十夜，侍病者及诸眷属，见彼口念佛号，手作拜势者十余次，遂睡去。醒云，佛已来过，吾将往生。问何时去，则云不知。次日令将所有衣服首饰，均变卖作善举。劝家人为善修德，明因知果。至午，眼忽发光。其光似黄非黄，似红非红。即云佛来也。面作笑容。其身先日已浴过。又令女佣再为洗脚。自己洗面。眼光即发。谓慧斌曰，佛与大势至菩萨，及诸童子，接我到西方去。慧斌欲再问，云莫搅乱我。但随助念者，默持佛号，不数分钟，即逝。夫慧静以一弱女子，闻净土法门未及一年，便能临终有此瑞相。足见众生皆具佛性，佛愿不虚。永明所谓万修万人去者，为的确可据也。慧斌持状来。又以遗资助印历史感应统纪。因节录其事，并示法门大意，而为之记。（十八年己巳季秋）

杨佩文居士得舍利记

杨佩文，江苏淮安县城人，年四十四岁。向读书训蒙，近亦辍馆。今夏六月下旬，以孙未周岁而殇，颇痛惜。一居士劝其入普济莲社念佛，并令阅文钞嘉言录等，顿生信心，念心颇纯切。至九月下旬晚课时，见佛前油灯，结一莲华。花心有一黑珠，后花落而珠流于案。大如粟米，色如翡翠。颇以为异，而不知其为何物。遂持至莲社，亦无识者。十月中旬，以书并此舍利寄光，求证明。光即以小磁盒盛之，令护关师及三四俗弟子看。时其质，大于初开封时有二三倍。亦不甚介意，即供于佛前。次晨早课毕视之，已无有矣。遂即报书彼莲社，谓此系精诚所感之舍利。昨看毕供佛前，今晨视之无矣。或复归原所，祈为详察。后得彼书云，莲社家中，俱无所有。而佩文愈生正信，知佛法不可思议，求皈依。因为取名慧潜。盖取颛蒙念佛，即可潜通佛智，暗合道妙之意。外道谓精气神炼之久久，则成舍利。宋人刻龙舒净土文板，及绣经，于刀下针下得舍利。及此灯花之舍利，是谁之精气神所炼者。应以舍利身得度者，即现舍利而为说法。（民国廿二年冬至日）

阿育王佛舍利塔记实

浙江宁波鄞县东乡四十里鄞山，有广利寺，原名阿育王寺，故人仍称之。昔佛灭后，中天竺国阿育王，统王阎浮，威德广大。所有鬼神，悉皆臣属。意欲普利世人，启其祖阿闍世王所藏之八万四千佛舍利。役使鬼神，碎七宝众香为泥。一夜造成八万四千宝塔，散布南瞻部洲。耶舍利尊者，伸手放八万四千道光。一鬼捧一塔，顺光而趋，至光尽处，则安置地中。东震旦国，有十九处。大教东来，次第出现。如五台育王等是也。育王之塔，晋武帝太康三年，有僧慧达，乃利宾菩萨示迹。礼拜请求，从地涌出。遂建阿育王寺，供于殿内石塔中。塔门常锁，有欲睹舍利者，先通知塔主。殿中礼佛，礼毕，跪于殿外阶缘。每有人跪，凡欲睹者，均随之而跪。塔主请塔出，先令居中跪者睹，次则遍令随跪者睹，虽一日随睹数次，亦不以为烦。其塔高一尺四寸，周围亦只尺余。塔之中级内空，中悬一实心钟，钟底正中，有一针，舍利附于针端。四面有窗，华格栏遮，手不能入。即于华格孔中睹之。其舍利之形色大小多少定动，均无一定。平常人睹，多见是一粒，亦有见二三四粒者。有见舍利靠于钟底不动者。有见一针下垂至寸许者。有见忽降忽升，忽小忽大者。有见青者黄者赤者白者。及一色之浓淡不同，并二色相兼之各种异色者。有见色气黯然者。有见色气明朗者。不独人各异见，即一人亦多转变不一。又有见莲华及佛菩萨像者。亦有业力深重，完全了无所见者。见其小时，每如小绿豆大。亦有见如黄豆大枣大者。明万历年间，吏部尚书陆光祖，笃信佛法，极力护持。与亲友数人来睹，初看如小豆大。次如黄豆大。次如枣大。次如瓜大。次如车轮大。光明朗耀，心目清凉。时舍利塔坏，塔供库房，陆遂发心重修塔殿。彼亲友所见亦甚好，但无陆之奇特神妙耳。须知如来大慈，留此法身真体，俾后世众生，种出世根。以由睹此神异，自可生正信心。从兹改恶修善，闲邪存诚，以期

断惑证真，了生脱死。直至复己本具佛性，圆满无上菩提。此如来示现不思议相，曲垂接引之本心也。愿见闻者，同深感念，则幸甚。光于光绪二十一年幸得虔礼数旬，兼阅育王山志，故知其详。

南通金沙区佛教居士林成立宣言

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儒教圣人注重因果，见于经传者，多难胜数。孔子之赞周易也，最初即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须知既有余庆余殃以及子孙，则本人之庆殃为更大矣。然本人庆殃，固不专在现生论，必并来生后世而论，方得圆满周到。即此语以察圣人之心，其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已彰明显著于言外矣。箕子之陈洪范也，末后则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此五福六极之说，深含三世因果之义。乃圣王教民希向五福，畏惧六极，修德立命，趋吉避凶之德政。世儒不察，归之王政之赏罚。不但深诬王政，亦且事理矛盾。宋儒窃取佛经之奥义，以发挥儒教。恐人各学佛，以致儒门冷落，遂以如来所说治己治人治国治天下，普令众生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根本法，一刀砍断。令一切人无希向畏惧。谓因果报应，乃佛设此以骗愚夫愚妇，奉彼教耳，实无其事。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烧舂磨，将何所施。神已散矣，令谁托生。由此之故，儒者于因果轮回，皆不敢出诸口。徒赖正心诚意，以维持世道人心。既无因果轮回，一死即了。则正心诚意有何益。不正心诚意有何损。从兹善无以劝，恶无以惩。以驯至于提倡贪欲，奖励恶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者。皆以破斥因果轮回之语以酿成之。而人道将几乎息矣。于是有心世道之人，群起而挽救之。居士林、净业社等，各处建立。提倡因果轮回，与超出因果轮回之净土法门，必使因地而倒，仍复因地而起。金沙居士林，已经成立，当于居士之名实事业，一肩担荷。则世返唐虞，人希圣贤，当不久可亲见矣。所言居士之名者，居家修道之士也。实者即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修行世善，以立其基。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普愿自他，同了生死。能如是者，方可不负居士之名。事业者，即以身率物，宏扬佛

化，唯以自利利他，己立立人为志事。于虚名浮利，略不萦心。于伦理清规，决不违犯。俾凡见者闻者，悉生景仰之心。所谓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世出世间，无一事不以身为本者。本若不立，纵有作为，悉是场面上事。既非真修，必招外侮，反令邪见人据此以谤佛法。自他二利既失，生死大事何了。若是入林林友，各发金刚坚固之心，誓行自他兼利之事。尽伦学儒，尽性学佛。追踪过去先觉，不肯稍涉退屈。是名真佛弟子，是名真大丈夫。则居士之名实事业，可以光辉即世，垂裕后昆矣。（甲戌孟冬）

题吴江费陂龙灵岩藏经图偈

高高山顶上，建巍巍宝塔，塔中贮佛像，及与诸经卷。
佛经在塔中，常放大悲光，凡夫虽不见，亦冥受其益。
譬如阳春到，万卉咸发生，由此胜因缘，种成佛善根。
迨至机缘熟，精进修净行，复本有佛性，直成菩提道。
古人建此塔，深欲继佛志，塔久遂倾毁，佛经乃出现。
居士费陂龙，收得若干卷，装璜送灵岩，及与诸亲友。
爰绘灵山图，作后世纪念，缅惟佛慈悲，令诸含识见。
其事实难思，或闻不信受，始以风俗事，反显其胜利。
世有极毒蛇，及与极疯狗，或啮人衣服，其人即便死。
又有啮人影，或目视其人，其人亦即死，以毒业重故。
此众生恶业，势力尚如此，何况佛慈悲，逾天地父母。
一得蒙见闻，即获难思益，若深思此义，当痛哭不息。
普愿一切人，感佛大慈悲，当如救头燃，念佛求摄受。
凡见佛化事，及与诸众生，一一作佛想，不敢生轻忽。
以此胜功德，回向生西方，决可临终时，蒙佛亲接引。
以此荐父母，是名真实孝，以故梵网经，令孝顺父母。
尽法界圣凡，皆悉令成佛，庶可为尽伦，不愧为佛子。
费子欲荐亲，祈书所绘图，因推原其意，书此以勸勉。

（庚辰秋季）

普为施资流通历史感应统纪及展转传布 看读诸善信回向偈

三界一切法，唯是一心作。顺道则善吉，逆理则凶恶。
懿哉古大人，存心同天地。用己才智力，参赞其化育。
事事欲普利，天下及后世。博爱而济众，了无居德意。
功高名誉隆，德大吉庆莅。生备享五福，余庆覃后裔。
此风若兴行，世界自安治。人各怀礼让，咸思尽己谊。
哀哉诸小人，唯知有自己。存心与作事，绝不循天理。
陷人以自安，损人以自益。唯务得现利，不知折宿福。
及至结果时，苦报无穷极。徒为人所怜，罪业莫由息。
上启于唐虞，下迄于明代。善恶各事迹，诸史悉备载。
今世道陷溺，有识咸忧惧。吾友聂云台，设法为救济。
特请许止净，辑感应统纪。排印广流通，法戒冀自取。
幸得诸善士，出资逾万元。敬印二万部，用普结善缘。
所余之净资，另排报纸本。字小而价廉，慰青年学困。
报纸印四万，流布于遐迩。举凡见闻者，无不生欢喜。
两种出版后，止净重校阅。稍有所增修，比初逾亲切。
李耆卿居士，愿任剞劂资。写刻请高手，必期永传持。
余亦令重排，书报二种本。加以增修字，以期垂久远。
因果之理事，既以大明显。有心世道人，得有所舒展。
普愿见闻者，设法广流通。庶几息竞争，直臻于大同。
愿彼发起人，及与编辑者。助印诸善士，看读取法者。
现在及未来，一切诸善人。同消诸恶业，同长胜善根。
生则获五福，没则登九品。先亡生净土，后裔为世准。
风雨常顺适，物阜而民康。俾彼四夷人，咸来观国光。

（民国十九年庚午闰六月吉日）

敬为施资流通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及 展转传布看读诸善信回向偈

猗欤观世音，誓愿难思议。久成等正觉，复现菩萨身。
随类而逐形，寻声以救苦。可惜世间人，多多皆不知。
故特著此书，冀得广流布。幸蒙诸善信，任印已数万。
从此屡续知，屡续相任印。能至数十万，庶慰菩萨心。
又复遍翻刻，中外广传播。俾知观世音，实一切依怙。
譬如大火炬，普照于昏衢。亦如巨铁轮，普渡诸沉溺。
盲人之导师，病夫之医药。寇贼时城郭，饥馑时稻粮。
须知菩萨恩，逾天地覆载。纵尽劫宣扬，亦止示少分。
愿诸任印者，业障悉消除。福慧咸增长，诸凡皆如意。
生则获五福，没则登九品。过去诸祖宗，资之生净土。
现在各椿萱，咸皆获寿康。所有子与孙，悉能振家声。
年岁常丰登，盗贼悉革心。家家崇慈善，处处行仁义。
俾此浇薄俗，转作淳朴风。法界诸有情，同得圆种智。

（民国十五年丙寅春）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展转流通各佛经者 回向偈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一切助印者 展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普为施资流通及见闻受持展转传布
(学佛人可否吃肉的研究) 诸善信回向
偈

近世之杀劫	振古所未有
推究其根源	实由于馋口
特流布此书	欲藉以挽救
普愿见闻者	戒肉咸茹素
茹素甚卫生	且不伤物命
庶我仁慈心	上继乎往圣
杀业既不结	世道自太平
只此救物法	永利于群萌
回诸君功德	往生佛净土
见佛证无生	作六道特怙

苏州报国寺关房题壁偈

虚度七十，来日无几。如囚赴市，步步近死。
谢绝一切，专修净土。倘鉴愚诚，是真莲友。
(民廿四年)

礼念观音菩萨回向偈

稽首观世音，慈悲大导师。久证无上道，安住常寂光。
为怜众生苦，复现十界身。应何身得度，即为现何身。
近令生善道，远令证菩提。菩萨慈悲力，诸佛莫能说。
我弟子某某，从无始至今。由恶业力故，轮回六道中。
经历尘刹劫，莫由得出离。幸承宿善根，得闻菩萨名。
欲仗大悲力，现生生净土。长时称圣号，兼礼拜供养。
忏悔诸恶业，增长诸善根。唯愿垂慈悯，消我诸罪障。
放光照我身，舒手摩我头。甘露灌我顶，湔涤我心垢。
令我身与心，悉皆获清净。我愿尽此身，及未来际劫。
普与诸众生，说菩萨恩德。令彼咸归依，悉发菩提心。
愿垂慈悯故，证明而摄受。

题玉崧大师心迹颂

玉崧大师，乃光五十年前之同学。其性情质直而谦和，其修持切实而诚恪。不为住持，不收徒众，与光相埒。注重持律与念佛，故晚年多刻律宗之著作。盖欲坚其基址，冀来哲同生极乐。幸师已归安养，愧光犹在此世受惊噩。愿师祈佛垂接引，庶可同随如来学。

华严经感应颂

华严一经，诸经中王。末后归宗，导往西方。
无机不被，无法不摄。纵欲赞扬，穷劫莫竭。
若无宿根，名亦难闻。何况书写，受持精勤。
是经义理，不可思议。果报功德，亦复如是。
纸格印妥，回禄已临。越例夜送，人出店焚。
写毕装好，忽逢大劫。全家远逃，物悉被窃。
唯独此经，了无伤损。归来一见，不胜欣幸。
劫属共业，诚系别业。由诚感故，应亦特别。
经之大义，予序已明。今作此颂，用表诚灵。
愿见闻者，各事修持。以期寿尽，会预莲池。

印老法师为崧乔居士再撰写经灵感颂，回函并嘱须将经过数险得保无恙之事实，略释几句于颂后，俾阅者同生信心云云。按居士写经至付文新印肆所印，初印千页，某日下午七时印竣，肆例逾六时货不外运。此次忽破例送居士家，甫及门，则文新已被走电焚烧。殆别有驱使之者。否则何以外送，而有如是之巧耶。

甲戌三月十三黄昏时，居士公馆比邻失慎。仅隔一垣，势将殃及。居士写经，神不外驰，竟充耳无闻。迨家人惊促迁避，所写尚有两行未完。以自写经以来，每一纸从未中辍，不愿轻破此例，仍然安坐续写。及写毕，则火势已衰，竟庆无恙。又若隐有神护者。

丙子春写经圆满，付汤家巷积古斋衬裱，刚裱完送回，次日对门高万丰纸店即失火。既免殃及，又未点水溅污经页。有如兵戎交加，俗谓子弹中人，确有眼睛者。设非神灵呵护，奚能如是。

丁丑秋吴门失陷，骤遭大劫。居士全家远避，所有物件，被窃一空。唯经独存，毫无损坏。尚有宅将被毁之事实发现，得以幸免，亦赖是经。佛法不可思议，竟有如是之明征。世人仍多不信，反生毁谤，实是如来称为可怜愍者。故老人云，愿见闻者，各事修持，以期寿尽，同预莲池。实剖心沥血之恳切语，统祈世人共勉之。

戊寅秋日奉印老法师命德森代述

焦山吉堂上人往生颂

大哉净土门，为诸法归宿。普投一切机，无一不得入。
上则摄等觉，下不遗恶逆。万流咸赴海，由佛大愿力。
伟哉吉堂师，慧根自宿植。幼即竖标格，入法超尘俗。
从兹律教宗，三各得其旨。欲得现身了，遂专修净土。
特发三种心，冀登上品莲。寿甫五十四，净业已告圆。
预知往生时，命众念佛送。师犹朗念佛，忽尔入寂定。
徒辈欲传扬，祈余述大致。愿诸见闻者，各各悉注意。

赠佛光社诸善人颂

三皈五戒六斋日，此是初机入道门。
若愿花开亲见佛，专修净行种深根。

赠佛光社社友大会颂词

我佛拈花，迦叶微笑。道本在心，无他奥妙。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道心惟微，虽微实一。
人生有欲，欲生于境。前境若无，念亦不起。
众欲纷乘，道心乃蔽。蔽之谓迷，觉则不迷。
迷曰无明，无明曰痴。贪心瞋心，俱生于是。
因惑造业，是谓恶因。既种恶因，苦果随之。
佛悯众生，发无缘慈。说戒定慧，治贪瞋痴。
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慧为般若，照破无明。
如斩妖剑，如暗室灯。由苦出乐，由凡入圣。
莫不由此，同登大乘。惟依般若，乃波罗蜜。
心经金刚，皆明此义。心经深行，在观自在。
明心见性，五蕴何在。此乃理修，功在于解。
金刚一经，说空四相。真理既显，四相皆妄。
书写读诵，为人解说。经中赞叹，福德无量。
此何以故，自觉觉他。展转饶益，无有限量。
此乃事修，功在于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道同心同，是故无别。禹稷颜子，易地皆然。
道同心同，所以皆然。若无众生，佛法不立。

若不利人，何能自利。

颜子三月不违仁，禹稷本此救饥溺。

众生个个有佛性，十恶十念生净土。

大千世界同一心，是心成佛心作根。

无量光兮无量寿，灵山至今未散会。

宝山居士林开幕颂

如来大法，为诸法源。一尘不立，万德俱圆。
举凡世间，及出世间。因果事理，无不包含。
敦伦尽分，希圣希贤。必使心地，衾影无惭。
修戒定慧，断贪瞋痴。自利利他，同证菩提。
譬如筑室，先治地基。地基坚固，无往不宜。
是以学佛，先须敦伦。伦常无亏，方合道真。
末世众生，业障重深。唯仗自力，难免沉沦。
如来悲悯，开净土门。以真信愿，持佛洪名。
生以诚感，佛以悲应。感应道交，如相现镜。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果能如是，万修万去。
又须始终，尽敬竭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言教者讼，身教者从。相观而化，其益甚隆。
宝山创建，居士法林。特书大义，发起信心。
念佛一法，普摄诸法。空含万象，豁彻畅达。
愿见闻者，同皆兴起。庶几劫运，从兹消弭。
人心既转，天眷自临。时和年丰，永享太平。

王母程太夫人懿德颂

緬維王母，宿根甚深。幼嫻母訓，孝養雙親。
長歸王門，克諧以孝。相夫持家，恪盡婦道。
王公逝世，撫育兒曹。嚴慈并用，法異雙昭。
子既成立，命出求學。以身許國，期追先覺。
柏齡近年，深入佛法。勸母一心，修持淨業。
及至臨終，念佛而逝。未見瑞相，齡頗忧虑。
特加精進，觀佛及母。得見母面，與佛相似。
母子在生，相依為命。沒後勛子，復垂顧映。
懿哉王母，閨闈英賢。爰書大略，永用流傳。

先德比丘尼像赞

自入空门，唯佛是念。二六时中，不令间断。
念之既久，心与佛合。预知时至，届期坐脱。
欲利坤伦，特为颂赞。愿彼后代，永守懿范。

高鹤年居士像赞

人言居士性甚偏，我谓所偏即是圆。由偏故不理家计。由偏故深通教禅。由偏故云游全国诸名胜。由偏故遍参宗教诸高贤。由偏故专修净土特别法。由偏故普令同仁结净缘。由偏故不立嗣续，舍家为庵，安住贞节，俾全其天。今已将离此五浊恶世，直登西方极乐世界之九品宝莲。因王一亭老友所写之真，特表其偏之所以然。（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季春）

饬终津梁提要

临命终时，四大分张，众苦毕集。若非三昧久证，诚恐不易得力。况眷属不谙利害，往往以世情而破坏彼之正念。此饬终社之所由结集也。饬终云者，即助生之谓也。盖以行人当此时节，得人开导而辅助之。则欣厌心生，贪爱情息。耳闻佛名，心缘佛境。自可与佛感应道交，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譬如怯弱之人，欲登高山。前有牵者，后有推者，左右有扶掖将护者，自不至半途而废耳。即使平素不闻佛法之人，临终蒙善知识开导，令生信心。又为助念佛号。令彼随大众音声，或出声念，或心中默念。果能如法助念，无一切破坏正念等事，亦可往生。以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众生心力不可思议，故得此殊胜利益也。愿为人子孙与诸眷属及父母等，同知此义，同依此行，方可名为真慈孝亲爱也已。

灵岩山寺念诵仪规题辞

一切佛经，及阐扬佛法诸书，无不令人趋吉避凶，改过迁善。明三世之因果，识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极乐之莲邦。读者必须生感恩心，作难遭想。净手洁案，主敬存诚。如面佛天，如临师保。则无边利益，自可亲得。若肆无忌惮，任意褻渎，及固执管见，妄生毁谤，则罪过弥天，苦报无尽。奉劝世人，当远罪求益，离苦得乐也。

阿弥陀经白话解释题辞

阿弥陀经，乃一切圣凡同修之道，亦决于现生了脱之法。文虽显略，义极宏深。古德欲人皆修习，以故列为日课。每有普通善信，文理不深，纵看古德著述，依旧莫知其义。黄涵之居士欲一切人同沐佛恩，俱获实益，以白话体而为解释，俾稍识文字者，悉可了然。初次印千部，未久函索罄尽。乃作广布计，稍缩其式。同志任及二万，以期修持净业之初机学人，同得受持。所愿得是解者，恭敬修习，展转流通。普令同人皆得受持。以此功德，资益净业。则尽此报身，直登九品。见佛闻法，证无生忍。其为乐也，莫能喻也。

诸大乘经，皆以实相为体。所说谛理，了无轩轻。若论机宜，则于无轩轻中，大有轩轻。以一切诸经所说法门，皆须自力修习，以至断惑证真，方有了生死分。净土三经所说，则博地凡夫，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兼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虽具惑业，亦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此则一切诸经之所未有，乃如来普令一切若圣若凡，同于现生，得出六道轮回之大法门也。而阿弥陀经，文略义丰，普透群机。其为利益，穷劫难宣。以故自佛说此法门以来，往圣前贤，人人趣向。千经万论，处处指归。有缘遇者，祈勿错过，则幸甚。

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题辞

观世音菩萨，誓愿弘深，慈悲广大。随类现身，寻声救苦。世人凡遇疾病患难，若能以改过迁善恭敬至诚之心，常念菩萨名号。莫不随彼诚之大小，而垂加被。小之则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大之则业消智朗，障尽福崇。以迄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也。可惜世多不知，故特遍阅藏典，及诸载籍。撰为颂文，详加注释。俾举世咸知菩萨实为痼疾之医药，凶岁之稻粮，险道之导师，迷津之宝筏。伏愿见闻此书者，同皆各随己力，展转劝导，印施流通。俾一切同伦，悉沐慈恩，共沾法化。庶可慰菩萨度生之悲心，满当人感圣之素志也已。

佛法广大如法界，究竟若虚空。语其浅近，凡夫皆可与知与能。语其深远，圣人有所不知不能。世间聪明人若有涵养阅历，便可入道。否则必以小慧自负，遂致妄以己见，毁谤佛法。以故世智辩聪，佛列于八难之中。其所警诫者，深且切矣。其病由于以凡夫知见，测度佛菩萨之境界。使知佛菩萨之境界，决非凡夫所能测度。则可废然止矣。勿道佛菩萨境界，非彼所能测度。即彼从生至死，起心动念之主人翁，彼又何尝稍能知见。若能亲知亲见自己之主人翁，便可渐知佛菩萨之境界矣。彼小慧自负者，譬如盲人不见天日，遂谓为无。群盲听之，赞为识见高超，的确无谬。而不知其为自误误人之邪说。岂不大可哀哉。是故古今凡出格大通家，莫不以佛法为淑世善民，穷理尽性之本。其建大功，立大业，发挥圣贤不传之妙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以聪明自负者，何足知此。病夫知医，浪子怜客，不禁感慨悲歌，陈此忠告。倘能嘉纳，则幸甚幸甚。

一切佛经，及阐扬佛法诸书，悉皆令人敦伦尽分，改过迁善。明三世之因果，识本具之佛性。出生死之苦海，生极乐之净邦。故当格外恭敬，不可褻渎。此书具明观音往劫本迹，此方感应。卷一半卷，

多属经文。卷四一卷，完全是经。余虽出自群籍，既明观音拔苦与乐之事，即与经同。以恩从圣施，故言由圣尊也。读者必须生感恩心，作难遭想。净手洁案，主敬存诚。如面佛天，如临师保。则无边利益，自可亲得。倘肆无忌惮，任意褻渎，及固执管见，妄生毁谤。则罪过弥天，苦报无尽矣。譬如盲人触宝山，反更受其损伤。可不哀哉。

敬告向未研究佛学诸君看读方法

此书颂文三卷，分两大段。从卷一第一页起，至第二十五页六行止，皆颂经中菩萨往劫本迹之事。此下皆颂此方菩萨随机应感之事。若向未研究佛学诸君，看时宜先从卷一第二十五页第七行看。及至三卷看完，再看卷四经证。经证看完，再从卷一第一页看。庶无或难领会，不欲卒读之想。决定踊跃欢喜，大生感激之心。凡前人所幸免者，己亦欲免。凡前人所幸得者，己亦欲得。舍凡夫之执心，顺菩萨之宏愿。自悯悯他，自伤伤他。从兹常念菩萨圣号，亦复普劝一切同人。当必消除无始恶业，增长最胜善根。近得诸缘顺适，无往不吉之因。远获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果矣。

敬告阅者务须至诚恭敬自得实益

世出世法，以诚为本。诚则能感圣应。不诚则无感，圣无有应。譬如月丽中天，影现万川。水若昏浊鼓荡，月影便难显现。由水所致，非月之咎。故曰，欲得佛法实益，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即消一分罪业，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即消十分罪业，增十分福慧。若无恭敬，则但结远缘，难得实益。倘更褻渎，则获罪无量矣。又卷三第十六七八三页，牖慧之颂与注，内多有禅机。此等语句，唯实有所悟者，方知意旨。不可以文义卜度推求。纵令智同生知，亦是愈推愈远。禅家语句，悉皆如是。倘能主敬存诚，执持菩萨圣号。一

一旦业消智朗，则所有禅机语句，一一了然。如开门见山，拨云见月矣。

安士全书题辞

读书须知

此书凡孔孟薪传，佛祖道脉，格致诚正，了生脱死，与凡日用云为，居心动念，一一发明，堪为规范。诚可谓借世间之因果，示作圣之玄猷。实如来随机利生之妙道，众生离苦得乐之真诠。读者当与佛经一律看。宜存敬畏，切勿褻渎。则福无不臻，灾无不消矣。敬呈读法十条，祈鉴愚诚。

（一） 将开卷诵读时，应先发恭敬心。如见大宾，如对先哲。庶在在悟入作者之深心处。

（二） 将开卷诵读时，当先发至诚心，出恳切言。赞叹周公安士以救世宏心，成救世杰作。并欣己之有缘得读。

（三） 将开卷诵读时，先洗手漱口，就净室洁案，而后展诵。

（四） 将开卷诵读时，当先正襟端坐片时，忏悔一切嫉妒轻慢骄狂等恶念恶语恶行。

（五） 诵读时，于一字一句悟入处，当起大欢喜。并随时记录其心得，勿任忘失。

（六） 诵读时，当广思其义。始以书摄心。继以心转业。终以进而不已之心，广行劝导。转五浊恶世界，而为极乐世界。

（七） 心起妄念时，则恭敬安置，而暂止读。

(八) 读后欢喜依法奉行，当常起羡慕周公宏法之心，悉力仿效之。

(九) 全书读毕，当广思随现在社会趋向，以宏摄化，而善为流布之。

(十) 全书读毕，得可以迎机宣说之处，广为不识字人，方便宣说，作大饶益。

题后

此书措词阐意，精详曲尽。其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穷理尽性，经世出世，悉皆有大裨益。允为挽回世道人心之第一奇书。读者务必恭敬虔洁，息心体究。则无边利益，自可亲得。若或褻渎，获罪不浅。如不欲看，祈转施人，慎勿置之高阁。又祈种种设法展转流传。俾现在未来，一切同胞，共出迷途，咸登觉岸云耳。

学佛人可否吃肉的研究题辞

震大法雷 演大法义 破执救劫 利益无既

印光法师嘉言录题辞一

因果报应者，儒释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家庭教育者，匹夫匹妇敦本尽分，培植贤才之天职也。信愿念佛者，具缚凡夫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之妙法也。此书文虽拙朴，义甚切要。似特为修净土者说，实寓提倡因果报应，家庭教育之道。祈得是书者，常与父母兄弟妻子乡党亲戚朋友，讲说而开导之。俾彼诸人同皆敦伦尽分，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必至生入圣贤之域，没归极乐之邦，何幸如之。愿读诵者恭敬信受，勿致褻渎。展转流通，毋或弃置。将见贤才蔚起，劫运顿消，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矣。此不慧所馨香祷祝者。

印光法师嘉言录题辞二

净土法门，谛理甚深，唯佛与佛，乃能究尽。由其大小不二，权实一如，以故上自等觉菩萨，下至逆恶凡夫，皆须修持，皆得成办也。末世众生，善根浅薄，匪仗佛力，将何所恃。倘能仰信佛言，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加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敦伦尽分，闲邪存诚。果能如是，万无有一不往生者。净土经论，文义显明。净土修持，随机自立。既无幽深莫测之闷，亦无艰难困苦之烦。且又不费钱财气力，不碍职业营生。若能随分随力，常时忆念，则神凝意净，业消智朗，自然身心安乐，诸缘顺适。其为乐也，何能名焉。愿见闻者悉皆修持。各怀自利利他之心，共发己立立人之愿。恭敬受持，随缘倡导。展转流通，令遍国界。俾一切同伦，同沐佛恩，同生净土，实为大幸。

感应篇直讲题辞

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脱众生之大权也。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皆因果之说也。至于佛法，则更为彰著。前究过去，后明未来。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了此，则善恶报应，不爽毫厘。吉凶祸福，皆由感召。人虽至愚，决不至幸灾乐祸，避吉趋凶。惜无殷鉴，每致所作反乎所求。此忧世君子，汲汲然流通感应篇直讲为急务也。

阴鹭文图证题辞

世乱已极，人咸望治。不得致治之道，徒望究有何益。是宜提倡家庭教育，及因果报应也。家庭教育，须从儿女幼时起。俾彼详知慈孝友恭，和顺仁忠，为父子兄弟夫妇主仆之天职。从兹各各恪尽己分，以期无忝所生，而为贤善。又为宣说因果报应，庶有法制心，不至越理犯分。则自私自利之恶念自消，为人为物之善心自生。如是则相争相戕之事灭，而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矣。以故与诸同志流通此书。冀诸阅者受持依行，展转传布，则幸甚。

江慎修先生放生杀生现报录莲池大师戒 杀放生文合编题辞

黄山谷云，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原同一种性，只是别形
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需。莫教阎老断，自揣应何如。愿云禅师
偈云，千百年来碗里羹，怨深如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
门夜半声。慈受禅师云，饮食于人日月长，精粗随分塞饥仓。下喉三
寸成何物，不用将心细较量。世间养人之物，不胜其多，如法烹调，
味都甘美。何得为我口腹，杀彼生命，致令生生世世，互相杀戮，了
无已时。可不哀哉。故流布此书，冀挽杀劫。愿见闻者，咸皆信受。
幸甚。

寿康宝鉴题辞一

人未有不愿自己及与子孙悉皆长寿安乐者。若于色欲不知戒慎，则适得其反，诚可痛伤。故孔子曰，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孟子曰，养心者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由是言之，人之死生存亡，系于色欲之能寡与否，居其多半。不慧绝无救世之力，愿存寿世之心，爰增辑刊布此书。以期自爱而并爱其子若孙者，得是编而详阅之。则利害之关，明若观火。内而戒勸子孙，外而戒勸同伦。又祈展转流通，俾遍寰宇。庶一切同人，咸获寿康。是所馨香而祷祝者。

寿康宝鉴题辞二

人从色欲而生，故其习偏浓。一不戒慎，多致由色欲而死。古圣王以爱民之故，即夫妇房事，不惜令道人以木铎巡于道路，冀免误送性命之虞。其慈爱为何如也。及至后世，不但国家政令不复提及，即父母与儿女亦不提及，以致大多数少年，误送性命，可哀孰甚。不慧阅世数旬，见闻颇多，不禁悲伤。因募印此书，冀诸同伦，咸获寿康。所愿得此书者，各各详阅，展转流通。勿令徒费心思钱财，而毫无实益，则幸甚幸甚。

罗两峰居士正信录题辞

堪叹世间人，多以己为智。自己真面目，尚不知名字。
何况过现未，前生后生事。儒教古圣人，注重在经世。
此种深道理，略示其大致。儒者不深究，遂谓无此义。
佛既广发挥，如长夜灯炬。凡有宿根人，悉皆同归趣。
致彼理学家，欲阻其进辔。特极力辟驳，以期咸关闭。
不知大根人，决不受彼制。堪嗟庸碌者，便隳其正志。
从兹破因果，及轮回理事。谓人一死后，永灭无神智。
由是作恶者，大得其覆庇。以致至今日，乱极无法治。
幸有大心人，种种诸行诣。罗君为录辑，以贡现末世。
故特为排印，以期广流布。愿诸见闻者，知儒释正意。
展转为流通，使遍现末世。庶几儒道明，佛道亦无替。
人民得安乐，守道而居易。生为圣贤徒，没登极乐地。
转此浇薄俗，同敦仁恕谊。如此区区心，智者谅不弃。

阳复斋诗偈续集题辞

易园居士十余年来，专修净业，为一乡之善导。凡遇境逢缘，随机酬答，每为诗歌，颇能豁人心目，感发信心。去年曾为料理排印。今又有续集一本，又欲付排。寄光令阅，不禁欢喜感叹之至。惜光之精神目力不给，不能代为校对，不无遗憾。爰作俚语，以示我心。

易园之诗直是话，妇孺闻之咸惊讶。
佛意祖意悉融摄，最要尤在生净界。
易园之诗直是画，心境性地彰纤芥。
度厄普令五蕴空，归命愿王劝礼拜。
易园之诗直是卦，祸福吉凶呈法戒。
又令圆超祸福关，净念相继求西迈。
若人常读易园诗，身口意直无瑕疵。
现生优入圣贤域，临终定赴七宝池。
我本寻常粥饭僧，除却念佛百不能。
普愿法界诸贤哲，咸与海会结良朋。

甘肃定西县郭公子固暨德配冯孺人事略 题辞

为人子者，当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道劝亲。令亲于此生中，即得高预莲池海会，亲炙弥陀世尊。使与弥陀世尊，同其寿量光明。其为孝也，方为真孝。至于传布亲之行实，虽为孝行之一，曷若自行化他，普令见闻同修净业，同生净土，同证无生，以至同成觉道之为愈乎。然郭公夫妇竭力养葬，虽为世俗之孝，似亦大不易也。今为藉转人心，特书二十八字如左。

一乡之懿范，两间之完人。普令见闻者，咸济乎真淳。郭公夫妇，懿德堪钦。

尘空法师创办莲社纪念题词

老实念佛。

尘空法师由苏至黔，创办莲社纪念，以勸莲宗同志数语。

悲世众生，根钝业重，唯念佛定可克期生死。当观如囚赴市，步步近死。凡我念佛同志，必须念念屏息诸缘。决要真信切愿，当修念佛正行。以信愿为先导，念佛为正行。信愿行三，乃念佛法门宗要。以四字洪名不离念，念佛声不断，佛心自然相契，三昧自成矣。（元月廿二日）

莫王智睿女居士哀挽录题辞

智睿居士能一见文钞，即生信心，持斋念佛。为期未久，即能预知时至，念佛而逝。可谓女中丈夫，不愧智睿之名。愿世之须眉丈夫，闺阁淑媛，无让彼独得解脱也。则幸甚。（民十八己巳二月十七日）

题高杭生居士所藏无量寿佛扇面

外息诸缘 内心无喘 心如墙壁 可以入道

念佛随笔

法华经藏，深固幽远，无人能到。吾人有志趣入，且请志诚恳切，专持阿弥陀佛圣号。若能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自可潜通佛智，暗合道妙。现生即可顿出五浊，高登九品，以至证无生忍，成菩提道。此语虽极平常，实为诸佛秘要。若是通家视之，必定为之一笑（此文灵岩寺留有真迹，但无题目，此题由涛僭题。慧容识）。

净土法门说要

（王求是，龚云伯记）

原夫众生与佛，本性原无二无别。只以众生不守自性，为尘劳所污，习染所蔽，致迷悟攸殊，生佛迥别。惟众生迷有浅深，根有大小。如来乃随机设教，对病发药。为实施权，开权显实。于一乘法，作种种说。善根成熟者，令其直登觉岸。恶业深厚者，令其渐出尘劳。是以四十九年中，大小渐顿半满之教，随其种性，施以教化。

宗教法门，多仗自力。纵令宿根深厚，彻悟自心。倘见思二惑稍有未尽，则生死轮回依然莫出。况既受胎阴，触境生迷。由觉至觉者少，从迷入迷者多。上根犹然如是，中下又何待言。生死了脱，是诚不易。惟念佛求生净土法门，专仗弥陀愿力。无论善根之熟否，恶业之轻重，乃至五逆十恶，但得生信发愿，持佛名号，临命终时，定蒙弥陀接引，往生净土。善根成熟者，固顿圆佛果，即恶业深重者，亦得幸预圣流。较之仗自力者，其中难易得失，不待烦言而解。故此净土法门，乃三世诸佛度生之要道，上圣下凡共修之妙法。诸大乘经，咸启斯要。历代祖师，莫不遵行。

顾或以净土法门至简至易，虽愚夫愚妇亦能为之，遂藐视净土。不知净土一门，三根普被，十界齐收。华严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于证齐诸佛之后，普贤菩萨乃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及与华藏海众，令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夫善财位登等觉，华藏海众无一凡夫二乘，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破无明证三德之人，尚尔回心念佛，愿生西方。又华藏海中，净土无量，而必回向西方，可知往生极乐，乃出苦之妙门，成佛之捷径也。

又永明禅师，为修行人确示要道，开出四料简。（一）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二）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三）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四）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此永明四料简，乃大藏之纲宗，修持之龟鉴。先须认准如何是禅，如何是净，如何是有，如何是无，然后逐文分割，则知字字的当，无一字能移易。禅者，即吾人本具之真如佛性，即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即无能无所即寂即照之离念灵知，所谓纯真心体也。净土者，即信愿持名，求生西方（非偏指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有禅者，即参究力极，念寂情亡，彻见本来面目，明心见性。有净土者，即真实发心，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禅与净土，是约教约理。有禅有净土，是约机约修。一理一事。理虽如是，须如理起行，行极证理。务使实有诸己也。倘参禅未悟，或悟而未彻，皆不得名为有禅。倘念佛而无信愿，或有信愿而不真切，悠悠忽忽，敷衍故事，或行虽精进，而因地不真，心恋尘境，乃至求来生富贵，生天求乐，皆不得名为有净土。

（一）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者。其人彻悟禅宗，明心见性，又复深入经藏，备知如来权实法门。而于诸法之中，惟以信愿念佛一法，自利利他。其人大智慧，有大辩才，邪魔外道，闻而丧胆，如虎之戴角。有来学者，随机说法。应以禅净双修接者，即以禅净双修接之。应以专修净土接者，即以专修净土接之。无论上中下根，无一不被其泽。岂非人天导师欤。至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上品。一弹指顷，华开见佛，证无生忍。即最下证圆初住，能现身百界作佛，故曰，来生作佛祖。

（二）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者。其人虽未明心见性，却是决志净土，求生西方，志诚念佛，感应道交，定蒙摄受。力修者，固得往生。即五逆十恶，临终十念，亦皆蒙

佛化身前来接引。非万修万人去乎。既生西方，见佛闻法，虽有迟速，然已高预圣流，竟不退转，渐证圣果。则其开悟，可不待言。故谓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

（三）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者。其人虽略识心性，而见思未尽。直须磨厉净尽，至于无余，则生死方可出离。若一毫未断，六道轮回，依然难逃。生死海深，菩提路远，即便命终，归途莫测。十人之中，九人如是。故曰，十人九蹉路。蹉者，蹉跎，即俗所谓耽搁也。阴境者，中阴身境，即临命终时，现生及历劫善恶业力所现之境。眨眼之间，随其业力，便尔受生，一毫不能自作主宰。如人负债，强者先牵，心绪多端，重处偏坠。故曰，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

（四）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者。其人既未彻悟，又不求生净土，悠悠泛泛，修诸法门（非指埋头造恶不修行者）。既不能定慧均等，断惑证真。又不能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以毕生修持功德，感来生人天福报。现生既无正智，来生即随福转。享福愈大，恶业愈多。既造恶业，难逃果报。一息不来，即堕地狱，偿其夙债。所谓铁床并铜柱是也。如是造业之人，譬如慧日，盲者不见。虽有诸佛菩萨垂以慈悲，以彼恶业障故，不能获益，永劫受苦。故曰，没个人依怙。

夫一切法门，专仗自力。净土法门，专仗佛力。一切法门，惑业净尽，方可了生死。净土法门，带业往生，即预圣流。又佛在世时，众生色心业胜，依仗自力，或可证道。今当末世，根劣障重，知识稀少，若舍净土，无由解脱。永明禅师恐世不知，故特举料简以示来兹。诚迷津之宝筏，昏衢之明灯也。

修持净土念佛法门，当以信愿行为宗。信者，当笃信佛力。弥陀如来在因地中，发四十八愿，愿愿度生，中有念我名号，不生我国，

誓不成佛。今者因圆果满，故我今念佛，必得往生。次信佛力慈悲，摄受众生，如母忆子。子若忆母，如母忆时，定蒙接引。次信净土法门，如永明禅师四料简所言。较诸余法，其间大小难易得失，迥然不同。虽有余师称赞余法，不为所动。乃至诸佛现前劝慰，令修余法，亦不退转，此乃真所谓信也。愿者，愿以此生誓往西方。不取多生修习，于秽土中头出头没，从迷入迷。复愿既生西方，回至娑婆，度脱一切众生。行者，真实依教起行。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则知念佛之法，当都摄六根。都摄六根之前，尤当先摄二三根。二三根者，何也？即耳口心是也。将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一句一句，一字一字，口中念得明明白白，心中念得明明白白，耳里听得明明白白。稍有不分明处，即是不真切而有妄想（只念不听，易生妄想）。念佛固要字句分明，不假思索。其他看经亦然。切莫一路看一边分别，则获益少而情想多。昔有写经者至诚写经，专心一意，只管写经，别无情见，迨天已黑，仍抄写不辍。忽有人告以天黑，何能写经。尔时写经之人，情念一动，遂不能写。夫明暗之分，众生之妄见也，众生之凡情也。故当专心一意，妄尽情空之际，只知写经，不知天之既黑，亦不知天黑则无光，而不能写经。迨至为人提破，无明动而情想分。妄念一动，光明黑暗，顿时判别，遂致不能写经。故知用功之道，端在专摄，不事情想。若无思想，那有邪见。邪见既无，即是正智。

又修净土者，当提倡因果。在上智之人，固本乎伦常，了知其所当为，与其所不当为者。对中下之人，若不将因果之说，详细剖明，报应事迹，昭然揭示，何以警其操行，而束其身心。故因果为入道之初门。且笃信因果，亦自不易。小乘初果，大乘初地，乃真能笃信因果者。初地以降，初果以还，一遇违缘，杀盗淫妄，且不可保，起惑造业随之。而聪明之士，犹或小视因果，以为此不过为中下人告。不知粗知其意，不足称为信也。知而不能躬行实践，亦不足称为信也。惟初果初地预流圣人，乃能不受后有。不受后有，不入色声香味触法

之人，乃能称为笃信。故梦东云，善谈心性者，必不弃离于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终必大明乎心性。顾何以世间念佛人多，真能了生死者少。只以念佛之人，无深信切愿，但求福报，希图来世富贵。不知希图来世富贵，譬如仰天射箭，力尽则还，非但无益，且有损也。即如今世念佛，感人天福报，有福报而无正智。以有福报故，则有势位富贵。以无正智故，则愚痴而不信因果。夫以不信因果之人，处势位富贵之地，如虎附翼，益增其恶。故福报愈大，造孽愈多。既造恶业，应受恶报。此所谓三世怨也。故念佛者，断不可存福报之心，当以猛利直前，往生西方，为了脱生死之妙法。故彻悟禅师云，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十六字，为念佛法门一大纲宗。又云，一句弥陀，我佛心要，竖彻五时，横赅八教。甚哉，一句弥陀，微妙难思，惟佛与佛，知其究竟。等觉以还，尚有未尽，所谓菩萨少分知。若我辈凡夫，尤当信而行之。

江浙战后开示法语

现今江浙战事已息，而人民一时难以复原。伤哉，人民罹此鞠凶，总因宿世恶业，感此极苦恶报。固当以三世因果与一切有缘者说，勿令再造此种业报之因，则将来自可不受此种恶报之果矣。此种恶因，多半因杀生食肉而起。凡一切人皆当令其戒杀护生，吃素念佛。则为从根本上解决之无上妙法也。惜乎，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尚论推及一切物类乎。及至恶报临头，则人之受刑杀，比畜之受刑杀，又何各别乎哉。经云，菩萨畏因，众生畏果。畏因则可不受果，畏果则毫无所益。倘移畏果之心以畏因，则世界自可清宁矣。

开示五则

（陈景藩笔记）

示修行方法（一） 凡修持宜专不宜杂。念佛一法，超过一切。或荐亡，或祈亲寿，并一切所求，皆可如愿。但以求生西方为主。万不可求来生福报。若求来生，便无往生之利益矣。宜熟阅文钞，其所以然之事理自知。至于今人之病，及对症之药，文钞中亦俱说之。总以提倡因果报应，为挽回世道人心之据。

示修行方法（二） 修行用功，固宜专精。然凡夫妄想纷飞，若不加经咒之助，或致悠忽懈怠。倘能如丧考妣，如救头然之痛切。则于一行三昧，实为最善。若以悠忽当之，久或懈惰放废，固不如兼持经咒为有把握。汝祈我决，我与汝说其所以，汝可自决。总之生死心切，诚敬肫挚，则专兼均可。否则专落悠忽，兼落纷繁。良以根本不真切，故致一切皆难得利益矣。

示法海梯航不契机 著书立言，大非细事。祈且一心念佛。待其业消智朗后，欲使初机得益，再为属笔，庶少机教不合之弊。汝之此书，究于现在人之病根，及其治法，未曾指明。虽泛示佛理，亦能令人生信。而初机之人，于此各别名词，多不明了。必致互相征诘，无事生事。而于念佛一事，反为不关紧要。此光之不赞成汝书之本意也。既不赞成，又何得略改而略批。以期汝知其所以，不致犹梦梦不已也。

示不必注意诗文 汝法海梯航不次第，诗文亦不真次第，但审慎读有益身心之书，及认真念佛，不必注意于诗文。若于书得其所

以，于念佛得其利益。自然诗文超格。否则亦只强配硬排，究于心法，有何关涉。

示办同善会 凡作公益事，不得沾染分毫。否则不但欺人，且成欺心欺佛。改恶迁善，须从起心动念处论。何况公然实行其欺人之事乎。今之瞎捣乱者，皆不知因果，不知罪福报应之极愚痴人也。使彼有真心智慧，即以杀身之威胁之，令其如此而行，亦必不为也。望注意是幸。

净业社开示法语

（寄尘记）

今天，是念佛七的第一日。我把佛七的来历，说与诸位听。现在打念佛七的地方很多，其所修方法及开示的言辞，大致亦复相同。我今先将此次念佛七的因缘说说。再将念佛的大纲说说。如此可以明白念佛宗旨之所在。否则根本未知，立不定脚跟。或随经教知识语言所转，以致舍此而修余法门也。念佛一法，如阿伽陀药。梵语阿伽陀，华言普生，亦云总治。以普生总治一切病故。念佛一法，能除八万四千烦恼，亦复如是。所以念佛法门，包罗万象。一切诸法，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诸法，无不还归此法界。以其为诸法总持，故得无法不备，无机不收也。佛唯欲众生超凡入圣，了生脱死。然众生根机不一，心愿各别。或有众生求福求寿求财求子等，只要心诚求之，有求必应。此虽是世间法，然接引下根，渐种善根，故亦满愿。若论佛之本意，唯欲众生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仗佛慈力，临终接引往生西方。一得往生，便出三界轮回之苦。从兹渐进，以致成佛。方为念佛究竟实义。

第一因缘 若论来因，此话很长。曾记民国十一年，光至申，住太平寺。江易园居士因大陆轮船失火，欲作佛事。光劝他念佛七日。又令彼公司主事者，陪念到底。以念佛利益，比他种佛事功德殊胜。欲令烧死溺死之人，得真实利益，故令专一念佛也。前年江君夫人死，欲作佛事，寄洋一百元，祈光为作佛事。于是在普陀法雨寺打一佛七。圆满之夜，颇有灵感。然江君本来对于念佛心甚切，其全家被他感化，念佛亦甚切实，因于丧事中全家念佛。不特此也，江君于家乡颇著名望，其对乡人也平时皆劝其念佛。一方之人，皆受其感化。凡乡间送奠仪者，悉皆却之。告人言，凡来吊丧者，念佛一枝香，胜

于送奠仪多多矣。自是乡人分作数班，一日来一班念佛。念至数日方了。由有此种原因，江君的儿子，名叫有朋，于法雨佛七圆满之夕，梦见来许多信。就中取一封上楼上佛堂看之。佛堂之灯，明逾电光。打开信封，系一图画，即极乐世界之境象也。法雨打佛七，共有十六僧人。于先一日，光对众僧说，你们念佛，要老实恳切，自他俱得其益。因此僧人各各认真。此亦灵感之一因也。此事略状，已登居士林林刊。欲知其要，可检阅之。去年江易园居士父亲死，彼亦寄洋，祈光为打佛七。今年其友吴长荣之母死，亦寄洋祈打佛七。彼信寄普陀，光于本月初三来沪，初四到南京，初七回沪，始知其事。商之太平寺真达和尚，但太平寺已应赵竹君家佛七，不能并行。复转商于关别樵居士，就佛教净业社为道场。关居士面允，所以今日就此处为佛七道场。江易园居士平生最欢喜念佛，对于念佛法门，提倡不遗余力，颇著灵感。去年婺源地方亢旱，易园劝大家一心念佛，不几日即下大雨。因此立一佛光莲社。入社念佛者甚多。亦拉光为名誉会长。其念佛灵感，种种不一。如祷雨祈晴及愈病等事，皆颇彰著。可知念佛利益最大。此为第一种因缘。又去年李云书居士，因其弟妇病重，来太平寺欲作佛事。我劝他打念佛七。其弟妇之病，经许多医生医不好，末后一医生悯其受苦难堪，令吃快活药以速死。云书因为设法求佛加被，故此来与光商。光令打念佛七。不久光回山，亦不知得何利益。至今年四月初七，光往居士林看谛闲法师。李云书亦来，言去年当打佛七第一天，他的弟妇得了一梦。梦见在三圣堂同僧众在一处念佛，工夫甚久，且甚清爽，病遂渐轻。云书对彼说，我在太平寺为你念佛，不是三圣堂。彼弟妇言，不是太平寺，是三圣堂。后来打听方知太平寺是普陀三圣堂下院。可见有病之人，若能念佛，必蒙佛力加被，令病痊愈。此其明证者一也。今年七月间，李云书自己有病，当病重时，请数居士念佛，后以昏迷不懂人事乃止。继思去年弟妇打佛七事，著人至太平寺访我，及真达和尚。因我二人同在普陀，遂寄信祈来沪打佛七。以七月间普陀香市已过，时正清闲，遂在普陀三圣堂

打佛七，择于七月十四日开坛，二十日圆满。光十三日即与云书信，十七日彼回信，云已好了八九了。现在李云书病体全好，只是体气尚未复原。李云书如此重病，藉佛七加被，得以痊愈。灵验如此，此其明证者二也。

第二纲领 现在的人，多多好奇，好铺排张罗。如护国仁王法会、金光明法会、持楞严咒法会、大云轮法会等。此种法会，功德利益，不可思议。但以今人财力单薄色力单薄，虽云举行，难获胜益，以非人人能行之事故也。若念佛念观世音菩萨，则无有一人不能行者。故其利益，非一切法会所能比也。以念佛法门，三根普被，最为逗机。虽孩提之童，亦能为之。若念经只可少数人，不能人人皆念。四五年前，四川一通告寄来，言川中战事不息，欲祈消灭，令一切人念楞严咒。要知楞严咒能讽诵者，千人之中，难得其一。且刊印许多令人佩带，及贴于门首等。事颇烦琐，所费又多。何如念佛，或念大悲咒，或念观世音菩萨，较为直捷了当。故我见彼诵楞严咒的倡议，甚为好笑。以其徒事铺张，无补实事故也。既然如此，则远不及念佛利益。以一句阿弥陀佛，即佛所证之无上菩提觉道。吾人若能以此名号自熏。久而久之，即能与佛气分相同。况此一句，无一人不能念。即或懒惰懈怠不肯念，闻大家念佛音声，亦有利益。两两比较，故胜于念经多多矣。以念佛最极简便。即不念佛者，闻佛音声，一历耳根，即种善根。由此一句佛号，灌入八识田中，将来遇缘即发。设使怨鬼恶病逼迫，念佛便能却之。所以凡具信心念佛的人，应当以此普劝修持。不独家人父子，应当劝导，即一切有缘之人，亦当如是劝导也。问，念佛一法，何以见得三根普被。答，五逆十恶极重罪人，临命终时，地狱相现，闻善知识教以念佛，或念十声，或念数声，即可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以其苦逼，发恳切心，故得成办。不得以泛泛悠悠念者为比而生疑也。此为下根。若论上根，以初发心住，乃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皆须念佛回向往生，以圆满佛果。由此言之，一切法门，皆以念佛为其归宿。若唯务高深，谈

玄说妙，则如数他人宝，自无半钱分，毕竟自己受用不著。以业尽情空，方了生死。但能谈说，有何利益。须知见思二惑，即是生死根本。不到业尽情空地位，何由得了生死。念佛则仗佛慈力，利益宏深。故清凉国师说，愚夫愚妇，颛蒙念佛，即能潜通佛智，暗合道妙。念佛法门，最合末法时机。善导和尚说，若论学解，一切法门，都应当学。若论修持，须择契理契机者，方有实益。念佛一法，因该果海，果彻因源。最为契理契机。今人俱宜修持。然念佛法门，亦有多途。求其妥当，惟有持名。即如观像观想，亦有流弊。以心地不明，观法不知，或起魔事。若观实相，则谁能彻契。是故念佛之人，不可务为高远，当事实行也。缅甸一后生，念佛甚切，颇现净妙境界，自以为得。光令但期一心，勿希境界。否则难免著魔。今年四月间来信，所有境界，极其险恶。光与彼书，当摄心静念。所有境界，皆作幻化。好勿欢喜，恶勿怖畏，自可消灭。须知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若到心佛相应之时，有境界无境界皆可。未到心佛相应之时，妄欲即见胜妙境界，即是招魔之根。古人云，余门学道，如蚁子上于高山。念佛往生，似风帆扬于顺水。华严一经，圆该诸法。究其归宿，乃在回向往生西方。诸大乘经，无不赞扬净土。四经专明其致。西天，则文殊、普贤、马鸣、龙树等菩萨，自行化他，悉皆指归净土。东土，自远公庐山结社以来，昙鸾、道绰、天台、善导等，代有闻人。良以佛悬知后世众生，根器薄弱，特开念佛法门。故诸菩萨祖师极力提倡，以期一切众生，同于现生了脱生死。语云，少实胜多虚，大巧不如拙。念佛法门，须以实行做去。故莲池大师临终嘱大众曰，愿大家老实念佛。诸位果能老实念佛，则不负如来说此特别法门之大慈悲心矣。

南京素食同缘社开示法语

（黄忏华，龚慧云谨记）

印光无知无识，少参少学。今承诸大居士之招，实深惭愧。窃维佛法有五乘。（一）人天乘。人乘持五戒，得生人道。天乘行十善，得生欲界天。加四禅四定，则生色无色界天。（二）声闻乘。修四谛，得四沙门果。（三）缘觉乘。观十二因缘，得辟支佛果。（四）菩萨乘。修六度万行，证菩萨果。（五）佛乘。行大慈大悲，成正等觉。人天乘，而兼菩萨乘佛乘者，其唯净土法门乎。盖人天乘，只修五戒十善，俱是有漏功德。惟此净土法门，乃能出三界，了生死。修净土者，必须敦笃伦常，恪尽己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加以四弘誓愿，广大其心，自行化他。普令内而父母妻子，外而邻里乡党，皆修五戒十善，并修净土法门。以深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是人虽系凡夫，实即菩萨。何以故？以心广大故。昔有一沙弥随一尊者行路，沙弥忽发自利利他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之愿，尊者即令其前行。沙弥后忽转念众生若是之多，如何度脱得尽，不如自利为得，时尊者即令其随后。沙弥忽又转念，仍当度脱众生，尊者复令其前行。沙弥异而问之。尊者曰，尔初发大菩提心，即是菩萨，我虽罗汉，乃系小乘，故请尔前行。继而退菩提心，则我乃圣人，尔乃凡夫，理应在后。后尔又发菩提心，故仍请尔前行。由此观之，发菩提心，功德无量无边。我等欲增长善根，非发菩提心不可。现当末劫，礼教云亡，欲挽回世道人心，必先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世间圣人所说因果，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作善降之百祥等语，辞简义赅，后人每习焉不察。出世间圣人所说因果，至为详尽。上智得以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中下之资，鉴于行恶而得恶果，行善而得善报，亦可勉于为善。虽穷凶极恶之人，亦有惮而不敢为。故因果报应，实

彻上彻下之一法。或以因果报应之说，系属小乘。不知六度万行，亦是因果。如来成正等觉，乃至凡夫堕阿鼻地狱，亦无非因果也。故佛教倡明因果，其有利于人者，深矣。昔文王发政施仁，泽及枯骨，然不及二百年，而杀人殉葬之风，遍于天下。而且以多为荣，天子诸侯大夫士，皆随力而为之，竟有至数百上千者。以秦穆公之贤，尚杀百七十余人以殉葬。子车氏三子，乃国之良臣，皆杀以殉葬。况其余者乎。其原皆由于不知三世因果之故耳。自佛法入中国以后，史册上未闻有殉葬之举。此亦未始非如来三世因果之说有以致之也。当今之世，杀劫方盛，尤当提倡戒杀吃素。杀劫者，杀业所成。杀业最大者，曰食肉。因食肉之故，感得一切天灾人祸，旱干水涝，淫雨瘟疫。食肉之害甚多，说不能尽。姑举一喻以明之。昔列国时，鲁有二勇士，各处一地，一日相逢，沽酒共饮。一曰，无肉不能成欢，当买肉。一曰，尔我皆肉也，何更求肉乎。乃互相割食，兼复割以互奉，以致于死。此事在吾人视之，以为大愚。不知食肉之人，不悉因果报应。他日人死为畜，畜死为人，其互相啖食，何异于是。不过隔世同时之别耳。且尤有甚者，二勇士互食而死，其因果报应，一时俱了。而食肉之人，因果且纠缠不已，报应亦无有已时。楞严经云，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经有明文，至可悚惧。兹又略述数义，以明不宜食肉之理。

（一）由不忍之心，一切含灵，皆是同体。由仁民而爱物，太和元气，布满人间。则知杀戮生灵，了无义理。一切众生，悉皆贪生怕死，我何忍残生害命，以充口腹。（二）因果报应。一切生灵，皆由往昔不知因果，堕落畜类。今我杀食其肉，他年彼之恶报既尽，我之杀业方成，则我亦将为彼俎上肉矣。是故戒杀吃素，非特为生灵计，亦为自身计也。明翰林刘玉绶，船泊苏州，梦一伟丈夫求救，自称宋偏将军曹翰。因屠江州，世世作猪。此对门屠者，顷所宰第一猪，即我也。祈为救援。醒而果见屠将杀猪，遂买而放之阊门一寺中。凡呼曹翰者，其猪皆回首望之。是可为人变畜生，畜生变人之证。载籍上

活阎王活小鬼之事甚多。此皆天地鬼神，透露一点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消息，以警戒世人也。（三）一切众生，皆我过去父母眷属。吾人既明因果轮回，则一生有一生之父母眷属。历劫多生，有历劫多生之父母眷属。如是历劫多生之父母眷属，轮回六道。其间若有造恶者，难免不投入三途。故吾人对六道众生，应作父母妻子想。岂有孝子贤孙，而食其亲者乎。岂有慈父慈母，而食其子女者乎。此际一思量，不忍食亦不敢食矣。即祭祖先，亦不应用肉，以名为敬之，实则害之也。至于以肉食奉父母，皆令父母折福获殃。父母有福德善根者，损其福德善根。无福德善根者，增其受杀恶业。昔佛在世时，一寡妇为夫周年，购肉以祭。途遇如来，如来谓之曰，此肉汝夫之所转变者也，何能以彼之肉，祭彼之灵乎。即推而敬天地，祀鬼神，亦不应用肉。天地鬼神，岂有不深明因果，贪此秽浊腥臊之肉，而来格来享乎。是则用血食以奉祀者，欲求福而反更得祸也。（四）一切众生，皆是未来诸佛。以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皆当作佛，故是未来诸佛。且畜类中，时有佛菩萨化现于其中，方便度生。如清凉志中载薄荷事。一僧在五台，遇一异僧，出一函，嘱交薄荷，未言地址。一日过卫辉，见一群小儿呼薄荷。僧问薄荷何在。小儿指墙下所卧之猪曰，这不是。僧取书呼薄荷掷之，其猪人立，以两蹄接而置口中，便立化。方知此猪，乃菩萨所现。其屠所杀甚多，若其猪至薄荷前，则便任其宰杀，了不逃走叫呼，故其屠爱惜薄荷。凡欲杀猪，牵薄荷至其猪边围绕之，则直同杀死者一般。以故多年养而不杀。以其猪清洁，爱食薄荷，故以为名。初其僧受异僧之函而去，于途中思之，此函将投何所，乃私拆其封。大意谓，度众生若得度脱，即当速返，免致久则迷失。僧异之，复为封讫。至是，方知薄荷乃大菩萨也。绕猪一匝，而群猪即证无生法忍。其威德神力，岂可思议乎哉。又唐文宗喜食蛤，一日有一蛤坚合不开。帝亲开之，中有肉身观音大士像，庄严异常。由此观之，肉尚可食乎。倘误食佛菩萨所化之身，其罪过可胜言哉。吾人若知此理，自不敢食肉，亦不忍食肉矣。吾人当真为生死

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不须别修他法。若仗自力修禅定，欲了生死，甚难甚难。以其须至业尽情空，见思惑尽，方出生死。佛在世时，见思惑业断尽无余者，固不乏其人。末法时代，根性陋劣，断惑证真者，诚不易得。惟有净土一门，能于临命终时，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已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又净土法门，不可看得太轻。以法身大士，如观音、势至、文殊、普贤等，皆不能出此法门之外。亦不可看得太难。以凡有心者，皆堪作佛。但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则往生一事，如操左券。修净土者，当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身三、口四、意三，皆归于善，是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次则受持三皈，具足五戒，不犯威仪。次则深信因果，发菩提心，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但皆以孝养父母等世善为根本。若依余法门，皆仗自力。如渡海然，有翼者固能飞渡。能浮者，已不足恃，况不能浮者乎。仗佛力，则如乘轮渡海，须臾即达彼岸。又如平民致身贵显，殊非易事，而王子甫诞，即为储君。此其间自力他力，难易得失，不可同时而语也。顾号为通宗通教之人，往往不信净土法门，且目为愚夫愚妇之所为。曷不观夫大智律师、五祖戒草堂清之已事乎。大智律师，初颇藐视净土，后读续高僧传，见慧布法师云，方土虽净，非吾所愿，假使十二大劫在莲华中，受诸快乐，何如我在五浊恶世教化众生乎，遂生诽谤。后因大病，始知毫无把握，遂发愿尽此报身，弘扬净土。二十余年，手不释卷，以净土为依皈。五祖戒禅师、草堂清禅师，其功行之高，迥出恒流。徒以见思惑未能净尽，又复轮转人间。故知了生脱死，入圣超凡，舍净土别无长策。念佛一门，须信愿行具足。信之既深，则发愿必切。发愿既切，则行持必力。但念弥陀，莫加他法。当以真信切愿，执持名号。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心念耳听，字字句句，念得分明，听得分明，便是往生正因。既以此法自行，必须又以此法化他，则化功归己，实为往生最胜资粮。惟当先劝自家父母兄弟妻子，以身为本，由亲而疏。又念佛功德，不但能往生西方，并能消除奇灾横祸。凡怨业病，

医不能治者，若至诚念佛，久之皆得痊愈。以医者只能医病，不能医业。惟念佛则身病心病，无有不治也。伏愿诸居士都要发菩提心，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戒杀护生，吃素念佛。所谓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得因该果海，果彻因源。诚所谓甚难稀有之法也。（丙寅七月）

世界佛教居士林开示法语

（显荫笔记）

佛法的最要问题，就是了生死。若论了生死这桩大事，很难很难。我们凡夫，根机劣，知识浅。而且五浊恶世，邪师外道甚多。要了脱生死，究竟如何了脱呢。惟有念佛法门，真信切愿，精进念佛，求生净土。佛法之中，方便多门，参宗学教，都可以了脱生死，何必一定要念佛呢。因为参宗研教，都要悟到极处，如实修证，才有希望。这是全仗自力，谈何容易。念佛是仗赖佛的愿力加被。是兼仗佛力，自然确有把握了。譬如渡海，仗自力如飞渡，仗佛力如驾慈航。飞渡难免堕落之虞，驾慈航决定有到彼岸的日子。其中难易安危，想大家都能辨别的了。总而言之，仗自力参禅悟道，了生死，未证到家，总是不易了。念佛求生净土，只要信愿真切，行持坚固，就有了脱的功能。若论自力他力，禅净难易，讲得最清楚最明白，莫如永明延寿大师的四料简。照四料简说来，不通宗教的人，固然要念佛。就是通宗通教的，更要念。虽通没有证，总要念佛了脱生死，才是道理。永明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大慈大悲，开化众生。其四料简是，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以上十六句四料简偈，真是慈航，望大家注意些呢。要明白这四料简的意思，先要明白怎么叫做禅。怎么叫做净。怎么叫做有。怎么叫做无。拿这禅净有无四个字看清楚，就明白四料简之意思。所以将禅净有无，略为抉择一下。所谓禅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如教中明大开圆解，彻证一念灵知本觉理体也。所以要亲见本来面目，方能算有禅。否则不能算有。所谓净者，是净土三经，深

信切愿，求生净土的法门。自心净，则国土净。自力感，则佛力应。第一要信得真，愿得切，行得精进勇猛。所以须有决定不疑的信心，至诚恳切的发愿，且有一定不移的行持，才算有净土。否则不能算有。世人每以为枯坐，看看死话头，就算有禅。悠悠扬扬的念几句佛，就算有净。乃是大错而特错了。总而言之，有禅，乃是有明心见性的功夫。有净土，乃是有念佛往生的把握。这是最要紧的道理。然而明心见性，但是开悟，还没有证，总不能了生死。悟得就无生死，非门内语。当知悟是开眼，悟后才有真修实证的径路。不悟者未免盲修瞎炼，堕坑落坎。因是之故，先须开悟，这是初步功夫。若论要证到家，正须火上添油，加功进步呢。四料简中第一句，有禅有净土者，谓既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功夫，更能真信发愿求生西方。大彻大悟，猛虎相如，且有念佛了生死的把握，岂非如虎生角么。故曰犹如戴角虎。以自己所悟的，自己所行的，拿出来教化众生。应以禅机得度者，便为说禅。应以净宗得度者，便为说净。应以禅净双修得度者，便以禅净法门而化度之。如是言不虚发，机无不摄。开众生眼目，做人天师范。故曰现世为人师。以明心见性人，念佛求生。彻见自性弥陀，克证唯心净土。临命终时，上品上生。一弹指顷，华开见佛。便证圆教初住位。百佛世界，分身作佛。随类应现，化度众生。夫是之谓真精进。夫是之谓大丈夫。将来作佛祖，真语实语。伏望大众谛信。第二偈料简者，谓未曾大彻大悟。仗自己的力量，难望了生死。所以发愿求佛接引，修行净土法门。故曰无禅有净土。只要能深信，只要能发愿，只要能念佛。无论何人，都可以往生去的。故曰万修万人去。若有不懂道理的人，念佛只想求富贵，求生天，此等之人，不能算有净土。其不得生西方，只怪自己不发愿，不能怪弥陀慈父不来接引。若能发愿求生，总是能去的。既得往生，亲见弥陀，听受妙法，即时开悟。一生便证阿鞞跋致，不退转位。故曰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从此看起来，净土法门，真是再好没有的了。第三偈料简。谓虽能大彻大悟，若不发愿求生净土，因未证到家，不得安

身立命的受用。故云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也。夫所谓十人九蹉路者，谓虽能开悟，而未能一定证到家，故云蹉路。或云十人九错路者，错路二字误也。岂有大彻大悟之禅家，而错路者乎。大彻大悟的人，未有安身立命的真地位。恐怕生死关头，未必确能作主。临命终时，循业流转，随多生之善恶业阴而受生去，可惧可畏。诚不如求佛接引，为最稳当，最靠得住也。故曰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也。此阴境，指无始以来之善恶业境，非指五阴魔境。盖大彻大悟之禅家，岂五阴魔而不知者，有是理乎。第四偈无禅无净土者，谓一般不知道修心的人，既无明心见性的功夫，又无发愿念佛的行持，乃是真正可危。就是修心未得开悟，总是盲修瞎炼，不得解脱。虽然修得福报，无非生死业因。福报大，造业更深。福尽祸来，罪报难逃。地狱之苦，岂能幸免。生死轮回，谁为依靠。所以读了第四偈料简，尤为触目惊心。望大家知生死苦，发菩提心。无净土者，速速发愿修行，变成有净土。有净土者，还须精进勇猛，以决定生西为期望，要紧要紧。大家要晓得仗自力修持，自有何种力，但是无始以来的业力。所以万劫千生，难得解脱。仗阿弥陀佛的弘誓大愿力，自然一生成办。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既到宝山，切莫空手而回也。又复当知念佛法门，不是专被下根，是三根普被的。无论利根钝根，上智下愚，直至等觉菩萨，都是回向这个法门，然后能成佛。所以华严经善财童子遍参诸大善知识，证入法界海会诸陀罗尼门。最后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从此看起来，净土法门，真是最高尚、最圆满的法门。若诬为愚夫愚妇之行者，直是谤佛谤法，地狱种子。不信净土者，其愚狂堕落，是至可怜愍者也。所以净土法门，有如是之高上者，因为普通教理修心，全仗自力。惟有净土，是兼仗佛力。是特别的教理，非是普通的教理。以普通的眼光，来观特别的教理，自然不得其当矣。普通教理，仗自力，如同功名上进，逐步高升。净土仗佛力的特别教理，譬如生在王家，出胎便为国储。其难易曲直，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净土，道虽高贵，法无奇特。只要切心求佛，自蒙加被。当知

佛的护念众生，过于父母爱子，所以有感必应的。而且我们本具的天真佛性，照天照地，亘古亘今。虽十恶五逆，他的本具灵光，不减一丝毫。但如明镜蒙尘，愚者以为没有光明。却不知拭去尘垢，其光明还现现成成。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佛念遣妄念，乃是去尘垢的最好方法。念来念去，无非显自心本具的阿弥陀佛。自他相应，感应道交，往生妙义，可胜言哉。念佛的人，只要至诚恳切。心佛之心，行佛之行。有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具一分虔诚，得一分受用。望大家努力。现在世道日衰，人心日坏，欲根本补救，则须注意家庭教育。治国平天下，自齐家始。所以治国平天下的权力，妇女操一大半。妇女注重母教，教子循规蹈矩。童而习焉，长而行焉。良好的人格，便肇源于孩提之时。所以妇人之相夫教子，职任重大。一般女居士，须知妇人之得称太太者，以周朝开国之初，太姜、太任、太姒，皆极贤德，母仪天下。所以称妇人曰太太。诸女居士当知太太之可尊可贵，各尽相夫教子之职分，为治国治天下的基本，庶几名副其实。修心者讲到极处，还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二语。此二语三岁孩童说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究竟能做到这两句，便是诸佛地步。所以望一般修心的善男信女，大家注意注意。千言万语，总是要修心了生死。若论修心了生死的最要关头，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发愿念佛。望大家将这几种意思，牢牢谨记。自然生死可了，佛道可证。勉之勉之。

世界佛教居士林释尊成道纪念日开示法语

(古农速记)

今日是释迦佛成道之日，亦是我等成道之日。何以故？释迦佛今日成道后，即为众生说种种成佛之法。我等但能依法修因，即可成就佛果，与我释迦佛无异。梵网经中，佛已与我等授记云，我是已成佛，汝是当成佛。大众能知自己是当成之佛，即能奋勉，不复暴弃，扫除一切业障，积集一切功德，当来成道，今已决定。故曰亦是我等成道也。法华经云，如来为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开佛知见，示佛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所谓佛说法门，其旨趣无非欲令众生成佛。但以众生根器不一，根器大者，修习大法，现生成佛。根器小者，不能修大，更设方便，教令渐修。现生能了生死者，虽有其人，甚少甚少。佛以大慈大悲，在一切仗自力法门之外，设一仗佛力法门，即是令念佛往生净土法门。于是根器无论大小，皆得仗佛力以了生脱死。而我佛大事因缘，亦于是得以圆满矣。现在我等寿命又短，智慧又少，皆应依念佛法门修持，往生西方。切不可自大，以为西方何足生，轻视念佛法门。须知念佛，则汝心是佛。若不念佛，则汝心不是佛。观经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人即不念佛，不能无念。既不能无念，则若不念佛，必念六凡。妄想颠倒，皆成生死根株，所以应当念佛。行住坐卧，不离此念。念来念去，念到生死根断。西方去时，便是上品上生也。教下诸宗，性相教理，精深浩博，研究非易。即能研究，亦只是语言文字上道理，非是心性上道理。要究彻心性上道理，甚少甚少。此是仗自力的法门。宗下或密宗，理多是妙。非根基浅薄者，所能领悟。宗下用功，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佛成佛。但亦尚是宗门初步。既悟之后，再须修道，广行六

度。于一切境上，断除烦恼习气。教下用功，先要大开圆解，与宗门彻悟是同。既开悟后，亦再须广行方便，断除习气，甚难甚难。念佛法门，是带业往生。往生之后，即不退转。寿命无量，一生成办。彼修禅宗已经彻悟者，念佛往生，固是上品上生。证菩萨地位，便能化身他方，普作佛事。若不念佛往生，未断烦恼习气，仍不能了生脱死。非若念佛法门，无论悟与不悟，烦恼习气，纵尚未断，但得往生，便是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也。修密宗者，三密相应，即身成佛。但不善用心，即易著魔。即善用心，修此法门，便与其他法门相隔。非若修净土法门，与其他法门多无妨碍。故修密宗者，若能得益，固然是好。若一著魔，便成废物。我佛法门无量，总要量自己身分，择法而修，莫使求益反损也。净土法门，是十方诸佛下化众生，诸大菩萨上求佛道，所常用之法门也。根无大小，皆可修持，有大便宜，快修快修。不要听人说何法，便修何法。今日张三，明日李四。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堕，心地上丝毫也用不著。所以古来大法师，大宗师，对此净土法门，莫不提倡。有不提倡者，不知此法门之广大故也。今试言之，惟此法门，未成佛前，仗以自修。已成佛后，赖以度世。三根普被，凡圣兼资。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种子。高之不能超此外，卑之亦能预其中。广大圆满，无以复加矣。证诸华严经，善财菩萨经历百城，遍参知识，其第五十三参至普贤菩萨所，其时善财已证等觉之位，与诸佛齐等。而普贤为之赞叹如来胜功德后，对彼善财及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教以广发十大愿王。以此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良以圆满佛果，舍此末由也。其闻此法者，最下亦是初发心菩萨。修此十大愿王功德，皆须回向西方，方能胜进。再证诸十六观经，下品下生，是五逆劣根。临命终时，地狱相现。遇善知识，教以念佛。仗佛愿力，灭罪往生。即得了生脱死，超凡入圣。净土法门，神妙难思。苟于此信得极者，修此法门，万牛莫挽矣。然修此念佛法门欲生西方，须于身口意三业之间，修善断恶。方可与佛合德，命终自然感佛来迎，故曰净业。业净则心净，心净则感通自易。十六观

经，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等，为净业正因。何以故？乃造屋固基之法也。基若不固，屋虽造高，不免倾颓。欲生西方，须做好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二句，在字面上看来，固若容易。然究其实际，蘧伯玉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若贤若圣，皆不能承当此二句者。昔白居易为杭州太守，谒鸟窠禅师。问曰，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恶字，通身口意。无明四十一品，等觉大士，尚有一分无明未破，三德未圆，即是其恶。又九法界皆为恶。佛法界为善。所以此两句，便是佛法大意。白居易曰，此二句三岁小儿亦能道。师答曰，八十老翁行不得。此是总戒律，能修到，则一切戒律，皆修到矣。如此等人，再来念佛，未有不生西方者。

今日诸位啜腊八粥，是何等因缘。须知即是庆祝佛成道的意思。但是应该昨天啜。何以故？因佛成道以前，啜乳糜故。原夫释迦佛未成道前，为悉达太子，十九岁出家，五年修习世间禅，知非究竟。乃入雪山，思惟佛道。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麦。以致形容枯槁，消瘦不堪。出山以来，浴于尼连禅河，攀树而起，身力不支。时诸天人，知悉达太子将往菩提道场成道，佛须相好庄严。乃化作牧牛女，献佛九转乳糜。何谓九转乳糜，盖先从千牛乳，以饮五百牛。次饮五百牛乳，以饮二百五十牛。次饮二百五十牛乳，以饮一百二十牛。次饮一百二十牛乳，以饮六十牛。次饮六十牛乳，以饮三十牛。次饮三十牛乳，以饮十五牛。次饮十五牛乳，以饮八牛。最后乃以八牛乳，和以香稻煮成粥糜。太子啜此乳糜，形体复原，相好圆满。乃赴菩提树下，端坐思惟，断尽烦恼。于十二月八日明星出时，佛睹明星，豁然大悟。心镜开朗，得正等觉。即今日佛成道之事也。腊八粥，即仿乳糜。佛啜乳糜，而后成道。我等即以啜腊八粥，为庆佛之成道，其因缘如此。故西域以乳糜为上供。佛在世，多以乳供佛者。及佛灭后，有一居士以纯乳煮粥，供养一大德。大德啜之而叹。居士问故。答

曰，居士之粥，虽为美味。然不如佛世饮水。以我福薄，众生报劣，是以叹耳。佛福德厚，水胜乳味。众生福薄，乳不及水。末世众生福更薄，切勿作越分想。念佛法门，大家要修持。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敬妇从。在世为贤人，出世为佛弟子。以此教人，尤须以身作则，方可令人生信。所谓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也。无论在家出家，皆应如是。切不要谈玄说妙。即能谈说，亦须脚踏实地。但能谈说，不能受用，如画饼不可充饥。修佛法如食，要他不饥才好。明楚石禅师净土诗有云，西方有路少人登，一句弥陀最上乘。把手牵他行不得，但当自肯乃相应。

世界佛教居士林释尊圣诞日开示法语

(希觉速记)

诸位，今日释迦佛诞，佛为何降生人间，无非为末世众生作标榜。法华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大事者，即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众生本有佛性，业已迷失，应以戒定慧修持，反其本有。但众生根机不一。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之法门，修持不易，众生未易担荷。所以又特开一净土法门。净土法门，至简至易，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盖念佛一法，亦可了生脱死，超凡入圣。须知净土法门，其大无外，为一切法门之归宿。行者切莫以为已经彻悟。倘不依此法门修，恐未易言了脱超入也。

念佛人要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愿生西方。离信愿行三者，则无有是处。只要深信切愿，即未到一心不乱。都可仗佛威力接引，往生西方。倘使大彻悟人，再加以念佛，必能蒙佛接引，品位加高。参禅只管叫人参，重在开悟。然开悟后，能将烦恼断尽，固好。否则恐未易言了脱超入也。又有持咒者，云现身成佛。夫现身成佛，不过只能见自性佛，并非证佛果位。持咒人不明教理，不重戒行，只想得神通。由此心勇猛故，必将累劫多生怨业现前，容易著魔。倘以此心为消除罪障，助长修持，仍须念佛，或有好境。

又修行人不可未得谓得，未证谓证。此乃犯大妄语戒，最最不可。昔有某居士，云已得阿罗汉果。有人谓既已得果，可以现点神变。然彼卒不能。而烦恼卒不能除。岂有罗汉而不断烦恼者乎。诸位切莫小看念佛法门。

观音势至，都是古佛示现。文殊普贤大菩萨，尚求往生。吾等凡夫，安能轻视。念佛法门，为一切法门之大海。非其他法门，如小小沟渠可比。

诸位须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世人学佛，往往不真。浏览经典，研求义学，不过图为大通家耳。大通家于断惑一层，恐不易易。现谛闲法师在觉园净业社讲彻悟禅师语录，诸位可常常往听。印光对于密宗持咒之法，窃以借此可以消除罪业，切不可妄求神通。务望大家留意，采纳鄙言，发心念佛。古人所谓把手牵他行不得。靠人相牵，殊无是理。望诸位各本自有佛心，老实念佛。

上海法藏寺念佛开示

(马契西记)

念佛法门，其大无外。至圆至顿，至简至易。但须明白其所以然。苟明其理，生信发愿，无不得益。否则随别种境界所转，不生真信切愿。虽有念佛工夫，亦不能得佛之利益。佛说法门，均须仗自力往生，必须业尽情空。非然者，恐戛戛乎难矣。果能业尽情空，再加以念佛工夫，必可以上品上生。便能与观音大士，同一力量。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矣。如做不到业尽情空地界，不如老实念佛。不存轻慢之心，不以意识卜度。临命终时，尚有感应之望。盖念佛法门，全仗佛力。不比余门，均系自力。自力与佛力相较，何啻天壤之隔。所以从古愚夫愚妇，老实念佛，多有往生。而通宗通教者，或多失之交臂。诚可惜也。修行人须知娑婆苦，极乐乐。要愿离娑婆苦，愿得极乐乐。不可求人天福报，譬如处牢狱之求归家乡。然娑婆世界，乃一大牢狱也。极乐世界，方是好家乡。古人诗云，自是不归归便得，故乡风月有谁争。诸君果能一心念佛，求生西方，西方有谁争哉。要归家乡，不可犹豫，谓再过几年，则不能与佛相应。至诚恳到真信切愿即是西方种子。盖净土一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如鼎三足，缺一不可。或专崇行持，而不尚信愿，则执事废理，仍属自力法门。与专以自性唯心，而不仗佛力之执理废事，同一过失。所以藕益大师云，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笃哉斯论，不可不知。古人说法，穷无涯际。唯永明四料简所说，诚为末世众生指归家乡之一条大路也。请言其略。

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此禅净二字，必须分别明白。尤须知何谓有禅，何谓有净。世之人于看话头，参念佛的是谁，便谓有禅。执持名号，便谓有净。非也。禅者，即吾

人本具之真如佛性。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即寂而照，无能无所，纯真心体。是宗门所谓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也。净者，信愿持名，求生西方。非偏指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也。有禅者，须参究功深力极，山穷水尽，念极情亡。一旦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置之死地而后生，可以称之。有净者，须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上宏下化，自利利他，乃无愧色。其人苟彻悟禅宗，明心见性，备知如来权实法门，唯以信愿念佛，为通途正行。邪道敛迹，魔外丧胆。如虎生角，威猛莫敌。上中下根，利泽均沾。岂非人天导师乎。当来上品上生，证圆教，躋等觉。岂非来生作佛祖乎。

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者。其人虽未明心见性，然而决志求生西方故，勇猛精进。亦得蒙佛接引，证诸果位。果位中人，莫不大彻大悟。所谓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也。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有四十八愿，愿愿度生。不但上善称名，可以向往。即五逆十恶，苟能起大惭愧，发露忏悔，无论一念十念，佛亦必摄受之。时雨润物，万物无不沾益。大海纳川，百川悉皆汇归。万修万去，的实非谬。

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者。此指参禅而不念佛者说。禅者，虽已明心见性，若见思烦恼，少有未除，六道轮回，依旧莫出。生死海深，菩提路远。踟躕中途，蹉跎濡滞。故曰十人九蹉路也。蹉者，蹉跎，谚释耽搁也。阴境，乃中阴身境，临命终时，方始发现。各随其善恶业力，以支配于善恶道中。五祖戒、草堂清、真如喆，是前车之辙也。夫以三公之悟，与见地高超如此，尚不免昏迷。遑论吾侪博地凡夫矣。瞥尔，谓一眨眼，喻其速也。阴境，有指五阴魔境。蹉路，有解错路者。均非。安有彻悟禅宗，深明教理，而不明五阴境界，而走错路途乎。所关甚大，不可不知。

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者。世之人悠悠泛泛，不真参力究，不真信切愿，或复兼修余门，皆可谓无禅无净。虽感得来生福报，而因福造业，因业堕狱。铁床铜柱无人依靠。虽有佛力，亦莫奈何。截流大师说，修行人不了生死，为第三世怨，可惧也已。

永明禅师，乃阿弥陀佛化身。所有提倡念佛偈句，通皆机理双契。此四料简，尤为参禅修净之无上警策。虽局于偈语，然言略意周。更无一字可以增损其间。学者宜细细研之。净土，乃特别法门。其余，乃通途法门。离则两益。合则两害。若夫修持法则，宜善言善行。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各敦伦常，不背世法。始可谓真佛弟子。否则，乃名教所不容，如来之罪人。念佛贵乎摄心，大势至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入三摩地，斯为第一。可知念佛时，宜万缘放下，都摄六根。绵绵密密，蓦直念去。自有得三摩之时。三摩，此翻正修正见，或译正定。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普贤以十大愿王，劝导华藏海众，以归极乐。华藏海众，乃大菩萨地位，尚须向往。可知如天普盖，似地均擎。大地山河，宇宙万有，其能出天地之外者乎。净土法门，普摄余门，无以异也。世移运衰，末法人根浅劣，欲求豁破无明，断惑证真，甚难甚难。自未能度，而欲度他，何异溺海渡人。奉劝诸贤，不可我慢高大。还是真信切愿，仗慈力念佛求生西方好。

赎迁西湖放生鱼募缘疏

凡在生死轮回之中，悉皆随业受生。忽焉为人，忽焉为物。当其为人时，则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不知栽培来福，任意造诸恶业。及其宿福已尽，杀业已深，难免堕于异类。口不能言，心无智谋，身无技勇，只好任人割烹咀嚼。然推究其心，其贪生畏死之情，临危望救之念，惨凄何可名状。所以古之贤哲，多皆爱惜物命，不忍伤害。如子产蓄鱼，襄子放鸠，随侯济蛇，杨宝救雀，此皆本其不忍之心，以行救济之事。尚未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于未来，当得成佛。及从无量劫来，互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等义。迨至佛教东来，此义大明于世。是以仁人君子，为报恩故，为免劫故，倍复注意于戒杀放生、持斋茹素也。然有大多数未闻佛法者，习以为常，任意行杀，以期悦口。由是之故，酿成兵劫。试思兵劫之中，人被杀戮，与彼物类受宰割以充口腹者，相去几何。倘作此想，则杀彼身以悦我口之念，能不消灭乎。又我既贪生，彼岂爱死。我若一芒刺指，即难忍受。彼则齧割其身，心岂能甘。虽力不能敌，无可如何，其怨恨之心，固结莫解，生生世世，必为报复。是以贤哲之士，欲令世人同息杀业，冀合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之道，种种设法，买而放之，令尽天年。须知此举，重在救人，非单为救物也。以其冀人因见买放，不忍特杀。既不忍杀，则怨对不结，而未来之杀劫可消，后世之福寿自永。此放生之究竟宗旨、真实利益也。不知者，每谓虚费钱财，了无所益。试设身处地，为当愿人放我，为当愿人杀而食我耶。杭州西湖，自宋真宗时，即为放生池。自后纵有废弛，不久即复。今政府以为湖鱼过多，致湖水昏浊，有碍卫生，拟标卖之，令彼渔人，一网打尽，以益民生。杭州上海各慈善大居士，不忍以历来放生之鱼，悉令复作食料。特派孙厚在居士来杭，恳求政府买而迁之他处。则于卫生放生，两俱适宜。政府准以八千圆承买，作三期交，即日交三千圆，明年阳历二

月二十九，与四月十日，各交二千五百圆。迁移完竣，以六月三十日为限。承买正价八千，而数十顷湖，欲令迁尽，殊非易易。须雇许多渔船，日事打捞。又须人力挑运，而其经理监督者，每船当须几位。彼船资挑资，及日间食用所费，亦须数千。恳祈十方善信，随力随心，各出净资。俾彼待烹之辈，复得其所。诸大居士所愿圆成。其有宿具善根之人，见此义举，当悉爱惜物命，不忍杀伤。由此因缘，庶可消灭杀机，增长仁风。其为功德，何能名焉。将填沟壑老僧释印光，谨为无数量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至诚恳祷请命。若蒙慧察，则不异身受其救济也。谨疏。

赣州寿量寺重兴缘起疏

实际理地，历尘劫而不变不迁。佛事门中，随因缘而有兴有败。虽否极泰来，属于天运。而革故鼎新，实赖人为。昔世尊将入涅槃，以法道付嘱国王大臣，令其护持流通。盖预鉴后世法弱魔强，若非仗有权力之伟人，保绥御侮。则人天眼目，如来慧命，或几乎息矣。寿量寺者，赣州千五百年之古道场也。当萧梁时，防御使卢光稠为僧道诚所建。初名卢兴延寿，寻改圣寿。至宋祥符间，真宗特敕赐今名。元明清来，代有兴复。至清光绪间，忽罹回禄。民国四年，又遭洪水。致庄严佛刹，竟成丘墟。唯丈六之铁观音像，巍然无恙。地方正绅，请光孝寺大春和尚兼任住持。遂与住僧德森大师，竭力经营，建观音殿。后大春去世，德森离赣，继住僧无状。致市政公署视为废地，拟改菜市场，开马路。当地缙素通知德森，因函恳各界伟人，请求保护。中国佛教会，亦一再函电，请其维持。并一面遴选妥人，前往筹画兴复。遂令取消前议，且力任护持，令速恢复。而当地士绅刘君汲甫等，斡旋赞助，并愿为后盾，图复刹竿。盖法道之兴，各有因缘。不因经此风潮，则此寺殆将湮没矣。惟现今时值末法，人根陋劣，匪仗弥陀大誓愿力，往生西方，孰能现生断尽烦恼，了脱生死。是故此次恢复，专修净土法门。并附设居士林、流通处，俾当地人士，咸知出五浊登九品之要道，与敦伦常、尽己分、知因果、慎修持之良规。如是则莲社启而宗风丕振，礼教兴而国运昌明。庶可副古人建刹命名之意。亦可慰诸君子一番维护之热心也。但以寺无恒产，僧无积储。祈不慧代为疏引，用恳诸大护法，及各善信，发菩提心，行方便事。输金输粟，转劝转募。俾含空宝殿，指日成功。满月金容，经劫常住。净宗兴行，人知出苦之道。因果彰显，群趋希圣之途。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家门清泰，人眷平安。富寿康宁，现身获箕

畴之五福。兰桂芬芳，后裔纳伊训之百祥。唯冀同登随喜，共登芳
銜。（民国癸酉孟冬）

绍兴偏门外娄江村兴教禅寺（即小云栖）募修大殿疏

（代源湛师作）

如来调御众生，随机说法。由众生根机不一，故所说法门无量。求其汇归统一，唯律教禅净四法。律者佛身，教者佛语，禅者佛心，净者佛境。律教禅净，行人归宿之所。亦究竟圆成佛道，普度一切凡圣之法也。四法并非各别。必须法法圆通，法法俱备，方可以上续佛慧，下化众生。不过约其注重者论，遂立律教禅净四宗之名而已。兴教禅寺，创建于晋，则为律为教。至唐鸟窠禅师重兴，则为禅。明末莲池大师徒孙内恒铨公复兴，则为净。善知识观机逗教，因时制宜。但取益物，不执陈迹。故令一切众生，咸沾法益也。由明以来二百余年，其间住持法道之高人，亦复不少。清末以来，法道式微，殿堂寮舍，悉形颓败。而大殿为安住如来法身之所，亦属四众祈福之场。栋梁腐败，椽椳差脱。若不设法修葺，必至直下倾覆。湛住持其中，心常惊惧。以故特述愚诚，遍募护法檀信，恳祈各舍净资，成就善举。俾含空宝殿，指日成工。满月金容，经劫常住。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富寿康宁，现身获箕畴之五福。高爵尊徽，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唯冀不吝，共登芳銜。（民国十五年丙寅）

湖州道场山万寿寺募化长年斋米疏

（代作）

食轮转在法轮先，无粮难修深妙禅。
若肯布施助道业，定感福寿广增延。

道场山万寿寺者，五代高僧伏虎志逢禅师所建之大道场也。禅师于峰顶结庵行道，一夕宴坐，毫光烛天。四方人士，谓遭回禄。次晨往观，见师深入三昧，知为放大慈光。由是善信感化，各输净资，营建寺宇，成大丛林。咸谓师为地藏菩萨化身，故又称其山为小九华焉。自后代有高人，住持其中。及至清初，宏觉禅师曾主此山。德为世祖所钦，因赐寺额为万寿焉。盖以万国咸宁，同登寿域，一人有庆，共用太平是祝也。从此道风丕振，云水咸归，虽诸方大刹，无能过焉。至咸同间，一遭兵燹，遂赋式微。幸仗前人惨淡经营，得免泯灭。衲以菲材，滥膺住持，虽欲广安大众，专修净业。日常朝暮课诵，三时念佛。每至腊月，打一佛七。以此功德，用祝国运昌隆，人民安乐。转竞争为仁让，变浇俗为淳风。但以寺无恒产，道粮莫出。以故谨遵佛制，入里托钵。恳祈诸大檀越，各供长年斋米。俾所住清众，安心办道，十方云水，得所栖迟。将见佛天云护，吉祥骈臻。福寿康宁，现身获箕畴之五福。簪纓爵位，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唯冀不吝，共结胜缘。

杭州南天竺演福寺募修大殿并各堂寮疏

观世音菩萨（至）重兴净土横超道场（以上已见文钞续编）。今夏蒙就近诸居士，开通左右来路。并建立山门，修葺茅篷。佛学会诸居士，亦允赞助建大殿事。因祈光作疏，遍募檀信。俾千余年菩萨道场，又复重兴。庶普被三根之道，即生了脱之法，得以广布矣。恳祈十方贵官巨绅，富商大贾，一切善信，悉皆发菩提心，行方便事。打开宝藏，培植福田。输金输粟，转劝转募。俾含空宝殿，指日成功。满月金容，经劫常住。莲社开而宗风丕振，佛法兴而天下太平。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富寿康宁，现身获箕畴之五福。簪纓爵位，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唯冀不吝，共登芳銜。

普陀山息来禅院募修大殿疏

（代作）

普陀名山，乃大士示迹之胜地。息来禅院，实檀信植福之精蓝。溯自吾祖潮音禅师，彻悟自心，深通经教。住持普济，十有余年。布大士之慈云，阐祖师之心印。故致道传四海，德感九重。屡蒙赐帑赐紫，重新圆通道场。益加为法为人，期培将来法种。但以历年既久，劳不自胜。特筑息来，以备退隐。由其宰官景仰，士庶钦崇。所以规模制度，颇为宏敞。自昔迄今，年越二百。所有殿宇，悉将倾颓。衲忝为其后，勉力修葺。群房略已复新，大殿尚未施工。若不彻底掀翻，必至直下倾覆。拟欲幻出楼阁，当须众力支撑。因兹疏述愚诚，遍募十方檀那。恳祈发菩提心，行方便事。打开宝藏，培植福田。俾大雄宝殿，指日成功。满月金容，经劫常住。将见佛天云护，吉庆骈臻。现身获箕畴之五福，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情如不吝，共登芳名。

香光庄严匾额跋语

如来福慧功德之香，慈悲摄受之光。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普皆熏照。具缚凡夫，绝不闻见，如瞽瞍者当午过旃檀林，了不知有檀香日光也。倘生正信心，常念佛号。以如来万德洪名，冥熏加被。则业消智朗，障尽福崇。自可随己分量，或得三昧而稍闻见。或证无生而大闻见。迄至以佛庄严而为庄严矣。监院妙真大师，冀莅此者同染佛香，同蒙佛光。祈题此四字，并以跋告来哲。（民廿八年己卯秋）

净土五经跋

戒定慧三学，为学佛及修净业者之根本。而戒尤为要。故观无量寿佛经，开示净业三福，一则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则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则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初二，多属戒学。三则三学圆具。具此三福，则净业大成，往生上品。故于净土五经后，附华严经净行品，及楞严经四种清净明诲，以期净业行者，于律仪戒之执身不作。进而得定共戒之制心不起。及道共戒之超情离念，断惑证真。然纵得定共道共二种实益，犹当兢兢业业，执持律仪戒，以为自利利他、维持法道之轨范。则空解脱人，无由以大乘借口，而因之以坏乱佛法，疑误众生也。（民国二十五年岁次丙子仲春）

摩利支天陀罗尼跋

摩利支天，虽现天身，实是菩萨。以其度生心切，救苦情殷，故说此咒，以作救度之本。若人每日虔诵此咒，愈多愈好。纵遇水火刀兵等灾，亦能逢凶化吉。今岁长沙之变，罹祸最惨。聂云台在上海率其各房全家同持此咒。而长沙聂氏各房屋宇，竟无伤毁。是知此咒有大神力，可为恃怙。所望同人，同发改过迁善之心，同行敦伦尽分利人利物之事，以为感格菩萨垂佑之本。则其蒙佑，当更殊胜矣。如不识字无记性者，但志诚念南无摩利支天菩萨，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其利益亦与诵咒相同。得此咒者，必须安置净处，不可褻渎，否则其罪非小。（民国十九年庚午孟秋）

净土法会课仪跋

如来一代所说一切法门，皆须断尽烦惑，方可了生脱死。惟念佛一法，若具真信切愿，即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念佛法门，以信愿行三法为宗。信愿为前导，念佛为正修。有以专求一心，不讲信愿。及注重开悟，不求往生者。皆不知念佛之宗旨者。弃佛力以仗自力，忽佛智而矜己智。其自误误人也，大矣。念佛之心，必须恳切至诚，如子忆母。纵有他境当前，终不能令此忆母之心，或有忘失。当念佛时，或声或默，均须摄耳谛听。不令一字一句，滑口念过。大势至菩萨所谓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者，即此随念随听之一法也。果依此说，决定往生。若或讨巧，定成大拙。自误误人，害岂有极。

饬终津梁跋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可不悲哉。窃谓徒悲，究有何益。须知生死大事也。信愿念佛大法也。既知死之可悲，当于未死之前，修此大法。则死不但无可悲，且大幸也。何以故？以净业成熟，仗佛慈力，直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离众苦，但受诸乐。渐次修习，直至成佛而后已也。然欲得此大幸，必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培其基。加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便可决定即得矣。至于临命终时，无论久修始修，皆须眷属及与净友为其助念。庶可正念昭彰，感应道交，蒙佛接引，往生西方矣。即平素不念佛人，临终请善友开导助念，亦可往生。是知助念一事，最为紧要。修净业人，当于平时与家属说其利害。俾彼了然无疑，决不至临时，以世俗情见，破坏正念。而于存者亡者，均有实益。念佛饬终津梁，及饬终须知，用意措词，悉皆周挚，实为保护成就行人一大事因缘。若肯展转流通，俾一切同人咸知其益。其为功德，唯佛能知。愿世之为人子孙，及为人父母兄弟朋友者，各皆依行。以期亡人神超净域，业谢尘劳。莲开九品之华，佛授一生之记。实为大幸。（民国十九年季春）

三余德堂名说跋

堂名大义，已为宣示。然欲利人，先须克己。倘言行或有不符，则尚难化及妻子，况乡邻乎。果能真诚无伪，虽异类尚能感格。况于同类之人乎。故一切法，皆以身为根本。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欲为天地行化育，欲为祖宗著潜德，欲为子孙立懿范，若不以躬行实践为事，则如贫无立锥者，妄欲富贵盖世，只成痴心妄想，了无实事可得。戒之戒之。

堂名三字四字，各有取义，固非一定，不可更变。南方一逸老，修庭堂，上梁时，飞来十八个白鹤，遂名其堂曰十八鹤来。意其有十八翰林之征也。

一切念佛人往生及不往生之证据

如来一代时教所说一切法门，皆令众生修戒定慧，断贪瞋痴。了幻妄之生死，证真常之心性者。然众生根有利钝，惑有厚薄。根利惑薄者，或可即生了生死，或二三四五生了生死。根钝惑厚者，十百千万生，或十百千万劫，犹不能了。此系依通途教理修持而论。乃仗自己修戒定慧力，断尽贪瞋痴烦惑者，其难也难如登天。任汝见地高，功夫深，功德大，智慧大。若三界内见思惑未尽，决不能出三界外以了生死。唯念佛法门，全仗阿弥陀佛大慈悲愿力，若具真信切愿，至诚恳切，念佛名号，求生西方者，无论根之利钝，惑之厚薄，皆可于现生临命终时，蒙佛慈力亲垂接引，往生西方。既往生已，见思烦恼，不断而断。以西方极乐世界境界殊胜，一一皆能增长人之功德智慧，绝无令人起贪瞋痴者。此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不得以通途教理而论。世有深通宗教，不信净土法门者，盖以通途教理，论特别法门也。使彼知是特别法门，则自行化他，莫敢或违矣。张福泉婶母刘氏，生性淳笃，是其宿根。及病而信福泉宗净等所说而念佛。又加家人助念，故得吉祥而逝，面色转胜于前。逾十四时，通身冷透，顶犹温暖，肢体柔软，蝇不至室等瑞相。按大集经说临终征验偈云，顶圣眼天生，人心饿鬼腹，畜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以人将死时，热气从下至上者，超生。从上至下者，堕落。若通身冰冷，唯顶上热者，必生西方入圣道。眼及额颊热者，生天道。心热者，生人道。腹热者，生饿鬼道。膝盖热者，生畜生道。脚板热者，生地狱道。念佛之人，若是一心念佛，不念世间家业儿女，决定可以蒙佛慈力，接引往生。无论修持久近，乃至临终始得善友开示，一心念佛，或止念上十声即命终，亦得往生。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第十八愿云，若有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乐，求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由此因缘，平素不念佛人，临终善友开示，大家助念，亦可往

生。常念佛人，临终若被无知眷属，预为揩身换衣，及问诸事与哭泣等。由此因缘，破坏正念，遂难往生。以故念佛之人，必须令家中眷属平时皆念。则自己临终，彼等均能助念。又因常说临终助念之利益，及瞎张罗哭泣之祸害，便不至以孝心而致亲仍受生死之大苦，乃得即生西方之大益也。

张慧炳往生西方决疑论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作佛。但以从未悟故，迷而不知，起贪瞋痴，造杀盗淫。沉沦于生死苦海之中，从劫至劫，莫之能出，大可怜悯。张慧炳宿世固有善根。惜其生于无佛法之区域，及其读书之后，渐染于程朱韩欧之学说（程朱辟佛之力，比韩欧为巨）。则于即心自性之理，更加锢蔽，无由发明矣。所幸者，阅世既久，常罹祸乱，不免常存厌心。恰遇常慧扬以念佛求生西方相劝。则如久旱之苗，忽逢甘霖，即得勃然发生，势不可遏。虽于佛法未能大明，而于程朱韩欧之心曲，固已灼知深见，反由此更加信心。自闻净土法门以来，刻论时日，不满二年，遂得正念往生，亦可谓勇猛丈夫矣。至于临终中风失语，乃宿世恶业。当在死后来生受者，以现生修持功德，转后报重报作现报轻报而了之也。死后面色光泽，尸体柔软，面带笑容，顶热炙手。此种景相，均为往生之瑞相。然面色光泽，尸体柔软，面带笑容，生天者亦可有之。唯顶热一事，生天者所无。经中说死后生各道之证据，有偈云，顶圣眼生天，人心饿鬼腹，畜生膝盖离，地狱脚板出。以人死热气由下而上者，为超升。由上而下者，为堕落。若通身都冷，顶上犹热者，则超凡入圣。生西方，为超凡入圣之最胜者，故曰顶圣。若热在额颊及眼者，则生天。热在心者，则仍生人道。热在肚腹者，生饿鬼道。热在膝盖者，生畜生道。热在脚板者，生地狱道。以通身全冷，唯此处独热为准。然念佛之人，平素若有真信切愿，临终又蒙善眷助念，不为恶劣眷属预为揩身换衣哭泣问事瞎安慰等所破坏，定规可以往生。慧炳临终失语，或有因此怀疑者。顶热一事，可以为证。况又有面色光泽等事乎。前年云南保山县郑慧洪死，其母爱子心切，服毒端坐，念佛而逝，绝无苦痛之相。其地向来不知佛法。其父名伯纯，乃一宿儒，不乐仕进，初研易经数年，继研丹经，后参禅宗。慧洪商于昭通，寄信求皈依，专修净业。

屡劝其父修净业，请许多净土经书祈看。伯纯由是生信，自行化他，作念佛愿词，恳人念佛。民廿二年慧洪罢商回家，次年春死，无甚祥瑞。而其母服毒往生，较平常善终者，无所欠憾。由是一方之人，为之感动。以伯纯乃文行兼优之士，为之提倡，又得其子其夫人之奇异，虽固执邪见绝无信向者，亦不得不为感动也。宋儒读佛经，得其妙义以自雄，反从而辟佛者，恐后人识彼之妙义所从来，故昧心为之。以致后儒皆不敢讲因果轮回，以故善无以劝，恶无以惩。近幸修净业者多，犹可以稍挽狂澜。否则人道或几乎息。今由慧炳，令一方知往生西方之相。当有相继而往生者，愈久愈多也。因书此以明其实义。凡见闻者，各宜自勉。

谢绝函件启事

印光庸僧也，无所知识。十余年来，多有谬认为善知识。乘邮政之便，函件纷投。光不自量，来即答复。去冬夜校书于电灯下，目大受伤。以后凡来信，皆戒之后勿再来，而又失效。至今来函件者，较前仍未减。因不得已，故今登新申两报，并佛学半月刊，以期周知。倘此后再有来信，决不开封，亦不答复。如属有关系挂号信，原函退回。平信则付字篓。以图静心养目，而可保守见天日之光也。若仍谬以光为知识者，祈直接向上海佛学书局，或苏州报国寺弘化社，请阅印光文钞、印光嘉言录，其所获利益，较信实多百倍。再进而阅净土五经，及古德净土著述，则定可以因地心，契果地觉矣。（民廿四年二月一日）

普劝全球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启事

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久已成佛，号正法明。但以悲心无尽，慈誓莫穷，故复于十方世界，现菩萨及人天凡圣等身，以施无畏，而垂济度。普门品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不但现有情身，即山河、船筏、桥梁、道路、药草、树木、楼台、殿阁，亦随机现。总以离苦得乐，转危为安为事。凡遇刀兵、水火、恶病、恶兽、怨家对头、恶鬼、毒蛇种种危险者，果能至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即可蒙菩萨加被，转危为安。现在杀劫弥漫，全球皆无安乐之处，亦无安乐之人。愿中外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同以观音救苦救难之心为心，同以观音利人利物之事为事。则人我念空，斗争事息。自可同享太平，共乐天常。纵令定业难转，丧身失命，亦可仗菩萨力，往生西方。则是因宿业而殒身命，蒙佛力而出苦海也。凡我中外同胞，祈共鉴此愚诚。（民廿六年）

答善熏师问（问词略）

（一）外道守秘密，恐人知其法，故不许人出声念佛。佛法中，无秘密之说。念佛随各人气力大小，而为大声小声。然出声念久伤气，故又须静坐默念。无论大声小声默念，总要自己听自己之佛声。默念中亦仍有声，故亦须听。能常听，心自归一。此念佛最妙之法也。

（二）除佛法外，所有各门，皆是邪教。何但清净门乎。各邪教，皆以炼丹运气为正道。以念经念佛劝善，为引入此教之根据。

（三）同善社，亦是外道。此云莫学斋公，盖指学外道之人说耳。不可一概包括。

（四）扶乩，也非正法，多是灵鬼假冒。至于吃酒吃肉之僧尼，乃自救不了之地狱种子。何可借口彼等之行为，而指责佛教乎。

（五）五荤，我国只有四，即葱韭薤蒜。薤，即小蒜。西域有兴渠，吾国无此一种。有以芫荽为五荤之一者，乃外道所立耳。

（六）三厌者，谓天厌，地厌，水厌。天厌，即雁。雁有夫妇之谊，故不可食，此道家所说。佛法中，一切肉，皆不得食，何止此三种乎。彼谓老人为白厌，何以死人请僧做系念乎。胡说巴道，何可依从。

（七）念佛记数，是防懈惰。如无懈惰之心，不记亦可。记数也可不用掐珠子。最初当用珠子念一点钟。以后快慢，照此一样，念一刻，半点，一点，均可知其佛数。又文钞中记数念佛之法，最能摄心。阅之自知。

（八）有佛像，当向佛拜。无佛像，或心中默拜，或向西拜。有香烛固好，无亦无碍。随各人力量而行，岂崖板法乎。

（九）金刚经，说心地法门。故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汝不知看经上文说的话。独以此两句，疑念佛求生西方。不知有有相三昧，有无相三昧。凡般若部中许多经，并禅宗所说，皆是依无相三昧发挥者。凡诸大乘经，备明修因证果，并开示念佛求生西方者，皆是依有相三昧而发挥者。汝完全不知世间道理，况出世间道理。而复自作聪明，妄论佛法。欲不招恶报，其可得乎。汝既有净土十要（此甚深），嘉言录（此最宜详阅），何不过细看。而一味将外道无知无识之话为是。

答慕西和尚问

问，千佛衣，是否绣佛像于祖衣上。龙华衣，是否绣龙绣华。请垂示。

答，千佛衣，即贤劫千佛所制之衣。即吾人所搭之五衣七衣祖衣。无知之人绣佛像于衣上，则罪该万死矣。愚人不知罪过，反以为荣。又复绣龙绣花，以堂堂比丘，而学女人派调。其人之资格，已半文不值。莲池大师正讹集第一条，已说之。

问，养发，养爪，戴银，铜圈，为头陀相耶。

答，头陀，是行苦行之名。头陀行，有十二种。今人不能行，而妄以魔王外道相充之，可叹孰甚。

问，闭关人，为人念经念佛，是否邪命。

答，闭关要有正念，真实念经念佛。若专为施主念，不知自己本所修行之事。虽曰邪命，亦非不可。若只以闭关骗人供养，则成大邪命矣。

问，有人以此关房，为某施主所供养，乃念经酬他，法宝是否可当送礼品。又僧人为人看经，计卷论值，而写一诵经票与之，此等僧人，有何等罪，在俗人有何福。

答，人以财施，我以法施，亦非不可。若不知佛法，专门为人念经，与为人锄地挣工钱相同，已经下作。倘再不看，只写一经票为凭，比打劫稍体面点，实则同一拐骗耳。念不念不定，恭敬不恭敬亦不定，何能定他的罪。在家人有正信心，出钱请念。即僧人不念，只

用一纸骗去，亦不能谓绝无功德。以后不得再来信，我无此闲功夫，论此闲事。

答念佛居士问

（即周孟由）

彻悟大师复香严居士书，直须深信谛了，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全心即佛，全佛即心，一念现前，即一念相应，念念现前，即念念相应，但使此念常现在前，便是真实效验，离此念外，别求效验，便是间断，便不亲切，便入歧途矣。经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正此之谓也。一大段，虽信为修净之肯綮，而反复玩索，其理莫易贯通，今谨牖列疑难，仰乞详赐剖释，藉兹增植净因，诚为大幸。

（一）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如何谓之心，如何谓之佛，向只依稀解说，以现前起念为心，不识当否。

答，现前念佛之心，即是心。现前所念之佛，即是自心所作之佛。故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二）此四句，与心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意义相似否。

答，心经之色空，比观经之作是较阔大。观经作是，比心经之不异即是，更亲切。

（三）既云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复云全心即佛，全佛即心，是何旨趣。

答，下二句，重释上二句之义。

（四）一念现前，及念念现前之念字，与心佛之心字，意义相同否。

答，心与念，只是一个。不过约常存者，名之为心。约现起者，名之为念耳。

（五）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四句，是否指性德。一念现前，一念相应四句，是否指修德。

答，二俱是修德。以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是功夫所致故也。

（六）一念现前，即一念相应四句，初机即能是，久修即能是。

答，初机有初机之相应，久修有久修之相应。何可死执。

（七）深信谛了，以圆融说，未到谛了，不名深信，若称深信，便具谛了，以次第说，深信易而谛了难，未谛了，不妨深信。此书所谓深信谛了，是圆融说，或次第说。

答，此不须如此分别。以不知彼是何根机故。

（八）上云直须深信谛了，下云但使此念常现在前，便是真实效验，似谓深信谛了后，始有真实效验。

答，此是信与悟。

（九）于是但使此念常现在前。

答，此是实行。

（十）然未具深信，或未得谛了，即使此念常现在前，自不有真实之效验乎。如此，则深信谛了者，不多见，而真实效验者，亦不多见矣。

答，未能信了，得常如此现前者，亦不多。然老实头念到极处，亦可到此地步。

（十一）弟子夫妇恶习深重，悔改不易，因此所生诸子，荒怠乖张，殊无立达希望，拟于此时预将彼等作当来堕落想，放开怀抱，自适其适。果真临了堕落离散之日，以观想既熟，自不致大受恼恨，如此想念，可否行持。

答，可行持。

（十二）昔曾文正谓凡人最忌逆臆日后之屯蹇，而读书人此病尤甚，皆是薄福之征，此语是否的确。

答，是的确。

（十三）又陆放翁家训有云，居乡，以困畏不若人为哲，如何解说，并求指示。

答，既知困知畏，知不若人，何敢与人相讼。讼者皆无此三心耳。

（十四）弟子每梦念佛飞升，常为一室顶铺玻璃所遮障，身体上腾，室与玻璃顶盖，随之上腾，欲冲出玻璃，凌虚翱翔，辄不如意，未识是何业障。

答，此梦亦不易得。若能冲出，则更好矣。然只宜一心念佛，不可专想做此梦。免得因益反损。

（十五）有以劝人念佛求生为主，自修为辅。有以自修为主，劝人为助，并出至诚，功德孰胜。

答，后者胜于前者。

（十六）一僧讲因果，营寺宇，为利四众之修净，而人我名利之念颇重。一僧严戒行，专念佛，为诸众生作往生之回向，且人我名利之念殊微。其优降如何。

答，后者胜。

（十七）行者临终生西，乘莲华台，或坐，或跪，或立。

答，坐。

（十八）有时欲行一事，自觉居心亦似慈悯心，亦似瞋妒心，或慕势贪利心，不行恐损慈悯，行则恐堕情见，当前不能自知念头善恶之轻重，又不能权量事缘利害之缓急，又无善知识之咨决，然则如何处置是妙。

答，临事当以义为准。否则便成无主宰之人矣。

（十九）窃见有僧，未营寺宇，意为若得完成一寺自利利他，乃可专心念佛，一意生西，迨因缘凑合，寺宇既成，渐又依恋寺宇，谋充产业，展转攀缘，蹉误往生，此举一例耳。他如欲通教理，成著作，及俗人求家道宽裕，子孙显达等，皆是弟子自量身分，惧蹈覆辙，愿随缘念佛，不图造作，虽未能逮，诚欲勉之，可乎。

答，可。

（二十）昔在上海三女夭亡，痛惜不解，因为略作功德，嗣承赐示慰谕，谓仗三宝力，汝女当生净土，弟子即决定相信不疑，为黄叶止啼，哀情顿息。又楼阁咒经云，写此咒语著尸身，亡者即得生净土。常将咒纸，印送亲友附殓，亦作决定信，谓此人必生净土，不起疑念，心甚欢慰。其有未信者，愿以修持功德种种方便，令生坚固信

仰，同沾法益。如此操心，当亦自度度他，真实受用之一种方法乎。未悉有何偏误否。

答，咒力不可思议。心力不可思议。若付于泛泛悠悠之人，当亦轻减其益矣。

（二十一）弟子日课佛号二点钟，观音一点钟，忙则观音停念。心境清净日，念佛最相应（应字弟子向读去声，杭刻华严经读平声，未知孰是）。

答，平声作心佛相应义。去声作感应道交叉。二音均可读。

（二十二）至遇忧怖贪瞋炽盛之日，拟将二点钟佛号，统易念观音，俟忧怖等消释日，仍念佛号，可否。

答，可。

（二十三）昔承慈示阅经之法，谓须端身正坐，如对圣容，亲聆圆音，不敢萌一念懈怠，起一念分别，从首至尾，一直阅去，无论若文若义，一概不加理会。如是阅经，利根之人，便能悟二空理证实相法，即根器钝劣，亦可消除业障，增长福慧。若一路分别此一句是甚么义，此一段是甚么义，全属凡情妄想，卜度思量，岂能冥符佛意，圆悟经旨，因兹业障消灭，福慧增长乎。弟子似觉此段训示，为阅经无上妙法。但所谓不起分别，若文若义，一概不加理会，是否但以竭诚尽敬，将文字认得明白，音读念得圆熟，如老太婆念经之模样乎。以前弟子颇虑，照不分别不加理会文义阅法，或至难能心得，不生法喜。故每读阿弥陀经、普贤行愿品，即口诵心维极乐庄严，普贤慈悲萦回胸臆，法喜盎然。继思如此读法，未免落于凡情妄想，卜度思量窠臼，纵使微有所得，譬如四大海水，澎湃汪洋，以手掬之，反只涓滴。正如师训所谓岂能冥符佛意，圆悟经旨乎。

答，文义明显者，何妨了了。但不特生心动念理会耳，非并读而了了亦不可也。

（二十四）又见一僧，识字不解意，乃持诵法华，而欢喜之情，溢于眉宇，可知能生法喜，与不生法喜，非专关于文义之洞解与否。果能以恭敬心，慈悲心，不起分别心，不理睬文义心，蓦直读去，自然获受实益，增长法喜。意拟今后照此读法，回向菩提，未知于师训原旨，有无违异否。

答，世间聪明人，多是心常理会，义理则可得，于法喜则难得也。

（二十五）又读与诵，功德孰大。

答，孔子读易，韦编三绝，读益为大。否则孔子何得如此劳劳翻阅也。韦编三绝者，木板或竹简之皮绳，已断过三次。其翻阅之数，则不胜其多也。

（二十六）普贤行愿长行，常随佛学愿文内（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尽法界虚空界），云云，其点句，应在遮那下，或在如是下。

答，上八字举例，如是二字，承上起下。

（二十七）又谛老行愿品辑要疏，谓偈颂，愿我临欲命终时，愿我二字，改是人则弥显矣，窃意若如是改，似与上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二句，及本节我时于胜莲华生，现前授我菩提记，两我字，皆不贯串，且长行临终，因诵经力，承愿王引导往生极乐，即见弥陀，偈颂面见弥陀，乃生极乐，似示此推彼挽（推字勉强形容耳），互为表里之意，并令行者，以希望弥陀之接引为究竟，故说愿我二字，想仍原字较妥，鄙见如此，未悉当否。

答，此意虽出清凉，于经文不符。乃旁意非正意。若作正意，则与经相违矣。不可从，从则有过的。

（二十八）弟子近日常依净行品发愿，但逢境触事，即默念当愿众生如何云云，只须念一遍，或可随意随力，连续不拘遍数念，又愿文意义不甚了解者，亦可照念否。

答，修持之法，了无一定。专念佛人，则何能因机因境而念。此愿文各随所好，不可执此斥彼、执彼斥此为得耳。

（二十九）前年蒙慈示，谓弟子年近半百，不可研经，只可死心念佛，以祈往生，以后即不作研究工夫。惟近披览大智度论、紫柏集，颇得开拓眼界，警策身心之助。然于礼诵正课外，可否乘暇取此类论著，稍加阅览，抑一概停阅为妙乎。

答，修持非钉桩摇橹之行，须活泼泼地。虽死心念佛，稍带翻阅经论，亦非不可。但以主行，作稍带，则成无所依倚之修持矣。紫柏集，虽警策，乃注重于参究。何不于净土十要中用心乎。将谓十要，不如紫柏集之益人深乎。

答卓智立居士问

问，净土法门，既能三根普被，利钝全收，我佛当日，何以不专谈净土，俾万法归一，一路同归，竟尔兼谈各宗，反启后人多歧之惑，且失净土之实益乎（师于问辞中何以不专谈净土句旁，批云胡说巴道）。

答，养人不止一谷，治病不止一药。由有各法门，方显此法门之妙。若止净土一法，何以能引彼一切机宜，同入佛法乎。

问，世俗专认念佛为送死，念观音为保生，以故修净土未精者，及年未老者，临终多因恋世，念观音。助念者，往往徇其意，或从其家属之意，因亦助念观音，不念佛。果病愈，固无憾，否则既碍灵感之名称，又误生西之机缘。未知若遇此根性，如何办法，始圆通。是否先念观音以保生，及其既死，转念佛号以送死乎。或始终专念观音，亦可令彼寿未尽即愈，寿已尽即生西乎。

答，人有大病，即当作往生想，一心念佛。若寿未尽，由念佛故，即可速愈（阿弥陀，即无量寿，即是消灾延寿）。至于为人助念，何可为念观音，又为祈寿乎。念佛，寿未尽亦能延生。念观音，则无求往生之心念。若寿已尽，则误事。非念佛定死，念观音定不能往生。然痴人以无求往生之心念之，故亦只成误事之一种业感也。无量光，即消灾。无量寿，即延寿。念阿弥陀佛，极功尚能成佛，岂不能延寿而令速死乎（师于答辞中，痴人二字旁，抹三笔以警，后死者，切勿自误也）。

问，近有劝戒杀者，因杀难戒，遂教以麻醉杀，冀免物类惨痛死，如求减斩罪为绞罪，是法亦可谓方便法否。

答，但能减苦，也好。

问，太乙神针，针后须饮酒，持酒戒者，自宜勿用。但可以教人用酒否，并可用酒制药否。

答，此亦非崖板法。有病，念佛念观音，也会好。况不用酒，就定规不好乎。

问，糜谷为酒，变救饥之食品，为奢侈之饮料，实属暴殄天物之甚者。世界果能全戒酒，不知又多多少少救饥粮，则饮酒不止乱性已也。果能全家全戒酒时，家藏之酒器，是否悉毁之。

答，此亦不可死执。举世无用，则可。有用，则不妨与人。

问，长素者，戒及酒与五辛，其宗旨不止戒杀一端也。未稔长素者，可代买五辛及酒与糟否，并可食酒制糟制之素药，及酒糟所烹调之素食品否。

答，代买亦宜戒。酒制药，不乱性无碍，素食酒气太胜，则不宜食。轻则无碍，以不能醉乱故。

问，用活物以作药，为其念佛以度脱，此举似有流弊，以彼等若杀及胎生卵生之动物为药品，亦以念佛解怨为口实，颇觉难解说。立愿凡遇此等方，置之度外，不必流传，未知可否（师于可字旁加一圈，示许可）。

答，然亦不能死执。吾人只守己之诚而已。

问，医者如遇恶人，以及屠子渔翁猎人等抱病求诊治，教其改恶戒杀，彼不从，病愈仍作孽，是否任之，勿与医。

答，此亦无理之谈。如汝所说，则于物有损之物，皆当勿救为是。医者果以诚感，彼或能改业。佛尚令屠人受别种戒，可知佛之随机化导之法。

问，家藏外道书，或邪正混乱书，以及耶教书，三官经，灶君经，血盆经，并教人特杀之医书等，是否悉焚之。又朱注四书，有谤佛处，是否必须涂抹，或标改之，韩欧辟佛文，是否随所见扯出悉焚之（师于灶君血盆二经，加旁抹）。

答，朱注之讹，宜批之顶格。凡世间书，多有此种毛病。若大醇小疵，则于顶格批之。大疵讹说者，则不可存留。

问，有字有佛像之衣服等，可作殓具否（师旁批云不可），经典可焚化以送亡人否（师旁批云不可妄焚）。

答，如焚当另备化器。不可以经灰归锡箔灰卖。宜另包，用净布作袋，内加净沙，有人过海，投之深处。否则勿焚。不加沙，恐不沉，仍漂岸边。

问，神能诛恶于既然之后，何不诛之于未然之前。如白起坑降卒许多万之后，始受诛于冥府，何不于其将坑未坑时即诛之，俾其不得坑人乎。或是该降卒夙欠命债，固当坑，坑后旧怨甫平，新怨又结，始得冥诛以泄怨乎。或是作恶如服毒，必待既服入腹，始得中毒以自毙乎。

答，未行事而即诛，乃千百万中之一耳。已行其事而方诛，乃天理人情常法耳。

问，谓神能护法，则何至被某帝灭却许多寺乎，谓神不护法，则时有显应降魔之事迹。岂护与不护，悉由众生同分业力之浅深而行止乎。

答，此事不可死执。盖法运通塞，亦如寒暑之互相资成其岁序耳。

问，历代祖师，如莲宗诸祖等，身后须经何人评定，始得举世崇奉以为祖。

答，有大德，人自肯尊。岂崖板要人评定乎。

问，地理学说甚繁，精通此术靡易，地理不精，择地犹之未择，精择其地，而不精择其心，终至变吉为凶，虽得仍同未得，所谓若无心田，亦无福地也。世俗但讲地理，不讲天理，只虑风水有伤，不虑报应不爽，事有拂意，便咎地理之不精，虑彼碍此，无事生事，往往酿成恶剧，忘本逐末，比比皆是，较之不讲天理，并不讲地理者，为弊更甚。奉佛之人，为防微杜渐，力矫俗弊计，如遇造坟建屋，是否随缘相宜位置。但依佛理，存天理，不依俗理讲地理。

答，虽不力讲，亦不宜完全不令地师一看。所谓先尽人事也。若长年养瞎眼之地师，皆是不依天理，不明地理之狂妄人。

答崔树萍居士问

问，地藏王菩萨，为奉行佛法之人，在阴曹职司幽冥教主，系入六道度众生者。然常人每误为神祇，或灵鬼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然则奉行佛法的菩萨，与天仙鬼神，将何由判别耶。

答，神祇乃业报所感，可云职司。地藏菩萨，以弘誓大愿，在幽冥度脱众生，何可云职司乎。世人不识凡圣，一概视作神鬼，亦无怪其然。譬如小儿，只识其家之人，余一切人，彼皆完全不知，当谓一切人，皆不如彼父母之尊贵矣。既知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者，方为小乘圣人。破无明，证法性者，方可谓之大乘菩萨。而未断烦恼，仗宿福力，得为神祇，尚与天人地位相去悬远。况已证法身之大菩萨乎。不知佛法，纵判也不能了知。已知佛法，用不著判。

问，感应篇，谁人著作。对于他教典籍，以何法辨别之。

答，感应篇通行本，有太上二字，谓为老子所作。亦有谓本抱朴子而广之。然不必究其为何人所作，只取其书所说之益。所谓不以人废言也。圣人立法，固不必定取圣人所说为法，只取其益世道人心为事。虫文鸟书，大开文字之端，敢以虫鸟不足重，而不用其文字乎。举此一事，可以息彼妄论是非者之无益繁词。此种繁词，尚不如春禽昼啼、秋虫夜鸣之有天然风味也。

问，何谓五部六册。

答，此外道妄著之书，分五部类，而有六册。故名五部六册。此种书，何须问之。问此，如不以五经四书为是，而欲研究里巷赤子所唱俚曲，枉费心神，了无所益。

问，萍任律师处文牒，职司撰稿。固随时注意，免种恶因，然为人申抑白冤，每遇有犯罪证据充分，委提刑诉时，虽出诸委托者之意旨，然因我作稿而坐罪，于心究有未安。而今之操律务者，就沪上言，已八百余人，少存良心者，固不乏人，然多有不仅无此不安之心，甚至卑鄙不堪，直接间接蒙其祸害者，不胜屈指。敢乞开示，斯亦挽救人心之一端耳。

答，此种事，要常常存天地鬼神佛菩萨悉知悉见吾人之心，自可不造恶业。否则本为排难解纷立此法，实为敲诈良善、奖励奸宄之据，可畏之至。倘有别种生计，固当脱离此范围，为最上一著也。

答幻修学人问

问，专修持名，愿得念佛三昧，期生净土，云何用功。

答，以深信愿念佛。念佛三昧，亦不易得。然须常发此心。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耳。

问，有云出声念追顶持，有云金刚持，有云默持，有云记数，有云随息等。欲得一心不乱，可是专持一法否。

答，追顶易受病。大声，小声，金刚，默念，随自己精神调停而用。何可死执一法，以致受病乎。随息不如静听。以随得不好，也会受病。静听，不会受病。

问，时而金刚，时而默持，时而记数，时而随息等，不知于一心有碍否。

答，一心在念，不在念的声音。何可云碍。记数，亦只可动时记。静坐时，只可默念。不可掐珠。掐珠必受伤。

问，学人现在于静坐时，出声持四字洪名，摄心切念，以心口分明，清楚执持，用耳谛听之法，稍觉轻安，欲修一心不乱，专行此法，可能达到否。

答，此法甚好。静坐宜默持。出声亦可。一心不乱，在心专注与恳切耳。

问，随息一法，尊钞颇极提倡，但未说明如何念法。宝王论云，此法大有恃怙，亦只云称佛名号，随之于息，仍未详如何念法。惟饬终津梁云，随息念佛，用呼不用吸，一呼，或一句，或二字均可。学

人疑吸息不念，岂非间断，每每试练一呼一句，颇觉吃力，且念得不甚清楚。惟有随吸时，念阿弥，随呼时，念陀佛，既不间断，且能清楚，又不吃力，不知如此念法，可否。抑或吸时，不能用否。

答，吸息不念，此中何可云间断。一呼念一句，吸则不念。呼吸俱念，必伤气。若只念二字，则一呼一吸念佛一句，则无碍。

问，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云何行持。

答，念佛的宗旨，是生真信（即信），发切愿（即愿），专持佛号（即行）。信愿行三，为念佛宗旨。念佛用功最妙的方法，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者，即是念佛之心，专注于佛名号，即摄意根。口须念得清清楚楚，即摄舌根。耳须听得清清楚楚，即摄耳根。此三根摄于佛号，则眼决不会乱视。念佛时眼宜垂帘，即放下眼皮，不可睁大。眼既摄矣，则鼻也不会乱嗅，则鼻亦摄矣。身须恭敬，则身亦摄矣。六根既摄而不散，则心无妄念，唯佛是念，方为净念。六根不摄，虽则念佛，心中仍然妄想纷飞，难得实益。若能都摄六根而念，是名净念相继。能常常净念相继，则一心不乱，与念佛三昧，均可渐得矣。祈注意。但祈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则业消智朗，心地开通，何愁不解经义乎哉。祈勉力。

答周文珊居士问

兹有所询各节列左，敬求示答，功德无量。

（一）老法师念佛，是发何大志愿。

答，愿生西方，见佛闻法，证无生忍。回入娑婆，普度众生。

（二）人身求了脱到何处去。

答，到极乐世界去。

（三）佛云众生皆有如来智慧，是包括信愿行在内否。

答，如来智慧，无法不包。在众生分上，只是理性而已。切勿错认。

（四）娑婆众生妄想，是我见乎，非我见乎。

答，妄想包括一切凡情。我见乃其最甚者。

答俞大锡居士问

谨将平时疑义，开列十四条于左，伏乞诲正。

（一）修行人止恶行善，是分内事，允当加勉。惟功课及二六时中，过现未三心憧憧往来，总不能除。心业未净，于往生有无妨碍。

答，功课宜专不宜繁。专易摄心。繁难归一。往生在信愿真切。倘无真信切愿，纵心能清静，亦难往生。不可不知。

（二）古德云，爱不重不生娑婆，爱之宜除，固是理所必然。乃儿孙之间，利害之际，总不能漠然忘情，将何道以御之。

答，爱儿孙，要爱之以道。令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戒杀护生，信愿念佛。则爱便为净业助行矣。此又御害获利之大根据。

（三）紫柏老人云，梦中作得主，则临终作得主，是梦境甚关紧要。乃上床欲睡，亦曾默念，至梦时，仍是纷乱与念佛无关，甚且有吃荤之时，或即觉，或不即觉，诚为可恨可愧。将何法以挽回之。

答，欲梦境相应，当于日间力求相应。若醒时常相应，梦中自可相应矣。

（四）修行有得好境界者，或梦到西方，或面见弥陀，或闻异香，或见莲华。湘省王季果居士常有见到。乃念佛十年，并无瑞相发现，设临终亦如此，岂非难到极乐。究竟可否听其自然，不生希望。

答，但求心与佛合，不须致力于见境界。心与佛相应，有真信愿，决定往生。心若希求境界，或未相应，有境界现，或致著魔。

（五）年龄衰老，不能夜分即起，可否尽一日之长，尽心竭力以用功。至须诚敬之处，心不可见，多拜以表之，十大愿王礼敬为第一，其利益何如。

答，年老体健，多拜固好。否则但一切时一切处，常存敬畏，亦即意业礼敬。

（六）念佛时跏趺对像坐，口念耳听，手数珠，心想无量光佛，以冀三密相应，乃昏散仍不能免。将从容以待其纯熟，抑有何法以资都摄。

答，跏趺坐念，不宜掐珠。掐珠则心难静息，或致受病。宜按钟计数，一刻钟念若干佛，即与掐珠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乃最妙之制心法。

（七）好善似出性成。只以力不从心，不能财施，亦无可法施，惟遇人劝导念佛吃素，兼前五年上午功课，下午出门，拾遗弃字纸。近来精力较弱，功课亦增，不及专诚出外去拾，惟于行路时注意检取，究于念佛有无妨碍。

答，念佛人宜修一切善行，然须分出主伴正助。倘主伴倒置，则其利甚少。若能令伴助主，如一人垂拱，百辟布政，何妨碍之可云。

（八）观经三福三心，素所谨守，惟稍纵即逝，未免有不实践处，每自怨自艾，所以常念忏悔文，究竟其罪愆可否消除。

答，罪愆消除，不可笼统说。若罪愆净尽，非圆成佛道不可。吾人之消除多少，惟其诚之浅深上见之。

（九）年老人即健亦不足恃，身后办法，宜先预备，拟不开吊，殓时完全用布，只穿海青一件，其五衣卧具，安在旁边，按佛制此不

随殓，今皆随殓，可不拘，戴僧帽，穿僧鞋，一切均用素，做七请僧念经。

答，当将光文钞临终种种诫饬，预与儿孙谈说，必须照此而行。庶不致儿孙破坏正念。

（十）念佛自知不得力，欲加课非但无力，且无时间，如长此以往，恐生西少把握，而此志又决计欲生，究用何法，能万分可靠。

答，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何得妄说闲谈，不以古人所说者为指南。

（十一）此间龙华先天两教盛行，劝阻之则牢不可破，说此教亦可生西，究竟可作助因否，如果可行，将从而学之，以为又径之径。

答，汝归依佛法，修持净业，尚听外道魔话，而欲学之。何不知好歹，一至于此。

（十二）念佛时心多散乱，或说是年龄关系，如年老心散，不能收束，则老年人决不能往生矣，究竟是否由于年龄，抑功夫未到家之故。

答，汝之不一心，由于心无正见。无正见，故无真信切愿。有真信切愿，未能一心，亦可往生。无真信切愿，纵能一心，亦难往生。以往生由仗佛力故也。

（十三）此间道友中，有一人甚肯用功，受戒长斋，惟家为巨富，于功德事不肯舍财，于念佛生西，有无窒碍。

答，此种看财虏，其心地污浊卑鄙，尚欲令子孙长富贵。恐贪财之心，转而得饿鬼之报。而念佛之善根，乃在未来劫中，方可受用。

耳。

（十四）一人终日念佛，与公同半日念佛，利益孰优（此地佛会，至礼拜三，集众念佛半日）。

答，公同念佛，是提倡边事。随分随力修持，固不关与众及独行。然欲真修，宜少张罗，庶有实益。

以上十四条，多是大锡切己弊病，故不惮冒昧，远道请示，切求分条指导，即于原纸加批，不啻烹炼之炉鞴矣。弟子俞大锡再叩。

祈熟阅文钞，群疑自释。沪地人事繁，故不详书。

答缘净居士问

问，念佛行人，首宜以严持五戒为急务，庶念佛易得心净，临终亦稳往生。但在家二众，处于佛法颓衰之地，难得高僧为之如法受戒。幸梵网经曾开异方便，许以在佛像前，至诚忏悔七日，如见好相，即可自誓受戒。而地持经亦如此说，且无见好相明文，比梵网更为便易。尔时弟子疑之，不知究遵何经为是，后阅灵峰宗论，内曾阐明梵网为未发心，地持为已发心而设之理。今弟子等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可算已发心，得依地持受戒否。即我师文钞上教某女士自誓受戒，亦无见好相明文，亦是因其已发心得依地持，不必拘见好相否。但某女士贞操冰洁，弟子等业深障重，可否参照而行，又是一疑义，故不揣冒昧，再为普通在家念佛行人请求判示，以便遵行。

答，佛法广大犹如大海，随人根性而为受持。若欲受戒，有可受处，固宜以师僧受。若无其人，则向佛忏悔自誓受。所云见好相，谈何容易。恐今人无此善根，或因不明心地，以躁妄心求，则著魔者多，得益者少矣。今之稍有行持者，动言见种种境界。此境界，皆是妄心所感。若是圣境界现，虽他人不得而知，而其人当必大有心行转变之征。若仍然照旧，则非圣境，乃魔境也。不可不知。凡一切人，皆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乃三世诸佛之略戒经，人人皆宜持，人人不可犯。持则有功德，犯则有罪过。持之及极，便可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乃至成佛。彼发心受戒，无师可授。当志诚恳切佛前忏悔一七日，于佛前自誓受戒即已。固无须云好相。亦无须云已发心未发心。今之时机，非佛世之时机。然为往生西方受戒，当须真实受持。若徒求其名，则成戏弄，罪过实非浅鲜。

问，行人若不受戒，则永弃佛海，失大利益。如发心不真，颠预受戒，犯之又一重戒罪，是受之恐致违犯，不受又失大益，似乎进退

两难。弟子对此，颇有愚见，以为如果发心真实，自必惧罪情深，必少违犯，不妨立即受戒。否则习气太重，或因一时心感，贪一戒名，昧然受之，将来必易触犯，反不如依律秉持二三年后，果无违犯，再行受戒未晚。斯则既得戒益又不致徒增戒罪，似乎有益无害。此法弟子曾试之，劝人吃素，颇有效验。因近数年几遇发心修行，即劝其先持六斋，及戒杀，减少肉食，兼作众生一体血肉不净等观，不数年间，因之而吃长素者，不下十余人，今对于戒法，未知可否照此办理。又有一辈行人，颇明罪福因缘，虽未受戒，而能照律秉持，孜孜念佛，求生净土，若后往生，与已受戒念佛往生者，品位有无高下。若有，则与六祖心地无非自性戒，本来无一物，何处著尘埃之义，似乎相违。如无，而律又言如法受戒者，方发戒体，且得天神拥护，又显与未受戒者，大有区别。弟子未明斯义，故特录求指示。况前拟先秉持，而后受戒，如果不同，设此学戒期内有命终者，岂不失大利益，是此一疑义，尤不得不早求解决也。

答，既欲受戒，固宜真实。既不真实，又何须受。利益由真实持戒得。非有受戒之名，便得利益也。汝之疑，可谓无谓之极。凡修行在心地上论，不在形迹上论。未受戒而持戒，是为真实修行人。岂真实人，行真实行，反庸劣乎。然佛菩萨极力劝人受戒，谓受之必持。非为今之挂名受戒者发也。挂名受戒，以受戒人毁佛禁戒，罪加一等。汝之所问，皆是死执迹相，妄兴议论。如此所说，皆名戏论。受戒发戒体，乃宿根深厚之人，非今之悠悠挂号者事。不受戒而能持戒，乃少数人，非多数人，故不得用此以难彼。此系特别性质，彼乃通途教道，何得崖板相比。直是本无一事，妄起风波，可叹孰甚。利益在迹相上论，不究心地实情，则举世之人，皆好假冒修道之人矣。

问，小女现年廿二岁，矢志不嫁，吃素念佛，业已数年。今春其母亡过，伊哀思笃切，数日不进饮食。后经弟子嘱其为母念佛，以期莲品转高，伊自后对灵念佛，寒暑无间。惟其念佛至纯一时，往往见

十方光明，内现佛像。曾记今夏文佛诞期，伊闭坐佛堂念佛，一日，亲觉神游净土，脚踏地软如毡，天花时坠，见佛及二大士掠虚而过，观音菩萨并对之微笑，以手执柳枝洒甘露水于其额，并见无数或坐或立修行之士，相均美好有光，后因送饭伊吃，此境即失。弟子思伊所见，虽多与经论相合，然伊前曾依同善社法静坐二年（现对同善社坐法业已停止数年），当时亦见有光明境界。今此念佛所见不知是否净土境相，抑仍系前之坐功幻影，故特求我师判示。又此女对佛及观音诞期，及祖母父母与己生辰，多持一日夜不食清斋，弟子因阅诸经论，并无赞叹不食之文，即所立八关斋法，亦只制过午不食，弟子因此令其改持八关斋，不知持日，定要依法在佛像前受过否。又弟子阅经不多，不知竟日夜不食，与过午不食，有优劣否。再家慈长斋念佛，亦已数年，静中亦往往见有光明形像，如果不著此，亦得为善境界否。尚乞我师统一判示。

答，令爱宿根颇深。立此志愿，实堪钦敬。所言境界，或是圣境，然不可以此为是。但取一心，勿慕见境。果到一心，境不见亦无碍。未到一心，或所见不真，或见之生欢喜，皆足误事。近人多一用功便有境界，此实多半是魔境。即令是圣境，若心地不明，理路不清，一生取著，便致误事。不可不知。所言清斋，经中未说，梁傅大士（弥勒示现居士身）每行之，亦非不可行。若勉强硬饿，则固不必行。若安然无损，自在如法，亦非不可。又今人只可按常行道修，不可特立异相，以杜好名显异惑众等弊。

问，弟子研究佛学，自阅楞严圆觉起信等诸大乘经论后，颇知天地万物，及一切净秽刹土，皆依一真幻现，对于心净感净土，心浊感浊土等义，颇能谛信确切。故虽阅宗乘语录，不但于净土不至生疑，且适足以坚其信愿，此后似不至为禅净性相遮扬之语所惑。惟对于经论所说，佛界不增不减，众生界亦不增不减之语，时起疑情。盖就性体而论，诸佛众生，体本相即，诚无差别增减可言。至发为众生界，

虽属纒纒众多，然就幻形而观，似不无数可言，既有数量，则诸佛应世，均度若干众生成佛。佛性譬海水，众生譬波泡，泡破归海，言水无增减则可，而此泡相显有数量，又何说无增减。或谓无增减者，为因一泡已平，一泡又起故尔。如此则诸佛发愿度生，似为徒劳，且于众生成佛不至再迷之理，亦为有违。若谓泡破不复起，而此性海众生，泡虽多，则一佛已度无量数，况后复有多佛应世，则所有众生，不但日见减少，且终有度尽之一日，果尔又不第与经论无增减之言相违，而于众生界最初究从何起之旨（经云无明无始，若众生界有终，则无明即有始矣），亦透不过去。此又圆觉金刚藏菩萨曾有请问，佛答对佛界则引矿已成金，不重为矿为喻，以明佛不再迷之理。至对众生本起无明，则云以轮回心生轮回见，意谓非亲证圆觉，不能测度，此事并可如是分别，非为正问，而起信义记亦引鸟飞虚空之喻，以显众生无量，故不可说有增减，究亦难使人决然无疑（众生显有头数，何云无量。如真无量，除非一众生能化多众生，果此亦可免佛界不再起众生界之疑。然一众生一灵识，此理又说不过去矣）。然此义深远，佛尚因众生迷故，难以畅说，即说而众生不知如故。弟子何人，何敢以凡夫知见，测度此事。惟敝处学佛士绅，以弟子学佛比伊辈颇早，意谓能解此理，多有质问者，弟子当虽援引经论以答，伊辈总不满意，且疑佛学说理，亦有不圆而堕信心者，故特录此一段，思求我师指示此理，可否另用譬喻，略为阐明。一免弟子再起此惑，二令有以酬答彼等质问也，则幸甚。

答，佛界众生界，两俱不增不减，此是据理而论。汝何得据幻迹而论。不观金刚经度尽一切众生，不见一众生得灭度者。若以迹论，佛语便成矛盾。若知直显理体，则如示醉人迷人，谓屋转方移者，谓屋本不转，方本不移也。又何得以醉人之屋转，迷人方移为是。而以不醉不迷者所言为非乎。如汝所说，俱属戏论。彼醉人迷人未悟之先，断不能死心信其不转不移，以亲见故。及至一悟，方知是妄非真。汝将以彼为准乎，抑以此为准乎。了此则何须辩论。汝作海波泡

说，皆在迹上执著。以佛欲人知自己全体是佛，由迷而有众生之相。即此众生之相，全体属妄。屋转方移，汝执著于转移。可谓舍本逐末，将见常转常移而不息矣。佛为出矿之金，众生佛性，为在矿之金。在矿之金，绝未成金。不过明人知其有金，而始加烹炼令出，以得受用耳。佛恐众生不肯承当，故注重于发明本体。以既知本体，断不肯自轻而不修耳。若知从体上论，则无须疑。若舍体言迹，且请阁下另求大通家为之论判。光之庸僧，无此智慧辩才也。

批念佛居士书

（顶格写者，均系印公批答之语。其低一格写者，则为永嘉念佛居士之原书）

奉读慈谕，极淳切，极方便，数载泣歧，一朝知正。今后当一心念佛，普为众生回向净土。其余期图，若俗若真，皆已放下，唯此一著，确可安身立命，自利利他，上慰悲愿，而报鸿恩。乞赐加被，常行精进。兹拟来月或八月再事禁语，默持观音圣号，日期长短，随力随缘。所有关中礼念仪式，及诸疑问，谨陈于后，即请诲迪，祇遵为感。

心常存于修持，关与不关，皆无甚紧要。然须圆通，不可死执，或致心有不安，反为无益。观音慈悲广大，决定有感即应。但不可过于急躁求应。譬如种谷，今日下种，今日即望收谷，便成痴人。而菩萨固有一举念，即蒙加被者。但不可作此种崖板观念期望，则有大益矣。

入关第一天

早起念十气佛，盥漱毕，礼十方常住三宝，各一拜，本师释迦牟尼佛三拜，西方教主四十八拜，净土经论三拜，观音三十二拜，势至海众各三拜，地藏莲宗诸祖（现在师僧）各一拜，念供养咒廿一遍，念莲大师西方愿文一遍，念观音赞一遍，继续专念圣号，于其中间，除眠食外，兼于近午过午，近晚正晚，礼观音三十二拜。

仪节以简为妙。

以后各天

早起念十气佛，盥漱毕，礼观音三十二拜，继续专念圣号，于其
中间，除眠食外，兼于近午过午，近晚正晚，礼观音三十二拜，如第
一天。

完满一天

早起及近晚各仪如前，正晚圣号念毕，念西方愿文一遍，礼西方
教主四十八拜，观音三十二拜，势至海众各三拜。

又莲大师愿文中，专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句，自应改为专念观世
音菩萨万德洪名，余句尚须改易否。

宜酌量。

愿文中首段，今于佛前翘勤五体，念至此句时，只须一礼便起，
或须伏至以下某句才起。

久伏或致伤气。不可不知。

通行观音赞云，观音大士，悉号圆通，十二大愿誓弘深，十二大
愿四字，恐系误引药师如来因缘，应改何语。

十二大愿无出处。改为慈悲誓愿最弘深。亦可。

临卧如不成寐，只管忆念圣号，以治之，抑须暂停圣号，静心以
治之。

静心念圣号。

欲念起时，须作已死想，抑作将死想，关中尚有应须注意之事，
统祈指示。

事岂能尽指出，唯志诚恭敬，不急躁求灵应。但取心与圣号相应。不求感通，自获感通。否则或至著魔。

平日屡梦，在屋内飞行念佛，惟被椽瓦盖住，不能冲升，又一日在某寺见一帧水墨画观音像，身眼巨大，至今尚觉怖畏，以上二缘，未知是何罪障。

此梦系好境界。但尚未至业力大消，故仍有碍。见像怖畏，亦无碍。然不得常存念在心。

又恩师尝谓行人所见之境，有一分不可说一分一，亦不可说九厘九，过说亦罪过，少说亦不可。又谓此种境界，向知识说，为证明邪正是非，则无过，若不为证明，唯欲自炫亦有过。若向一切人说，则有过，除求知识证明外，俱说不得云云。然则行人见有境界，或因心想不周，或因文字疏拙，以致少说多说，亦有妨碍否。弟子曾蒙恩师三次示梦，当向某友等宣说，虽非欲自炫，亦非为证明，实为令其启信，不知仍属有过否。

梦境尚无大关系。禅定中之境，切须慎重。修行人每每犯未得为得之病。

居家处世，见人有不如法，既无威德，足资制服，又不善劝谕，使令感悟，只好忍耐随任，忆念观音，以祈慈佑得乎，并恳开示幸甚。

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即彼不得益，自己却得大益。

修持偈

敦伦尽分 闲邪存诚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戒杀护生 吃素念佛 回向往生 极乐世界
以此自行 复以化他 是名佛子 所应行者
若能如是 功德无量

百丈清规序辨讹

按百丈禅师，生于唐玄宗九年，寿九十五岁，至宪宗元和九年正月归寂。所著清规，首章即祝釐，次章即报恩，又次章即报本，此种极严重之佛事，若无佛殿，向何处举行乎。自百丈寂后，历二百余年，至宋真宗景德元年，杨亿为清规作序。有不立佛殿，唯树法堂者，表佛祖亲嘱受，当代为尊也。窃疑乃前立佛殿，后树法堂，正合佛祖亲嘱受之意，而近千年来，无人改正。今弘储禅师，亦据此为论断，不禁痛心疾首。禅寺无佛殿，将绝无佛耶，抑傍边小屋供佛耶，奉旨祝釐于偏傍小屋，不唯轻佛，其轻君也大矣。以此一事，知此不字、唯字，乃前字、后字之讹。扬州所刻清规证义，已令改正。今避难寓灵岩，见所录储公所作宝王殿记，深恐以讹传讹，将人天师表之百丈，竟以魔外之行为诬之。因略为辩论，以期后之来哲，各各尊佛尊祖，以维持法道于无既也。知我罪我，所不计焉。

示灵岩打七规矩

（为在家弟子说）

灵岩规矩，系光所立，与天下丛林不同（唯杭州弥陀寺仿佛，彼亦光立，后稍带点应酬派，也放焰口）。常年功课，与打七同。有请打七者，不过多加三次回向而已。无论请多请少，全堂通通照常念。所有嚩资，全堂并外寮均分。无偏无党，不以开多开少起争执。一律同念，嚩一律均分。但施主，请多人彼只得多人之功德，以故无一人不念。若照别处，则打七者打七，不打者便闲住。于功课有间断，于僧众有开否。此法实为办道应酬佛七之第一法，为从来所未有，故人多乐于灵岩打七也。

题佛舍利偈

如来无生灭，众生有罪福。福感佛出世，罪感佛入灭。
佛虽示入灭，仍不舍众生。故留诸舍利，作得度因缘。
当知此舍利，即是佛生身。亦即佛法身，宜瞻礼供养。
恪遵如来教，专修净土法。速出五浊界，期畅佛本怀。

灵岩新建弥勒殿奠基祝愿赞

缅维地神，护法功深。弥勒楼阁重建新，愿输保护心。俾此法门，万
古无灾屯。

张母王太夫人西归颂

懿哉张母，宿有慧根。赋性贤善，慈和如春。
厚德载福，周济饥贫。子孙咸堪，咏吁嗟麟。

敬恕堂匾跋

陶遗居士，相识有年。见其谦抑敬谨，知其所禀者远。兹令为书堂名，言先父惕甫公，修堂三楹，名敬恕。盖欲后世子孙，永作规绳。意欲请有德者书之，不幸而居其间九日即逝。遗与仲兄，谨承先志。四十年来，额尚未书。祈光为书，不计工拙。光愧无德，又不善书。为塞责计，聊允其请。

相医要义

有心无相，相随心生。有相无心，相逐心灭。以此四句，对一切人说。令有好相者力勉，无好相者力修。必期于好者永保其好，不好者即变为好。相士常能以此告人，即居廛为政，以相化民，其为功德，最为殊胜。以此回向西方，定可满其所愿。其力勉力修之道，无越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以此自行，复以化他。尚可超凡入圣，况世间数十年富贵福泽乎哉。医士医病，亦宜注意于此。能如此者，是名真医，是为大医王之真弟子也。

免难轶闻

此女人，命不该死，故坐于汽车之外。及车堕下河正下时，扬于其岸，故衣绝未湿。盖佛天鬼神，于坐车时，已为救之之法于前矣。想必如是。

又民十几年，潘对鳧重修济南净居寺。开光唱戏，来客甚多。一人领一小孩，在井边看。小孩堕下井，立使人下井捞，水面无一物。用竿子遍井底搅，亦无一物。其人回家，则小孩在家里睡。如痴如呆，衣服尽湿。问何以到家，云不知。因刻一碑，盖一亭，名其井为圣井，拓之寄光。光送真师，真师裱而挂于太平寺大殿下客厅。此致梦庵，猜猜此梦。

民廿七年，避地瓯江度岁。腊底有青田至金华公路汽车一辆。晚开出，隔丽水数十里之荒野江边。司机不慎，车堕江中。乘客四十余人，均遭灭顶。翌日黎明，前往营救时，有一妇人，年约三十左右，坐江岸道旁，如痴如醉，询以何来，答言，昨暮乘车至此，问以全车遇险，尔何无恙，对曰不知。质以当时情况，亦不了了。连日两处新闻披露，莫不咄咄叹奇。还山后，曾以此一段新闻，备告师尊，当时亦只互相惊异。予归寮舍，后师饬侍役持此字条见示。看后挟书中，亦未重视也。公今往生矣，用特检出，以待装池。残零只字，片羽吉光。曾忆某记载有保存王右军沽酒数斤之字条者，异常珍贵。则吾师此纸之价值，不待他年评定也。庚辰除夕前二日敬识。辛巳花朝后数日，书于灵岩山寺之养心室中。甲午十月廿二日，奉妙真上人示，敬谨录书。弟子慧健时年七十有七（慧健为梦庵法名）。

名贤题咏册小引

（代灵岩常住作）

贵客莅止，为古刹光。特备粗册，祈题鸿章。
用镇三门，结莲社香。百年寿终，同往西方。

诗人张永夫后身

张永夫，善诗性介，死而友盛青嶠，葬于灵岩山麓。越十八年，青嶠诞期，一少年翰林来贺，即永夫后身也。

答丁福保居士代友人问一则

令友所问，以果地觉，为因地心者。以阿弥陀佛所证之菩提觉道，即阿弥陀佛一句万德洪名，包摄净尽。念佛众生，果能恳到执持忆念。则以弥陀果德，熏染自己业识妄心。熏之久久，业尽情空。心与佛合，心与道合。全众生心，成如来藏。因该果海，果彻因源。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如是如是。

植福祈嗣佛七文疏

伏以佛光普照，如秋月以当空。法化流行，若时雨之润物。所求皆遂，无愿不从。仰叩洪慈，俯垂洞鉴。爰有一四天下，南瞻部洲，□□省，□□县，□□名山，□□寺。秉释迦如来遗教奉行，主修法事功德，沙门□□。今据□□省，□□县，□□乡，□□界下居住，奉佛修斋，植福延龄祈生令嗣信男女□□一心上叩娑婆教主释迦文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消灾延寿药师如来，现坐道场观音大士，十方三世无尽三宝，各宝金莲座下。愿舒莲目，俯鉴葵忱。切念弟子，叨生盛世，忝预人伦。光阴已过四十，子息尚无一个。总因宿业深厚，现善微弱。致令子嗣缺乏，不能慰承先启后之心。福慧浅薄，无由行爱物仁民之事。由是特发诚心，恭就□□寺，启建佛七一堂。于□□月□□日开坛，恭请□□戒德师僧，逐日称念无量寿如来洪名圣号，至□□日圆满。又于□□日，设放普济孤魂焰口一堂。于□□日，设如意大斋一堂。又以□□元，助修天王宝殿。以此功德，专祈佛慈加被，法润深滋。罪雾消而寿山耸峙，石麟降而干蛊联芳。又祈祖祢同生莲邦，现生眷属悉增福寿。又祈雨顺风调，民康物阜。干戈永息，中外协和。四恩总报，三有齐资。法界众生，同圆种智。恭干三宝垂慈，证明摄受。谨疏。时维

天运□□年□□月□□日具呈

荐亡生西佛七文疏

伏以佛光普照，如杲日以丽天。法化流行，若甘露之润物。有求皆应，无愿不从。仰叩洪慈，俯垂洞鉴。爰有一四天下，南瞻部洲，□□省，□□县，□□寺。秉释迦如来遗教奉行，主修法事功德，沙门□□。今据□□省，□□县，□□乡，□□界下居住，奉佛修因，启建荐亡生西佛七道场，□□暨领阖家善眷人等，是日沐手焚香，一心归命娑婆教主释迦文佛，极乐教主阿弥陀佛，十方三世无尽三宝，各宝金莲座下。愿舒莲目，俯鉴葵忱。切念□□，生于□□年□□月□□日□□时，歿于□□年□□月□□日□□时。痛念渺尔去世，永背音容。未修念佛三昧，难免随业升沉。三途固属苦荼，人天亦非安乐。若不往生西方，决难身心自在。由是恭就□□寺，启建荐亡生西念佛道场七永日，仗凭戒德师僧，称扬弥陀圣号。献六味之香斋，供常住之三宝。六时忆念，七日精修。所集功德，专祈□□神超净域，业谢尘劳。莲开九品之华，佛授一生之记。又祈历代祖宗，咸归极乐。现在眷属，均获吉祥。四生九有，同归净土法门。八难三途，共入弥陀愿海。恭干三宝慈悲，证明摄受。谨疏。

□□年□□月□□日具呈

植福延龄佛七文疏

伏以佛天普覆，但有感而皆通。法海无边，唯竭诚者得益。仰叩洪慈，俯垂洞鉴。爰有一四天下，南瞻部洲，□□省，□□县，□□寺。秉释迦如来遗教奉行，主修法事功德，沙门□□。今据□□省，□□县，□□乡，□□界下居住，奉佛修因，启建植福延龄佛七道场，信男女□□本命□□月□□日□□时建生，现年□□岁，暨领阖家善眷人等。是日沐手焚香，一心归命，娑婆教主释迦文佛，极乐教主无量寿佛，十方三世无尽三宝，各宝金莲座下。愿舒莲目，俯鉴葵忱。切念弟子叨生盛世，忝预人伦。善根微弱，未知出世之方。过咎滋多，久昧修因之路。又以天覆地载，师教亲生。受恩则大越虚空，报德则少逾涓滴。若非投诚三宝，曷由普报四恩。由是谨于即日，恭就□□寺，启建植福延龄念佛道场七永日。仗凭戒德师僧，称扬无量寿佛圣号。献六味之香斋，供常住之三宝。六时忆念，七日精修。所集功德，专祈罪山崩倒，业海干枯。寿随日增，福自天锡。现前眷属，膺五福而培胜因。过去宗亲，仗佛慈而生净土。四恩总报，三有齐资。法界有情，同圆种智。（下略）

忏悔发愿佛七文疏

（上略）切念弟子□□宿业深重，现过殷繁。虽则专志净业，未得心佛相应。多年疾病缠绵，现今更加沉重。由是特祈□□寺，启建念佛求生西方道场一七。恳祈弥陀慈父及诸圣众，特垂慈悲，速来接我，令我正念分明，随佛往生，不离当念，即生西方。见佛闻法，悟无生忍，承佛慈力，及己愿轮，回入娑婆，度脱众生。若其世寿未尽，愿祈速愈。当尽此报身，弘扬净土，广度众生，以报佛恩。又愿先父，先姑，承此功德，神超净域，业谢尘劳，莲开上品之华，佛授一生之记。家母□氏，深信佛法，专修净业。临终正念昭彰，蒙佛接归极乐。先室□氏，于此佛七坛中，蒙佛慈悲加被，不离当念，便预莲池。又愿历代祖宗，累劫怨亲。同登净土玄门，共入弥陀愿海。又愿家门清吉，人眷平安，兵劫早息，中外协和。恭干三宝慈悲，证明摄受。谨疏。

植福延龄普佛文疏

伏以大觉世尊，实众生之恃怙。药师妙典，洵苦海之舟航。有求皆应，无感不通。仰叩洪慈，俯垂洞鉴。爰有一四天下，南瞻部洲，□□国□□省□□县□□山□□寺，秉释迦如来遗教奉行，主修法事功德，沙门□□。今据□□省□□县□□乡□□界下居住，奉佛修因，启建植福延龄普佛道场。信男女□□暨领阖家善眷人等。是日沐手焚香，一心归命娑婆教主释迦文佛，消灾延寿药师如来，十方三世无尽三宝，各宝莲座下。愿舒紺目，俯鉴丹忱。窃念弟子虽生末法，幸处中华。蒙佛圣之庇庥，赖父母之抚育。不唯受恩而冀报，兼欲忏罪而自新。由是谨于即日，恭就□□寺，启建植福延龄普佛道场一堂。仗凭戒德师僧，称扬药师圣号，虔礼药师海会佛及圣众。以此功德，专祈弟子□□业障消除，善根增长。寿与日而俱永，德随时以益新。并愿历劫怨亲，等蒙解脱。现在眷属，各获安康。四恩总报，三有齐资。法界有情，同圆种智，恭干三宝慈悲，证明摄受。谨疏。

□□国□□年□□月□□日 具呈

植福延龄佛七文疏

伏以佛光普照，如秋月以当空。法化流行，若时雨之润物。所求皆应，无愿不从。仰叩洪慈，俯垂洞鉴。爰有一四天下南瞻部洲，□□国□□省□□县□□名山□□寺，秉释迦如来遗教奉行，主修法事功德，沙门□□。今据□□市□□路□□界下居住，奉佛修斋，植福延龄信男女□□，暨阖家善眷，一心上叩娑婆教主释迦文佛，消灾延寿药师如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现坐道场观音大士，十方三世无尽三宝，各宝莲座下。愿舒莲目，俯鉴葵忱。窃念弟子叨生盛世，幸预人伦。赖祖先之德泽，致衣食尚无乏。每欲报德植福，修持净业。无奈根机浅薄，罪障宏深。悠悠虚度，未得实益。现被二竖所困，愈惊三界无安。由是特发诚心，恭就□□寺，启建专持阿弥陀佛万德圣号佛七一堂。择于本月□□日开坛，恭请□□位戒德师僧，逐日一心称念佛号，至□□日圆满。是晚设放普济孤魂焰口一堂，以此功德，专祈佛慈加被，法利润滋。罪雾消而身心安乐，慧月朗而谛理洞明。现在道业增进，优入圣贤之域。临终形神俱妙，高登极乐之邦。又祈过去祖祢，同生西方。现在眷属，悉增福寿。又祈雨顺风调，民康物阜，干戈息而中外协和，礼让兴而风俗淳善。四恩总报，三有齐资。法界众生，同圆种智。恭干三宝垂慈，证明摄受。谨疏。时维

公元□□年□□夏历□□月□□日具呈

普利水陆请牒文疏

伏以大觉世尊，实众生之恃怙。妙法灵文，乃苦海之舟航。仰叩洪慈，俯垂洞鉴。爰有一四天下南瞻部洲，□□国□□省□□县□□山□□寺，秉释迦如来遗教奉行，主修法事功德，沙门□□。今据□□省□□县□□乡□□界下居住，奉佛修斋，荐先延生，信男女□□行年□□岁，本命□□宫，□□月□□日□□时建生。维日一心归命娑婆教主释迦世尊，十方三世无尽三宝。愿展慈光，俯鉴葵悃。窃念弟子与诸众生，自无始来，轮回六道，迷心取境，背觉合尘。于真常中妄见无常，于极乐中翻受极苦。不遇良缘，则何由灭罪而增福。不修胜法，则无从荐亲而解怨。逢□□寺纠集众善，启建万年普利水陆，亦随一分，以冀备膺福祥，均资恩有。每年于□□月□□日开坛，至□□日圆满。于中一心奉请，十方法界四圣六凡，万德万灵，光降法筵，以申供养。伏凭清众讽诵□□如上合集功德。仰冀三尊允鉴，万圣垂光。宏开拔苦之门，大启与乐之道。四恩三有，法界有情，悉皆顿出苦轮，即生乐国。预会弟子，生崇福寿，没归莲邦。本坛依科修奉外，各给牒文一道，俾本人随身佩执。俟百年报满，仗此牒文，即生净土。为此具牒，须至牒者。给付预修培因信男女□□随身收执。时维

公元□□年□□月□□日主修法事功德沙门□□给

礼拜大方广佛华严经文疏

伏以大觉世尊，实众生之恃怙。华严妙典，乃苦海之舟航。有求皆应，无感不通。仰叩洪慈，俯垂洞鉴。爰有一四天下，南瞻部洲，□□国□□省□□县□□山□□寺，秉释迦如来遗教奉行，主修法事功德，沙门□□。今据□□省□□县□□界下居住，奉佛修因，植福延龄信男女□□，行年□□岁，本命□□宫，□□月□□日□□时建生。是日熏沐焚香，一心归命娑婆教主释迦文佛，极乐导师阿弥陀佛，消灾延寿药师如来，大方广佛华严尊经，现坐道场观音大士，十方三世无尽三宝，各宝金莲座下。愿舒紺目之慈光，俯鉴愚诚之葵悃。窃念弟子自无始来，轮回六道。迷心取境，背觉合尘。纵身口意，造杀盗淫。与诸众生互相残害。于真常中，妄见生灭。于极乐中，翻受苦毒。不遇良缘，则何由灭罪而增福。不修胜法，则无从报恩而解怨。由是特发诚心，虔请□□寺戒德僧□□大师，一字一拜，志诚顶礼大方广佛华严经一部，八十一卷。兹值功德圆满，佛事周隆。仰企三尊加被，万圣垂光。俾弟子本身及阖家眷属，悉皆灾障冰消，吉祥云集。福泽深于东海，寿量高于南山。历代先亡，蒙法利而同生极乐。绵延后裔，沐佛恩而均享安康。四恩总报，三有齐资。法界有情，同圆种智。仰干三宝慈悲，证明摄受。本坛因即给牒一道，俾彼随身佩执。俟百年报满，仗此功德，往生净土。须至牒者。右牒给付修因企果植福延龄信男女□□收执。时维

公元□□年岁次□□□□月□□日

主修沙门□□谨具

拜经比丘□□恭签

楹联

三门

净土法门普摄群机实如来成始成终之道
弥陀恩德遍沾含识示众生心作心是之方

弥勒阁

弥勒为当来世尊远本莲经不宣实则久成无上道
楼阁乃法界全藏妙谛华严略显观兹可晓住斯人
宝阁覆十虚直同万象空含圆彰法界修因事
分身遍尘刹宛若干江月印预摄龙华授记人

大雄宝殿

愿重悲深举三根而普度
真穷惑尽超十地以独尊

地藏殿

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悲心无既
地狱已空始示成佛慈誓莫穷

观音（二首）

妙相庄严普摄庶类
悲心惻怛广度群萌
大士现千手眼遍提普照
众生当一心志归命投诚

念佛堂（二首）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
专注一境毕命为期
莫讶一称超十地
须知六字括三乘

赠法空大师

修行以对治烦恼习气为本
省己以不肯放纵自欺为功

赠郭介梅居士

杯量容三千世界
渡生尽十二含灵

贈戴滌尘居士（二首）

劝亲修净尽儒道
祈众往生畅佛怀
五蕴皆空一法不立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

(邓慧载记录)

自序 (民二十五年)

印光，乃西秦百无一能之粥饭庸僧，宿业深重，致遭天谴。生甫六月，遂即病目，经一百八十日，目未一开，除食息外，昼夜常哭。承宿善力，好而犹能见天，亦大幸矣。及成童读书，又陷入程朱韩欧辟佛之漩涡中，从兹日以辟佛为志事。而业相又现，疾病缠绵，深思力究，方知其非。于二十一岁，出家为僧，以见僧有不如法者，发愿不住持寺庙，不收徒，不化缘，不与人结社会，五十余年，不改初志。近在吴门作活埋观。九月初，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菩提学会领袖屈文六居士等，以光年老，或有心得，而不知其只能吃粥吃饭。请于启建护国息灾法会时，来沪演说，固辞不获，只好将错就错。至期，每日邓慧载，及无锡二三居士，各于收音机，听而录之，持来求为鉴定，即欲排印。所录互有出入，而邓之字大，遂依之略为笔削。此稿，大通家固不要看。倘愚钝如光，又欲即生了生死大事，及欲治心治身，治家治国，无从下手者，阅之或可不无小补云。

第一日说吃素念佛为护国息灾根本

印光本一无知无识之粥饭僧，只会念几句佛。虽虚度光阴七十余年，而于佛法，绝无彻底之研究。此次既以护国息灾法会诸君之邀请参加，情不可却，且事关国家福利，亦属应尽之责。遂不辞简陋，来预此会。但今天所讲者，并无高深之理论，只述护国息灾之根本方法。至于此次法会之要义，待明日再讲。

此次法会之目的，为护国息灾，但何以方能达此种目的。余以为根本方法，在于念佛。盖杀劫及一切灾难，皆为众生恶业所感。人人念佛，则此业可转。如只有少数人念佛，亦可减轻。念佛法门，虽为求生净土，了脱生死而设，然其消除业障之力，实亦极其巨大也。而真正念佛之人，必先要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尤须明白因果，自行化他。今日之非圣非孝，蔑道废伦，杀父公妻等等邪说，皆是宋儒破斥因果轮回，以致生此恶果。如人人能明白因果道理，则断无人敢倡此谬说也。世间一成不变之好人少，一成不变之坏人亦少，大多皆是可上可下，可好可坏，所以教化最为紧要。孔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只要加以教化，无不可以使之改恶归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惟在人之信念而力行耳。今日中国社会之所以如是紊乱者，皆无教化之故也。但教化须在幼小时起，所谓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若小时不教，大则难以为力矣。何则？习性已成，无法使之改易也。故念佛之人，须注意教育其子女，使为好人，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果能人人如是，则灾难自消，而国亦常蒙拥护矣。

念佛法门，根本妙谛，在净土三经。而华严经中普贤行愿品所示，尤为根本不可缺乏之行愿。盖善财以十信满心，参德云比丘，即教以念佛法门，得入初住，分证法身。从此历参五十余员知识，随闻随证，自二住以至十地，历四十位，最后于普贤菩萨处，蒙其开示加被威神之力，所证与普贤等，与诸佛等，即是等觉菩萨。然后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劝进善财，及华藏海众，一致进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故知念佛法门，始自凡夫，亦可得入，终至等觉，亦不能超出其外。实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得九界同归，十方共赞，千经俱阐，万论均宣也。

凡学佛之人，更有应注意之事，即切戒食荤腥，因食荤腥能增杀机。人与一切动物，生于天地之间，心性原是相等，但以恶业因缘，致形体大相殊异耳。若今世汝吃他，来世他吃汝，怨怨相报，则世世杀机无已时矣。若能人人茹素，则可培养其慈悲心，而免杀机。否则纵能念佛，而尚图口腹之乐，大食荤腥，亦未能得学佛之真利益也。

再者，今人好言禅净双修，究则所谓双修者，乃看念佛的是谁。此仍重在参究，与净土宗生信发愿求往生，迥然两事。又禅宗所谓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系指亲见当人即心本具之佛性而言。密宗所谓即身成佛，盖以即身了生死为成佛。若遽认以为成万德具足，福慧圆满之佛，则大错大错。盖禅家之见性成佛，乃是大彻大悟地位，若能断尽三界内之见思二惑，方可了生脱死。密宗之即身成佛，不过初到了生死地位。此在小乘，则阿罗汉亦了生死。而圆教初信断见惑，七信断思惑，即已了生死。七信与阿罗汉，了生死虽同，其神通道力，则大相悬殊。八九十信，破尘沙惑，至十信后心，破一品无明，证一品三德秘藏，而入初住，是为法身大士。历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位，方入佛位。其历程尚有如此之远，非一蹶即可骤至也。修净土者，即生西方，即了生死，亦是即身成佛，但净宗不作此僭分说耳。而与禅宗之纯仗自力，较其难易，实为天壤之别。尚望预会诸君，三复斯旨。

第二日说因果报应及家庭教育

昨日讲净土法门，今天讲护国息灾法会之意义。所谓护国息灾云者，是国如何护，灾如何息。因是欲达此项目的，有二种办法，一者临时，二者平时。如能平时茹素念佛，以求护国息灾，固有无限之功德。即临时虔敬而求护息，亦有相当之效力，不过仍以平素大家护息为好。盖平素大家茹素念佛，愿力相接，则邪气消而正气长，人人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国家得护而灾殃自消矣。古书有云，圣人不

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盖已乱之治易晓，未乱之治难明。夫治国亦如治病，有治标者，有治本者。治病者是已乱之治，若求其速效，所谓头痛医头，腿痛医腿，治其标也。其标既愈，然后再治其本，俾气血周流，营卫舒畅。本既痊愈，则精神振起，方能奋发有为。现者国家危难，已至千钧一发之际，余以为今日治国，须标本兼治。兼治之法，最莫善于念佛吃素，戒杀放生，而深明乎三世因果之理。现在世界之劫运，吾人所受种种灾难，皆是过去恶业所招，以致感受现在苦果。故知此恶业者，即过去恶因之所造成也。欲免苦果，须去苦因。过去已种之苦因，念佛忏悔，乃能消去。现在如不再种苦因，将来即能免受苦果。何谓苦因，贪瞋痴三毒是也。何谓善因，济物利人是也。若人人明达因果之理，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灾害自无从起矣。唯今人不明因果之理，私欲填胸，无恶不作，只知自己，不知有人。讵知利人即是利己，害人甚于害己。故余平素常言，因果者，圣人治天下，如来度众生之大本也。舍因果而谈治国平天下，何异缘木而求鱼，吾未见其能有得也。佛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如今生所作所为皆是恶事，来世定得恶果。如今生所作所为皆是善事，来世定得善果。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理与吾佛所讲因果正同。所谓余者，乃正报之余，非正报也。本人来生后世所享受者，乃所谓本庆本殃也。余报乃在其子孙，余庆余殃，皆其祖父所积而成者也。

世人不知因果，常谓人死后，则告了脱，无善恶果报，此为最误天下后世之邪见。须知人死之后，神识不灭。如人人能知神识不灭，则乐于为善。若不知神识不灭，则任意纵欲，杀父杀母，种种罪恶，由此而生。此种极恶逆之作为，皆断灭邪见所致之结果。人人能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天下太平，人民安乐。然此尚非究竟法。何为究竟法，是在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并须敦伦尽分，闲邪存诚，则国运可转，灾难可消。盖今日之灾难，皆大家共业所招。如人人念佛

行善，则共业可转，而劫运可消。如一二·八沪战时，念佛之人家，得灵感者甚多。彼自己单修，尚得如此灵感，况人人共修者乎。故知国难亦可由众人虔恳念佛挽回也。又如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二应身，入诸国土，寻声救苦。如至诚诵观音圣号，自能得感应。古今得灵感而见诸载记者甚夥，诸君可自翻阅之。除普门品中所述外，凡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救度之。应以山河大地桥梁道路身得度者，即现山河大地桥梁道路身而救度之。现在之人，发信心者太少，不发信心者太多。若人人发信心，则何灾不可消哉。且人之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凡为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若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矣。尤重者必在于胎教，孕妇能茹素念佛，行善去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身不行恶事，口不出恶言。使儿在胎中禀受正气，则天性精纯，生后再加以教化，则无不可成为善人者。昔周太姜、太任、太姒，相夫教子之淑德懿行，故能成周朝八百年之王业。印光常谓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良以家庭之中，主持家政者，多为女人，男人多持外务。其母若贤，子女在家中，耳濡目染，皆受其母之教导，影响所及，其益非鲜。若幼时任性娇惯，俾其自由，绝不以孝弟忠信因果报应是训，长大则便能为杀父杀母之魔王眷属矣。是故子女幼小时，切须养其善心，严加约束。要知今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之辈，皆从彼父母娇生惯养而来。以孟子之贤，尚须其母三迁，严加管束而成，况平庸者乎。现在大家提倡男女平权，谓为抬高女人的人格。不知男女之身体既不同，而责任亦各异。圣人所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正位乎内者，即实行烹饪纺织，相夫教子之事也。今令女人任男人之事，则女人正位之事荒废矣。名虽为抬高女人的人格，实则为推倒女人的人格。愿女界英贤，各各认清自己的人格所在，则家庭子女，皆成贤善，天下岂有不太平之理乎。以治国平天下之要道，在于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母任多半。以在胎禀其气，生后视其仪，受其教，故成贤善，此不现形迹而致太平之要务，惜各界伟人，多未见及。愿

女界英贤，于此语各注意焉。世俗皆称妇人曰太太，须知太太二字之意义甚尊大。查太太二字之渊源，远起周代，以太姜、太任、太姒，皆是女中圣人，皆能相夫教子。太姜生泰伯、仲雍、季历三圣人。太任生文王。太姒生武王、周公。此祖孙三代女圣人，生祖孙三代数圣人，为千古最盛之治。后世称女人为太太者，盖以其人比三太焉。由此观之，太太为至尊无上之称呼。女子须有三太之德，方不负此尊称。甚愿现在女英贤，实行相夫教子之事，俾所生子女，皆成贤善，庶不负此优美之称号焉。

其次须认真茹素，人与动物，原是同等，何忍杀其性命，以充自己口腹。己身微受刀伤，即感痛苦。言念及此，心胆惨裂，何忍杀生而食。况杀生食肉之人，易起杀机。今世之刀兵灾劫，皆由此而来。古语云，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世有许多人，虽明佛法道理，而视戒杀茹素为难行。民国十年，余往南京访一友，其人请魏梅荪见余，以信佛念佛，而不能吃素告。余令其熟读文钞中，南浔极乐寺修放生池疏数十遍，即能吃素矣。以其文先说生佛心性不二，次说历劫互为父母兄弟妻子眷属，互生。互为怨家对头，互杀。次引梵网、楞严、楞伽经文为证。熟读深思，不徒不忍食，且不敢食矣。魏居士未过二月，即绝不食肉矣。又上海黄涵之居士之母，不能食素，且不信食素为学佛要事。黄涵之函询其法，余令其于佛前朝夕代母忏悔业障，以母子天性相关，果能志诚，必有感应。涵之依之而行，月余，其母便吃长素矣。时年八十一，日课佛号二万声，至九十三岁去世。余望一切大众，从今日起，注意戒杀茹素。并劝自己之父母子女，及亲友，共同茹素。要知此亦护国息灾之根本方法也。今日余所讲者，为护国息灾之意义，而实行方法，乃在念佛茹素。诸君幸勿以为浅近而不介意也。

第三日申述因果原理并以事实证明

前昨两日，余曾将因果道理，及护国息灾的方法，略略叙述，今日本可不必再谈因果。但有不得不申述者，拟进一步，将因果之原理，与事实，互证说明，俾大众知所儆惕。现在世人不晓因果之原理，以为妄谈邪说。处处讨便宜，不肯吃亏。殊不知便宜即是吃亏，吃亏即是便宜。如今之为父母者，多溺爱其子女，不严加约束，致养成其好钱财，好贪便宜，以为可以保守家产，不致损失。岂知适得其反，遗患终身。间接则与国家社会，亦有无限之影响。兹举一事为例。隋代州赵良相，家资巨万，有二子，长曰孟，次曰盈，盈强孟弱。其父将终，分家资为二，孟得其上。及良相死，盈尽霸取其兄之产。止与孟园屋一区，孟佣力自活。无何，赵盈死，生孟家为儿，名环。后孟亦死，生盈家，与盈之子为儿，名先。洎长，而孟家益贫，盈家益富，赵环即与赵先作仆使为活。谚云，天道弗平，盈者益盈。环一日闻其寡母曰，赵盈霸汝家产，致汝世贫，今至为其奴，可不耻乎。环因怀恨，欲杀赵先。开皇初，环从先朝五台，入峨眉东数十里，深旷无人。环拔刀谓先曰，汝祖，我父，弟兄也，汝祖霸我产业，致我世贫。今为汝仆，汝其忍乎，吾今杀汝也。先即疾走，环逐之入林，见草庵，遂入。有老衲曰，子将何为。环曰，吾逐怨也。老衲大笑曰，子且勿为，令汝自识之。各以药物授之，充茶汤，食已，如梦初醒，忽忆往事，感愧自伤。老衲曰，盈乃环之前身，霸他之业，是自弃其业也。先乃孟之再来，受其先产，父命犹在耳。二人弃家从释修道，后终于弥陀庵。见清凉山志。因果报应，彰明显著，如响应声，如影随形，丝毫不爽也。又如现在流传五台山人皮鼓一事，亦是因果最显明可畏者，为言其详。唐北台后黑山寺僧法爱，充监寺二十年，以招提僧物，广置南原之田，遗厥徒明海。爱死，即生其家为牛，力能独耕，仅三十年。牛老且病，庄头欲以牛从他易油。是夕，明海梦亡师泣曰，我用僧物，为汝置田，今为牛，既老且羸，愿剥我皮作鼓，书我名字于鼓上，凡礼诵当击之，我苦庶有脱日矣。不然，南原之阜，变为沧瀛，未应脱免耳。言讫，举身自扑。海觉，方

夜半，鸣钟集众，具宣其事。明日，庄头报老牛触树死。诲依其言，剥皮作鼓，书名于上。即卖南原之田，得价若干，五台饭僧。诲复尽倾衣钵，为亡师礼忏。后送其鼓于五台山文殊殿，年久鼓坏，寺主以他鼓易之，讹传以为人皮鼓耳。见清凉山志。盖因果昭彰，无能或逃。然赵氏二子，夙世种有善根，能邂逅高僧，居然成道。若一般凡庸，焉可自蒙，而且拨无因果，自误误人，自害害人。今人皆唯看目前，不顾后世，好占便宜，不愿吃亏。其子女耳濡目染，相习成风。而社会风俗，亦因之险恶。争夺以起，大乱以兴，杀人盈城盈野，而目不为瞬，心不为颤，无非职是故也。且杀人者，残忍恶毒，不以为可悲可惧，反自矜其功，而他亦交相赞叹。甚有杀父母，杀兄长者，反自命为大义灭亲。噫，祸变至此，天理绝，人道灭。不仅道德丧亡，抑将浩劫相续。故现在欲救护国家，应从根本做起。根本为何，即确信因果是。如洞明因果之理，而又笃信实行，则世道人心，自可挽回。余以为世界之宗教哲学，皆无佛教精奥而易行。今人之不信因果，大多受宋儒之影响。宋代理学，如程明道、伊川、朱晦庵等，由看佛大乘经，略领会全事即理之意致。及亲近宗门知识，又会得法法头头，不出一心之旨。实未备阅诸经论，及遍参各宗知识。遂窃取佛经之义以自雄，用以发挥儒教之奥。又恐后人看佛经，知彼之所得处，遂昧心辟佛。精妙处不好辟，即在事实上辟。谓佛所说之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事理，皆是骗愚夫愚妇奉彼教耳，实无其事。谓人死之后，形既朽灭，神亦飘散，纵有剉斫舂磨，将何所施。又神已散矣，令谁受生。由此之故，大开肆无忌惮之端，善无以劝，恶无以惩。谓天即理也，岂真有冕旒而王者哉。谓鬼神为二气之良能。谓打雷为阴阳之气击搏而成声。将实理实事，认作空谈。专以正心诚意，为治国治民之本。不知正心诚意，必由致知格物而来。彼以致知，为推极吾之知识，以格物，为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而不知物，乃心中私欲，由有私欲，障蔽自心，则本具真知，莫由显现。由格除私欲，则其本具之真知自显，真知显，而意诚心正矣。正心诚意，愚夫愚妇一

字不识者，亦做得到。若如彼说，推极吾之知识，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虽圣人亦做不到。故知此处一错，治世之根本已失。又以无因果轮回，令人正心诚意，以无有因果，一死永灭，善恶同归于尽，谁复顾此空名，而正心诚意乎。又理学家谓有所为而为善即是恶，此语直是破坏世间善法。何以故？蘧伯玉行年二十，而知十九年之非，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过而未能，是有所为耶，无所为耶。孔子以德不修，学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为忧。年已七十，尚欲天假数年，以期学易而免大过，是有所为耶，无所为耶。然自程朱以后，儒者皆不敢说因果。以说则受人攻击，谓非纯儒，谓悖先贤。故凡识见卑劣者，随声倡和以辟佛。识见高明者，无不偷看佛经以期自雄，无不痛辟佛法，以为后来入乡贤祠，入文庙之根据耳。在程朱当日之心，只欲儒教兴隆，不顾佛教存灭。驯至于今，由彼破因果轮回之余毒，至今爆发，废经废伦，废孝免耻，以成杀父杀母之恶剧，可不哀哉。

现在绥远战事甚急，灾祸极惨，我忠勇之战士，及亲爱之同胞，或血肉横飞，丧身殒命。或屋毁家破，流离失所。无食无衣，饥寒交迫，言念及此，心胆俱碎。今晨圆瑛法师，向余说此事，令劝大家发心救济。集腋成裘，原不在多寡，有衣助衣，有钱助钱，功德无量，定得善果。要知助人即助己，救人即救己，因果昭彰，丝毫不爽。若己有灾难，无人为助，能称念圣号，佛菩萨于冥冥中，亦必加以佑护焉。余乃一贫僧，绝无积蓄，有在家弟子布施者，皆作印刷经书用。今挪出一千圆，以为援绥倡。能赈人灾，方能息己灾。现在一般士女，务尚奢华，一瓶香水之值，有三四十圆，至二三百圆者。何如将此靡费之资，移作助绥之用。又有一般人，多好敛财，生前既不愿用，死后仍期带于地下，欲其子女以厚葬之，或留为子女用。殊不知现世有掘墓之危险，留之反受其害。如现在陕西有掘墓团之组织，专门做此工作。为人子者，既孝其父母，何忍因孝而使其枯骨暴露于地，莫如将此巨款以救济他人之为善也。又有贫苦之人，虽有志于

此，而力未逮。余以为可以念佛为助，既可息人之灾，又可息己之灾，果何乐而不为乎。当沪战时，苏州曹沧洲居士之孙，奉父命由沪赴苏，迎其三叔祖，及叔父等往沪，彼叔祖叔父通不愿去。其人以其妻之珠宝等，缠之于腰，坐小火轮往沪。忽强盗来，欲跳上岸，适堕水中，所带金珠，可值二三万，均送与为己换衣之一人，而自称贫士，为教蒙学之教师。倘大强盗知，则又不知要几多万令赎，岂非钱财之祸人耶。今人只贪目前便宜，不能看破，为钱财而吃亏，其例甚多，不胜枚举。昔有某居士，问余以挽回劫运之方。余曰，此易易事，在明因果之理，而笃行之耳。能发信心，必有善果。且作伪之心自消，心中坦荡荡，任何灾难，皆冰雪消融矣。洪杨之役，江西木商袁恭宏，被匪所获，缚于客厅柱上，门上加锁，俟时而杀之。渠自意必死，乃默念观音圣号。良久入睡，醒而身在野地，仰首见星辰，遂得逃脱。以是，甚望大家大发信心，秉乾为大父，坤为大母之德，存民吾同胞，物吾同与之仁，凡在天地间者皆爱怜之，护育之，更能以因果报应，念佛求生西方之道劝化之。倘人各实行，则国不期护而自护，灾不期息而自息矣。

第四日说成佛大因果并略释四料简要义

前两天余曾将因果谈过，今天仍谈因果。须知前两天所谈者为小因小果，今天所谈者为大因大果。

佛之所以成佛，常享真常法乐，众生之所以堕地狱，永受轮回剧苦者，皆不出因果之外。凡人欲治身心，总不能外于因果。现在人徒好大言，不求实际，辄谓因果为小乘法，实为大谬。诘知大乘小乘，总不外因果二字。小乘是小因果，大乘是大因果。小因，是依生灭四谛，知苦断集，慕灭修道。小果，是证阿罗汉果。大因，是修六度万行。大果，是证究竟佛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其因必有其果，未之或爽也。所以不独世间人皆在因果之中，即菩萨佛，亦不出因果

之外。若谓因果为小乘，则菩萨佛，亦是小乘矣。其言之狂悖可知矣。

本会是护国息灾法会，余以为但息刀兵水火之灾，尚非究竟，须并息生死烦恼之灾，乃为彻底办法。吾人昧己法身，断佛慧命，可悲可痛，较之色身被祸，何止重百千万倍。故必能护持法身慧命，断生死烦恼，方算尽息灾之能事。

佛教大纲，不外五宗。五宗者，即律、教、禅、密、净也。律为佛法根本，严持净戒，以期三业清静，一性圆明，五蕴皆空，诸苦皆度耳。教乃依教修观，离指见月，彻悟当人本具佛性，见性成佛耳。然此但指其见自性天真之佛为成佛，非即成证菩提道之佛也。密以三密加持，转识成智，名为即身成佛。此亦但取即身了生死为成佛，非成福慧圆满之佛也。此三宗，均可摄之于禅，以其气分相同也。以故佛法修持之要，不过禅净二门。禅则专仗自力，非宿根成熟者，不能得其实益。净则兼仗佛力，凡具真信愿行者，皆可带业往生。其间难易，相去天渊。故宋初永明寿禅师，以古佛身，示生世间，彻悟一心，圆修万行，日行一百八件佛事，夜往别峰，行道念佛。深恐后世学者，不明宗要，特作一四料简偈，俾知所趣。其偈曰，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此八十字，乃如来一代时教之纲要，学者即生了脱之玄谟。阅者先须详知何者为禅，何者为净土，何者为有禅，何者为有净土。禅与净土，乃约理约教而言，有禅有净土，乃约机约修而论。理教则二法了无异致，机修则二法大相悬殊。语虽相似，意大不同。极须著眼，方不负永明之婆心矣。何谓禅，即吾人本具之真如佛性，宗门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宗门语不说破，令人参而自得，故其言如此。实即无能无所，即寂即照之离念灵知，纯真心体也（离念灵知者，了无

念虑，而洞悉前境也）。净土者，即信愿持名，求生西方，非偏指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也。有禅者，即参究力极，念寂情亡，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明心见性也。有净土者，即实行发菩提心，生信发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之事也。倘参禅未悟，或悟而未彻，皆不得名为有禅。倘念佛偏执唯心而无信愿，或有信愿而不亲切，皆不得名为有净土矣。至于虽修净土，心念尘劳，或求人天福报，或求来生出家为僧，一闻千悟，得大总持，宏扬佛法，教化众生者，皆不得名为修净土人。以其不肯依佛净土经教，妄以普通教义为准，则来生能不迷而了脱者，万无一二。被福所迷，从迷入迷者，实繁有徒矣。果能深悉此义，方是修净土人。眼中无珠者，每谓参禅便为有禅，念佛便为有净土，自误误人，害岂有极。此已说明禅净有无，今再将偈语，逐段剖晰，方知此八十字，犹如天造地设，无一字不恰当，无一字能更移。

其第一偈云，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者。盖以其人既彻悟禅宗，明心见性，又复深入经藏，备知如来权实法门，而于诸法之中，又复唯以信愿念佛一法，以为自利利他通途正行。观经上品上生，读诵大乘，解第一义，即此是也。犹如戴角虎者，以其人禅净双修，有大智慧，有大禅定，有大辩才。邪魔外道，闻名丧胆，如虎之戴角，威猛无俦。有来学者，随机说法，应以禅净双修接者，则以禅净双修接之。应以专修净土接者，则以专修净土接之。无论上中下根，无一不被其泽，岂非人天导师乎。至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往生上品，一弹指顷，华开见佛，证无生忍，最下即证圆教初住，亦有顿超诸位，至等觉者。圆教初住，即能现身百界作佛，何况此后位位倍胜，直至四十一等觉位乎。故曰，来生作佛祖也。

其第二偈云，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者。以其人虽未明心见性，然却决志求生西方。佛于往劫，发大誓愿，摄受众生，如母忆子，众生果能如子忆母，志诚念佛，则感应道

交，即蒙摄受。力修定慧者，固得往生。即五逆十恶，临终苦逼，发大惭愧，称念佛名，或至十声，或止一声，直下命终，亦皆蒙佛化身，接引往生，非万修万人去乎。然此虽念佛无几，以极其猛烈，故能获此巨益，不得以泛泛悠悠者较量其多少也。既生西方，见佛闻法，虽有迟速不同。然已高预圣流，永不退转，随其根性浅深，或渐或顿，证诸果位。既得证果，则开悟不待言矣。所谓，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也。

其第三偈云，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者。以其人虽彻悟禅宗，明心见性，而见思烦恼，不易断除。直须历缘锻炼，令其净尽无余，则分段生死，方可出离。一毫未断者勿论，即断至一毫未能净尽，六道轮回，依旧难逃。生死海深，菩提路远，尚未归家，即便命终，大悟之人，十人之中，九人如是，故曰，十人九蹉路。蹉者，蹉跎，即俗所谓耽搁也。阴境者，中阴身境，即临命终时，现生及历劫善恶业力所现之境。此境一现，眨眼之间，随其最猛烈之善恶业力，便去受生于善恶道中，一毫不能自作主宰。如人负债，强者先牵，心绪多端，重处偏坠。五祖戒再为东坡，草堂清复作鲁公，此犹其上焉者。故曰，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也。阴，音义与荫同，盖覆也。谓由此业力，盖覆真性，不能显现也。瞥，音撇，眨眼也。有以蹉为错，以阴境为五阴魔境者，总因不识禅，及有字，故致有此谬误也。岂有大彻大悟者，十有九人，错走路头，即随五阴魔境而去，著魔发狂耶。夫著魔发狂，乃不知教理，不明自心，盲修瞎炼之增上慢种耳。何不识好歹，以加于大彻大悟之人乎。所关甚大，不可不辨。

其第四偈云，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者。有谓无禅无净，即埋头造业，不修善法者，大错大错。夫法门无量，唯禅与净，最为当机。其人既未彻悟，又不求生，悠悠泛泛，修余法门。既不能定慧均等，断惑证真，又无从仗佛慈力，带业往

生。以毕生修持功德，感来生人天福报。现生既无正智，来生必随福转，耽著五欲，广造恶业。既造恶业，难逃恶报。一气不来，即堕地狱，以洞然之铁床铜柱，久经长劫，寝卧抱持，以偿彼贪声色杀生命等种种恶业。诸佛菩萨，虽垂慈愍，恶业障故，不能得益。清截流禅师谓，修行之人，若无正信求生西方，泛修诸善，名为第三世怨者，此之谓也。盖以今生修行，来生享福，倚福作恶，即获堕落，乐暂得于来生，苦永贻于长劫。纵令地狱业消，又复转生鬼畜，欲复人身，难之难矣。所以佛以手拈土，问阿难曰，我手土多，大地土多。阿难对佛，大地土多。佛言，得人身者，如手中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犹局于偈语，而浅近言之也。永明禅师，恐世人未能将禅净之真义，观察清晰，故作此偈以明之，可谓迷津之宝筏，险道之导师，厥功伟矣。良以一切法门，专仗自力，净土法门，兼仗佛力。一切法门，惑业净尽，方了生死。净土法门，带业往生，即预圣流。世人不察，视为弁髦，良堪浩叹。今人每以话头看得恰当，临终去得好，便为了脱，不知此语，乃未开正眼之梦话也。兹引数事为例。如清乾嘉间，有三禅僧，为同参，死后，一生江苏，为彭文章，一生云南，为何桂清，一生陕西，为张费。三人，唯彭记得前生事。后入京会试，俱见二人，遂说前生为僧事。二人虽不记得，一见如同故人，成莫逆交。殿试，彭中状元，何榜眼，张传胪。彭也放过主考学台，然颇贪色，后终于家。何作南京制台，洪杨反，失南京，被皇上问罪死。张尚教过咸丰皇帝书，回回要反，骗去杀之。此三人，也不是平常僧，可惜不知求生西方，虽得点洪福，二人不得善终，彭竟贪著女色，下生后世，恐更不如此生矣。又苏州吴引之先生，清朝探花，学问道德相貌俱好。民十年，朝普陀会余，自言伊前生是云南和尚。以烧香过客，不能多叙，亦未详问其由。十一年，余往扬州刻书，至苏州一弟子家，遂访之，意谓夙因未昧。及见而谈之，则完全忘失了，从此永无来往。迨十九年，余闭关报国寺，至十一月，彼与李印泉、李协和二先生来。余问，汝何以知前生是云

南僧。伊云，我二十六岁做一梦，至一寺，知为云南某县某寺，所见的殿堂房舍，树木形状，皆若常见，亦以己为僧。醒而记得清楚，一一条录。后一友往彼作官（张仲仁先生，尚知此人姓名），持去一对，丝毫不错。余曰，先生已八十岁，来日无多，当恢复前生和尚的事业，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庶可不负前生修持之苦功矣。伊云，念佛怎么稀奇。余曰，念佛虽不稀奇，世间无几多人念。顶不稀奇的事，就是吃饭，全世界莫一个人不吃饭，此种最不稀奇的事，汝为什么还要做。伊不能答，然亦不肯念。伊问二位李先生，君等念否。答曰，念。伊仍无下语。至十二月三十夜，将点灯时去世，恰满八十岁。此君前生也很有修持，故今生感得大功名，大寿命。今生只尽伦常，佛法也不相信了，岂不大可哀哉。然此四人，均尚未有所证，即已有所证，未能断尽烦恼，也难出离生死。如唐朝圆泽禅师，晓得过去未来，尚不能了，况只去得好，就会了乎。唐李源之父，守东都，安禄山反，杀之，李源遂不愿做官，以自己洛阳住宅，改做慧林寺，请圆泽做和尚，伊亦在寺修行。过几年，李源要朝峨眉，邀圆泽同去。圆泽要走陕西，李源不愿到京，定规要由荆州水道去。圆泽已知自己不能来矣，遂将后事一一开明，夹于经中，尚不发露，遂随李源乘船去。至荆州上游，将进峡，其地水险，未暮即住。忽一妇，著锦裆，在江边打水，圆泽一见，双目落泪。李源问故。圆泽曰，我不肯由此道去者，就是怕见此女人。此女人怀孕已三年，候吾为子，不见则可躲脱，今既见之，非为彼做儿子不可。汝宜念咒，助我速生，至第三日，当来我家看我，我见汝一笑为信。过十二年，八月十五夜，至杭州天竺葛洪井畔来会我。说毕，圆泽坐脱，妇即生子。三日，李源去看，一见，其儿即笑。后李源回慧林，见经中预道后事之字，益信其为非平常人。至十二年，李源预到杭州，至八月十五夜，往所约处候之。忽隔河一放牛孩子，骑牛背，以鞭打牛角唱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易性常存。李源闻之，遂相问讯，谈叙。叙毕，又唱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

断肠，吴越江山游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乘牛而去。此种身分，尚了不了，况只话头看得恰当，去得好，就会了乎。仗自力了生死，有如此之难，仗佛力了生死，有如彼之易，而世人每每舍佛力而仗自力，亦莫明其妙。今二语为之说破，只是要显自己是上等人，不肯做平常不稀奇的事之知见所误也。愿一切人，详思此五人之往事，如丧考妣，如救头燃，自利利他，以修净业，方可不虚此生此遇矣。

第五日略释天台六即义兼说吃素放生

净土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契理契机，至顿至圆，洵为利生唯一无上法门。唯现在之人，或者自高自大，谓既云众生即佛，则我即是佛，何必再念佛乎。或者以我既为苦恼凡夫，何能了生脱死，唯求来生不失人身耳。此两种人，皆不明因果所致，故今日仍讲因果。须知众生即佛者，以其具有佛性之真因也，设不修念佛妙行，佛性无由显现，何能得了生死成佛道之实果乎。譬如宝镜蒙尘，光明不现，实未失之也。若肯用力揩磨，自可照天照地矣。若言我是苦恼凡夫，不能生西方了生脱死，以至成佛者，乃业深障重，自甘堕落也。且今世之人，有下棋噪麻雀而累死者，不知有多少。若能以此劳苦，修行念佛，何愁不往生西方，上证佛果乎。盖佛本是众生修持得证佛果之人耳。隋天台智者大师，著观无量寿佛经疏，立六即佛义，以对治自甘堕落，及妄自尊大之病。六即佛者，一理即佛，二名字即佛，三观行即佛，四相似即佛，五分证即佛，六究竟即佛也。六明阶级浅深，即明当体就是。譬如初生孩子，与其父母形体无异，而力用则大相悬殊。不得谓初生孩子非人，亦不得以成人之事令孩子担当也。若能知六而常即，则不生退屈。知即而常六，则不生上慢。从兹努力修持，则由凡夫而圆证佛果，由理即佛而成究竟即佛矣。

理即佛者，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虽背觉合尘，轮回三途六道，而佛性功德，仍自具足，故名理即佛，以心之理体就是佛也。无机子

颂曰，动静理全是，行藏事尽非，冥冥随物去，杳杳不知归。以一切众生，未闻佛法，不知修持，而一念心体，完全同佛，故曰，动静理全是。由其迷背自心，作诸事业，故曰，行藏事尽非，事完全不与佛性相应也。终日终年，昏昏冥冥，随烦恼妄想之物欲而行，从生至死，不知返照回光，故曰，冥冥随物去，杳杳不知归也。

名字即佛者，或从善知识，或从经典，闻即心本具寂照圆融不生不灭之佛性，于名字中，通达了解，知一切法皆为佛法，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所谓闻佛性名字，即得了解佛法者是也。颂曰，方听无生曲，始闻不死歌，今知当体是，翻恨自蹉跎。以从前只知生死轮回，无有了期，今知佛性真常，不生不灭。既知当体就是成佛真因，则汲汲修持，反恨从前虚度光阴，以致未能实证也。

观行即佛者，依教修观，即圆教五品外凡位。五品者，一随喜品，闻实相之法，而信解随喜者。二读诵品，读诵法华，及诸大乘经典，而助观解者。三讲说品，自说内解，而导利他人者。四兼行六度品，兼修六度，而助观心者。五正行六度品，正行六度，而自行化他，事理具足，观行转胜者。颂曰，念念照常理，心心息幻尘，遍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既圆悟佛性，依教修观，对治烦恼习气，故曰，念念照常理，心心息幻尘。了知一色一香，无非中道，一切诸法，无非佛法，一切众生，皆当作佛，故曰，遍观诸法性，无假亦无真。

相似即佛者，谓相似解发，即圆教十信内凡位也。初信断见惑，七信断思惑，八九十信断尘沙惑。颂曰，四住虽先脱，六尘未尽空，眼中犹有翳，空里见华红。四住者，一见一切住地，乃三界之见惑也。二欲爱住地，乃欲界之思惑也。三色爱住地，乃色界之思惑也。四有爱住地，乃无色界之思惑也。初信断见，七信断思，故曰，四住虽先脱。然由色声香味触法之习气未尽，故曰，六尘未尽空，此但指

七信位说。八九十信，尘沙惑破，习气全空矣。习气者，正惑之余气耳。如盛肉之盘，虽经洗净，犹有腥气。贮酒之瓶，虽经荡过，犹有酒气。眼中犹有翳，空里见华红者，以无明未破，不能见真空法界之本体也。

分证即佛者，于十信后心，破一分无明，证一分三德，即入初住，而证法身，是为法身大士。从初住至等觉，共四十一位，各各破一分无明，证一分三德，故名分证即佛也。以无明分四十二品，初住破一分，以至十住则破十分，历十行、十回向、十地，以至等觉，则破四十一分矣。初住，即能于无佛世界，现身作佛，又复随类现身，度脱众生，其神通力，不可思议。何况位位倍胜，以至四十一位之等觉菩萨乎。颂曰，豁尔心开悟，湛然一切通，穷源犹未尽，尚见月朦胧。豁尔心开悟，湛然一切通者，颂其分破分证之景象也。穷源犹未尽，尚见月朦胧者，颂其犹有无明云，未能彻见性天真月之光辉也。

究竟即佛者，从等觉，再破一分无明，则真穷惑尽，福慧圆满，彻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入妙觉位，成无上菩提道矣。颂曰，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复本时性，更无一法新。从来真是妄者，未悟以前，只此皆空之五蕴，而妄生执著，色法心法，互相形立，则苦厄随生。既悟之后，亦只此五蕴，而全体是一个真如，了无色心五蕴之相可得。故曰，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也。然此所证之真，并非新得，不过复其本具之真如佛性而已。故曰，但复本时性，更无一法新也。又众生在迷，见佛菩萨，及一切众生，皆是众生，故毁谤佛法，杀害众生，不知罪过，反以为乐。佛既彻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心，见一切众生，完全是佛，故于怨于亲，皆为说法，令得度脱。纵令极其恶逆不信之人，亦无一念弃舍之心，以见彼是未成之佛故也。

今晨黄涵之对余曰，圆瑛法师言，道场将近圆满，于圆满日，举行放生，于十六日，说三归五戒，祈为大众宣说放生受归戒之大意，俾大家同发利人利物之心，故不得不为宣说也。本法会原为护国息灾，若推究灾之来因，多由杀生而起。欲止杀业，须从戒杀吃素护惜物命，及买放物命而起。大家各须发心，护惜物命。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半夜声，此语当奉为箴铭，力加警惕。盖放生之意义，即是使大家发心护生，自己放生，当然不再杀生，即己不放生，看到他人放生，抑又何忍杀生。如人人能护惜生物，不加残害，则杀劫可消，而国运可转矣。但世人，尚有一面出资放生，一面仍照常杀生吃肉，如此，虽有放生之小功德，何能敌杀生之大罪过乎。现本会定于圆满日举行放生，愿诸位发心捐助，自利利物，功德不可思议。至于此次皈依弟子之供养，决定完全作为赈灾之用，印光绝不取用分文。盖余一孤僧，既无庙宇，又无徒弟，除衣食外，留钱何用。一旦命终，用火烧后，骨烬投入大海，不须造塔，及作任何纪念也。且此皈依之事，最初余本不应允，卒以圆瑛法师，及屈文六居士之敦劝，以为诸人求法心殷，为满彼等之愿，情不可却，故乃允许。余素轻视金钱，不似他人每名弟子须出香敬若干，始准皈依，余则即无钱亦可皈依，只要其能有虔心修持耳。盖勿以皈依一事，如做买卖，须出价若干，方能购货几许看，则方是真实皈依佛法之信徒，方可得了生脱死，超凡入圣之大利益矣。

第六日以真俗二谛破诸执见及说近时灵感

世人执空执有，妄生己见，故迷而不觉。世尊设教，即欲令众生破此二见，特设一念佛法门，俾其从有而至空，得空而不废有，则空有二法，互相资助，得益甚大。况仗弥陀愿力，故其力用，超过一切法门，而为一切法门之所归宿也。世有一种下劣知见人，教以念佛求生西方，则曰，我等业力凡夫，何敢望生西方，但求不失人身即足矣。此种知见，由不知众生心性，与诸佛之心性，一如无二。但以诸

佛修德至极，性德圆彰，众生唯具性德，绝无修德，纵有所修，多属悖性而修，反增迷悖耳。又有一种狂妄知见人，教以念佛，则曰，我就是佛，何须念佛。汝等不知自己是佛，不妨常念，我既自知是佛，何得头上安头。此种知见，由于只知即心本具佛性之佛，不知断尽烦恼，圆满福慧之佛。此种人若知性修理事，不可偏执，力修净行，则远胜生下劣知见者。否则自误误人，永堕阿鼻地狱，了无出期矣。故执空执有之谬知，下劣狂妄之谬见，唯念佛最为易治。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若不作佛，则不是佛矣。此二句经文，为破下劣狂妄二见之无上妙法也。克论佛法大义，不出真俗二谛。真谛一法不立，即圣智所见之实体也。俗谛万行圆彰，即法门所修之行相也（俗，即建设之义，不可作世俗、俗鄙讲）。

学佛之人，必须真俗圆融，一道齐行。以其一法不立，始能修万行圆彰之道。万行圆彰，始能显一法不立之体。今为易解，特说一喻。真如法性之本体，如大圆宝镜，空空洞洞，了无一物。而胡人来则胡人现，汉人来则汉人现，胡汉俱来则俱现。正当空空洞洞，了无一物时，不妨胡来胡现，汉来汉现。正当胡来胡现，汉来汉现时，仍然空空洞洞，了无一物。禅宗多主真谛，即在万行圆彰处，指其一法不立。净宗多主俗谛，即在一法不立处，指其万行圆彰。明理智士，自无偏执。否则宁可著有，不可著空。以著有，虽不能圆悟佛性，尚有修持之功。著空，则拨无因果，成断灭见，坏乱佛法，疑误众生，其祸之大，不可言宣。吾人念佛，当从有念而起，念至念寂情亡时，则既无能念之我，亦无所念之佛，而复字字句句，历历分明，不错不乱，即所谓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也。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者，正念佛时，了无起心念佛之情念。虽无起心念佛之情念，而复历历明明，相续而念。然此工夫，非初心所能即得。若未到无念而念之工夫，即不以有念为事，则如毁屋求空。此空非是安身立命之所。古之禅德，多有礼拜持诵，不惜身命，如救头燃者。故永明寿禅师，日课一百零八种佛事，夜往别峰，行道念佛。况后世学者，不重事修，而欲成办道

业乎。以大悟一法不立之理体，力行万行圆修之事功，方是空有圆融之中道。空解脱人，以一法不修为不立，诸佛称为可怜悯者。莲池大师云，著事而念能相续，不虚入品之功。执理而心实未通，难免落空之祸。以事有挟理之功，理无独立之能，故也。吾人学佛，必须即事而成理，即理而成事。理事圆融，空有不二，始可圆成三昧，了脱生死。若自谓我即是佛，执理废事，差之远矣。当用力修持，一心念佛，从事而显理，显理而仍注重于事，方得实益。如等觉菩萨，尚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今以凡夫而不自量，视念佛为小乘，不足修持，则将来定入阿鼻地狱矣。又念佛人，要各尽己分，不违世间伦理，所谓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若不孝父母，不教子女，乃佛法中之罪人，如此而求得佛感应加被，断无是理。故学佛者，必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己立立人，自利利他。各尽己分，以身率物。广修六度万行，以为同仁轨范。须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亦在六度万行之中。世之不信佛者，如戴著色眼镜，以观察事物，红绿彩色，由镜而异，不得事物之本色。故大学有格物致知之说，良有以也。我等学人，切勿妄执己见，如妄执己见，坐井观天，一俟阎罗索命，方悟前非，亦悔之晚矣。斯世浇漓，社会紊乱，天灾人祸，叠环相生。欲谋挽救，须人人敦伦尽分，孝亲慈幼，爱人若己，大公无私方可。以人心和平，世界自安，国难自息矣。现在最大之祸患，在于人存私心，私心之极，则親子可杀其父母。世人多羨唐虞之治，熙熙皞皞，天下太平。而叹今之世风颓丧，人心浇漓。然一究其何以至此，则公与私耳。公极，则世界大同。私极，则子杀其父母。若彼此破除私见，无相残害，则唐虞三代之世，又何难复见于今日哉。昔普陀一老僧行路，适腿碰其凳，遂将凳踢倒，连踢几脚。此种知见，皆因任己我慢，绝不反省之所致也。此见大发，则必至杀父杀母，尚不以为耻，反以为功矣。现在杀机更盛，杀人之工具亦益见巧妙，大劫当前，谁能逃得，唯有大众虔诚念佛，哀冀佛力之加被。沪战时，闸北房舍，多成灰烬，独余皈依弟子

夏馨培之寓所，未曾波及。盖当战事剧烈时，彼全家同念观世音圣号。且最奇异者，战事起后第七日，渠一家人，始由十九路军救出。及战停归家，室中诸物，一无所失。非菩萨之佑护，何能如是。渠供职新闻报馆已数十年，夫妻均茹素念佛甚虔。是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遇有灾难，一称圣号，定蒙救护也。或曰，世人千万，灾难频生，观音菩萨仅是一人，何能一时各随其人而救护之耶。即能救护，亦不胜其劳矣。殊不知并非观音处处去救，乃众生心中之观音救之耳。观音本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故能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如皓月当空，所有水中皆现月影，千江有水千江月，此月为多为一耶。不可言一，万水之月各现矣。不可言多，虚空之月常一也。诸佛菩萨之救度有情，亦复如是。其不得感应者，唯以众生之不虔诚，非菩萨之不救护也。如一池污浊之水，欲月现其中，岂可得乎。明乎此，我等大众念佛，犹有不正心诚意，虔恳而为之者，吾不信也。山西闻喜县，一弟子叶滋初，骑骡行于大岭间，一边高峰，一边深涧，雪冻成冰，骡滑而跲，遂跌下涧，半崖有一株大树，恰落到树之中间，得以无虞，否则粉身碎骨矣。此树何由而有，乃观音所示现也。又民十七年，宁波蔡仁初，于沪开五金玻璃店，人极淳厚，与聂云台善。云台令常念观音，意防绑票，仁初信之。一日，将出，自己汽车在门外，绑匪以手枪赶开车者去，匪坐其上。仁初一出即上车，随即开去，方知被绑，乃默念观音，冀车坏得免。已而轮胎爆裂，车行蠕蠕。再前行，油缸炸破，车遭火焚。匪下车恨甚，向之开三枪，而蔡以三跳免，遂乘人力车归。其年六月，与其夫人，同至普陀皈依。又张少濂，为某洋行经理，素不信佛。一日，坐汽车行于冷静处，二匪以小六门赶开车者去。张云，君上车坐，令彼开往何处即已。二匪人各持手枪向张。张默念观音，行至闹热处，适有二人打架，巡捕吹哨，二匪跳下车逃去。盖以念观音之故，致匪误会为捉己故也。其舅周渭石，先皈依，一日请余至其家，少濂亦皈依。又镇海李觐丹之子，为洋行买办。得吐血病二年，有时吐，即不吐时，痰中

亦常带血。一日，为匪绑去，覲丹畏惧异常，全家念观音求救，复请法藏寺僧助念。后匪索银五十万圆，李家只允五万，匪魁谓非五十万不可。然每说五十万时，头即作痛，竟以五万圆赎回。且自匪绑去，不但不吐血，连吐痰也不带血了。二年多之痼疾，由被绑而痊愈矣。以上所述感应事迹，宜深信之。

现在学佛人颇多，然能深知佛法者甚少，外道之语，人多信之。江浙俗传，谓念佛之人，血房不可入，以产妇血腥一冲，以前所念之功德，都消灭矣，故视作畏途。虽亲女亲媳，皆不敢近，犹有预先避居别处，过月余方敢回家者。此风遍行甚广，亦可怪也。不知此乃外道邪说，蛊惑人心，何可妄信。民十二年，袁海观之次媳，年已五十多岁，颇有学问，有二子，二女。其长媳将生子，一居士谓曰，汝媳生子，汝家中一个月内供不得佛，也念不得佛。彼闻而疑之，适余至沪，彼问此事。余曰，瞎造谣言，归告汝媳，令念观音，临产仍须出声念，汝与照应人，各大声念，定规不会难产，及无苦痛血崩等事，产后亦无种种危险。彼闻之甚喜，不几日而孙生，其孩身甚大，湖南人，生子必称，有九斤半。且系初胎，了无苦痛，可知观音大慈悲力，不可思议。平常念佛菩萨，凡睡卧，或洗脚，洗浴时，均须默念。唯临产不可默念，以临产用力，默念必受气病，此极宜注意。须知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众生心力不可思议，唯在人之能虔诚与否耳。明高僧寿昌慧经禅师，生时颇难，其祖立于产室外，为念金刚经，以期易生。开口念出金刚二字，即生，其祖乃取名为慧经。长而皈依，及出家，皆不另取名，其人为万历间出格高僧。由是观之，可知佛法之有益于世间也大矣。念观音于生产有如是利益，岂可为邪说所惑，而不信奉耶。

世人食肉，已成习惯，当知无论何肉，均有毒，由于杀时，恨心怨气所致。虽不至即时丧命，然积之已久，则必发而为疮为病。年轻女人，若生大气后，喂孩子乳，其子必死，以因生气而乳成毒汁也。

人以生气，尚非要命之痛，尚且如此。况猪羊鸡鸭鱼虾要命之痛，其肉何能无毒乎。余十余年前，见一书云，一西洋女人，气性甚大，生气后喂其子乳，其子遂死，不知何故。后又生一子，复以生气后喂乳而死，因将乳令医验之，则有有毒，方知二子皆乳药死。近有一老太婆皈依，余令吃素，以肉皆有有毒，并引生气西妇药死二子为证。彼云，伊两个孩子，也是这样死的，以其夫横蛮，一不顺意，即行痛打，孩子看见则哭，便为喂乳，遂死，亦不知是乳药死的。其媳亦因喂乳死一子。可知世间被毒乳药死的孩子，不知有多少。因西妇为发起，至此老太婆，方为大明其故。凡喂孩子之女人，切勿生气，倘或生大气，当日切不可即喂孩子。须待次日心平气和，了无怨恨时，乃无碍矣。若当日即喂，或致即死，纵不即死，或迟迟死。是知牛羊等至杀时，虽不能言，其怨毒结于身肉者，亦非浅鲜。自爱者固宜永戒，以免现生后世种种灾祸也。此事知者甚少，故表而出之，幸大家留意焉。由此证之，须知人当怒时，不独其乳有毒，即眼泪口水亦有有毒。若流于小儿眼中身上，亦为害不浅。一医生来皈依，余问医书中有此说否，彼云不知。世间不在情理之事颇多，不可因非科学而鄙视之。如治疟疾方，用二寸宽一条白纸，写乌梅（两个）红枣（两个）胡豆（按病人岁数多少，写多少颗。如十岁，写十颗。二十岁，写二十颗）折而叠之，于未发一点钟前，男左女右，绑于臂膊上，即不发矣。百发百中，即二三年不愈者，亦可即愈。非符非咒非药，而能愈痼疾，岂可以常理推之乎。世间事体，均难思议，如眼见耳闻，乃极平常事，人人知之。若问眼何以能见，耳何以能闻，则知者绝少矣。佛法有不可思议而可思议者，有可思议而不可思议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岂可以常情测度乎。

第七日论大妄语罪及佛大孝与致知格物老实念佛等

法会今日圆满，七日之期，瞬息过去。但是法会虽圆满，而护国息灾，当尽此一报身而为之，非人人吃素念佛，往生西方，不能谓为

究竟之圆满也。

现世学佛之人，多有自谓我已开悟，我是菩萨，我已得神通，以致贻误多人。一旦阎老索命，临命终时，那时求生不得，痛苦而死，定堕阿鼻地狱。此种好高务胜，自欺欺人之恶派，切勿染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戒之戒之。

杀盗淫等，固为重罪，然人皆知其所行不善，不至人各效法，其罪尚轻。若不自量，犯大妄语，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引诸无知之辈，各相效尤，坏乱佛法，疑误众生，其罪之重，莫可形容。修行之人，必须韬光隐德，发露罪愆。倘虚张声势，做假场面，纵有修行，亦被此虚伪心丧失矣。故佛特以妄语为各戒之根本戒者，以防护其虚伪之心，庶可真修实证也。修行之人，不可向一切人，夸自己工夫。如因自己不甚明了，求善知识开示印证，据实直陈，不可自矜而过说，亦不可自谦而少说，按己本分而说，方是真佛弟子，方可日见进益矣。

六祖大师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是知世间一切事事物物，均为佛法。吾人举心动念，都要了了明明，不要为妄念所迷。即如世间极恶最坏之人，以及孩提之童，如有言其不善者，则怒，言其善者，则喜。其怒不善而喜善者，岂非其本觉之真心发现乎。所可惜者，不知自返而扩充之，仍复日为不善，致成好名而恶实，入于小人之域矣。使其自返曰，我既喜善，当力行善事，力戒恶事，近之则希贤希圣，远之则了生脱死，成佛觉道矣。其所重在自觉，觉则不肯随迷情去，卒至于永觉不迷。若不自觉，则日欲人称善，日力行诸恶，岂不大可哀哉。即自喜人称己为善之念，足证众生皆有佛性。而顺性逆性之行为，一在自勉自弃，一在善恶知识之开导引诱也。现世之灾难频生，由于人多不务实际，徒事虚名，好名而恶实，违背自己本心之所致也。若能回光返照，发挥原有佛性，

不自欺欺人，明礼义，知廉耻，则根本既立，无悖理乱德之行，灾患自息矣。

学佛之人，最要各尽其分，能各尽其分，即是有廉有耻。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皆当努力行之。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上明字，即是克己省察之修德。下明德二字，即是自心本具之性德。欲明自心本具之明德，非从克己省察修持不可。进之，始可言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之亲民，即是各尽其分之意。止于至善，即是居心行事，自行化他，悉皆顺乎天理人情，不偏不倚之中道。能如是，为圣为贤，可得而致矣。且佛法之教人，在于对治人之烦恼习气，故有戒定慧三学，以为根本。盖以戒束身，则悖德悖理之事不敢为，无益有损之语不敢说。因戒生定，而心中纷纷扰扰之杂念渐息，糊糊涂涂之作为自止。因定发慧，则正智开发，烦惑消灭，进行世出世间诸善法，无一不合乎中道矣。戒定慧三，皆是修德。由正智亲见之心体，乃明德也。此之明德，在中庸则名诚。诚，指淳真无妄。明德，指离念灵知。诚与明德，皆属性德。由有克己省察修持之修德，性德方彰，故须注重上一明字，则明德方能彻见而永明矣。佛法世间法，本来不是两样。或有以佛辞亲割爱，谓为不孝者，此局于现世，不知过去未来之浅见也。佛之孝亲，通乎三世。故梵网经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佛之于一切众生愍念而度脱之，其为孝也，不亦广且远哉。且世间之孝，亲在则服劳奉养，亲没则只于生没之辰，设食祭奠，以尽人子之心。设或父母罪大，堕于异类，谁能知所杀而食之生物中，决非曾为我之父母乎。昧三世无尽之理，而以数十年之孝责人，其所知见之浅小，为可怜也。故佛教人戒杀放生，吃素念佛者，其慈悲救济也大矣。或又谓，猪羊鱼虾之类，乃天生以资养人者，食又何罪。此以身未历其境而妄说，若亲历其境，则望救之不暇，何容置辩。劝戒类编载，福建浦城令赵某，长斋奉佛。其夫人绝无信心，诞辰之先，买许

多生物，将欲杀而宴宾。赵曰，汝欲祝寿，令彼等死，可乎。夫人曰，汝之话皆无用，若依佛法，男女不同宿，不杀生命，再过几十年，满世间通是畜生了。赵亦无法可劝。至夜，夫人梦往厨房，见杀猪，则自己变成猪，杀死还晓得痛，拔毛开肚，抽肠割肺，痛不可忍。后杀鸡鸭等，皆见自己成所杀之物。痛极而醒，心跳肉颤，从此发心放所买之生，而吃长素矣。此人宿世有大善根，故感佛慈加被，令亲受其苦，以止恶业。否则生生世世供人宰食矣。世之杀生食肉者，能设身处地而作己想，则不难立地回头矣。

又有一类人说，我之食牛羊鸡鸭等肉，为欲度脱彼等耳。此说不但显教无之，即密教亦无之。若果有济颠之神通，未为不可。不然，邪说误人，自取罪过，极无廉无耻之辈，乃敢作是说耳。学佛者，须明白自己之身分力量，不可妄自夸大。至嘱至嘱。梁时，蜀青城山，有僧名道香，具大神力，秘而不露。该山年有例会，届时众皆大吃大喝，杀生无算，道香屡劝不听。是年，乃于山门掘一大坑，谓众曰，汝等既得饱食，幸分我一杯羹，何如。众应之，于是亦大醉饱，令人扶至坑前大吐。所食之飞者飞去，走者走去，鱼虾水族，吐满一坑。众大惊畏服，遂永戒杀。道香旋因闻志公之语，当即化去（有蜀人，在京谒志公。志公问，何处人。曰，四川。志公曰，四川香贵贱。曰，很贱。志公曰，已为人贱，何不去之。其人回至青城山，对香述志公语。香闻此语，即便化去）。须知世之安分守己者，一旦显示神通，当即去世示寂，以免又增烦恼耳。否则须如济公之疯颠无状，令人疑信不决，方可。

学佛者，务要去人我之见，须己立立人，自利利他，然后方可言入道。即如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所谓物，即是与天理人情不合之私欲。既有私欲，则知见偏邪，不得其正

矣。如爱妻爱子者，其妻子再坏，彼不见其坏，以溺爱之私欲，锢蔽本具之良知，以成偏邪不正之恶知。若将溺爱之念，格除净尽，则妻与子之是是非非，直下彻见矣。是知格物一事，所宜痛讲，切不可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为格物。格除自心私欲之物，乃是明明德之根本。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乃末之又末之事。以末之又末之事为本，宜乎天下之乱无可救药也。佛法之去贪瞋痴，即是格物。修戒定慧，即是致知。贪瞋痴之物，蕴之于心，亦若戴著色眼镜，以视诸物，皆不能见其本色耳。物之祸害，可不畏哉。

念佛之人，勿自仗聪明智慧，须抛之于东洋大海外。不然，恐为所误，自贻伊戚，盖以其知见多而不一也。反不如一般愚夫愚妇之念佛，正心诚意，而受益甚众。故念佛一法，最好学愚夫愚妇，老实行持为要。俗言，聪明反被聪明误，可不惧乎。如云南保山县，皈依弟子郑伯纯之妻，长斋念佛多年。其长子慧洪，上前年死，其母以爱子故服毒，了无苦相，端坐念佛而逝。且死后面色光润，惊动一方。伯纯以老儒提倡，而信者甚少。由其妻子之死，而信者十居八九矣。端坐念佛而逝，虽无病而死，也甚难得。况服毒而死，能现此相，若非得三昧，毒不能毒，能有此现相乎。

宋杨杰，字次公，号无为子，参天衣怀禅师大悟。后丁母忧，阅大藏，深知净土法门之殊胜，而自力行化他焉。临终说偈曰，生亦无可恋，死亦无可舍，太虚空中，之乎者也，将错就错，西方极乐。杨公大悟后，归心净土，极力提倡。至其临终，谓生死于真性中，犹如空华，以未证真性，不得不以求生西方为事也。将错就错者，若彻证真性，则用不著求生西方，求生仍是一错。未证而必须要求生西方，故曰将错就错，西方极乐。莲池大师往生集，于杨公传后，赞曰，吾愿天下聪明才士，咸就此一错也。此可谓真大聪明，不被聪明所误者。若宋之苏东坡，虽为五祖戒禅师后身，常携阿弥陀佛像一轴以自随，曰，此吾生西方之公据也。及其临终，径山惟琳长老，劝以勿忘

西方。坡曰，西方即不无。但此处著不得力耳。门人钱世雄曰，此先生平生践履，固宜著力。坡曰，著力即差，语绝而逝。此即以聪明自误之铁证，望诸位各注意焉。

净土法门，契理契机，用力少而成功易，如风帆扬于顺水，以仗佛力故也。其他各宗，用力多而成功难，如蚁子上于高山，全凭自力故也。等觉菩萨，欲圆满佛果，尚须求生西方。何况我等凡夫，业根深重，不致力于此，是舍易而求难，惑之甚矣。且今世杀人之具，日新月异，若飞机大炮，毒气死光等，山河不能阻，坚物不克御，我等血肉之躯，何能当此。而人生朝露，无常一到，万事皆休。是以欲求离苦得乐者，当及时努力念佛，求佛加被，临终往生。一登彼土，永不退转，华开见佛，得证无生，方不辜负得闻此法而信受也。唯愿大众精进行持，是所至祷。

第八日法会既圆为说三皈五戒十善及做人念佛各要义

今日为汝等皈依之日，汝等既已皈依，当明皈依之道理，兹为汝等述之。

汝等为何而皈依，余想总不外欲求生西方，了脱生死而已。如何方能达到此等地步，即须皈依三宝，所谓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也。能皈依三宝，如实修持，才得了脱生死，往生西方。且所谓三宝，有自性、住持二种。佛者觉悟义。自性佛者，乃即心本具离念灵知之真如佛性也。法者规范义。自性法者，乃即心本具道德仁义之懿范也。僧者清净义。自性僧者，乃即心本具清净无染之净行也。住持三宝者，释迦佛在世，则为佛宝。佛灭度后，所有范金合土、木雕彩画之佛像，皆为佛宝。佛所说离欲清净诸法，以及黄卷赤轴诸经典，皆为法宝。出家染衣，修清净行者，皆为僧宝。皈者，皈投，如水皈海，如民皈王。依者，依托，如子依母，如渡依舟。人在生死大海，若不皈依自性三宝，与住持三宝，则便无法可出。若肯发志诚心，归

依三宝，则便出生死苦海，了生脱死矣。如人失足，堕于大海，狂涛汹涌，有灭顶忧，当此千钧一发，生死存亡之际，忽有船来，即便赶赴，是归投义。由知自性三宝，则克己省察，战兢惕厉，再求住持三宝，及十方三世一切三宝，则可消除恶业，增长善根，即生成办道业，永脱生死轮回矣。如遇救登船，安坐到岸，曩时凶险已过，现在得庆更生。无限利益，由此而得，是依托义。世事纷庞，烦恼苦痛，处此生死大海，当以三宝为船，众生得所归依，鼓棹扬帆，不懈不退，自可登于彼岸。既皈依佛，当以佛为师，始自今日，直至命终，虔诚敬礼，一息无容或懈，再不得皈依天魔外道，邪鬼邪神。既皈依法，当以法为师，自今至终，不得皈依外道典籍。既皈依僧，当以僧为师，自今至终，不得皈依外道徒众。若已皈依三宝，仍信仰外道，尊奉邪魔鬼神，虽日日念佛修持，亦难得真实利益。以邪正不分，决无了生死之希望，其各凛诸（皈归二字通）。再则须知所谓皈依者，乃皈依一切佛法僧三宝，非皈依个人。例如今日各位来皈依，我不过代表三宝，授证三皈，并非皈依我一人。每见僧俗有误解皈依意义者，在家人则曰，我皈依某法师。出家人则曰，某是我皈依弟子。遗大取小，废公为私，可悲可叹。故为因便说明，免再贻误。望各注意。

三皈之义既明，再述五戒之义。所谓五戒者，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也。不杀生者，好生恶死，物我同然，我既爱生，物岂愿死，言念及此，何忍杀生。一切众生，原是同等，轮回六道，随善恶业，形体以变，升降超沉，了无底止。我与彼等，于多劫中，互为父母，互为子女，如是思之，何敢杀生。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直下与三世诸佛，无二无别，于未来世，皆可成佛。但以宿世恶业之力，障蔽妙明佛性，不能显现，沦于异类，当具怜悯心、慈悲心，以拯救之，何忍宰割其体，以饱己腹。我辈今生既得为人，乃前生之善果，宜保此善果，使之发扬光大，继续永久，当戒杀生。如其广造杀业，必堕恶道，酬偿宿债，展转互杀，此仆彼

起，无有穷期。欲求生西方而免轮回之苦者，又何敢造杀业乎。故须首重戒杀。

不偷盗者，即是见得思义，不与不取也。此事凡知廉耻者，皆能不犯。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盖私欲若起，则易为物迁。若大利现前，能避之若蛇蝎，狂奔急走者，不数数觐也。且所谓盗，并非专指盗人财物而言。即居心行事，有类于盗者，亦名为盗。如以公济私，损人利己，以势取财，用计谋物，忌人富贵，愿人贫贱，皆是。又如阳取为善之名，若遇诸善事，心不认真，事多敷衍。如设义学，不择严师，误人子弟。施医药，不辨真假，误人性命。凡见急难，漠不速救，缓慢浮游，或致误事。但取敷衍塞责，不顾他人利害，如是之类，皆名为盗。心存盗心，事作盗事，社会因之紊乱，天下亦不太平矣。故须并重戒盗。

不邪淫者，阴阳相感，万物以生，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生男育女，教养成人，上关风化，下关宗祧，故所不制。若非己配，苟合交通，是为邪淫。此乃逆乎天理，乱乎人伦，生为衣冠禽兽，死堕三途恶道，千万亿劫，不能出离。然人从淫欲而生，故淫心最难制伏。如来令贪欲重者，作不净观，观之久久，则见色生厌矣。又若将所见一切女人，作母女姊妹想，生孝顺心、恭敬心，则淫欲恶念，无由而生矣。此乃断除生死轮回之根本，超凡入圣之阶基，宜常警惕。至如夫妇相交，原非所禁，然须相敬如宾，为承宗祀，极当撙节，不可徒贪快乐，致丧身命。虽是己偶，贪乐亦犯，不过其罪较轻耳。故须并重戒淫。

不妄语者，言而有信，不虚妄发也。若见言不见，不见言见，以虚为实，以有为无，凡是心口不相应，欲欺哄于人者，皆是。又自未断惑，谓为断惑，自未得道，谓为得道，是为大妄语，此罪极重。以

其坏乱佛法，疑误众生，定堕阿鼻地狱，永无出期。故须并重戒妄语。

以上四事，名为性戒，以体性当戒故。不论出家在家，受戒与否，犯者皆有罪过。未受戒，按事论罪。已受戒者，于按事论罪外，又加一重犯戒之罪。故此杀生、偷盗、邪淫、大妄语四种，一切人皆不可犯，犯皆有罪。已受戒者犯之，则两重罪。

不饮酒者，酒能迷乱人心，坏智慧种，饮之令人颠倒昏狂，妄作无耻之事，凡修行者，绝不许饮。要知一切妄念邪行，皆由饮酒发生。故须并重戒酒。此是遮戒，唯受戒者，得犯戒罪，未受戒者，饮之无罪。然以不饮为是，以其能生种种罪之根本也。

至于十善，亦当遵守。十善者、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是为身三业。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是为口四业。不悭贪、不瞋恚、不邪见，是为意三业。若持而不犯，则为十善。若犯而不持，则为十恶。十恶分上中下，感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身。十善分上中下，感天、人、阿修罗，三善道身。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果，决定无疑，莫之或爽。此十善，总该一切善法，若能遵行，无恶不断，无善不修。汝辈既皈依受戒，全须遵守。又须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不可疏忽。若不介意，及至临终，方感为紧要，而业风所飘，不得自主，悔无及矣。

学佛之人，于三皈、五戒、十善诸义，既已明了，当竭力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尤当注意者，任作何事，须凭天理良心。如作医生，有良心者，救人危急，当可大积阴功。无良心者，可使人轻病转重，从中渔利，良心丧尽，定得恶果。清苏州孝廉曹锦涛，精于岐黄，任何险症，无不著手回春。一日，欲出门，忽有一贫妇跪门外，泣求为其姑医病。谓家道贫寒，难请他医，闻公慈悲为怀，定可枉驾为治，曹公遂为往治。曹公归后，贫妇之姑枕下，白

银五两，不知去向，想为曹公偷去。妇登门询之，曹公即如数与之。贫妇归，其姑已将银取出，妇大惭愧，复将银送还谢罪。问，公何以自诬盗银。曹公曰，我欲汝姑病速好耳，我若不认，汝姑必定著急加病，或致难好。故只期汝姑病好，不怕人说我盗银也。其居心之忠厚，可谓至极无加矣。所以公生三子，长为御医，寿八十余，家致大富。次为翰林，官至藩台。三亦翰林，博通经史，专志著述。孙曾林立，多有达者。彼唯利是图之医，纵不灭门绝户，则已微之微矣。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谓余庆余殃，乃报在子孙者。本庆本殃，乃报在本身者。余庆余殃，人可见之。本庆本殃，乃已于现生，及来生后世所享受者，世人不能见之，天地鬼神佛菩萨，固一一洞知洞见也。须知本庆本殃，较之余庆余殃，大百千万倍。故望世人，努力修持，以期获庆而除殃也。曹公甘受盗名，救人性命，而善报在于子孙。若自己更能替子孙念佛，求三宝加被，令子孙亦各吃素念佛，善报当在西方矣。汝辈既已皈依，当虔受三皈，为翻邪归正之本。谨持五戒，为断恶修善之源。奉行十善，为清净身口意三业之根。从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三业既净，然后可以遵修道品，了生脱死，得预极乐嘉会。善恶因果，如影随形，莫之或爽。实行其事，实得其益。若沽名钓誉，好作狂言，自欺欺人，自谓已得佛道，是大妄语，应受恶报。修行人，须心地光明，三业清净，功德无量。观经云，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是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有为者亦若是。愿各勉旃。

由上海回至灵岩开示法语

灵岩，乃天造地设之圣道场地。吴王夫差不德，不依乃祖太王、泰伯、仲雍，正心诚意、勤政爱民之道，唯以淫乐是务，遂于此筑馆娃之宫，其获罪于天地祖宗也大矣。宫成数年，国亡身死，可不哀哉。至晋，司空陆玩，筑室其上，后闻佛法，遂舍宅为寺，此灵岩最初开山之缘起也。至梁，而宝志公祈武帝又为重兴。智积菩萨，屡以现身画像，显示道妙，引导迷俗。至唐，宰相陆象先（苏州人）之弟，病于京师，国医无效。一僧求见云能治，令取净水一盏，向之念咒几句，含水嚥之，立即痊愈。谢以诸物皆不受，曰，我名智积，汝后回苏，当往灵岩山会我。后其人至山问之，无有名智积者，心甚惆怅。遍观各殿堂，见壁间画像，乃为己治病之僧也，因特建智积殿，而寺复中兴。自晋至唐，所有住持，皆不可考。至宋，而凡为此山住持者，皆宗门出格大老，灵岩道场，遂为江苏之冠，以地灵故人杰，以人杰故地灵也。明末清初，又复大兴，圣祖高宗两朝，数次南巡，皆驻蹕山上行宫。洪杨之乱，焚毁殆尽。后念诚大师，住塔洞中，适彭宫保玉麟公游山相见，因为查出田地六百多亩，盖十余间殿堂房舍。至宣统三年，住持道明，系军人出家，性粗暴。因失衣打来人过甚，山下人起哄，道明逃走，寺中什物均被搬空，成一无人之寺，此即灵岩道场复兴之机。否则，纵能恪守清规，亦决不能成此全国仅有之净业道场。祸福互相倚伏，唯在人之善用心与否耳。嗣由木渎绅士严良灿公，命宝藏僧明煦，请其师真达和尚接管。真师派人往接，并命明煦暂为料理，意欲有合宜人，当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民十五年，戒尘法师来，遂交彼住持。住僧以二十人为额，除租金数百圆外，不足，则真师津贴。不募缘，不做会，不传法，不收徒，不讲经，不传戒，不应酬经忏。专一念佛，每日与普通打七功课同。住持无论台贤济洞均可，只论次数，不论代数。但取戒行精严、教理明

白、深信净土者即可。若其他皆优，而不专注净土者，则决不可请。自后住人日多，房屋不足，于二十一年，首先建念佛堂，四五年来，相继建筑。今大雄殿已落成，只欠天王殿未建，然亦不关要紧。光于十九年二月来此，四月即入关，已六年多矣。以老而无能，拟老死关中。因佛教会诸公之请，祈于护国息灾会中，每日说一次开示，发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理，提倡信愿念佛，即生了脱之法，以挽救世道人心。固辞不获，遂于本月初六日出关往沪，以尽我护国之义务。十五日圆满，十六日为说三归五戒。今晨由沪径来此间，而苏垣季圣一等诸居士皆先来。至山，见其殿宇巍峨，僧众清穆，不禁欢喜之至。兹由监院妙真大师，请来堂中，为诸位演说净土法要。若但说法要，不叙来历，及现在各因缘，则住者来者，均莫知其所以然，或致于此道场与他道场一目视之。在大通家则无所不可，在愚钝如光，又欲即生出此三界，登彼九莲者，则莫知趣向，故先为叙述缘起焉（此段记者未录，乃老人补记，故全用文言）。

我们所修持的这个净土法门，是最殊胜超绝的，大家不要轻视了。为什么呢，因为佛所说的种种法门，无非是观机而说，好比对症下药一般。如果自己的根机，和这个法门不相应，修起来，是很难得益的。一切法门，皆仗自力修戒定慧，断贪瞋痴，必须惑业净尽，方能了生脱死。或者烦恼尚有一毫未断尽的，生死还是不能免，况全未断者乎。这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干到彻底才可。

唯有念佛一法，是如来普应群机而说的，亦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所成就的。无论上中下根，皆可修学。即烦恼惑业完全丝毫未断的凡夫，只要具足真信切愿实行念佛求生西方，亦可蒙佛接引，带业往生。一得往生，生死就可了脱了，所以说是最超胜的。

佛在世的时候，十个人修行，就有九个可以成道。因为那时的人，天性淳厚，根机是很猛利的。到了后来，众生的业障逐渐增加，

根机也就渐渐的陋劣下来，再要和从前一样，是不可得了。然在晋唐时候，还有这种仗自力可以了脱生死的人，但已是逐渐减少，越后越少的。到了现在，已没有这样的人了。如此看来，就晓得仗自己的力量去断烦恼了生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此时如仍不自量力，要说大话，轻视这个念佛横超法门，而去别修其他法门，那恐怕要了生死，就比登天还要更难了。

我并非说其他的法门不好，实在是因为法门有契理不契机的，有契机不契理的。唯有这个念佛法门，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理机双契，不可思议。尤其是在末法世中，更为适合众生的根性。所以大集经云，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

为什么念佛求生西方，叫做横超法门。古人有个譬喻，拿来解释，就把我们具足惑业的凡夫，比做一条虫，生在一根竹里最下的一节，这根竹子，就比做三界。这个虫子要想出来，只有两个法子，一个是竖出的，一个是横超的。竖出的，是自下至上，一节一节的次第咬破，等到最上的一节咬破了，才能够出来。这是比喻修别的法门，定要断尽见思烦恼，才能出三界的。见惑有八十八使，思惑有八十一品，这许多的品数，就比做一根竹子的节数。那虫向上直钻出来，就叫做竖出。例如一个断见惑的初果圣人，要经过七生天上，七生人间的长久时劫修习，才能证阿罗汉，了生死。二果，亦要一生天上，一返人间，才能证四果。三果，欲界思惑已尽，还要在五不还天，渐次修习，才能断尽思惑证四果。这才算是出三界的无学圣人。如果是钝根的三果，还要生到四空天，从空无边处天，以至非非想处天，才能证四果。这竖出的法子，是如此艰难久远的。横超的，就是这条虫子，不向上面一节一节咬，只向旁边横咬一孔，便能出来。这样的法子，比那竖出的，是省事得多了。念佛的人，亦复如是。虽没把见思烦恼断除，但能具足信愿行的净土三资粮，临终就能感得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生到极乐世界去。到了这个清净国土，见思烦恼，不断而自断

了。何以故？以净土境胜缘强，无令人生烦恼的境缘故。如此便得三不退，一直到破尘沙无明，成就无上菩提，何等直捷简易的事。所以古人说，余门学道，如蚁子上于高山。念佛往生，似风帆扬于顺水。今且拿一段故事来证明这个竖出艰难的道理，大家且静听听。

唐朝代宗大历间，有个隐士，叫做李源，舍宅为慧林寺，请圆泽禅师为住持。后李源想要去四川朝峨眉山，因约圆泽同去。圆泽欲由长安经斜谷，陆道去。李源要自荆州入峡，由水道去。两人意见不同，各有所以。李源不知圆泽之事，圆泽了知李源之心，恐到长安，人或疑伊想做官，便由荆州去。一天乘船到了南浦地方，因滩河危险，天未暮即停舟。那时有一妇人，身穿锦背心，负罍而汲。圆泽一见了，便俯首两眼流泪。李源问道，自荆州以上，像这样的妇人，不知有多少，为什么生此悲感。圆泽道，我不欲从此路来者，就是怕逢此妇人，因为他怀孕三年，还未分娩，就是候我来投胎。现在见了，已是无法可避了。请君少住几日，助我速生，及葬吾山谷。三天之后，请来看我，我就对君一笑，以为凭信。十二年后，中秋月夜，到杭州天竺寺外会我。说完了，就更衣沐浴，坐脱去了。李源后悔不及，只得把圆泽葬了。三天之后，就到那家去看，果然妇生男孩。因把详情告诉他，并要求和小孩见面，果然一笑为信。李源因兹无意往川，便回洛京。及回到慧林寺，才晓得圆泽在未行之先，已经把后事都嘱咐好了，因此越晓得他不是平常人。过了十二年，李源就如约去杭州，到中秋月夜，就在天竺寺外等候。果然月光之下，忽闻葛洪井畔，有牧童骑牛唱道。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易性常存。李源就晓得是圆泽的后身，就上前问道，泽公健否。牧童答曰，李公真信士也。便略叙数语。又唱道，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江山游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乘牛而去。如是看来，能晓得过去未来，和有坐脱立亡本领的圆泽，还不能了脱生死，逃避胞胎。何况我们具缚凡夫，一点本事也没有，如果不念佛求生西方，要想了生死，是做梦亦做不到的。

有人说，禅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道理，不是很好吗。殊不知见性成佛，是见到自性天真的佛，叫做成佛，并非是成福慧圆满的究竟佛。为什么呢，因为宗门下的人，工夫用到开悟的时候，就知道他自己的真性，原来是和佛一样，所以叫做见性成佛。但他的粗细烦恼，丝毫尚未断，不过能常自觉照，伏住烦恼，举动就和圣人相近。假使是失了觉照的工夫，伏不住烦恼，那造起业来，比他人更要厉害。因为他的烦恼里头，有开悟的力量夹杂著，就变做狂慧，所以造业的能力，也异常的猖獗。这样不但没有成佛的希望，而且还要堕落三恶道。所以已经开悟的人，更要加工进修，时时觉照。等到见思烦恼断尽了，方是了生死的时候，并非一悟便了。类如前朝的五祖戒，和草堂清禅师，因为悟后未证，仍不免轮回之苦。覆辙昭然，是不可不知的。若说真成佛，更加差得很远了。

福慧圆满的究竟佛，是怎样成呢。据台宗来说，一个断尽见思惑的圆教七信菩萨，修到十信的时候，才把尘沙破尽。再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的四十一个位次，每破一品无明，就升进了一个位次，得一分三德秘藏。这样次第，到了最后的等觉地位，才把四十一品无明断尽。再断一品无明，再进一位，才能成就福慧圆满的究竟佛。像这样子，的确不是轻易的事情。大家晓得这个道理，就不会误解了。

又有人说，我们各人的自性，本来是一尘不染，清静湛然，就是净土。自性本来不生不灭，亘古亘今，不迁不变，就是无量寿。自性本来具有大智慧光明，照天照地，就是无量光。如果离了这个本有的自性，另外要有个净土可生，阿弥陀佛可见，那就是头上安头，无有是处。并且认为这样，就是禅净双修的道理，亦是错的。因为这样的话，完全是偏于禅宗，对净宗是完全不适用的。何以见得，因为禅宗是不教人生信发愿，也不教人念佛，只教人参究话头，求明心见性。就说是离了自性，没有净土可生，弥陀可见。话虽不错，但终是偏于

理性的见解，不能和事相融通，亦就和事理无碍的净宗隔别，所以说不是禅净双修。修净土人，专以信愿行三法为宗，大家要明白的。

还有密宗即身成佛的话，纵然听起来，是如此动人，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如此快便。即身成佛的意义，是说密宗工夫，修到成功的时候，现身就可成道。然而这样成道，不过是了生死而已，勉强说做成佛，或亦可以。如果是真的当做成了五住究竟、二死永亡的佛，那就大错特错了。譬如一个小孩子，剃下头发，人人就叫他名和尚。或是受了三坛大戒的比丘，亦叫他为和尚。或是在丛林里头做方丈的，亦是叫做和尚。但如上的和尚，勉强亦可说得。如果是当做真的和尚，亦是不对的。就事实来讲，是要有道德学问，能够有使人生长法身慧命的力量，才算是名符其实的和尚。

要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在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当中，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人是即身成佛。再要到了弥勒佛下生的时候，才可算又是一尊即身成佛的佛。在这个释迦灭后，弥勒未来的中间，要再觅个即身成佛的，无论如何，亦是不可得的。即使释尊重来应世，亦无示现即身成佛的道理。

在前清康熙乾隆年间，西藏的活佛到临终的时候，能晓得死后要去那家投胎，叫弟子们到时去接他。且在出胎时候，亦能说他是某某地方的活佛。然而虽有这样本事，也还不是即身成佛。何以知道呢，因为如果真是即身成佛的，自然就能像释迦佛那样的，能说各种方言，一音说法，亦能令一切众生皆能会得。何以西藏的活佛，中国的语言，他就不懂呢。如此一件小事，就可证明他不是即身成佛了。何况后来的活佛，死时亦无遗言，生时亦无表示，都是由人安排，拈阄而定的，那更是不必说了。

又修密宗的工夫，要成功，也是很不容易。如专求神通速效，不善用心，且还有遭遇魔事的危险，还不如念佛的来得稳当。民国十七

年，上海有一皈依弟子，请我到他家吃斋，便说他有个亲眷，是学佛多年的女居士，学问亦很好，已有五十多岁了，可否叫他来谈谈。我说可以的，于是就叫他来。等到见面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年纪大了，赶快要念佛求生西方。他答道，我不求生西方，我要生娑婆世界。我便回答他道，汝的志向太下劣了。他又云，我要即身成佛。我又回答他道，汝的志向太高尚了。何以那个清净世界，不肯往生，偏要生在此浊恶的世界。要知道，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可是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像这样不明道理的女居士，竟毫不自量的口出大言，实在是自误误人的。

还有两个要求生华藏世界的人，有一天，那个害了毛病，这个就去看他。后来因见他病势不对，就赶紧的叫他念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海会佛菩萨，大家亦在旁边助他念。过了一刻，就问他看见什么境界没有。他答道，没有。这样的问过两三次，都说没有。到了最后一次，他就说道娘来了。唉呀，这个问他的，才晓得他们如此靠不住了。因为在他的心里，以为念这样的佛号，和这样的希求，应当要看见华藏世界才对，为什么反见娘来的阴间境界呢。自此以后，他才回头来修净土法门了。要晓得华藏世界，是要分破无明的法身大士，才能见得生得的。其余就是断尽尘沙的菩萨，亦没有分的，何况是具缚凡夫呢。就是华严会上，已证等觉的善财童子，普贤菩萨，还教他和华藏海众，以十大愿王，回向极乐，以期圆满佛果。可知净土法门，是无机不收的。所以我常说，九界众生，舍念佛法门，上无以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念佛法门，下无以普度群萌，就是这个缘故。譬如天下的人，个个都要吃饭，亦个个都要念佛的。

奉劝诸位，不要不自量力，打出格的妄想。总要老老实实的念佛求生西方，才不辜负如来说这个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的总持法门，及不枉费十方聚会，在此灵岩清净道场的殊胜因缘。望大家珍重。（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晚说）

德育启蒙

孝亲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与我，实为一体。
我爱自身，应孝父母，能不辱身，便是荣亲。

友爱

兄弟姊妹，手足骨肉，痛痒相关，休戚与共。
兄爱弟敬，和和睦睦，相推相爱，家庭之福。

敬师

师严道尊，人伦表率，道德学问，是效是则。
养我蒙正，教我嘉谟，不敬其师，何能受益。

择友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友相处，有损有益。
益者近之，损者远之，劝善规过，端赖乎兹。

布衣

衣取遮体，兼以御寒，大布之衣，惜福养廉。
莫羨绸缎，锦绣华美，折了福寿，自暴自弃。

蔬食

蔬食卫生，肉食伤生，杀时恨心，其毒非轻。
勿贪吃肉，吃了须还，还的时候，真个可怜。

惜字

字为至宝，远胜金珠，人由字智，否则愚痴。
世若无字，一事莫成，人与禽兽，所异唯名。

惜谷

田中五谷，以养人民，爱惜五谷，即是善心。
修善者存，不善者亡，惜谷获福，殄谷遭殃。

惜阴

七十古稀，弹指即过，过则已无，何敢懈惰。
努力勤学，立德立业，自利利他，为世作则。

仗义

一举一动，唯义是取，义之所在，无往不利。
小人见利，即忘其义，虽得小利，究竟吃亏。

清廉

人生福泽，前世所修，非义而取，是食毒物。
清而不污，廉而不贪，世所崇敬，荣无加焉。

知耻

耻之一字，其利无穷，有与圣近，无与兽同。
惭耻之服，无得暂卸，我佛训诲，庄严第一。

尽忠

一秉真诚，不被妄侵，事亲接物，了无二心。
只期尽分，不计人知，如是之人，堪为世仪。

守信

守信之人，言不妄发，说到做到，不矜不伐。
无信之人，事事皆假，人所厌弃，不如牛马。

仁慈

仁爱慈悲，心之生机，此心愈真，福泽愈深。
若无此心，势必残刻，纵有宿福，折尽受厄。

不杀生

凡属动物，皆有知觉，贪生怕死，唯命是惜。
若戏顽杀，及杀而食，现生后世，决定报复。

不偷窃

凡有主物，不可偷取，偷小丧品，偷大招祸。
偷人之物，折己之福，欲得便宜，反吃大亏。

不邪淫

淫欲为害，伤身丧志，虽属夫妻，亦当节制。
若是邪淫，更非所宜，古今志士，无一犯之。

不说谎

言为行表，是本心术，心既不真，行何能正。
望尔后生，切勿妄语，口是心非，终无结局。

不吸烟

烟俱勿吸，以伤卫生，口气常臭，熏天熏人。
鸦片香烟，其毒极烈，花钱买害，痴人可怜。

不饮酒

酒是狂药，饮必乱性，醉则反常，越礼犯分。
最好勿吃，免致大噶，聪明智慧，常保清白。

不赌博

赌钱博奕，丧志失时，专心于此，正事弃遗。
有限光阴，送之儿嬉，破家荡产，罪无了期。

不奢侈

奢侈夸富，买祸买贱，君子下看，盗贼来劫。
布衣蔬食，圣贤仪式，现生后世，人各取则。

不傲慢

傲慢轻人，实自呈短，明人知伊，学养俱罕。
纵到圣位，犹不轻人，绝无凡圣，念存于心。

不嫉妒

人有才德，我当赞叹，彼于社会，必有贡献。
若生嫉妒，是谓愚痴，业报夺汝，宿世慧思。

不偏见

人有小智，未闻大道，每执己见，以为最妙。
坐井观天，所见者小，若登高山，前见自了。

不迁怒

有富贵人，气量或小，每因拂意，忿怒牢骚。
迁怒无益，自他烦恼，海涵宽恕，是无价宝。

不耻问

能问不能，多问于寡，冀人从己，故先自下。
若是无知，尤当问人，博学审问，造诣方真。

跋一

印光大师文钞正续两编，先后刊印不下百十万部，流布国内外。民国二十九（一九四〇年）印公生西后，诸山尊宿，海内知识，纷以大师文钞正续编未收之遗稿，录寄上海弘化社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后经罗鸿涛居士发心编辑印光大师外集，曾四次在弘化月刊发表征求遗著启事，经七年搜集，终于一九五〇年印公生西十周年，即农历十一月初四日结集成册，请慧容法师楷书抄写，并承妙真和尚、德森老法师、窆存我居士审阅校勘。于一九五八春重新装订成十六册，又目录一册共十七册。因缘不凑，未能付梓，遂将此稿移交苏州灵岩山寺，由妙真和尚保存，珍藏于经楼。十年浩劫，灵岩山寺频遭破坏。一九八〇年元旦灵岩修复，明学于藏经楼清刻龙藏柜内发现此稿，完整无恙。劫后幸存，弥足珍贵，生大欢喜心，深感印公于常寂光中慈光加被所致。明学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诣福建莆田广化寺谒见圆拙老法师，谈及此事拟付梓流通。即蒙圆老慈悲赞同，一九八九年间，圆老偕持德法师来灵岩山寺，将原稿赉回广化，著手付梓，并由圆老及数位热心居士等负责校对，得以圆满夙愿，嘉惠四众。灵岩山寺为纪念印光大师生西五十周年，曾重印增广、续编文钞，今又新印此编，时节因缘，甚为稀有，不胜欢喜，谨为之记。

一九九〇年十月一日灵岩山寺明学谨识

跋二

灵岩印光大师为近代法门泰斗。力倡净土，匡扶正法，天下景从，厥功甚伟。所著文钞正续编，早已风行海内外。李圆净居士辑其嘉言录，李净通居士复编菁华录，亦均流布甚广，四众几人手一册，前后发行无虑百十万部，古今罕觐。漪欤盛哉。大师迁化后，罗鸿涛居士又广搜遗稿辑为文钞第三编。未及问世，罗亦西归，存稿二三十年，多历沧桑，终获完璧。今灵岩广化共谋付梓。大师辞世垂五十年，此编得付剞劂，足征遗泽入人之深，久而不替与佛法之不可思议也。是辑所收，以书信独多。师住世时，远近问法络绎不绝，一函遍复发出后，咨叩仍多，大师慈悲，有问必答，且复详审。虽届暮年，一笔不苟，精力充沛，迥异常流，堪与永明寿禅师日课百八事前后媲美，凡此皆大人先生作略，非凡夫所可蠡测。呜呼，大师往矣，无可复询。今获读诵殊胜因缘，幸懔难闻难遇，弥加珍惜，唯诚唯笃，身体力行，方不负耆哲婆心而获真实受用也。赞喜之余，谨赘数语以殿其后。

一九九〇年庚午初夏

弟子贡南杨智坚顶礼敬跋于福州之杜园

跋三

夫断惑证真，了生脱死，岂易言哉。无信阐提，固无论矣。即令归依佛教，学佛数十年，亦往往不得其门而入。门尚未得，安望其能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耶。此所以学佛者多，而成就者少也。余于五十余年前，即得读印光法师文钞。初尚未识其妙，其后反复读诵，始略窥门径。今已日薄桑榆，死期将至，重读遗编，恍然大悟。深知末世凡夫，真欲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者，非遵循印公遗教不可也。入佛之门，其在是矣。请略言之。

一者，入道之初，发足伊始，必须遵循印公遗教，致力于克己复礼，闲邪存诚之功。克者，胜也。己者，私欲也。六尘之境，五欲之乐，凡心之所好，情之所慕，粗则声色货利，细则学问知见。乃至进退毁誉，盛衰得失，死生祸福，足以动吾心者，皆为私欲。必战而胜之，不令纤毫，滞于胸中。然后心地空明，皎若琉璃，脱洒自在，无所障碍。必至此地，学佛方有入手处。复者，还也。礼者，理也。战胜己私，而后始得还归于真如之理也。一切凡夫，蔽于己私，而违逆于真如之理也，久矣。今日发心学佛，固当以此为始也。闲者，防闲也。邪者，非理之思也。凡淫声美色，荡心佚志。狂情戾气，悖理违真。游辞浮文，废时憩日。异端曲说，背经侮圣。如是之类，皆名非理。当防闲之，不令入于吾心。即是防非止恶之意也。存者，持而不失也。诚者，真实之心也。即起信论所说直心正念真如是也。斯乃自利利他二行之本也。近世号称知识者，往往好钻研名相，驰骤空有，涉猎三藏，挥斥五宗，却不知克己复礼、闲邪存诚为何事。于是心口相违，表里不一。甚则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身犹在世，心已先亡。及乎临终舍报之时，怕怖惶惶，不知所措。反咎修行无益，佛法匪灵。岂不谬哉。

二者，必须遵循印公遗教，深信因果感应，事相不虚。夫全事即理，全理成事。全事即理，故因果感应之事，全即真如实相之理。全理成事，故真如实相之理，全成因果感应之事。且事有挟理之功，理无独立之能。执事昧理，不虚往生之益。执理废事，必堕空亡之祸。是故，学佛之人，必于因果感应之事相，笃信而无疑也。凡吾之所作，身口意三业，皆因也。吾之所受，依正二报，皆果也。因之与果，如镜之现像，如影之随形，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又吾之所为，皆感也。诸佛菩萨，乃至天地鬼神，现身设化，福善祸淫，皆应也。感如磁铁，应如桴鼓。有感必应，应必由感。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升沉殊途，皆由业作。是故，古之贤圣，无不战兢于起心动念之时，惕厉于应事接物之间。造次颠沛，不敢怠荒。印公大师常教人读感应篇汇编、阴鹭文广义诸书，极有深意。惜乎。今之学佛者，多不识此义，更无论乎服膺。乃有盛倡无神，妄说真空，拨无因果，全废行持。食肉杀生，不碍菩提之路。淫坊酒肆，皆是寂灭之场。听其言也，高在九天之上。察其所行，则卑于九地之下。正信学人，不应为此类邪说所惑也。

三者，必须遵循印公遗教，欣净厌秽，持佛名号，仗他佛力，求生西方。一切众生，本具真如之性，是为正因。遇诸佛菩萨、善知识等，以之为缘。因缘具足，则能厌生死苦，欣求涅槃，发心修行。必须先有欣厌之心，方可入佛。若无此心，即是一阐提，当堕蔑戾车，不足与言佛法也。已具欣厌，当识入道之门。归元无二，方便多门。凡夫入道，宗说殊途。而龙树菩萨判一代时教为二种道。一者，难行道。二者，易行道。言难行道者，谓在五浊之世，于无佛时，求阿毗跋致为难。譬如陆路，步行则苦，故曰难行道。言易行道者，谓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起心立德，修诸行业，佛愿力故，即便往生。以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聚者，即是阿毗跋致不退位也。譬如水路，乘船则乐，故名易行道也。难行道者，谓仗自力。易行道者，仗他力也。何谓自力？譬如有人，怖畏生死，发心出家，修定发

通，游四天下，名为自力。此则谈何容易。若仗自力，吾辈下劣凡夫，万劫千生，脱苦无望。何者他力？如有劣夫，以己身力，掷驴不上，若从轮王，即便乘空，游四天下。即轮王威力，故名他力。是知吾辈凡夫，欲出苦轮，惟有仰仗弥陀法王之力，起心立行，求生净土。临命终时，即见弥陀如来光台迎接，遂得往生。高登九品，长谢百忧，见佛闻法，证无生忍。然后乘大愿轮，行普贤行，现身尘刹，广利众生。普贤行愿品偈云，彼佛众会咸清净，我时于胜莲华生，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授我菩提记。蒙彼如来授记已，化身无数百俱胝，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此皆仰仗他佛慈力之所致也。又，净土之行，念佛为宗。念佛法门，亦复多途，唯有持名一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为最适宜于末世行人之所修。自善导和尚，著观经疏，特重持名，至印公大师。净宗诸祖，莫不皆然。莲池大师临终教人，老实念佛，莫捏怪。言老实念佛者，即老实持名也。小本所说，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乱，谓持名也。纵令散心，亦得离苦，况获事理一心者乎。是知真欲断惑证真，了生脱死者，当此末法，必修净土持名念佛法门而后可也。不堕邪网，不被魔胃，不惑异说，不迷歧途，遵大王路，入华屋门，后之学者，当知所务矣。乃复有人，于此殊胜法门，不愿修学。而欲长住娑婆，徒受痛烧，万劫千生，无有依怙。纵令极其愚昧，亦不应不识是非，若是之甚也。

印光法师文钞正续两编，久已出版流通，风行遐迩。四十余年前，上海罗鸿涛居士，复广抄录正续两编未收之遗文数百篇，题曰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其手抄本，藏于苏州灵岩山寺，以因缘未凑，莫能出版。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明学和尚诣福建莆田广化寺谒见圆拙老法师，谈及此事，拟付梓流通，圆公早年住灵岩念佛堂，亲聆印公开示，于印公遗教，崇敬之至，一向受持奉行，并以此教人，普应群机。闻知是事，欢喜赞同，遂请回广化校对排版付印。今三编即将出版，令余作序。余以下劣凡愚，岂敢以鄙文陋词，冠于祖师法教之

前。然亦不敢违逆圆公之命，遂作此文，略陈所见，附于卷末。仍乞正其谬妄，匡其不逮，则不胜感禱之至也。

公元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私淑弟子王永元顶礼谨跋

附录

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

师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陕西郃阳赵氏子。幼随兄读儒书，颇以圣学自任，和韩欧辟佛之议。后病困数载，始悟前非，顿革先心。出世缘熟，年二十一，即投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寺出家，礼道纯和尚剃染，时清光绪七年辛巳岁也。明年，于陕西兴安县双溪寺，印海定律师座下受具。师生六月即病目，几丧明，后虽愈，而目力已损，稍发红，即不能视物。受具时，以师善书，凡戒期中所有写法事宜，悉令代作。写字过多，目发红如血灌。幸师先于湖北莲华寺充照客时，于晒经次，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乃即生了生脱死之要道。因此目病，乃悟身为苦本，即于闲时，专念佛号，夜众睡后，复起坐念佛，即写字时，亦心不离佛。故虽力疾书写，仍能勉强支持，及写事竟，而目亦痊愈。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即造端于斯也。

师修净土，久而弥笃，闻红螺山资福寺，为专修净土道场，遂于二十六岁（光绪十二年丙戌）辞师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彻祖之遗泽，而净业大进。翌年正月，告暂假朝五台，毕，仍回资福。历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三载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读大乘经典，由是深入经藏，妙契佛心，径路修行，理事无碍矣。年三十（十六年庚寅）至北京龙泉寺为行堂。三十一（十七年辛卯）住圆广寺。越二年（十九年癸巳）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检阅料理，相助乏人。众以师作事精慎，进之。化老见师道行超卓，及南归，即请伴行，安单寺之藏经楼。寺众见师励志精修，咸深钦佩，而师欷然不自足也。二十三年丁酉夏，寺众一再坚请讲经，辞不获已，乃为讲弥陀便蒙钞一座。毕，即于珠宝殿侧闭关，两期六载，而学行倍进。出关后，由了余和尚与真达等，特创为莲篷供养，与谛闲法师，先后居

之。未几，仍迎归法雨。年四十四（三十年甲辰）因谛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又请入都，助理一切。事毕南旋，仍住法雨经楼。师出家三十余年，终清之世，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

然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德厚流光，终不可掩。民国纪元，师年五十有二，高鹤年居士，乃取师文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人虽不知为谁，而文字般若，已足引发读者善根。逮民六年（五十七岁）徐蔚如居士，得与其友三书，印行，题曰印光法师信稿。七年（五十八岁）搜得师文二十余篇，印于北京，题曰印光法师文钞。八年（五十九岁）复搜得师文，再印续编，继合初续为一。九、十两年，复有增益，乃先后铅铸于商务印书馆，木刻于扬州藏经院。十一至十五年间，迭次增广，复于中华书局印行，题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夫文以载道，师之文钞流通，而师之道化遂滂浹于海内。如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及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等，皆言言见谛，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发挥禅净奥妙，抉择其间难易，实有发前人未发处。徐氏跋云，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又云，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可谓善识法要，竭诚倾仰者矣。故当初徐居士特持书奉母，躬诣普陀，竭诚礼覲，恳求摄受，皈依座下。师犹坚持不许，指徐母子往宁波观宗寺皈依谛公。民八年，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四恳求，必请收为弟子。师观察时机，理难再却，故为各赐法名。此为师许人皈依之始，而文钞亦实为之缘起也。师之为文，不独佛理精邃，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五伦八德等，儒门经世之道，不背于净业三福者，亦必发挥尽致，文义典雅，所以纸贵洛阳，人争请读。由是而慕师道德，渴望列于门墙之善男信女，日益众多。或航海梯山，而请求摄受。或鸿来雁往，而乞赐法名。此二十余年来，皈依师座之人，实不

可以数计。即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遂生西之士女，亦难枚举。然则师之以文字摄化众生，利益世间，有不可思议者矣。

师之耳提面命，开导学人，本诸经论，流自肺腑。不离因果，不涉虚文。应折伏者，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即达官显宦，绝无假借。应摄受者，后生末学，未尝拒却，纵农夫仆妇，亦与优容。一种平怀，三根普利，情无适莫，唯理是依。但念时当叔季，世风日下，非提倡因果报应，不足以挽颓风而正人心。人根陋劣，非实行信愿念佛，决不能了生死而出轮回。故不拘贵贱贤愚，男女老幼，凡有请益，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实事实理，谆谆启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为人处世之根基。进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实奉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虽深通宗教，从不谈玄说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闻者悉皆当下受益。此即莲池大师，论辩融老人之言曰，此老可敬处，正在此耳。因师平实无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实践之士，咸乐亲近。致使叩关问道者，亦多难胜数。且师以法为重，以道为尊，名闻利养，不介于怀。民十一年（六十二岁）定海县陶在东知事，会稽道黄涵之道尹，汇师道行，呈请大总统徐，题赐悟彻圆明匾额一方。赍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缙素欣羨，师则若罔闻知。有叩之者，答以虚空楼阁，自无实德，惭愧不已，荣从何来等语。当今竞尚浮夸之秋，而澹泊如师，实足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获益良多。

师俭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男女，供养香敬，悉皆代人广种福田，用于流通经籍，与救济饥贫。但权衡轻重，先其所急，而为措施。如民十五年（六十六岁）长安被困，解围后，即以印文钞之款，急拨三千圆，托人速汇赈济。凡闻何方被灾告急，必尽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二十四年（七十五岁）陕省大旱，得王幼农居士函告，即取存折，令人速汇一千圆助急赈。汇后，令德森查帐，折中所存，仅

百余圆。而报国寺一切需用，全赖维持，亦不介意。二十五年（七十六岁）应上海护国息灾法会说法时，闻绥远灾情严重，即对众发表，以当时一千余人皈依求戒等香敬，计洋二千九百余圆，尽数捐去，再自拨原存印书之款一千圆为倡。及回苏，众在车站迎接，请师上灵岩一观近年景象。犹急往报国，取折饬汇讷，而后伴众登山。师之导众救灾，已饥已溺之深心，类皆如是。魏梅荪、王幼农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发起创办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请师参加，并订定寺规。继由任心白居士，商请上海冯梦华、王一亭、姚文敷、关綱之、黄涵之等诸大居士，开办佛教慈幼院于其间，一一皆仗师之德望，启人信仰，而得成就。且对慈幼院之教养赤贫子弟，师益极力助成。其中经费，由师劝募，及自捐者，为数颇巨。即上海市佛教会所办慈幼院，师亦力为赞勸。至其法施，则自印送安士全书以来，及创办弘化社，二十余年，所印各书，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在百万余帧，法化之弘，亦复滂溥中外。综观师之一言一行，无非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俾贤才辈出，福国利民。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非却而不受，即转锡他人。若普通物品，辄令持交库房，俾大众共用，决不自用。此虽细行，亦足为末世佛子，矜式者也。

师之维护法门，功难思议。其最重要者，若前次欧战时，政府有移德侨驻普陀之议。师恐有碍大众清修，特函嘱陈锡周居士，转托要人疏通，其事遂寝。民十一年（六十二岁）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准省府借寺庙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东，函师挽救。师即函请王幼农、魏梅荪二居士设法，并令妙莲和尚奔走，遂蒙当局明令保护。十六年（六十七岁）政局初更，寺产毫无保障，几伏灭教之祸，而普陀首当其冲。由师舍命力争，始得苟延残喘。及某君长内政，数提庙产兴学之议，竟致举国缙素，惊惶无措。幸师与谛老在申，得集热心护法诸居士计议，先疏通某君，次派代表请愿，而议未实行。逮某君将退，又颁驱僧夺产条例，期次第剥夺，以达灭教目的。幸条例

公布，某即交卸，得赵次陇部长接篆，师特函呈设法，遂无形取消。继嘱焦易堂居士等鼎力斡旋，始将条例修正，僧侣得以苟安。二十二年（七十三四岁）安徽阜阳古刹资福寺，唐尉迟敬德造供三佛存焉，全寺为学校占据。山西五台碧山寺广济茅篷，横遭厄运。两皆涉讼官厅，当道偏听一面之辞，二寺几将废灭。各得师一函，忽转视听。广济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远安心办道之基础。资福亦从兹保全，渐次中兴。二十四年（七十五岁）全国教育会议，某教厅长，提议全国寺产作教育基金，全国寺庙改为学校。议决，呈请内政部，大学院备案。报端揭载，群为震惊。时由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及常务理事大悲、明道诸师，关、黄、屈等诸居士，同至报国叩关请示。师以卫教相勉，及示办法。返沪开会，公举代表，入都请愿。仗师光照，教难解除。江西庙产，自二十二至二十五（七十六岁）四年之内，发生三次大风波，几有灭尽无遗之势。虽由德森历年呼吁，力竭声嘶。中国佛教会，亦多次设法。终得师之慈光加被，感动诸大护法，群起营救，一一达到美满结果，仍保安全。此其荦荦大者。其他小节，于一函或数言之下，消除劫难，解释祸胎，则随时随处，所在有之，不胜枚举。非师之道德，足以上感龙天，下孚群情，乌能至此。

师之无缘慈悲，化及囹圄，及与异类。民十一年，应定海县陶知事请，物色讲师，至监狱宣讲，乃推智德法师应聘。师令宣讲安士全书等，关于因果报应，净土法门各要旨，狱囚亦多受感化。及沪上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发起江苏监狱感化会，聘师为名誉会长。讲师邓朴君、戚则周（即明道师在俗姓名）、乔恂如等居士，皆师之皈依弟子。由师示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及注重因果，提倡净土，为讲演之要目。而狱官监犯，因之改过迁善，归心大法，吃素念佛者，亦大有其人。其于异类也，十九年（七十岁）二月，师由申太平，赴苏报国，铺盖衣箱，附来臭虫极多。孳生之蕃，致关房会客窗口与外之几上，夏秋之间，均常见臭虫往来。有弟子念师年老，不堪其扰，

屡请入内代为收拾，师皆峻拒不许。且云，此只怪自己无道德。古高僧，不耐臭虫之扰，乃告之曰，畜生，你来打差，当迁你单。虫即相率而去。吾今修持不力，无此感应，夫复何言。泰然处之，终不介意。至二十二年（七十三岁），臭虫忽然绝迹，师亦不对人言。时近端午，德森念及问师，答云，没有了。森以为师年老眼花，故一再坚请入内检查，确已净尽，了无踪迹，殆亦为师迁单去矣。师在关净课外，常持大悲咒加持水米，以赐诸医束手之危病者，辄见奇效。一日报国藏经楼，发现无数白蚁，师在山闻之，赐大悲水令洒之，白蚁亦从此绝迹，此为二十七年夏事也。师之法力神应，类多如此。

师固不喜眷属，故无出家剃徒。然渴仰亲近，迭承训诲，深沾法益，在家二众，不可胜数。其出家缁侣，除与谛老法师为最相契之莲友外，而久承摄受，饱餐法乳，仍承以莲友相待者，过去则有了余和尚，现在尚有了清和尚及真达二人。确居学人之列者，已故则有圆光、康泽、慧近、明道诸师。现在尚有妙莲、心净二和尚，及莲因、明西二师，与妙真、了然、德森等，暨现在灵岩报国二寺诸师。此乃专指常久亲近，屡蒙教导提携，沐恩戴德，有逾剃度恩师者。若随缘请益，通函问道，及读师之文钞，与流通各书，而沐法泽者，盖亦不可胜举。然则师虽不收徒弟，而中外真正佛子，实多数赖以为师。师又宿誓不作寺庙主，自客居法雨，二十余年，晦迹精修，绝少他往。自民国七年，印安士全书以来，迭因事至沪，苦乏安居之所。真达于民十一年，翻造太平寺时，为师特辟净室一间，从此来沪，卓锡太平。而力护法门诸君子，如南京魏梅荪，西安王幼农，维扬王慧常，江西许止净，嘉兴范古农，沪上冯梦华、施省之、王一亭、闻兰亭、朱子桥、屈文六、黄涵之、关綱之等诸居士，或因私人问道，或因社会慈善，有所咨询，亦时莅太平，向师请益。至各方投函者，更仆难胜数。则太平兰若，名传遐迩，亦自师显。至民十七年（六十八岁）师因厌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急欲觅地归隐。真达乃与关綱之、沈惺叔、赵云韶诸大居士商。三居士，遂将苏州报国寺，举以

供养。即由弘伞、明道二人，前往接管，真达以数千圆修葺。故十八年，师离山在沪，校印各书，急欲结束归隐，时有广东弟子黄筱伟居士等数人，建筑精舍，决欲迎师赴香港，师已允往。真达乃以江浙佛地，信众尤多，一再坚留。终以法缘所在，遂于十九年（七十岁）二月往苏，即就报国掩关。先是木渎灵岩，真达请示于师，立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一切规约章程，悉秉师志而定。三四年来，以旧堂狭隘，不能容众，正在设法改建堂寮，从事刷新。适师至苏，与灵岩咫尺，内外施設，请益多缘，而仰承指导，日就振兴。灵岩迄今，推为我国净土宗第二道场者，岂偶然哉。师在关中，佛课余暇，圆成普陀、清凉、峨眉、九华各志之修辑，及函复弟子学人问法。今四山志，已早出版流通，函答诸文亦已有文钞续编印行，多为师至苏以后之所赐者，可谓恒顺众生，无有疲厌者矣。逮二十六年（七十七岁）冬，为时局所迫，苏垣势不可住，不得已，顺妙真等请，移锡灵岩。安居才满三载，孰料智积菩萨显圣之刹，竟为我师示寂归真之地耶。

师之示寂也，预知时至。二十九年春，复章缘净居士书，有云，今已八十，朝不保夕。又云，光将死之人，岂可留此规矩。逮冬十月二十七日，略示微疾。至二十八日午后一时，即命召集在山全体职事，及居士等，至关房会谈。告众曰，灵岩住持，未可久悬，即命妙真任之。众表赞同，乃詹十一月初九日为升座之期，师云，太迟。改选初四，亦云，迟了。后择初一，即点首曰，可矣。旋对众开示本寺沿革，达两小时余。后虽精神渐弱，仍与真达等，时商各事，恬适如常，无诸病态。初三晚，仍进稀粥碗许。食毕，语真达等云，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此后精神逐渐疲惫，体温降低。初四早一时半，由床上起坐云，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言讫，即大声念佛。二时十五分，索水洗手毕，起立云，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竟，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三时许妙真至，承嘱咐云，汝要维持道场，弘扬净土，不要学大派头。后不复语，只唇动念佛。延近五时，

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西逝。按数日之间，一切安排，如急促妙真实任住持等，虽不明言所以，确是预知时至之作略。身无一切病苦厄难，心无一切贪恋迷惑。诸根悦豫，正念分明。舍报安详，如入禅定。观师之一生自行化他，及临终瑞相，往生莲品，当然不在中下。师生于清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十二日辰时。寂于民国二十九年庚辰，十一月初四日卯时。世寿八十，僧腊六十。灵岩赖师以中兴，而得师示现生西模范，时节因缘，有不可得而思议者矣。兹谨卜明年辛巳，二月十五日佛涅槃日，适师西逝百日之期，举火荼毗，奉灵骨塔于本山石鼓之东南。

师之叶落归根，悟证如何，吾人博地凡夫，皆无他心道眼，不敢妄评。唯读师迭次出版之文钞，与本年新印之续编，及凡经手流通各书。其提倡念佛，发挥道妙，自行化他，笃切修持之实行，有功净土，足征为乘愿再来之人无疑也。凡信愿念佛，洞明净宗确旨之士，当不致有何拟议。达等随侍最久，知之颇详，爰将师之一生行业，略述梗概，而为之记。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岁次庚辰腊月初八日
真达妙真了然德森等顶礼敬述

弘一法师复王心湛居士书

心湛居士道席，损书，承悉一一。小印仓卒镌就，附邮奉慧览。刻具久已抛弃，假铁锥为之。石质柔脆，若佩带者，宜以棉围衬，否则印文不久即磨灭矣。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师。前年尝致书陈情，愿厕弟子之列，法师未许。去岁阿弥陀佛诞，于佛前燃臂香，乞三宝慈力加被，复上书陈请，师又逊谢。逮及岁晚，乃再竭诚哀恳，方承慈悲摄受，欢喜庆幸，得未曾有矣。法师之本，吾人宁可测度，且约迹论，永嘉周孟由尝云，法雨老人，禀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明藕益大师），步武资福（清彻悟禅师），宏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诚不刊之定论也。孟由又属朽人当来探询法师生平事迹，撰述传文，以示后世，亦已承诺。他年参礼普陀时，必期成就此愿也。率以裁复，未能悉宣。（一九二三年二月温州）

二月四日 昙昉疏答 录自弘一法师

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极乐嘉宾网站: jilejiabin.com

邮箱: contact@jilejiabin.com

欢迎自由流通但禁止营业使用

扫描网站二维码获取更多图书

